

A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the style of a hanging scroll. The scene depicts a mountainous landscape with large, dark, craggy rock formations.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gnarled pine trees with dark green needles. The middle ground is dominated by thick, billowing white clouds that partially obscure the mountains. In the background, more mountains are visible, some with trees showing autumnal colors of red and orange. A small,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 with a tiled roof is nestled among the trees in the distance.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muted, with earthy tones and a soft, atmospheric quality. A central vertical title box is overlaid on the painting.

俠客行

金庸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到现在，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那是个性使然。有很多朋友，就只喜欢新文学，不爱古典文学。

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这次“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

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相信“三联版”普遍发行之后，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讲道义，可不能太过份吧。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

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为一体，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经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传统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金庸
一九九四年一月

那小丐只吃了一口烧饼，忽见那死尸站了起来，两根钢钩兀自插在他腹中。那小丐大吃一惊，不敢稍动，只见那死尸弯下双腿，伸手在地下摸索，摸到一个烧饼。

一 玄铁令

“赵容纓胡纓，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怀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鄲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这一首《侠客行》古风，写的是战国时魏国信陵君门客侯嬴和朱亥的故事，千载之下读来，英锐之气，兀自虎虎有威。那大梁城邻近黄河，后称汴梁，即今河南开封。该地虽然数为京城，却是民风质朴，古代悲歌慷慨的豪侠气概，后世迄未泯灭。

开封东门十二里处，有个小市镇，叫做侯监集。这小镇便因侯嬴而得名。当年侯嬴为大梁夷门监者。大梁城东有山，山势平夷，称为夷山，东城门便称为夷门。夷门监者就是大梁东门的看守小吏。

这一日已是傍晚时分，四处前来赶集的乡民正自挑担的挑担、提篮的提篮，纷纷归去，突然间东北角上隐隐响起了马蹄声。蹄声渐近，竟然是大队人马，少说也有二百来骑，蹄声奔腾，乘者纵马疾驰。众人相顾说道：“多半是官军到了。”有的说道：“快让开些，官兵马匹冲来，踢翻担子，那也罢了，便踩死了你，也是活该。”

猛听得蹄声之中夹杂着阵阵胡哨。过不多时，胡哨声东呼西应、南作北和，竟然四面八方都是哨声，似乎将侯监集团团围住了。众人骇然失色，有些见识较多之人，不免心中嘀咕：“遮莫是强盗？”

镇头杂货铺中一名伙计伸了伸舌头，道，“啊哟，只怕是我的妈啊那些老哥们来啦！”王掌柜脸色已然惨白，举起了一只不住发抖的肥手，作势要往那伙计头顶拍落，喝道：“你奶奶的，说话也不图个利市，甚么老哥小哥的。当真线上的大爷们来了，哪还有你……你的小命？再说，也没听见光天化日有人干这调调儿的！啊哟，这……这可有点儿邪……”

他说到一半，口虽张着，却没了声音，只见市集东头四五匹健马直抢了过来。马上乘者一色黑衣，头戴范阳斗笠，手中各执明晃晃的钢刀，大声叫道：“老乡，大伙儿各站原地，动一下子的，可别怪刀子不生眼睛。”嘴里叱喝，拍马往西驰去。马蹄铁拍打在青石板上，铮铮直响，令人心惊肉跳。

蹄声未歇，西边厢又有七八匹马冲来，马上健儿也是一色黑衣，头戴斗笠，帽檐压得低低的。这些人一般叱喝：“乖乖的不动，那没事，爱吃板刀面的就出来！”

杂货铺那伙计嘿的一声笑，说道：“板刀面有甚么滋味……”这人贫嘴贫舌的，想要说句笑话，岂知一句活没完，马上一名大汉马鞭挥出，甩进柜台，勾着那伙计的脖子，顺手一带，砰的一声，将他重重摔在街上。那大汉的坐骑一股劲儿向前驰去，将那伙计拖着而行。后边一匹马赶将上来，前蹄踩落，那伙计哀号一声，眼见不活了。

旁人见到这伙人如此凶横，哪里还敢动弹？有的本想去上了门板，这时双脚便如钉牢在地上一一般，只是全身发抖，要他当真丝毫不动，却也干不了。

离杂货铺五六间门面处有家烧饼油条店，油锅中热油滋滋价响，铁丝架上搁着七八根油条。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弯着腰，将面粉捏成一个个小球，

又将小球压成圆圆的一片，对眼前惊心动魄的惨事竟如视而不见。他在面饼上洒些葱花，对角一折，捏上了边，在一只黄砂碗中抓些芝麻，洒在饼上，然后用铁钳夹起，放入烘炉之中。

这时四下里胡哨声均已止歇，马匹也不再行走，一个六八百人的市集上鸦雀无声，就是啼哭的小儿，也给父母按住了嘴巴，不令发出半点声音。各人凝气屏息之中，只听得一个人喀、喀、喀的皮靴之声，从西边沿着大街响将过来。

这人走得甚慢，沉重的脚步声一下一下，便如踏在每个人心头之上。脚步声渐渐近来，其时太阳正要下山，一个长长的人影映在大街之上，随着脚步声慢慢逼近。街上人人都似吓得呆了，只有那卖饼老者仍在做他的烧饼。皮靴声响到烧饼铺外忽而停住，那人上上下下的打量卖饼老者，突然间嘿嘿的冷笑三声。

卖饼老者缓缓抬起头来，只见面前那人身材极高，一张脸孔如橘皮般凹凹凸凸，满是疙瘩。卖饼老者道：“大爷，买饼么？一文钱一个。”拿起铁钳，从烘炉中夹了个热烘烘的烧饼出来，放在白木板上。那高个儿又是一声冷笑，说道：“拿来！”伸出左手。那老者眯着眼睛道：“是！”拿起那个新焙的烧饼，放在他掌中。

那高个儿双眉竖起，大声怒道：“到这当儿，你还在消遣大爷！”将烧饼劈面向老者掷去。卖饼老者缓缓将头一侧，烧饼从他脸畔擦过，拍的一声响，落在路边的一条泥沟之旁。

高个儿掷出烧饼，随即从腰间撒出一对双钩，钩头映着夕阳，蓝印印地寒气逼人，说道：“到这时候还不拿出来？姓吴的，你到底识不识时务？”卖饼老者道：“大爷认错人啦，老汉姓王。卖饼王老汉，侯监集上人人认得。”高个儿冷笑道：“他奶奶的！我们早查得清清楚楚，你乔装改扮，躲得了一年半载，可躲不得一辈子。”

卖饼老者眯着眼睛，慢条斯理的说道：“素闻金刀寨安寨主劫富济贫，江湖上提起来，都是翘起大拇指，说一声：‘侠盗！’怎么派出来的小喽罗，却向卖烧饼的穷老汉打起主意来啦？”他说话似乎有气无力，这几句话却说得清清楚楚。

高个儿怒喝：“吴道通，你是决计不交出来的啦？”卖饼老者脸色微变，左颊上的肌肉牵动了几下，随即又是一副懒洋洋的神气，说道：“你既知道吴某的名字，对我仍然这般无礼，未免太大胆了些罢？”那高个儿骂道：“你老子胆大胆小，你到今天才知吗？”左钩一起，一招“手到擒来”，疾向吴道通左肩钩落。

吴道通向右略闪，高个儿钢钩落空，左腕随即内勾，钢钩拖回，便向吴道通后心钩到。吴道通矮身避开，跟着右足踢出，却是踢在那座炭火烧得正旺的烘炉之上。满炉红炭陡地向那高个儿身上飞去，同时一镬炸油条的熟油也猛向他头顶浇落。

那高个儿吃了一惊，急忙后跃，避开了红炭，却避不开满镬热油，“啊哟”一声，满锅热油已泼在他双腿之上，只痛得他哇哇怪叫。

吴道通双足力登，冲天跃起，已纵到了对面屋顶，手中兀自抓着那把烤烧饼的铁钳。猛地里青光闪动，一柄单刀迎头劈来，吴道通举铁钳挡去，当的一声响，火光四溅。他那铁钳虽是黑黝黝地毫不起眼，其实乃纯钢所铸，竟将单刀挡了回去，便在此时，左侧一根短枪、右侧双刀同时攻到。原来四

周屋顶上都已布满了人。吴道通哼了一声，叫道：“好不要脸，以多取胜么？”身形一长，双手分执铁钳两股，左挡短枪，右架双刀，竟将铁钳拆了开来，变成了一对判官笔。原来他这烤烧饼的铁钳，是一对判官笔所合成。

吴道通双笔使开，招招取人穴道，以一敌三，仍然占到上风。他一声猛喝：“着！”使短枪的“啊”的一声，左腿中笔。骨溜溜的从屋檐上滚了下去。

西北角屋面上站着一名矮瘦老者，双手叉在腰间，冷冷的瞧着三人相斗。

白光闪动之中，使单刀的忽被吴道通右脚踹中，一个筋斗翻落街中。那使双刀的怯意陡生，两把刀使得如同一团雪花相似，护在身前，只守不攻。

那矮瘦老者慢慢踱将过来，越走越近，右手食指陡地戳出，径取吴道通左眼。这一招迅捷无比，吴道通急忙回笔打他手指。那老者手指略歪，避过铁笔，改戳他咽喉。吴道通笔势已老，无法变招，只得退了一步。

那老者跟着上前一步，右手又是一指伸出，点向他小腹。吴道通右笔反转，砸向敌人头顶。那老者向前直冲，几欲扑入吴道通的怀里，便这么一冲，已将他一笔避过，同时双手齐出，向他胸口抓去。吴道通大惊之下，急向后退，嗤的一声，胸口已被他抓下一长条衣服。吴道通百忙中也不及察看是否已经受伤，双臂合拢，倒转铁笔，一招“环抱六合”，双笔笔柄向那老者两边太阳穴中砸去。

那老者不闪不架，又是向前一冲，双掌扎扎实实的击在对方胸口。喀喇喇的一声响，也不知断了多少根肋骨，吴道通从屋顶上一交翻跌下去。

那高个儿两条大腿被热油炙得全是火泡，早在暴跳如雷，只是双腿受了重伤，无法纵上屋顶和敌人拚命，又知那矮瘦老者周牧高傲自负，他既已出手，就不喜旁人来相助，是以只仰着脖子，观看二人相斗。眼见吴道通从屋顶摔下，那高个儿大喜，急跃而前，双钩扎落，刺入吴道通的肚腹。他得意之极，仰起头来纵声长笑。

周牧急叫：“留下活口！”但终于慢了一步，双钩已然入腹。

突然间那高个儿大叫：“啊……”踉踉跄跄倒退几步，只见他胸口插了两支铁笔，自前胸直透至后背，鲜血从四个伤口中直涌出来，身子晃了几晃，便即摔倒。吴道通临死时奋力一击，那高个儿猝不及防，竟被双笔插中要害。金刀寨伙伴忙伸手扶起，却已气绝。

周牧不去理会那高个儿的生死，嘴角边露出鄙夷之色，抓起吴道通的身子，见也已停了呼吸。他眉头微皱，喝道：“剥了他衣服，细细搜查。”

四名下属应道：“是！”立即剥去吴道通的衣衫。只见他背上长衣之下负着一个包裹。两名黑衣汉子迅速打开包裹，但见包中有包，一层层的裹着油布，每打开一层，周牧脸上的喜意便多了一分。一共解开了十来层油布，包裹越来越小，周牧脸色渐渐沮丧，眼见最后已成为一个三寸许见方、两寸来厚的小包，当即挟手攥过，捏了一捏，怒道：“他奶奶的！骗人的玩意，不用看了！快到屋里搜去。”

十余名黑衣汉子应声入内。烧饼店前后不过两间房，十几人挤在里面，乒乒乓乓、呛啷呛啷，店里的碗碟、床板、桌椅、衣物一件件给摔了出来。

周牧只是叫，“细细的搜，甚么地方都别漏过了！”

闹了半天，已黑沉沉地难以见物，众汉子点起火把，将烧饼店墙壁、灶头也都拆烂了。呛啷一声响，一只瓦缸摔入了街心，跌成碎片，缸中面粉四散得满地都是。

暮霭苍茫中，一只污秽的小手从街角边偷偷伸过来，抓起水沟旁那烧饼，慢慢缩手。

那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叫化子。他已饿了一整天，有气没力的坐在墙角边。那高个儿接过吴道通递来的烧饼，扔在水沟之旁，小巧的一双眼睛便始终没离开过这烧饼。他早想去拿来吃了，但见到街上那些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却吓得丝毫不敢动弹。那杂货铺伙计的死尸便躺在烧饼之旁。后来，吴道通和那高个儿的两具尸首，也躺在烧饼不远的地方。

直到天色黑了，火把的亮光照不到水沟边，那小巧终于鼓起勇气，抓起了烧饼。他饥火中烧，顾不得饼上沾了臭水烂泥，轻轻咬了一口，含在口里，却不敢咀嚼，生恐咀嚼的微声给那些手执刀剑的汉子们听见了。口中衔着一块烧饼，虽未吞下，肚里似乎已舒服得多。

这时众汉子已将烧饼铺中搜了个天翻地覆，连地下的砖头也已一块块挖起来查过。周牧见再也查不到甚么，喝道：“收队！”

胡哨声连作，跟着马蹄声响起，金刀寨盗伙一批批出了侯监集。两名盗伙抬起那高个儿的尸身，横放马鞍之上，片刻间走了个干干净净。

直等马蹄声全然消逝，侯监集上才有些轻微人声。但镇人怕群盗去而复回，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杂货铺掌柜和另一个伙计抬了伙伴的尸身入店，急忙上了门板，再也不敢出来。但听得东边劈劈拍拍，西边咿咿呀呀，不是上排门，便是关门，过不多时，街上再无人影，亦无半点声息。

那小巧见吴道通的尸身兀自横卧在地，没人理睬，心下有些害怕，轻轻嚼了几口，将一小块烧饼咽下，正待再咬，忽见吴道通的尸身一动。那小巧大吃一惊，揉了揉眼睛，却见那死尸慢慢坐了起来。小巧吓得呆了，心中怦怦乱跳，但见那死尸双腿一挺，竟然站起身来。咣咣两声轻响，那小巧牙齿相击。

死尸回过头来，幸好那小巧缩在墙角之后，死尸见他不到。这时冷月斜照，小巧却瞧得清清楚楚，但见那死尸嘴角边流下一道鲜血，两根钢钩兀自插在他的腹中，小巧死命咬住牙齿，不使发出声响。

只见那死尸弯下双腿，伸手在地下摸索，摸到一个烧饼，捏了一捏，双手撕开，随即抛下，又摸到一个烧饼，撕开来却又抛去。小巧只吓得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中跳将出来，只见那死尸不住在地下摸索，摸到任何杂物，都不理会，一摸到烧饼，便撕开抛去，一面摸，一面走近水沟。群盗搜索烧饼铺时，将木板上二十来个烧饼都扫在地下，这时那死尸拾起来一个个撕开，却又不吃，撕成两半，便往地下一丢。

小巧眼见那死尸一步步移近墙角。大骇之下，只想发足奔逃，可是全身吓得软了。一双脚哪里提得起来？那死尸行动迟缓，撕破这二十来个烧饼，足足花了一炷香时光。他在地下再也摸不到烧饼，缓缓转头，似在四处找寻。小巧转过头来，不敢瞧他，突然间吓得魂飞魄散。原来他身子虽然躲在墙角之后，但月光从身后照来，将他蓬头散发的影子映在那死尸脚旁。小巧见那死尸的脚又是一动，大叫一声，发足便跑。

那死尸嘶哑着嗓子叫道：“烧饼！烧饼！”腾腾腾的追来。

小巧在地下一绊，摔了个筋斗。那死尸弯腰伸手，便来按他背心。小巧一个打滚，避在一旁，发足又奔。那死尸一时站不直身子，支撑了一会这才站起，他脚长步大，虽然行路蹒跚，摇摇摆摆的如醉汉一般，只十几步，便追到了小巧身后，一把抓住他后颈，提了起来。

只听得那死尸问道：“你……你偷了我的烧饼？”在这当口，小丐如何还敢抵赖，只得点了点头。那死尸又问：“你……你已经吃了？”小丐又点了点头。那死尸右手伸出，嗤的一声，扯破小丐的衣衫，露出胸口和肚腹的肌肤。那死尸道：“割开你的肚子，挖出来！”小丐直吓得魄不附体，颤声道：“我……我……我只咬了一口。”

原来吴道通给周牧双掌击中胸口，又给那高个儿双钩插中肚腹，一时闭气晕死，过得良久，却又悠悠醒转。肚腹虽是要害，但纵然受到重伤，一时却不便死，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一件物事，一经醒转，发觉金刀寨人马已然离去，竟顾不得胸腹的重伤，先要寻回藏在烧饼中的物事。

他扮作个卖饼老人，在侯监集隐居。一住三载，倒也平安无事，但设法想见那物的原主，却也始终找寻不到。待听得胡哨声响，二百余骑四下合围，他虽不知这群盗伙定是冲着自己而来，终究觉察到局面凶险，仓卒间无处可以隐藏，当即将那物放在烧饼之中。那高个儿一现身，伸手说道：“拿来！”吴道通行一着险棋，索性便将这烧饼放入他手中，果然不出所料，那高个儿大怒之下，便将烧饼掷去。

吴道通重伤之后醒转，自认不出是哪个烧饼之中藏有那物，一个个撕开来找寻，全无踪影，最后终于抓着那个小丐。他想这小叫化饿得狠了，多半是连饼带物一齐吞入腹中，当下便要剖开他肚子来取物。一时寻不到利刃，他咬一咬牙，伸手拔下自己肚上一根钢钩，倒转钩头，便往小丐肚上划去。

钢钩拔离肚腹，猛觉得一阵剧痛，伤口血如泉涌，钩头虽已碰到小丐的肚子，但左手突然间没了力气，五指松开，小丐身子落地，吴道通右手钢钩向前送出，却刺了个空。吴道通仰天摔倒，双足挺了几下，这才真的死了。

那小丐摔在他身上，拼命挣扎着爬起，转身狂奔。刚才吓得实在厉害，只奔出几步，腿膝酸软，翻了个筋斗，就此晕了过去，右手却兀自牢牢的抓着那个只咬过一口的烧饼。

淡淡的月光照上吴道通的尸身，慢慢移到那小丐身上，东南角上又隐隐传来马蹄之声。

这一次的蹄声来得好快，刚只听到声响，倏忽间已到了近处。侯监集的居民已成惊弓之鸟，静夜中又听到马蹄声，不自禁的胆战心惊，躲在被窝中只发抖。但这次来的只两匹马，也没胡哨之声。

这两匹马形相甚奇。一匹自头至尾都是黑毛，四蹄却是白色，那是“乌云盖雪”的名驹；另一匹四蹄却是黑色，通体雪白，马谱中称为“墨蹄玉兔”，中土尤为罕见。

白马上骑着的是个白衣女子，若不是鬓边戴了朵红花，腰间又系着一条猩红飘带，几乎便如服丧，红带上挂了一柄白鞘长剑。黑马乘客是个中年男子，一身黑衫，腰间系着的长剑也是黑色的剑鞘。两乘马并肩疾驰而来。

顷刻间两人都看到了吴道通的尸首以及满地损毁的家生杂物，同声惊噫：“咦！”

黑衫男子马鞭挥出，卷在吴道通尸身颈项之中，拉起数尺，月光便照在尸身脸上。那女子道：“是吴道通！看来安金刀已得手了。”那男子马鞭一振，将尸身掷在道旁，道：“吴道通死去不久，伤口血迹未凝，赶得上！”那女子点了点头。

两匹马并肩向西驰去。八只铁蹄落在青石板上，蹄声答答，竟如一匹马奔驰一般。两匹马前蹄后蹄都是同起同落，整齐之极，也是美观之极，不论

是谁见了，都想得到这两匹马曾同受长期操练，是以奋蹄急驰之际，也是绝无参差。

两匹马越跑越快，一掠过汴梁城郊，道路狭窄，便不能双骑并骑。那女子微一勒马，让那男子先行。那男子侧头一笑。纵马而前，那女子跟随在后。

两匹骏马脚力非凡，按照吴道通死去的情状推想，这当儿已该当赶上金刀寨人马，但始终踪影毫无。他们不知吴道通虽气绝不久，金刀寨的人众却早去得远了。

马不停蹄的赶了一个多时辰。二人下马让坐骑稍歇，上马又行，将到天明时分，暮见远处旷野中有几个火头升起。两人相视一笑，同时飞身下马。那女子接过那男子手中马缰，将两匹马都系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两人展开轻身功夫，向火头奔去。

这些火头在平野之间看来似乎不远，其实相距有数里之遥。两人在草地上便如一阵风般滑行过去。将到临近，只见一大群人分别围着十几堆火，隐隐听得稀里呼噜之声此起彼伏，众人捧着碗在吃面。两人本想先行窥探，但平野之地无可藏身，离这群人约十数丈，便放慢了脚步，并肩走近。

人群中有人喝问：“甚么人？干甚么的？”

那男子踏进一步，抱拳笑道：“安寨主不在么？是哪一位朋友在这里？”

那矮老者周牧一抬眼，火光照耀下见来人一男一女，一黑一白，并肩而立。两人都是中年，男的丰神俊朗，女的文秀清雅，衣衫飘飘，腰间都挂着一柄长剑。

周牧心中一凛，随即想起两个人来，一挺腰站了起来，抱拳说道：“原来是江南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大驾光临！”跟着大声喝道：“众弟兄，快起来行礼，这两位是威震大江南北的石庄主夫妇。”一众汉子轰然站起，微微躬身。周牧心下嘀咕：“石清、闵柔夫妇跟我们金刀寨可没纠葛梁子，大清早找将上来，不知想干甚么，难道也为了这件物事？”游目往四下里一瞧，一望平野，更无旁人，心想：“虽然听说他夫妇剑术了得，终究好汉敌不过人多，又怕他何来？”

石夫人闵柔轻声说道：“师哥，这位是鹰爪门的周牧周老爷子。”

她话声虽低，周牧却也听见了，不禁微感得意：“冰雪神剑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头。”忙接口道：“不敢，金刀寨周牧拜见石庄主、石夫人。”说着又弯了弯腰。

石清向着众盗伙微笑道：“众位朋友正用早膳，这可打扰了，请坐，请坐。”转头对周牧道：“周朋友不必客气，愚夫妇和贵门‘一飞冲天’庄震中庄兄曾有数面之缘，说起来大家也都不是外人。”

周牧道：“‘一飞冲天’是在下师叔。”暗道：“你年纪比我小着一大截，却称我庄师叔为庄兄，那不是明明以长辈自居吗？”想到此节，更觉对方此来只怕不怀好意，心下更多了一层戒备。武林中于“辈份”两字看得甚重，晚辈遇上了长辈固然必须恭敬，而长辈吩咐下来，晚辈也轻易不得违拗，否则给人说一声以下犯上，先就理亏。

石清见他脸色微微一沉，已知其意，笑道：“这可得罪了！当年嵩山一会，曾听庄兄说起贵门武功，愚夫妇佩服得紧。我忝在世交，有个不情之请，周世兄莫怪。”他一改口称之为“周世兄”，更是以长辈自居了。

周牧道：“倘若是在下自己的事，冲着两位的金面，只要力所能及，两位吩咐下来，自是无有不遵。但若是敝寨的事，在下职位低微，那可做不得

主了。”

石清心道：“这人老辣得紧，没听我说甚么，先来推个干干净净。”说道：“那跟贵寨毫无干系。我要向周世兄打听一件事。愚夫妇追寻一个人，此人姓吴名道通，兵器使的是一对判官笔，身材甚高，听说近年来扮成了个老头儿，隐姓埋名，潜居在汴梁附近。不知周世兄可曾听到过他的讯息吗？”

他一说出吴道通的名字，金刀寨人众登时耸动，有些立时放下了手中捧着的面碗。

周牧心想：“你从东而来，当然已见到了吴道通的尸身，我若不说，反而显得不够光棍了。”当即打个哈哈，说道：“那当真好极了，石庄主、石夫人，说来也是真巧，姓周的虽然武艺低微，却碰上给贤夫妇立了一场功劳。这吴道通得罪了贤夫妇，我们金刀寨已将他料理啦。”说这几句话时，双目凝视着石清的脸，瞧他是喜是怒。

石清又是微微一笑，说道：“这吴道通跟我们素不相识，说不上得罪了愚夫妇甚么。我们追寻此人，说来倒教周世兄见笑，是为了此人所携带的一件物事。”

周牧脸上肌肉牵动了几下，随即镇定，笑道：“贤夫妇消息也真灵通，这个讯息嘛，我们金刀寨也听到了。不瞒石庄主说，在下这番带了这些兄弟们出来，也就是为了这件物事。唉，不知是哪一个狗杂种造的谣，却累得双笔吴道通枉送了性命。我们二百多人空走一趟，那也罢了，只怕安大哥还要怪在下办事不力呢。江湖上向来谣言满天飞，倘若以为那件物事真是金刀寨得了，都向我们打起主意来，这可不冤么？张兄弟，咱们怎么打死那姓吴的，怎样搜查那间烧饼铺，你详详细细的禀告石庄主、石夫人两位。”

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说道：“那姓吴的武功甚是了得，我们李大元李头领的性命送在他的手下。后来周头领出手，双掌将那姓吴的震下屋顶，当时便将他震得全身筋折骨断，五脏粉碎……”此人口齿极是灵便，加油添酱，将众盗伙如何撬开烧饼铺地下的砖头、如何翻倒面缸、如何拆墙翻炕，说了一大篇，可便是略去了周牧取去吴道通背上包裹一节。

石清点了点头，心道：“这周牧一见我们，始终是全神戒备，惴惴不安。玄素庄和金刀寨向无过节，若不是他已得到了那物事，又何必对我们夫妇如此提防？”他知这伙人得不到此物便罢，若是得了去，定是在周牧身边，一瞥之间，但见金刀寨二百余人个个壮健剽悍，虽无一流好手，究竟人多难斗。适才周牧言语说得客气，其中所含的骨头着实不少，全无友善之意，自也是恃了人多势众，当下脸上仍是微微含笑，手指左首远处树林，说道：“我有一句话，要单独和周世兄商量，请借一步到那边林中说话。”

周牧怎肯落单，立即道：“我们这里都是好兄弟、好朋友，无事不可……”下面“对人言”三字尚未出口，突觉左腕一紧，已被石清伸手握住，跟着半身酸麻，右手也已毫无劲力。周牧又惊又怒，自从石清、闵柔夫妇现身，他便凝神迎接，不敢有丝毫怠忽，哪知石清说动手便动手，竟然捷如闪电的抓住了自己的手腕。这等擒拿手法本是他鹰爪门的拿手本领，不料一招未交，便落入对方手中，急欲运力挣扎，但身上力气竟已无影无踪，知道要穴已为对方所制，霎时间额头便冒出了汗珠。

石清朗声说道：“周世兄既允过去说话，那最好也没有了。”回头向闵柔道，“师妹，我和周世兄过去说句话儿，片刻即回，请师妹在此稍候。”说着缓步而行。闵柔斯斯文文的道：“师哥请便。”他两人虽是夫妇，却是

师兄妹相称。

金刀寨众人见石清笑嘻嘻地与周牧同行，似无恶意，他夫人又留在当地，谁也想不到周牧如此武功，竟会不声不响的被人挟持而去。

石清抓着周牧手腕，越行越快，周牧只要脚下稍慢，立时便会摔倒，只得拼命奔跑。从火堆到树林约有里许，两人倏忽间便穿入了林中。

石清放脱了他手腕，笑道：“周世兄……”周牧怒道：“你这是干甚么？”右手成抓，一招“搏狮手”，便往石清胸口狠抓下去。

石清左手自右而左划了过来，在他手腕上轻轻一带，已将他手臂带向左方，一把抓拢，竟是一手将他两只手腕都反抓在背后。周牧惊怒之下，右足向后力踹。

石清笑道：“周世兄又何必动怒？”周牧只觉右腿“伏兔”“环跳”两处穴道中一麻，踹出的一脚力道尚未使出，已软软的垂了下来。这一来，他只有左脚着地，若是再向后踹，身子便非向前俯跌不可，不由得满脸涨得通红，怒道，“你……你……你……”

石清道：“吴道通身上的物事，周世兄既已取到，我想借来一观。请取出来罢！”周牧道：“那东西是有的，却不在我身边。你既要看，咱们回到那边去便了。”他想骗石清回到火堆之旁，那时一声号令，众人群起而攻，石清夫妇武功再强，也难免寡不敌众。

石清笑道：“我可信不过，却要在周世兄身边搜搜！得罪莫怪。”

周牧怒道：“你要搜我？当我是甚么人了？”

石清不答，一伸手便除下了他左脚的皮靴。周牧“啊”的一声，只见他已从靴筒中取了一个小包出来，正是得自吴道通身上之物。周牧又惊又怒，又是诧异：“这……这……他怎地知道？难道是见到我藏进去的？”其实石清一说要搜，便见他目光自然而然的向左脚一瞥，眼光随即转开，望向远处，猜想此物定是藏在他左足的靴内，果然一搜便着。

石清心想：“适才那人叙述大搜烧饼铺的情景，显非虚假，而此物却在你身上搜出，当然是你意图瞒过众人，私下吞没。”左手三指在那小包外捏了几下，脸色微变。

周牧急得涨红了脸，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便要呼叫求援。石清冷冷的道：“你背叛安寨主，宁愿将此事当众抖将出来，受那斩断十指的刑罚么？”周牧大惊，情不自禁的颤声道：“你……你怎么知道？”石清道：“我自然知道。”松指放开了他双手，说道：“安金刀何等精明，你连我也瞒不过，又岂能瞒得过他？”

便在此时，只听得擦擦擦几下脚步声轻响，有人到了林外。一个粗豪的声音哈哈大笑，朗声说道：“多承石庄主夸奖，安某这里谢过了。”话声方罢，三个人闯进林来。

周牧一见，登时面如土色。这三人正是金刀寨的大寨主安奉日、二寨主冯振武、三寨主元澄道人。周牧奉命出来追寻吴道通之时，安寨主并来说到派人前来接应，不知如何，竟然亲自下寨。周牧心想自己吞没此物的图谋固然已成画饼，而且身败名裂，说不定性命也是难保，情急之下，忙道：“安大哥，那……那……东西给他抢去了。”

安奉日拱手向石清行礼，说道：“石庄主名扬天下，安某仰慕得紧，一直无缘亲近。敝寨便在左近，便请石庄主和夫人同去盘桓数日，使兄弟得以敬聆教训。”

石清见安奉日环眼虬髯，身材矮壮，一副粗豪的神色，岂知说话却甚是得体，一句不提自己抢去物事，却邀请前赴金刀寨盘桓。可是这一上寨去，哪里还能轻易脱身？拱手还礼之后，顺手便要将那小包揣入怀中，笑道：“多谢安寨主盛情……”

突然间青光闪动，元澄道人长剑出鞘，剑尖刺向石清手腕，喝道：“先放下此物！”

这一下来得好快，岂知他快石清更快，身子一侧，已欺到了元澄道人身旁，随手将那个包递出，放入他左手，笑道：“给你！”元澄道人大喜，不及细想他用意，便即拿住，不料右腕一麻，手中长剑已被对方夺去。

石清倒转长剑，所向元澄左腕，喝道：“先放下此物！”元澄大吃一惊，眼见寒光闪闪，剑锋离左腕不及五寸，缩手退避，均已不及，只得反掌将那小包掷了回去。

冯振武叫道：“好俊功夫！”不等石清伸手去接小包，展开单刀，着地滚去，径向他腿上砍去。石清长剑嗤的一声刺落，这一招后发先至，冯振武单刀尚未砍到他右腿，他长剑其势便要冯振武的脑袋钉在地下。

安奉日见情势危急，大叫：“剑下……”石清长剑继续前刺，冯振武心中一凉，闭目待死，只觉颊上微微一痛，石清的长剑却不再刺下，原来他剑下留情，剑尖碰到了冯振武的面颊，立刻收势，其间方位、力道，竟是半分也相差不差。跟着听得搭的一声轻响，石清长剑拍回小包，伸手接住，安奉日那“留情”两字这才出口。

石清收回长剑，说道：“得罪！”退开了两步。

冯振武站起身来，倒提单刀，满脸愧色，退到了安奉日身后，口中喃喃说了两句，不知是谢石清剑下留情，还是骂他出手狠辣，那只有自己知道了。

安奉日伸手解开胸口铜扣，将单刀从背后取下，拔刀出鞘。其时朝阳初升，日光从林间空隙照射进来，金刀映日，闪闪耀眼，厚背薄刃，果然好一口利器！安奉日金刀一立，说道：“石庄主技艺惊人，佩服，佩服，兄弟要讨教几招！”

石清笑道：“今日得会高贤，幸也何如！”一扬手，将那个包掷了出去。四人一怔之间，只听得飕的一声，石清手中夺自元澄道人的长剑跟着掷出，那小包刚撞上对面树干，长剑已然赶上，将小包钉入树中。剑锋只穿过小包一角，却不损及包中物事，手法之快，运劲之巧，实不亚于适才连败元澄道人、冯振武的那两招。

四人的眼光从树干再回到石清身上时，只见他手中已多了一柄通体墨黑的长剑，只听他说道，“墨剑会金刀，点到为止。是谁占先一招半式，便得此物如何？”

安奉日见他居然将已得之物钉在树上，再以比武较量来决定此物谁属，丝毫不占便宜，心下好生佩服，说道，“石庄主请！”他早就听说玄素庄石清、闵柔夫妇剑术精绝，适才见他制服元澄道人和冯振武，当真名下无虚，心中丝毫不敢托大，刷刷刷三刀，尽是虚劈。

石清剑尖向地，全身纹风不动，说道：“进招罢！”

安奉日这才挥刀斜劈，招式未老，已然倒翻上来。他一出手便是生平绝技七十二路“劈卦刀”，招中藏套，套中含式，变化多端。石清使开墨剑，初时见招破招，守得甚是严谨，三十余招后，一声清啸，陡地展开抢攻，那便一剑快似一剑。安奉日接了三十余招后，已全然看不清对方剑势来路，心

中暗暗惊慌，只有舞刀护住要害。

两人拆了七十招，刀剑始终不交，忽听得叮的一声轻响。墨剑的剑锋已贴住了刀背，顺势滑了下去。这一招“顺流而下”。原是以剑破刀的寻常招数，若是对手武功稍逊，安奉日只须刀身向外掠出，立时便将来剑荡开。但石清的墨剑来势奇快，安奉日翻刀欲荡，剑锋已凉飕飕的碰到了他的食指。安奉日大惊：“我四根手指不保！”便欲撒刀后退，也已不及。心念电转之际，石清长剑竟然硬生生的收住，非但不向前削，反而向后挪了数寸。安奉日知他手下留情，此际欲不撒刀，也可不得，只得松手放开了刀柄。

哪知墨剑一翻，转到了刀下，却将金刀托住，不令落地，只听石清说道：“你我势均力敌，难分胜败。”墨剑微微一震，金刀跃将起来。

安奉日心中好生感激，五指又握紧了刀柄，知他取胜之后，尚自给自己保存颜面，忙举刀一立，恭恭敬敬行了一礼，正是“劈卦刀”的收刀势“南海礼佛”。

他这一招使出，心下更惊，不由得脸上变色，原来他一招一式的使将下来，此时刚好将七十二路“劈卦刀”刀法使完，显是对方于自己这门拿手绝技知之已稔，直等自己的刀法使到第七十一路上，这才将自己制住，倘若他一上来便即抢攻，自己能否挡得住他十招八招，也是殊无把握。

安奉日正想说几句感谢的言语，石清还剑入鞘，抱拳说道：“姓石的交了安寨主这个朋友，咱们不用再比。何时路过敝庄，务请来盘桓几日。”安奉日脸色惨然，道：“自当过来拜访。”纵身近树，拔起元澄道人的长剑，接住小包，将一刀一剑都插在地下，双手捧了那小包，走到石清身前，说道：“石庄主请取去罢！”这件要物他虽得而复失，但石清顾全自己面子，保全了自己四根手指，却也十分承他的情。

不料石清双手一拱，说道：“后会有期！”转身便走。

安奉日叫道：“石庄主请留步。庄主顾全安某颜面，安某岂有不知？安某明明是大败亏输，此物务请石庄主取去，否则岂不是将安某当作不识好歹的无赖小人了。”石清微笑道：“安寨主，今日比武，胜败未分。安寨主的青龙刀、拦路断门刀等等精妙刀法部尚未施展，怎能便说输了？再说，这个小包中并无那物在内，只怕周世兄是上了人家的当。”

安奉日一怔，说道：“并无那物在内？”急忙打开小包，拆了一层又一层，拆了五层之后，只见包内三个铜钱，凝神再看，外圆内方，其形扁薄，却不是三枚制钱是甚么？一怔之下，不由得惊怒交集，当下强自抑制，转头向周牧道：“周兄弟，这……这到底开甚么玩笑？”周牧嚅嗫道：“我……我也不知道啊。在那吴道通身上，便只搜到这个小包。”

安奉日心下雪亮，情知吴道通不是将那物藏在隐秘异常之处，便是已交给了旁人，此番不但空却跋涉，反而大损金刀寨的威风，当下将纸包往地下一掷，向石清道：“倒教石庄主见笑了，却不知石庄主何由得知？”

石清适才夺到那个小包之时，随手一捏，便已察觉是三枚圆形之物，虽不知定是铜钱，却已确定绝非心目中欲取的物件，微笑道：“在下也只胡乱猜测而已。咱们同是受人之愚，盼安寨主大量包涵。”一抱拳，转身向冯振武、元澄道人、周牧拱了拱手，快步出林。

石清走到火堆之旁，向闵柔道：“师妹，走罢！”两人上了坐骑，又向来路回去。

闵柔看了丈大的脸色，不用多问，便知此事没有成功，心中一酸，不由

得泪水一滴滴的落上衣襟。石清道：“金刀寨也上了当。咱们再到吴道通尸身上去搜搜，说不定金刀寨的朋友们漏了眼。”闵柔明知无望，却不违拗丈夫之意，哽咽道：“是。”

黑白双驹脚力快极，没到晌午时分，又已到了侯监集上。

镇民惊魂未定，没一家店铺开门。群盗杀人抢劫之事，已由地方保甲向汴梁官衙禀报，官老爷还在调兵遣将，不敢便来，显是打着“迟来一刻便多一分平安”的主意。

石清夫妇纵马来到了吴道通尸身之旁，见墙角边坐着个十二、三岁的小丐，此外四下里更无旁人。石清当即在吴道通身上细细搜寻，连他发髻也拆散了，鞋袜也除了来看过。闵柔则到烧饼铺去再查了一次。

两夫妇相对黯然，同时叹了口气。闵柔道：“师哥，看来此仇已注定难报。这几日来也真累了你啦。咱们到汴梁城中散散心，看几出戏文，听几场鼓儿书。”石清知道妻子素来爱静，不喜观剧听曲，到汴梁散散心云云，那全是体贴自己，便说道：“也好，既然来到了河南，总得到汴梁逛逛。听说汴梁的银匠是高手，去拣几件首饰也是好的。”闵柔素以美色驰名武林，本来就喜爱打扮，人近中年，对容止修饰更加注重。她凄然一笑，说道：“自从坚儿死后，这十三年来你给我买的首饰，足够开一家珠宝铺子啦！”

她说到“自从坚儿死后”一句话，泪水又已涔涔而下，一瞥眼间，只见那小丐坐在墙角边，猥猥崽崽，污秽不堪，不禁起了怜意，问道：“你妈妈呢？怎么做叫化子了？”小丐道：“我……我……我妈妈不见了。”闵柔叹了口气，从怀中摸出一小锭银子，掷在他脚边，说道：“买饼儿去吃罢！”提缰便行，回头问道，“孩子，你叫甚么名字？”

那小丐道，“我……我叫‘狗杂种’！”

闵柔一怔，心想：“怎会叫这样的名字？”石清摇了摇头，道：“是个白痴！”闵柔道：“是，怪可怜见儿的。”两人纵马向汴梁城驰去。

那小丐自给吴道通的死尸吓得晕了过去，直到天明才醒，这一下惊吓实在厉害，睁眼见到吴道通的尸体血肉模糊的躺在自己身畔，竟不敢起身逃开，迷迷糊糊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石清到来之时，他神智已然清醒，正想离去，却见石清翻弄尸体，又吓得不敢动了，没想到那个美丽女子竟会给自己一锭银子。他心道：“饼儿么？我自己也有。”

他提起右手，手中兀自抓着那咬过一口的烧饼，惊慌之心渐去，登感饥饿难忍，张口往烧饼上用力咬下，只听得卜的一声响，上下门牙大痛，似是咬到了铁石。那小丐一拉烧饼，口中已多了一物，忙吐在左手掌中，见是黑黝黝的一块铁片。

那小丐看了一眼，也不去细想烧饼中何以会有铁片，也来不及抛去，见饼中再无异物，当即大嚼起来，一个烧饼顷刻即尽。他眼光转到吴道通尸体旁那十几枚撕破的烧饼上，寻思：“给鬼撕过的饼子，不知吃不吃得？”

正打不定主意，忽听得头顶有人叫道：“四面围住了！”那小丐一惊，抬起头来，只见屋顶上站着三个身穿白袍的男子，跟着身后飕飕几声，有人纵近。小丐转过身来，但见四名白袍人手中各持长剑，分从左右掩将过来。

蓦地里马蹄声响，一人飞骑而至，大声叫道：“是雪山派的好朋友么？来到河南，恕安某未曾远迎。”顷刻间一匹黄马直冲到身前，马上骑着个虬髯矮胖子，也不勒马，突然跃下鞍来。那黄马斜刺里奔了出去，兜了个圈子，

便远远站住，显是教熟了的。

屋顶上的三名白袍男子同时纵下地来，都是手按剑柄。一个四十来岁的魁梧汉子说道：“是金刀安寨主吗？幸会，幸会！”一面说，一面向站在安奉日身后的白袍人连使眼色。

原来安奉日为石清所败，甚是沮丧，但跟着便想：“石庄主夫妇又去侯监集干甚么？是了，周四弟上了当，没取到真物，他夫妇定是又去寻找。我是他手下败将，他若取到，我只有眼睁睁的瞧着。但若他寻找不到，我们难道便不能再找一次，碰碰运气？此物倘若真是曾在吴道通手中，他定是藏在隐秘万分之所，搜十次搜不到，再搜第十一次又有何妨？”当即跨黄马追赶上来。

他坐骑脚力远不及石氏夫妇的黑白双驹，又不敢过分逼近，是以直至石清、闵柔细搜过吴道通的尸身与烧饼铺后离去，这才赶到侯监集。他来到镇口，远远瞧见屋顶有人，三个人都是身穿白衣，背悬长剑，这般装束打扮，除了藏边的雪山派弟子外更无旁人，驰马稍近，更见三人全神贯注，如临大敌。他还道这三个人要去偷袭石氏夫妇，念着石清适才卖的那个交情，便纵声叫了出来，要警告他夫妇留神。不料奔到近处，未见石氏夫妇踪影，雪山派七名弟子所包围的竟是个小乞儿。

安奉日大奇，见那小丐年纪幼小，满脸泥污，不似身有武功的模样，待见眼前那白衣汉子连使眼色，他又向那小丐望了一眼。

这一望之下，登时心头大震，只见那小丐左手拿着一块铁片，黑黝黝地，似乎便是传说中的那枚“玄铁令”，待见身后那四名白衣人长剑闪动，竟是要上前抢夺的模样，当下不及细想，立即反手拔出金刀，使出“八方藏刀势”，身形转动，滴溜溜地绕着那小丐转了一圈，金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霎时之间，八方各砍三刀，三八二十四刀，刀刀不离小丐身侧半尺之外，将那小丐全罩在刀锋之下。

那小丐只觉刀光刺眼，全身凉飕飕地，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便在此时，七个白衣人各出长剑，幻成一道光网，在安奉日和小丐身周围了一圈。白光是个大圈，大圈内有个金色小圈，金色小圈内有个小叫化眼泪鼻涕的大哭。

忽听得马蹄声响，一匹黑马，一匹白马从西驰来，却是石清、闵柔夫妇去而复回。

原来他二人驰向汴梁，行出不久，便发现了雪山派弟子的踪迹，两人商量了几句，当即又策马赶回。石清望见八人刀剑挥舞，朗声叫道：“雪山派众位朋友，安寨主，大家是好朋友。有话好说，不可伤了和气。”

雪山派那魁梧汉子长剑一竖，七人同时停剑，却仍团团围在安奉日的身周。

石清与闵柔驰到近处，蓦地见到那小丐左手拿着的铁片，

同时“咦”的一声，只不知是否便是心目中那物，二人心中都是怦怦而跳。石清飞身下鞍，走上几步，说道：“小兄弟，你手里拿着的是甚么东西，给我瞧瞧成不成？”饶是他素来镇定，说这两句话时却语音微微发颤。他已打定主意，料想安奉日不会阻拦，只须那小丐一伸手，立时便抢入剑圈中夺将过来，谅那一众雪山派弟子也拦不住自己。

那白衣汉子道：“石庄主，这是我们先见到的。”

闵柔这时也已下马走近，说道：“耿师兄，请你问问这位小

兄弟，他脚旁那锭银子，是不是我给的？”这句话甚是明白，她既已给过银子，自比那些白衣人早见到那小丐了。

那魁梧的汉子姓耿，名万钟，是当今雪山派第二代弟子中的好手，说道：“石夫人，或许是贤伉俪先见到这个小兄弟，但这枚‘玄铁令’呢，却是我们兄弟先见到的了。”

一听到“玄铁令”这三字，石清、闵柔、安奉日三人心中都是一凛：“果然便是‘玄铁令’！”雪山派其余六人也各露出异样神色。其实他七人谁都没细看过那小丐手中拿着的铁片。只是见石氏夫妇与金刀寨寨主都如此郑重其事，料想必是此物；而石、闵、安三人也是一般的想法：雪山派耿万钟等七人并非寻常人物，既看中了这块铁片，当然不会错的了。

十个人一般的心思，忽然不约而同的一齐伸出手来，说道：“小兄弟，给我！”

十个人互相牵制，谁也不敢出手抢夺，知道只要谁先用强，大利当前，旁人立即会攻己空门，只盼那小丐自愿将铁片交给自己。

那小丐又怎知道这十人所要的，便是险些儿崩坏了他牙齿的这块小铁片，这时虽已收泪止哭，却是茫然失措，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随时便能又再流下。

忽听得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还是给我！”

一个人影闪进圈中，一伸手，便将那小丐手中的铁片拿了去。

“放下！”“干甚么？”“好大胆！”“混蛋！”齐声喝骂声中，九柄长剑一把金刀同时向那人影招呼过去。安奉日离那小丐最近，金刀挥出，便是一招“白虹贯日”，砍向那人脑袋。雪山派弟子习练有素，同时出手，七剑分刺那人七个不同方位，叫他避得了肩头，闪不开大腿，挡得了中盘来招，卸不去攻他上盘的剑势。石清与闵柔一时看不清来人是谁，不肯便使杀手取他性命，双剑各圈了半圆，剑光霍霍，将他罩在玄素双剑之下。

却听得叮当、叮当一阵响，那人双手连振，也不知使了甚么手法，霎时间竟将安奉日的金刀、雪山弟子的长剑尽数夺在手中。

石清和闵柔只觉得虎口一麻，长剑便欲脱手飞出，急忙向后跃开。石清登时脸如白纸，闵柔却是满脸通红。玄素庄石庄主夫妇双剑合璧，并能与之抗手不败的已寥寥无几，但给那人伸指在剑身上分别一弹，两柄长剑都险些脱手，那是两人临敌以来从未遇到过之事。

看那人时，只见他昂然而立，一把金刀、七柄长剑都插在他身周。那人青袍短须，约莫五十来岁年纪，容貌清癯，脸上隐隐有一层青气，目光中流露出一股说不尽的欢喜之意。石清蓦地想到一人，脱口而出：“尊驾莫非便是这玄铁令的主人么？”

那人嘿嘿一笑，说道：“玄素庄黑白双剑，江湖上都道剑术了得，果然名不虚传。老夫适才以一分力道对付这八位朋友，以九分力道对付贤伉俪，居然仍是夺不下两位手中兵刃。唉，我这‘弹指神通’功夫，‘弹指’是有了，‘神通’二字如何当得？看来非得再下十年苦功不可。”

石清一听，更无怀疑，抱拳道：“愚夫妇此番来到河南，原是想上摩天崖来拜见尊驾。虽然所盼成空，总算有缘见到金面，却也是不虛此行了。愚夫妇这几手三脚猫的粗浅剑术，在尊驾眼中自是不值一笑。尊驾今日亲手收回玄铁令，可喜可贺。”

雪山派群弟子听了石清之言，均是暗暗嘀咕：“这青袍人便是玄铁令的

主人谢烟客？他于一招之间便夺了我们手中长剑，若不是他，恐怕也没第二个了。”七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他，都是默不作声。

安奉日武功并不甚高，江湖上的阅历却远胜于雪山派七弟子，当即拱手说道：“适才多有冒犯，在下这里谨向谢前辈谢过。还盼恕过不知之罪。”

那青袍人正是摩天崖的谢烟客。他又是哈哈一笑，道：“照我平日规矩，你们这般用兵刃向我身上招呼，我是非一报还一报不可，你用金刀砍我左肩，我当然也要用这把金刀砍你左肩才合道理。”他说到这里，左手将那铁片在掌中一抛一抛，微微一笑，又道：“不过碰到今日老夫心情甚好，这一刀便寄下了。你刺我胸口，你刺我大腿环跳穴，你刺我左腰，你斩我小腿……”他口中说着，右手分指雪山派七弟子。

那七人听他将刚才自己的招数说得分毫不错，更是骇然，在这电光石火般的一瞬之间，他竟将每一人出招的方位看得明明白白，又记得清清楚楚，只听他又道：“这也通统记在帐上，几时碰到我脾气不好，便来讨债收帐。”

雪山派中一个矮个子大声道：“我们艺不如人，输了便输了，你又说这些风凉话作甚？你记甚么帐？爽爽快快刺我一剑便是，谁又耐烦把这笔帐挂在心头。”此人名叫王万仞，其时他两手空空，说这几句话，摆明是要将性命交给对方手里了。他同门师兄弟齐声喝止，他却已一口气说了出来。

谢烟客点了点头，道：“好！”拔起王万仞的长剑，挺直直刺。王万仞急向后跃，想要避开，岂知来剑快极，王万仞身在半空，剑尖已及胸口。谢烟客手腕一抖，便即收剑。

王万仞双脚落地，只觉胸口凉飕飕地，低头一看，不禁“啊”的一声，但见胸口露出一个圆孔，约有茶杯口大小，原来谢烟客手腕微转，已用剑尖在他衣服上划了个圆圈，自外而内，三层衣衫尽皆划破，露出了肌肤。他手上只须使劲稍重，一颗心早给他刺出来了。

王万仞脸如土色，惊得呆了。安奉日衷心佩服，忍不住喝采：“好剑法！”

说到出剑部位之准，劲道拿捏之巧，谢烟客适才这一招，石清夫妇勉强也能办到，但剑势之快，令对方明知刺向何处，仍是闪避不得，石清、闵柔自知便万万及不上了。二人对望一眼，均想：“此人武功精奇，果然匪夷所思。”

谢烟客哈哈大笑，拔步便行。

雪山派中一个青年女子突然叫道：“谢先生，且慢！”谢烟客回头问道：“干甚么？”那女子道：“尊驾手下留情，没伤我王师哥，雪山派同感大德。请问谢先生，你拿去的那块铁片，便是玄铁令吗？”谢烟客满脸傲色，说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那女子道：“倘若不是玄铁令，大伙再去找找。但若当真是玄铁令，这却是尊驾的不是了。”

只见谢烟客脸上陡然青气一现，随即隐去，耿万钟喝道：“花师妹，不可多口。”众人素闻谢烟客生性残忍好杀，为人忽正忽邪，行事全凭一己好恶，不论黑道或是白道，丧生于他手下的好汉指不胜屈。今日他受十人围攻而居然不伤一人，那可说破天荒的大慈悲了。不料师妹花万紫性子刚硬，又复不知轻重，居然出言冲撞，不但雪山派的同门心下震骇，石氏夫妇也不禁为她捏了一把冷汗。

谢烟客高举铁片，朗声念道，“玄铁之令，有求必应。”将铁片翻了过来，又念道：“摩天崖谢烟客。”顿了一顿，说道：“这等玄铁刀剑不损，天下罕有。”拔起地下一柄长剑，顺手往铁片上斫去，叮的一声，长剑断为

两截，上半截弹了出去，那黑黝黝的铁片竟是丝毫无损。他脸色一沉，厉声道：“怎么是我的不是了？”

花万紫道：“小女子听得江湖上的朋友们言道：谢先生共有三枚玄铁令，分赠三位当年于谢先生有恩的朋友，说道只须持此令来，亲手交在谢先生手中，便可令你做一件事，不论如何艰难凶险，谢先生也必代他做到。那话不错罢？”谢烟客道：“不错。此事武林中人，有谁不知？”言下甚有得色。花万紫道：“听说这三枚玄铁令，有两枚已归还谢先生之手，武林中也因此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玄铁令便是最后一枚了，不知是否？”

谢烟客听她说“武林中也因此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脸色便略转柔和，说道：“不错。得我这枚玄铁令的朋友武功高强，没甚么难办之事，这令牌于他也无用处。他没有子女，逝世之后令牌不知去向。这几年来，大家都在拼命找寻，想来令我姓谢的代他干一件大事。嘿嘿，想不到今日轻易的却给我自己收回了。这样一来，江湖上朋友不免有些失望，可也反而给你们消灾免难。”一伸足将吴道通的尸身踢出数丈，又道：“譬如此人罢，纵然得了令牌，要见我脸却也烦难，在将令牌交到我手中之前，自己便先成众矢之的。武林中哪一个不想杀之而后快？哪一个不想夺取令牌到手？以玄素庄石庄主夫妇之贤，尚且未能免俗，何况旁人？嘿嘿！嘿嘿！”最后这几句话，已然大有讥嘲之意。

石清一听，不由得面红过耳。他虽一向对人客客气气，但武功既强，名气又大，说出话来很少有人敢予违拗，不料此番面谢烟客的讥嘲抢白，论理论力，均无可与之抗争，他平素高傲，忽受挫折，实是无地自容。闵柔只看着石清的神色，丈夫若露拔剑齐上之意，立时便要谢烟客拚了，虽然明知不敌，这口气却也轻易咽不下去。

却听谢烟客又道：“石庄主夫妇是英雄豪杰，这玄铁令若教你们得了去，不过叫老夫做一件为难之事，奔波劳碌一番，那也罢了。但若给无耻小人得了去，竟要老夫自残肢体，逼得我不死不活，甚至于来求我自杀，我若不想便死，岂不是毁了这‘有求必应’四字誓言？总算老夫运气不坏、毫不费力的便收回了。哈哈，哈哈！”纵声大笑，声震屋瓦。

花万紫朗声道：“听说谢先生当年曾发下毒誓，不论从谁手中接过这块令牌，都须依彼所求，办一件事，即令对方是七世的冤家，也不能伸一指加害于他。这令牌是你从小兄弟手中接过去的，你又怎知他不会出个难题给你？”谢烟客“呸”的一声，道：“这小叫化是甚么东西？我谢烟客去听这小化子的话，哈哈，那不是笑死人么？”花万紫朗声道：“众位朋友听了，谢先生说小化子原来不是人，算不得数。”她说的若是旁人，余人不免便笑出声来，至少雪山派同门必当附和，但此刻四周却静无声息，只怕一枚针落地也能听见。

谢烟客脸上又是青气一闪，心道：“这丫头用言语僵住我，叫人在背后说我谢某言而无信。”突然心头一震：“啊哟，不好，莫非这小叫化是他们故意布下的圈套，我既已伸手将令牌抢到，再要退还他也不成了。”他几声冷笑，傲然道：“天下又有甚么事，能难得倒姓谢的了？小叫化儿，你跟我去。有甚么事求我。可不与旁人相干。”携着那小巧的手拔步便行。他虽没将身前这些人放在眼里，但生怕这小巧背后有人指使，当众出个难题。要他自断双手之类，那便不知如何是好了，是以要将他带到无人之处，细加盘问。

花万紫踏进一步，柔声道，“小兄弟，你是个好孩子。这位老伯伯最爱

杀人，你快求他从今以后，再也别杀——”一句话没说完，突觉一股劲风扑面而至，下面“一个人”三字登时咽入了腹中。再也说不出口。

原来花万紫知道谢烟客言出必践，自己适才挺剑向他脸上刺去，他说记下这笔帐，以后随时讨债，总有一日要被他在自己脸颊刺上一剑，何况六个师兄中，除王万仞外，谁都欠了他一剑，这笔债还起来，非有人送命不可。因此她甘冒奇险，不惜触谢烟客之怒，要那小叫化求他此后不可再杀一人。只须小巧说了这句话，谢烟客不得不从，自己与五位师兄的性命便都能保全了。不料谢烟客识破她的用意，袍袖拂出，劲风逼得她难以毕辞。只听他大声怒喝：“要你这丫头罗唆甚么？”又是一股劲风扑至，花万紫立足不定，便即摔倒。

花万紫背脊一着地，立即跃起，想再叫嚷时，却见谢烟客早已拉着小巧之手，转入了前面小巷之中，显然他不欲那小巧再听到旁人的教唆言语。

众人见谢烟客在丈许外只衣袖一拂，便将花万紫摔了一交，尽皆骇然，又有谁敢再追上去罗唆？

忽见一条马鞭从轿中挥将出来，卷住王万仞左腿，将他身子甩飞，夺了他手中的墨剑。花万紫白剑出鞘，往马鞭上撩去，轿中突然飞出一粒暗器，打中了她手腕。

二 少年闯大祸

石清走上两步，向耿万钟、王万仞抱拳道：“耿贤弟、王贤弟，这位师妹胆识过人，胜于须眉，想必是江湖上闻名的寒梅女侠花师妹了。其余四位师兄，请耿贤弟引见。”

耿万钟板起了脸，竟不置答，说道：“在这里遇上石庄主夫妇，那再好也没有了，省了我们上江南走一遭。”

石清见这七人神色颇为不善，初时只道他们在谢烟客手下栽了筋斗，深感难堪，但耿万钟与自己素来交好，异地相逢，该当欢喜才是，怎么神气如此冷漠？他一向称自己为“石大哥”，又怎么忽尔改了口？心念一动：“莫非我那宝贝儿子闯了祸？”忙道：“耿贤弟，我那小顽童惹得贤弟生气了么？小兄夫妇给你陪礼，来来来，小兄做个东道，请七位到汴梁城里去喝一杯。”

安奉日见石清言词之中对雪山派弟子十分亲热，而这些雪山派弟子对自己却大刺刺地，正眼也不瞧上一眼，更不用说通名招呼了，自己站在一旁无人理睬，一来没趣，二来有气，心想：“哼，雪山派有甚么了不起？要如石庄主这般仁义待人，那才真的让人佩服。”向石清、闵柔抱拳道：“石庄主、石夫人，安某告辞了。”石清拱手道：“安寨主莫怪。犬子石中玉在雪山派封师兄门下学艺，在下询及犬子，竟对安寨主失了礼数。”安奉日心道：“这倒怪你不得。”说道：“好说，好说！”率领盗伙，转身而去。

耿万钟等七人始终一言不发，待安奉日等走远，仍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流露出既尴尬又为难、既气恼又鄙夷的神气，似乎谁都不愿先开口说话。

石清将儿子送到雪山派大弟子“风火神龙”封万里门下学艺，固然另有深意，却也因此子太过顽劣，闵柔又诸多回护，自己实在难以管教之故，眼看耿万钟等的模样，只怕儿子这乱子还闹得当真不小，赔笑道：“白老爷子、白老太太安好，风火神龙封师兄安好。”

王万仞再也忍耐不住，大声道：“我师父、师娘没给你的小……小……小……气死，总算福份不小。”他本想大骂“小杂种”，但瞥眼见见到闵柔楚楚可怜、担心关怀的脸色，连说了三个“小”字，终于悬崖勒马，硬生生将“杂种”二字咽下。但他骂人之言虽然忍住，人人都已知道他的本意，这不骂也等于已破口大骂。

闵柔眼圈一红，说道：“王大哥，我那玉儿确是顽皮得紧。得罪了诸位，我……我……我先给各位赔礼了。”说着盈盈福了下去。

雪山派七弟子急忙还礼。王万仞大声道：“石大嫂，你生的这小……小……家伙实在太不成话，只要有半分像你们大哥大嫂两位，那……那还有甚么话说？这也不算是得罪了我，再说，得罪了我王万仞有甚么打紧？冲着两位金面，我最多抓住小子拳打足踢一顿，也就罢了。但他得罪了我师父、师娘，我那白师哥又是这等烈性子。石庄主，不是我吃里扒外，想来总得通知你一声，我白师哥要来烧你的玄素庄，你……你两位可得避避。你这杯酒，我说甚么不能喝，要是给白师哥知道了，他不跟我翻脸绝交才怪。”

他唠唠叨叨的一大堆，始终没说到石中玉到底于了甚么错事。石清、闵柔二人却越听越惊，心想我们跟雪山派数代交好，怎地白万仞居然恼到要来烧玄素庄？不住口的道：“这孽障大胆胡闹，该死！怎么连老太爷、老太太也敢得罪了？”

耿万钟道：“这里是非之地，多留不便，咱们惜一步说话。”当下拔起地下的长剑，道：“石庄主请，石夫人请。”

石清点了点头，与闵柔向西走去，两匹坐骑缓缓在后跟来。路上耿万钟替五个师妹引见，五人分别和石情夫妇说了些久仰的话。

一行人行出七八里地，见大路旁三株栗树，亭亭如盖。耿万钟道：“石庄主，咱们到那边说话如何？”石清道：“甚好。”九个人来到树下，在大石和树根上分别坐下。

石清夫妇心中极是焦急，却并不开口询问。

耿万钟道：“石庄主，在下和你叨在交好，有一句不中听的言语，直言莫怪。依在下之见，庄主还是将令郎交给我们带去，在下竭力向师父、师母及白师兄夫妇求情，未始不能保全令郎的性命。就算是废了他的武功，也胜于两家反脸成仇，大动干戈。”

石清奇道：“小儿到了贵派之后，三年来我未见过他一面，种种情由，在下确是全不知情，还盼耿兄见告，不必隐瞒。”他本来称他“耿贤弟”，眼见对方怒气冲冲，这“贤弟”二字再叫出去，只怕给他顶撞回来，立时碰上个大钉子。

耿万钟道：“石庄主当真不知？”石清道：“不知！”

耿万钟素知他为人，以玄素庄主如此响亮的名头，决不能谎言欺人，他说不知，那便是真的不知了，说道，“原来石庄主全无所悉……”

闵柔忍不住打断他的话头，问道：“玉儿不在凌霄城吗？”耿万钟点点头。王万仞道：“这小……小家伙这会儿若在凌霄城，便有一百条性命，也都不在了。”

石清心下暗暗生气，寻思：“我命玉儿投入你们门下学武，只因敬重白老爷子和封师兄的为人，看重雪山派的武功。就算玉儿年纪幼小，生性顽劣，犯了你们甚么门规，冲着我夫妇的脸面，也不能要杀便杀。就算你雪山派武功高强，人多势众，难道江湖上真没道理讲了么？”他仍是不动声色，淡淡的道：

“贵派门规素严，这个在下是早知道的。我送犬子到凌霄城学艺，原是想让他多学一些好规矩。”

耿万钟脸色微微一沉，道：“石庄主言重了。石中玉这小子如此荒唐无耻，穷凶极恶，却不是我们雪山派教的。”石清淡淡的道：“谅他小小年纪，这‘荒唐无耻，穷凶极恶’八字考语，却从何说起？”

耿万钟转头向花万紫道：“花师妹，请你到四下里瞧瞧，看有人来没有？”花万紫道：“是！”提剑远远走开。石清夫妇对望了一眼，均知他将花万紫打发开去，是为了有些言语不便在妇女之前出口，心下不禁又多了一层忧虑。

耿万钟叹了口气，道：“石庄主，石大嫂，我白师哥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你们是知道的。我那师侄女今年还只一十三岁，聪明伶俐，天真可爱，白师哥固然爱惜之极，我师父、师嫂更是当她心肝肉一般。我这师侄女简直便是大雪山凌霄城的小公主，我们师兄姊妹们，自然也像凤凰一般捧着她了。”

石清点了点头；道：“我那不肖的儿子得罪了这位小公主啦，是不是？”

耿万钟道：“‘得罪’二字，却是忒也轻了。他……他……他委实胆大妄为，竟将我们师侄女绑住了手足，将地剥得一丝不挂，想要强奸。”

石清和闵柔“啊”的一声，一齐站起身来。闵柔脸色惨白。石清说道：

“哪……哪有此事？中玉还只一十五岁，这中间必有误会。”

耿万钟道：“咱们也说实在太过荒唐。可是此事千真万确，服侍我那小侄女的两个丫鬟听到争闹挣扎之声，赶进房来，便即呼救，一个给他斩了一条手臂，一个给他砍去了一条大腿，都晕了过去。幸好这么一来，这小子受了惊，没敢再侵犯我小侄女，就此逃了。”

武林之中，向以色戒为重，黑道上的好汉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视为家常便饭，但若犯了这个“淫”字，便为同道众所不齿。强奸妇女之事，连绿林盗贼也不敢轻犯，何况是侠义道的人物。闵柔只急得花容失色，拉着丈夫的衣袖道，“师哥，那……那便如何是好？”

石清乍闻噩耗，也是心绪烦乱。倘若他听到儿子杀人闯祸犯了事，再大的难题也要接将下来，但这样的事却不知如何处理才是。他定了定神，说道：“如此说来，老天爷保佑，白小姑娘还是冰清玉洁之身，没让我那不肖的孽子玷污了？”

耿万钟摇头道：“没有！虽然如此，那也没多大分别。我师父他老人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立即命人追寻这小子，吩咐是谁见到，立即杀了，不留活口。”王万初接口道：“我师父言道：他老人家跟你交情不浅，倘若将这小子抓了来，他老人家冲着你的面子，倒不便取他性命，不如在外面一剑杀了，干干净净。”耿万钟横了他一眼，似嫌他多口。王万初道：“师父确是这般吩咐的，难道我说错了么？”

耿万钟不去理他，续道：“倘若只伤了两个丫鬟，本来也不是甚么大事，可是我们那小侄女年纪虽小，性子却十分刚烈，不幸遭此羞辱，自觉从此无面目见人，哭了两天，第三天晚上，竟悄悄从后窗纵了出去，跳下了万丈深谷。”

石清与闵柔又是“啊”的一声。石清颤声道：“可……可救转了没有？”

耿万钟道：“我们凌霄城外的深谷，石庄主是知道的，别说是人，就是一块石子掉了下去，也跌成了石粉。这样娇娇嫩嫩的一个小姑娘跳了下去，还不成了一团肉酱？”

一个二十六八岁的雪山派弟子名叫柯万钧的说道：“最冤枉的可算是大师哥啦，无端端的给师父砍去了一条右臂。”说时气愤之极。石清惊道：“风火神龙？”柯万钧道：“可不是么？我师父痛惜孙女，又捉不到你儿子，在大厅上大发脾气，骂封师兄管教弟子不严，说他净吃饭不管事，当甚么狗屁师父，越骂越怒，忽然抽出封师兄腰间佩剑，便砍去了他一条臂膀。我师母出言责备师父，说他不该如此暴躁，迁怒于人。两位老人家当着弟子之面吵起嘴来，越说越僵，不知又提到了甚么旧事，师父竟然出手打了师母一个巴掌。我师母大怒之下，冲出门去，说道再踏进凌霄城一步便不是人。”

石清惭愧无地，心想：“我钦佩封万里的武功，令独生儿子拜在他门下，哪知竟累得他成为废人。封万里剑法刚猛迅捷，如狂风，如烈火，这才得了个风火神龙的外号。此人仇家甚多，武功一失，恐怕这一生是一步不敢下大雪山了。唉，当真是愧对良友。”

却听王万初道：“柯师弟，你说大师哥冤枉，难道咱们白师哥便不冤枉吗？女儿给人害死了，白师嫂却又发了疯。”

石清、闵柔越听越惊，只盼有个地洞，就此钻了下去，真不知凌霄城经自己儿子这么一闹，更有甚么惨事生了出来。石清硬起头皮问道：“白夫人又怎地……怎地心神不定了？”

王万仞道：“还不是给你那宝贝儿子气疯的？我们小侄女一死，白师哥不免怨责师嫂，怪地为甚么不好好看住女儿，竟会给她跳出窗去。白师嫂本在自怨自艾，听丈夫这么一说，不住口的叫：‘阿绣啊，是娘害死你的啊！阿绣啊，是娘害死你的啊！’从此就伸智糊涂了。两位师姊寸步不离的看住她，只怕她也跳下了那深谷去。石庄主，我白师哥要来烧玄素庄，你说该是不该？”

石清道：“该烧，该烧！我夫妇惭愧无地，便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擒到这孽子，亲自送上凌霄城来，在白姑娘灵前凌迟处死……”闵柔听到这里，突然“嚶”的一声，晕了过去，倒在丈夫怀里。石清连连捏她人中，过了良久，闵柔才悠悠醒转。

王万仞道：“石庄主，我雪山派有两条人命，只怕也得记在你玄素庄的帐上。”

石清惊道：“还有两条人命？”他一生饱经大风大浪，但遭遇之酷，实以今日为甚，当年次子中坚为仇家所杀，虽然伤心气恼到了极处，却不似今日之又是惭愧，又是惶恐，说出话来，不由得声音也哑了。

王万仞道，“雪山派遭此变故，师父便派了一十八名弟子下山，一路由白师哥率领，是到江南去烧你庄子的，还说……还说要……”说到这里，吞吞吐吐的说不下去，耿万钟连使眼色阻止。

石清鉴貌辨色，已猜到王万仞想说的言语，便道，“那是要擒在下夫妇到大雪山去，给白姑娘抵命了。”

耿万钟忙道：“石庄主言重了。别说我们不敢，就算真有这份胆量，凭我们几乎粗浅功夫，又如何请得动庄主夫妇？我师父言道，令郎是无论如何要寻到的，只是他年纪虽小，人却机灵得紧，否则凌霄城地势险峻，又有这许多人追寻，怎会给他走得无影无踪？”闵柔垂泪道：“玉儿一定死了，一定也摔在谷中死了。”耿万钟摇头道：“不是，他的脚印在雪地里一路下山，后来山坡上又见到雪橇的印子。说来惭愧，我们这许多大人，竟抓不到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我师父确是想邀请两位上凌霄城去，商议善后之策。”

石清淡淡的道：“说来说去，那是要我给白姑娘抵命了。王师兄说还有两条人命，却又是甚么事？”

王万仞道：“我刚才说一十八名弟子兵分两路，第一路九个人去江南，另一路由耿师哥率领，在中原各地寻访你儿子的下落。倒起霉来，也真会祸不单行……”耿万钟截住他的话头。道：“王师弟，不必说下去了，这件事跟石庄主无关。”王万仞道：“怎么无关？若不是为了那小子，孙师哥、褚师弟又怎会不明不白的送了性命？再说，到底对头是谁，咱们也不知道，回到山上，你怎生回禀师父？师父一生气，恐怕你这条手臂也保不住啦。石庄主夫妇交游广阔，跟他二位打听打听，有甚么不可？”

耿万钟想起封师兄断臂之惨，自忖这件事确是无法交代，向石清夫妇打听一下，倒也不失为一条路子，便道：“好罢，你爱说便说。”

王万仞道：“石庄主，三日之前，我们得到讯息，说有个姓吴的人得到了玄铁令，躲在汴梁城外侯监集上卖烧饼。我师兄弟九人便悄悄商量，都觉能不能拿到石中玉那小子，也只有碰运气的了，人海茫茫，又从哪里找去？十年找不到，只怕哥儿们十年便不能回凌霄城，若是将那玄铁令得来，就算拿不到你的儿子，回去对师父也算有了交代。商议之际，不免便有人骂你儿子，说他小小年纪，如此大胆荒唐，当真该死。正在这时，忽然有个苍老的

声音哈哈大笑，说道：‘妙极，妙极！这样的少年天下少有，良才美质，旷世难逢！’”

石清和闵柔对瞧了一眼，别人如此夸奖自己的儿子，真比听人破口大骂还要难受。

王万仞续道：“那时我们是在一家客店之中说话，那上房四壁都是砖墙，可是这声音透墙而来，十分清晰，便像是对面说话一般。我们九个人说话并不响，不知如何又都给他听了去。”

石清和闵柔心头都是一震，寻思：“隔着砖墙而将旁人的说话听了下去，说不定墙上有孔有缝，说不定是在窗下偷听而得，也说不定有些人大叫大嚷，却自以为说得甚轻，倒也没甚么奇怪。但隔墙说话，令人听来清晰异常，那必是内功十分深厚。这些人途中又逢高人，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柯万钧道：“我们听到说话声音，都呆了一呆。王师哥便喝道：‘是准活得不耐烦了，却来偷听我们说话？’王师哥一喝问，那边便没声响了。可是过不了一会，听得那老贼说道，‘阿瑄’这些人都是雪山派的，他们那个师父白老头儿，是你爷爷生平最讨厌的家伙。一个小娃娃居然将雪山派的老……搅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岂不有趣？嘿嘿，嘿嘿！妙极，妙极！’我们一听，立时便要发作，但耿师哥不住摇手，命大伙儿别作声。”

“只听得一个小姑娘的声音笑道：有趣，有趣，就可惜没气死了那老……还不算顶有趣。’她又说了几句甚么鬼话，这女孩子的声音隔着墙壁，便听不大清楚了。那老贼咳嗽了几声，说道：‘气死了老……可又不有趣了，几时爷爷有空，带你上大雪山凌霄城去，亲自把这老……气死了给你看，那才有趣呢。’”他说到“老”字，底下两字都含糊了过去，想必那人提到他师父之时，言语甚是难听，他不便复述。

石清道：“此人无礼之极，竟敢对白老爷子如此不敬，到底是仗着甚么靠山？咱们可放他不过。”

王万仞道：“是啊，这老贼如此目中无人，我们便豁出了性命不要，也要跟他拼了。我们正在怒气难忍的当儿，只听“咿呀”一声响，一间客房中有人开门出来，两人走进院子之中。大伙儿都拔出剑来，便要冲进院子去。耿师哥摇摇手，叫大家别心急。却听那老贼说道：‘阿瑄，今儿咱们杀过几个人哪？’那小女鬼道：‘还只杀了一个。’那老贼道：‘那么还可再杀两个。’”

石清“啊”的一声，说道：“‘一日不过三’！”

耿万钟一直不作声，此时急问：“石庄主，你可识得这老贼么？”石清摇头道：“我不认得他，只是曾听先父说起，武林中有这么一号人物，外号叫作甚么‘一日不过三’，自称一日之中最多只杀三人，杀了三人之后，心肠就软了，第四人便杀不下手去。”王万仞骂道：“他奶奶的，一天杀三个人还不够？这等邪恶毒辣的奸徒，居然能让他活到如今。”

石清默然，心中却想：“听说这位姓丁的前辈行事在邪正之间，虽然残忍好杀，却也不听说有甚么重大过恶，所杀之人往往罪有应得。”只是这句话不免得罪雪山派，是以忍住了不说出口。

耿万钟又问：“不知这老贼叫甚么名字？是何门何派？”石清道：“听说此人姓丁，真名也不知叫甚么，他外号叫‘一日不过三’，老一辈的人大都叫他为了丁不三。”柯万钧气愤愤的道：“这老贼果然是不三不四。”

石清道：“听说此人有三兄弟，他有个哥哥叫丁不二，有个弟弟叫了不

四。”王万仞骂道：“他奶奶的，不二不三，不三不四，居然取这样的狗屁名字。”耿万钟道：“王师弟，在石大嫂面前，不可口出粗言。”王万仞道：“是。”转头对闵柔道：“对不住。”闵柔微微一笑，说道：“想来那三个都是外号，不会当真取这样的古怪名儿。”

石清道：“本来丁氏三兄弟在武林中名头也算不小，想来白老爷子跟他们有些过节，不愿提起他们名字，是以众位师兄不知。后来怎样了？”

王万仞道：“只听那老贼放屁道：‘有一个叫孙万年的没有？有一个叫诸万春的没有？你们两人给我滚出来。’那时我们怎耐得住，九个人一涌而出。可是说也奇怪，院子中竟一个人也没有。大家四下找寻，我上屋顶去看，都不见人。柯师弟便闯进那间板门半掩的客房去看。只见桌上点着枝蜡烛，房里却一只鬼也没有。

“我们正觉奇怪，忽听得我们自己房中有人说话，正是那老贼的声音。听他说道：‘孙万年、褚万春，你们两个在凉州道上，干么目不转睛的瞧着我这小孙女，又指指点点的胡说风话，脸上色迷迷的不怀好意。我这小孙女年纪虽小，长得可美。你两个畜生，心中定是打了脏主意，那可不是冤枉你们罢？给我滚进来罢！’孙师哥、褚师哥越听越怒，双双挺剑冲入房去。耿师哥叫道：‘小心！大伙儿齐上。’只见房中灯火熄了，没半点声息。我大叫：‘孙师哥，褚师哥！’他二人既不答应，房中也就无兵刃相斗的声音。

“我们都是心中发毛，忙晃亮火折，只见两位师哥直挺挺跪在地下，长剑放在身旁。耿师哥和我抢进房去，一拉他二人，孙师哥和褚师哥随手而倒，竟已气绝而死，周身却没半点伤痕，也不知那老贼是用甚么妖法害死了他们。说来惭愧，自始至终，我们没一个见到那老贼和小女贼的影子。”

柯万钧道：“在凉州道上，我们可没留神曾见过他一老一小。孙师哥、褚师哥就算瞧了他孙女几眼，又有甚么大不了啦。”石清、闵柔夫妇都点了点头。众人半晌不语。

石清道：“耿兄，小孽障在凌霄城闯下这场大祸，是哪一日的事？”

耿万钟道：“十二月初十。”

石清点了点头，道：“今日三月十二，白师哥离凌霄城已有三月，这会儿想来玄素庄也早让他烧了。耿兄，王兄，众位师兄，我夫妇一来须得找寻小孽障的下落，拿住了他后，绑缚了亲来凌霄城向白老爷子、封师兄、白师兄请罪；二来要打听一下那个‘一日不过三’丁不三的去向，小弟夫妇纵然惹他不动，也好向白老爷子报讯，请他老人家亲自出马，料理此事。告辞了！”说着一抱拳，团团作了个揖。

柯万钧道：“你……你……你交代了这两句话，就此拍手走了不成？”

石清道：“柯师兄更有甚么说话？”柯万钧道：“我们找不到你儿子，只好请你夫妻同去凌霄城，见见我师父，才好交代这件事。”石清道：“凌霄城自然是要来的，却总得诸享有了些眉目再说。”

柯万钧向耿万钟看看，又向王万仞看看，气忿忿道：“师父得知我们见了石庄主夫妇，却请不动你二人上山，那……那……岂不是……”

石清早知他的用意，竟想倚多为胜，硬架自己夫妇上大雪山去，捉不到儿子，便要老子抵命，说道：“白老爷子德高望重，威镇西陲，在下对他老人家向来敬如师长，倘若白师哥在此。奉了白老爷子之命，要在下上凌霄城去，在下自是非遵命不可，现下呢，嗯，这样罢！”解下腰间黑鞘长剑，向闵柔道：“师妹，你的剑也解下来罢。”闵柔依言解剑。石清两手横托双剑，

递向耿万钟道：“耿兄，请你将小弟夫妇的兵刃扣押了去。”

耿万钟素知这对黑白双剑是武林中罕见的神兵利器，他夫妇爱如性命，这时候居然解剑缴纳，可说已给雪山派极大的面子，他们为了这对宝剑，那是非上凌霄城来取回不可，便想说几句谦逊的言语，这才伸手接过。

柯万钧却大声道：“我小侄女一条性命，封师哥的一条臂膀，还有师娘下山，白师嫂发疯，再加上孙师哥、褚师哥死于非命，岂是你两口铁剑便抵得过的？耿师哥跟你有交情，我姓柯的却不识得你！姓石的，你今日去凌霄城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石清微笑道：“小儿得罪贵派已深，在下除了赔罪致歉之外，更无话说。柯师兄是雪山派的后起之秀，武功高强，在下虽未识荆，却也是素所仰慕的。”双手仍托着双剑，等耿万钟伸手接过。

柯万钧心想：“我们要拿这二人上大雪山去，不免伺一场剧斗。他既自行呈上兵刃，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这真叫‘自作孽，不可活’。”生怕石清忽然反悔，再将长剑收回，当即抢上两步。双手齐出，使出本门的擒拿功夫，将两柄长剑牢牢抓住，说道：“那便先缴了你的兵器。”缩臂便要取过，突然之间，只觉石清掌心中似有一股强韧之极的粘力，粘住了双剑，竟然拿不过来。

柯万钧大吃一惊，劲运双臂，喝一声：“起！”猛力拉扯。不料霎时间石清掌中粘力消失得无影无踪，柯万钧这数百斤向上急提的劲力登时没了着落处，尽数吃在自己的手腕之上，只听得“喀喇”一声响，双腕同时脱臼，“啊哟！”一声大叫，手指松开，双剑又跌入石清掌中。

旁观众人瞧得明明白白，石清双掌平摊，连小指头也没弯曲一下，柯万钧全是自己使力岔了，等于是以数百斤的大力折断了自己手腕一般。柯万钧又痛又怒，右腿飞出，猛向石清小腹踢去。

耿万钟急道：“不得无礼！”伸手抓住柯万钧背心，将他向后扯开，这一脚才没踢到石清身上。

耿万钟知道石清的内力厉害，这一脚若是踢实了，柯万钧的右腿又非折断不可。他的武功见识却高得多了，当下吸一口气，内劲运到了十根手指之上，缓缓伸过去拿剑。手指尖刚触到双剑剑身，登时全身剧震、犹如触电，一阵热气直传到胸口，显然石清的内力借着双剑传了过来。耿万钟暗叫：“不好！”心想石清安下这个圈套，引诱自己和他比拚内力。练武之人比拚内力，最是凶险不过，强存弱亡，实无半分回旋余地，两人若是内力相差不远，往往要斗到至死方休，到后来即使存心罢手或是退让，也已有所不能。当其时形格势禁，已无回旋余地，只得运内劲抵御，不料自己内劲和石清的内劲一碰，立即弹了回来。

石清双掌轻翻，将双剑放入耿万钟掌中，笑道：“咱们自己兄弟，还能伤了和气不成！告辞了！”

刹那之间，耿万钟背上出了一身冷汗，知道自己功力和石清相比委实差得远了，适才自己的内劲撞到对方内劲之上，一碰即回，哪里是他对手？他不令自己受伤出丑，便是大大的手下留情。耿万钟呆呆捧着双剑，满脸羞惭，不知说甚么好。

石清回头道：“师妹，咱们还是去汴梁城罢。”闵柔眼圈一红道：“师哥，孩儿……”石清摇了摇头，道：“宁可像坚儿这样，一刀给人家杀了，倒也爽快。”

闵柔泪水涔涔而下，泣道：“师哥，你……你……”石清牵了她的手，扶她到白马之旁，再扶她上马。雪山派弟子见到她这等娇怯怯的模样，真难相信她便是威震江湖的“冰霜神剑”。

花万紫见玄素双剑并骑驰去，便奔了回来，见王万仞已替柯万钧接上手腕，柯万钧却在一句“老子”、一句“他妈”的破口大骂。花万紫问明情由，双眉微蹙，说道：“耿师哥，此事恐怕不妥。”

耿万钟道：“怎么不妥？对方武功太强，咱们便合七人之力，也留不下人家。总算扣押了他们的兵器，回凌霄城去也有了个交代。”说着拔剑出鞘，但见白剑如冰、黑剑似墨，寒气逼人，只侵得肌肤隐隐生疼，果然是两口生平罕见的宝刃，说道：“剑可不是假的！”

花万紫道：“剑自然是真的。咱们留不下人，可不知有没能耐留得下这两口宝剑？”耿万钟心头一凛，问道：“花师妹以为怎样！”花万紫道：“去年有一日，小妹曾和白师嫂闲谈，说到天下的宝刀宝剑，石中玉那小贼在旁多嘴，夸称他父母的黑白双剑乃天下一等一的利器；说他父母舍得将他送到大雪山来学艺，数年不见，倒也不怎么在乎，却舍不得有一日离开这对兵器。此刻石庄主将兵刃交在咱们手中，倘若过得几天又使甚么鬼门道，将宝剑盗了回去，日后却到凌霄城来向咱们要剑，那可不易对付。”

柯万钧道：“咱们七人眼睁睁的瞧着宝剑，总不成宝剑真会通灵，插翅儿飞了去。”

耿万钟沉吟半晌，道：“花师妹这话，倒也不是过虑。石清这人实非泛泛之辈，咱们加意提防便是，莫要又在他手里摔个筋斗。”王万仞道：“小心谨慎，总是错不了。打从今儿起，咱们六个男人每晚轮班看守这对鬼剑便是。”顿了一顿，问道：“耿师哥，这姓石的这会儿正在汴梁，咱们去不去？”

耿万钟心想若说不去汴梁，未免太过怯敌，路经中州名都，居然过门不入，同门师兄弟日后说起来，大是脸上无光，但明知石清夫妇是在汴梁，自己再携剑入城，当真十分冒险，一时沉吟未决。

忽听得一阵叱喝之声，大路上来了一队官差，四名轿夫抬着一座绿呢大轿，却是官府到了。

耿万钟心想侯监集刚出了大盗行凶杀人的命案，自己七人手携兵刃聚在此处，不免引人生疑，和官府打上了交道可麻烦之极，向众人使个眼色，说道：“走罢！”

七人正要快步走开，一名官差忽然大声嚷了起来：“别走了杀人强盗，杀人强盗要逃走哪！”耿万钟不加理会，挥手催各人快走。忽听得那官差叫道：“杀人凶手名叫白自在，是雪山派的老不死掌门人。无威无德白自在，你谋财害命，好不危险哪！”

雪山派七弟子一听，无不又惊又怒。他们师父白自在外号“威德先生”，这官差直呼其名已是大大不敬，竟胆敢称之为“无威无德”。王万仞刷的一声，拔出了长剑，叫道：“狗官无礼，割去了他的舌头再说。”耿万钟道：“王师弟且慢，官府中人怎能知道师父的外号名讳？定然有人指使。”当即纵身向前，抱拳一拱，问道：“是哪一位官长驾临？”

猛听得嗤的一声响，轿中飞出一粒暗器，正好打在他腿旁的“伏兔穴”上。这粒暗器甚是细小，力道却强劲之极。耿万钟腿一软，当即摔倒，提起手中长剑，运劲向轿中掷去。他人虽摔倒，这一招“鹤飞九天”仍是使得既狠且准，飐的一声。长剑破轿帷而入，显然已刺中了轿内放射暗器之人。

他心中一喜，却见那四名轿夫仍是抬了轿子飞奔，忽见一条马鞭从轿中挥将出来，卷向王万仞左腿，一拉一挥，王万仞的身子便即飞出，他手中捧着的墨剑却给马鞭夺了过去。

花万紫叫道：“是石庄主么？”白剑出鞘，挥剑往马鞭上投去，嗤的一声轻响，轿中又飞出一粒暗器，打在她手腕之上。她手腕剧痛，摔下白剑，旁边一名同门师兄忙伸足往白剑上踏去，突然间轿中飞出一物，已罩住了他的脑袋。那人登时眼前漆黑一团，大惊之下急忙向后纵跃，再抓住头上之物，用力向地下掷落，却是一顶官帽，只见轿中伸出的鞭子卷起白剑，正缩入轿中。

柯万钧等众人大呼追去，轿中暗器嗤嗤的不绝射出，有的打中脸面，有的打中腰间，竟是谁也没能避过。这些暗器都没打中要害，但中在身上却疼痛异常，各人看那暗器时，都惊得呆了，原来只是一粒粒黄铜扣子，显是刚从衣服摘下来的。雪山派群弟子料得轿中那人必是石清，说不定他夫妇二人都坐在轿中，倘若赶上去动武，还不是闹个灰头土脸？

柯万钧气得哇哇大叫：“这姓石的一家，小的荒唐无耻，大的无耻荒唐，说将兵刃留下来，一转眼却又夺了回去。”

王万仞指着轿子背影，双脚乱跳，戟手“直娘贼，狗杂种”的乱骂。

耿万钟道：“此事宣扬出去，于咱们雪山派的声名没甚么好处。大家把口收着些儿，回山去禀明师父再说。”想到此行不断碰壁，平素在大雪山凌霄城中自高自大，只觉雪山派武功天下无敌，岂知一到用上，竟然处处缚手缚脚，不由得一声长叹，心下黯然。

谢烟客见道旁三株枣树，结满了红红的大枣子，指着枣子说道：“这里的枣子很好。”那个丐道：“大好人，你想吃枣子，是么？”谢烟客奇道：“甚么大好人？”

三 摩天崖

那乘轿子行了数里，转入小路。抬轿之人只要脚步稍慢，轿中马鞭挥出，刷刷几下，重重打在前面的轿夫背上，在前的轿夫不敢慢步，在后的轿夫也只得跟着飞奔，几名官差跟随在后。又奔了四五里路，轿中人才道：“好啦，停下来。”四名轿夫如得大赦，气喘吁吁的放下轿来，帷子掀开，出来一个老者，左手拉着那个小巧，竟是玄铁令主人谢烟客。

他向几名官差喝道：“回去向你们的狗官说，今日之事，不得声张。我只要听到甚么声息，把你们的脑袋瓜子都摘了下来，把狗官的官印拿去丢在黄河里。”

几名官差连连哈腰，道：“是，是，我们万万不敢多口，老爷慢走！”谢烟客道：“叫我慢走？你想叫官兵来捉拿我么？”一名官差忙道：“不敢，不敢。万万不敢。”谢烟客道：“我叫你去跟狗官说的话，你都记得么？”那官差道：“小人记得，小人说，我们大伙儿亲眼目睹，侯监集上那个卖烧饼的老儿，杂货铺中的伙计，都是被一个叫白自在的老儿所杀。他是雪山派的掌门人，外号威德先生，其实无威无德。凶器是一把刀，刀上有血，人证物证俱在，谅那老儿也抵赖不了。”那官差先前被谢烟客打得怕了，为了讨好他，添上甚么人证物证，至于弄一把刀来做证据，原是官府中胥吏的拿手好戏。

谢烟客一笑，说道：“这白老儿使剑不用刀。”那官差道：“是，是！那姓白的凶犯手持青钢剑，在那卖烧饼的老儿身上刺了进去。侯监集上，人人都是瞧得清清楚楚的。”

谢烟客暗暗好笑，心想威德先生白自在真要杀吴道通，又用得着甚么兵器？当下也不再去理会官差，左手携着小巧，右手拿着石清夫妇的黑白双剑，扬长而去，心下甚是得意。

原来他带走那小巧后，总是疑心石清夫妇和雪山派弟子有甚么对己不利的图谋，奔出数里，将小巧点倒后丢在草丛之中，又悄悄回来偷听，他武功比之石清等人高出甚多，伏在树后，竟连石清、闵柔这等大行家也没察觉，耿万钟他们更加不用说了。他听明原委，却与己全然无干，见石清将双剑交给了耿万钟，便决意去夺将过来。回到草丛拉起小巧，解开了他穴道，恰好在道上遇到前来侯监集查案的知县，当即揪出知县，威逼官差、轿夫，抬了他和小巧去夺到双剑。耿万钟等没见到他的面目，自然认定是石清夫妇使的手脚了。

谢烟客携着小巧，只向僻静处行去，来到一条小河边，见四下无人，放下小巧的手，拔出闵柔的白剑在他颈中一比，厉声问道，“你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若有半句虚言，立即把你杀了。”说着挥起白剑，擦的一声轻响，将身旁一株小树砍为两段。半截树干连枝带叶掉在河中，顺水飘去。

那小巧结结巴巴的道：“我……我……甚么……指使……我……”谢烟客取出玄铁令，喝问：“是谁交给你的？”小巧道：

“我……我……吃烧饼……吃出来的。”

谢烟客大怒，左掌反手便向他脸颊击了过去，手背将要碰到他的面皮，突然想起自己当年发过的毒誓，决不可以一指之力，加害于将玄铁令交在自己手中之人，当即硬生生凝住手掌，喝道：“胡说八道，甚么吃烧饼？我问你，这块东西是谁交给你的？”

小巧道：“我在地下捡个烧饼吃，咬了一口，险……险……险些儿咬崩了我牙齿……”

谢烟客心想：“莫非吴道通那厮将此令藏在烧饼之中？”但转念一想：“天下有那等碰巧之事？那厮得了此令，真比自己性命还宝贵，怎肯放在烧饼里？”他却不知当时情景紧迫之极，金刀寨人马突如其来，将侯监集四面八方的围住了，吴道通更无余暇寻觅妥藏之所，无可奈何之下，便即行险，将玄铁令嵌入烧饼，递给了金刀寨的头领。那人大怒之下，果然随手丢在水沟之旁。金刀寨盗伙虽将烧饼铺搜得天翻地覆，却又怎会去地下捡一个脏烧饼撕开来瞧瞧。

谢烟客凝视小巧，问道：“你叫甚么名字？”小巧道：“我……我叫狗杂种。”谢烟客大奇，问道：“甚么？你叫狗杂种？”小巧道：“是啊，我妈妈叫我狗杂种。”

谢烟客一年之中也难得笑上几次，听小巧那么说，忍不住捧腹大笑，心道：“世上替孩子取个贱名，盼他快点长大，以免鬼妒，那也平常，甚么阿狗、阿牛、猪屎、臭猫，都不希奇，却哪里有将孩子叫为狗杂种的？是他妈妈所叫，可就更加奇了。”

那小巧见他大笑，便也跟着他嘻嘻而笑。

谢烟客忍笑又问：“你爸爸叫甚么名字？”小巧摇头道：“我爸爸，我……我没爸爸。”谢烟客道：“那你家里还有甚么人？”小巧道：“就是我，我妈妈，还有阿黄。”谢烟客道：“阿黄是甚么人？”小巧道：“阿黄是一条黄狗。我妈妈不见了，我出来寻妈妈，阿黄跟在我后面，后来它肚子饿了，走开去找东西吃，也不见了，我找来找去找不到。”

谢烟客心道：“原来是个傻小子，看来他得到这枚玄铁令当真全是碰巧。我叫他来求我一件小事，应了昔年此誓，那就完了。”问道：“你想求我……”下面“甚么事”三字还没出口，突然缩住，心想：“这傻小子倘若要我替他去找妈妈，甚至要我找那只阿黄，却到哪里去找？他妈妈定是跟人跑了，那只阿黄多半给人家杀来吃了，这样的难题可千万不能惹上身来。要我去杀十个八个武林高手，可比找他那只阿黄容易得多。”微一沉吟，已有计较，说道：“很好，我对你说，不论有谁叫你向我说甚么话，你都不可说，要不然我立即便砍下你的头来。知不知道？”那小巧将玄铁令交在自己手中之事，不多久便会传遍武林，只怕有人骗得小巧来向自己求恳甚么事，限于当年誓言，可不能拒却。

小巧点头道：“是了。”谢烟客不放心，又问：“你记不记得？是甚么了？”小巧道：“你说，有人叫我来向你讲甚么话，我不可开口，我说一句话，你就杀我头。”谢烟客道：“不错，傻小子倒也没傻到家，记性倒好，倘使真是白痴，却也难弄。你跟我来。”

当下又从僻静处走上大路，来到路旁一间小面店中。谢烟客买了两个馒头，张口便吃，斜眼看那小巧。他慢慢咀嚼馒头，连声赞美：“真好吃，味道好极！”左手拿着另外一个馒头，在小巧面前晃来晃去，心想：“这小叫化向人乞食惯了的，见我吃馒头，焉有不馋涎欲滴之理？只须他出口向我乞讨，我把馒头给了他，玄铁令的诺言就算是遵守了。从此我逍遥自在，再不必为此事挂怀。”虽觉以玄铁令如此大事，而以一个馒头来了结，未免儿戏，但想应付这种小巧，原也只是一枚烧饼、一个馒头之事。

哪知小巧眼望馒头，不住的口咽唾沫，却始终不出口乞讨。谢烟客等得

颇不耐烦，一个馒头已吃完了，第二个馒头又送到口边，正要再向蒸笼中去拿一个，小巧忽然向店主人道：“我也吃两个馒头。”伸手向蒸笼去拿。

店主人眼望谢烟客，瞧他是否认数，谢烟客心下一喜，点了点头，心想：“待会那店家向你索钱，瞧你求不求我？”只见小巧吃了一个，又是一个，一共吃了四个，才道：“饱了，不吃了。”

谢烟客吃了两个，便不再吃，问店主人道，“多少钱？”那店家道：“两文钱一个，六个馒头，一共十二文。”谢烟客道：

“不，各人吃的，由各人给钱。我吃两个，给四文钱便是。”伸手入怀，去摸铜钱。这一摸却摸了个空，原来日间在汴梁城里喝酒，将银子和铜钱都使光了，身上虽带得不少金叶子，却忘了在汴梁兑换碎银，这路旁小店，又怎兑换得出？正感为难，那小巧忽从怀中取出一锭银子，交给店家，道，“一共十二文，都是我给。”

谢烟客一怔，道：“甚么？要你请客？”那小巧笑道：“你没钱，我有钱，请你吃几个馒头，打甚么紧？”那店家也大感惊奇，找了几块碎银子，几串铜钱。那小巧揣在怀里，瞧着谢烟客，等他吩咐。

谢烟客不禁苦笑，心想，“谢某狷介成性，向来一饮一饭，部不肯平白受人之惠，想不到今日反让这小叫化请我吃馒头。”问道：“你怎知我没钱？”小巧笑道：“这几天我在市上，每见人伸手入袋取钱，半天摸不出来，脸上却神气古怪，那便是没钱了。我听店里的人说道，存心吃白食之人，个个这样。”

谢烟客又不禁苦笑，心道，“你竟将我当作是吃白食之人。”问道：“你这银子是哪来的？”小巧道：“怎么偷来的？刚才那个穿白衣服的观音娘娘太太给我的。”谢烟客道：“穿白衣服的观音娘娘太太？”随即明白是闵柔，心想：“这女子婆婆妈妈，可坏了我的事。”

两人并肩而行，走出数十丈，谢烟客提起闵柔的那口白剑，道：“这剑锋利得很，刚才我轻轻一剑，便将树砍断了，你喜不喜欢？你向我讨，我便给了你。”他实不愿和这肮脏的小巧多缠，只盼他快快出口求恳一件事，了此心愿。小巧摇头道：“我不要。这剑是那个观音娘娘太太的，她是好人，我不能要她的东西。”

谢烟客抽出黑剑，随手挥出，将道旁一株大树拦腰斩断，道：“好罢，那么我将这口黑剑给你。”小巧仍是摇头，道：“这是黑衣相公的。黑衣相公和观音娘娘做一道，我也不能要他的东西。”

谢烟客呸了一声，说道：“狗杂种，你倒挺讲义气哪。”小巧不懂，问道：“甚么叫讲义气？”谢烟客哼了一下，不去理他。心想：“这种事你既然不懂，跟你说了也是白饶。”小巧道：“原来你不喜欢讲义气，你……你是不讲义气的。”

谢烟客大怒，脸上青气一闪，举掌便要向那小巧天灵盖击落，待见到他天真烂漫的神气，随即收掌，心想：“我怎能以一指加于他身？何况他既不懂甚么是义气，便不是故意来讥刺我了。”说道：“我怎么不讲义气？我当然讲义气。”小巧问道：“讲义气好不好？”谢烟客道：“好得很啊，讲义气自然是好事。”小巧道：“我知道啦，做好事的是好人，做坏事的是坏人，你老是做好事，因此是个大大的好人。”

这句话若是出于旁人之口，谢烟客认定必是讥讽，想也不想，举掌便将他打死了。他一生之中，从来没人说过他是“好人”，虽然偶尔也做几件好

事，却是兴之所至，随手而为，与生平所做坏事相较，这寥寥几件好事简直微不足道，这时听那小巧说得语气真诚，不免大有啼笑皆非之感，心道：“这小家伙说话癫癫蠢蠢，既说我不讲义气，又说我是个大大的好人。这些话若给我的对头在旁听见了，岂不成为武林中的笑柄？谢某这张脸往哪里搁去？须得乘早了结此事，别再跟他胡缠。”

那小巧既不要黑白双剑，谢烟客取出一块青布包袱将双剑包了，负在背上，寻思：“引他向我求甚么好？”正沉吟间，忽见道旁三株枣树，结满了红红的大枣子，指着枣子说道：“这里的枣子很好。”眼见三株枣树都高，只须那小巧求自己采枣，便算是求恳过了，不料那小巧道：“大好人，你想吃枣子，是不是？”

谢烟客奇道：“甚么大好人？”小巧道：“你是大大的好人，我便叫你大好人。”谢烟客脸一沉，道：“谁说我是好人来着？”小巧道：“不是好人，便是坏人，那么我叫你大坏人。”谢烟客道：“我也不是大坏人。”小巧道：“这倒奇了，又不是好人，又不是坏人，啊，是了，你不是人！”谢烟客大怒，喝道：“你说甚么？”小巧道：“你本事很大，是不是神仙？”谢烟客道：“不是！”语气已不似先前严峻，跟着道：“胡说八道！”

小巧摇了摇头，自言自语：“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可不知是甚么。”突然奔到枣树底下，双手抱住树干，两脚撑了几下，便爬上了树。

谢烟客见他虽不会武功，爬树的身手却极灵活，只见他拣着最大的枣子，不住采着往怀中塞去，片刻间胸口便高高鼓起。他溜下树来，双手捧了一把，递给谢烟客，道：“吃枣子罢！你不是人，也不是鬼，难道是菩萨！我看却也不像。”

谢烟客不去理他，吃了几枚枣子，清甜多汁，的是上品，心想：“他没来求我，反而变成了我去求他。”说道：“你想知道我是谁？你只须求我一声，说：‘请你跟我说，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神仙菩萨？’我便跟你说。”

小巧摇头道：“我不求人家的。”谢烟客心中一凛，忙问：“为甚么不求人？”小巧道：“我妈妈常跟我说：‘狗杂种，你这一生一世，可别去求人甚么。人家心中想给你，你不用求，人家自然会给你；人家不肯的，你便苦苦哀求也是无用，反而惹得人家讨厌。’我妈妈有时吃香的甜的东西，倘若我问她要，她非但不给，反而狠狠打我一顿，骂我：‘狗杂种，你求我干甚么？干么不求你那个娇滴滴的小贱人去？’因此我是决不求人家的。”

谢烟客道：“‘娇滴滴的小贱人’是谁？”小巧道：“我不知道啊。”

谢烟客又是奇怪，又是失望，心想：“这小家伙倘若真是甚么也不向我乞求，当年这个心愿如何完法？他的母亲只怕是个癫婆，怎么儿子向她讨食物吃便要挨打？她骂甚么‘娇滴滴的小贱人’，多半是她丈夫喜新弃旧，抛弃了她，于是她满心恶气都发在儿子头上。乡下愚妇，原多如此。”又问：“你是个小叫化，不向人家讨饭讨钱么？”

小巧摇头道：“我从来不讨，人家给我，我就拿了。有时候人家不给，他一个转身没留神，我也拿了，赶快溜走。”谢烟客淡淡一笑，道：“那你不是小叫化，你是小贼！”小巧问道：“甚么叫小贼？”谢烟客道，“你真的不懂呢？还是装傻？”小巧道：“我当然真的不懂，才问你啦。甚么叫装傻？”

谢烟客向他脸上瞧了几眼，见他虽满脸污泥，一双眼睛却晶亮漆黑，全

无愚蠢之态，道：“你又不是三岁娃娃，活到十几岁啦，怎地甚么事也不懂？”

小巧道：“我妈妈不爱跟我说话，她说见到了我就讨厌，常常十天八天不理我，我只好跟阿黄去说话了。阿黄只会听，不会说，它又不会跟我说甚么是小贼、甚么是装傻。”

谢烟客见他目光中毫无狡谲之色，心想：“这小子不是绕弯子骂我罢？”又问：“那你不会去和邻居说话？”小巧道：“甚么叫邻居？”谢烟客好生厌烦，说道：“住在你家附近的人，就是邻居了。”小巧道：“住在我家附近的？嗯，共有十一株大松树，树上有许多松鼠，草里有山鸡、野兔，那些是邻居么？它们只会吱吱的叫，却都不会说话。”谢烟客道，“你长到这么大，难道除了你妈妈之外，没跟人说过话？”

小巧道：“我一直在山上家里，走不下来，除了妈妈之外就没跟人说过话。前几天妈妈不见了，我找妈妈时从山上掉了下来，后来阿黄又不见了，我问人家，我妈妈哪里去了，阿黄哪里去了，人家说不知道。那算不算说话？”

谢烟客心道：“原来你在荒山上住了一辈子，你母亲又不来睬你。难怪这也不懂，那也不懂。”便道：“那也算说话罢。那你又怎知道银子能买馒头吃？”小巧道：“我见人家买过的。你没银子，我有银子，你想要，是不是？我给你好了。”从怀中取出那几块碎银子来递给他。谢烟客摇头道：“我不要。”心想：“这个子浑浑沌沌，倒不是个小气的家伙。”说了这一阵子话，渐感放心，相信他不是别人安排了来对付自己的圈套。

只听小巧又问：“你刚才说我不是小叫化，是小贼。到底我是小叫化呢，还是小贼？”谢烟客微微一笑，道：“你向人家讨吃的，讨银子，人家肯给才给你，你便是小叫化。倘若你不管人家肯不肯给，偷偷的伸手拿了，那便是小贼了。”

那小巧侧头想了一会，道，“我从来不向人家讨东西，不管人家肯不肯给，就拿来吃了，那么我是小贼。是了，你是老贼。”

谢烟客吃一惊，怒道：“甚么，你叫我甚么？”

小巧道：“你难道不是老贼？这两把剑人家明明不肯给你，你却去抢了来，你不是小孩子，自然是老贼了。”

谢烟客不怒反笑，说道：“‘小贼’两个字是骂人的话，‘老贼’也是骂人的话，你不能随便骂我。”小巧道：“那你怎么骂我？”谢烟客笑道：“好，我也不骂你。你不是小叫化，也不是小贼，我叫你小娃娃，你就叫我老伯伯。”小巧摇头道：“我不叫小娃娃，我叫狗杂种。”谢烟客道：“狗杂种的名字不好听，你妈妈可以叫你，别人可不能叫你。你妈妈也真奇怪，怎么叫自己的儿子做狗杂种？”

小巧道：“狗杂种为甚么不好？我的阿黄就是只狗。它陪着我，我就快活，好像你赔着我一样。不过我跟阿黄说话，它只会汪汪的叫，你却也会说话。”说着便伸手在谢烟客背上抚摸几下，落手轻柔，神态和蔼，便像是抚摸狗儿的背毛一般。

谢烟客将一股内劲运到了背上，那小巧全身一震，犹似摸到了一块烧红的赤炭，急忙放开手，胸腹间说不出的难受，几欲呕吐。谢烟客似笑非笑的瞧着他，心道：“谁叫你对我无礼，这一下可够你受的了！”

那小巧手抚胸口，说道：“老伯伯，你在发烧，快到那边树底下休息一会，我去找些水给你喝。你甚么地方不舒服？你烧得好厉害，只怕这场病不轻。”说话时满脸关切之情，伸手去扶他手臂，要他到树下休息。

这一来，谢烟客纵然乖戾，见他对自己一片真诚，便也不再运内力伤他，说道：“我好端端的，生甚么病？你瞧，我不是退烧了么？”说着拿过他小手来，在自己额头摸了摸。

小巧一摸之下，觉他额头凉印印地，急道：“啊呀，老伯伯，你快死了！”谢烟客怒道：“胡说八道，我怎么快死了？”小巧道：“我妈妈有一次生病，也是这么又发烧又发冷，她不住叫：‘我要死了，快死了，没良心的，我还是死了的好！’后来果然险些死了，在床上睡了两个多月才好。”谢烟客微笑道：“我不会死的。”那小巧微微摇头，似乎不信。

两人向着东南方走了一阵，小巧望望天上烈日，忽然走到路旁去采了七八张大树叶。谢烟客只道他小孩喜玩，也不加理睬，哪知他将这些树叶编织成了一顶帽子，交给谢烟客，说道：“太阳晒得厉害，你有病，把帽儿戴上罢。”

谢烟客给他闹得啼笑皆非，不忍拂他一番好意，便把树叶帽儿戴在头上。炎阳之下，戴上了这顶帽子，倒也凉快舒适。他向来只有人怕他恨他，从未有人如此对他这般善意关怀，不由得心中感到了一阵温暖。

不久来到一处小市镇上，那小巧道：“你没钱，这病说不定是饿坏了的，咱们上饭馆子去吃个饱饱的。”拉着谢烟客之手，走进一家饭店。那小巧一生之中从没进过饭馆，也不知如何叫菜，把怀里的碎银和铜钱都掏出来放在桌上，对店小二道：“我和老伯伯要吃饭吃肉吃鱼，把钱都拿去好了。”银子足足三两有余，便整治一桌上好筵席也够了。

店小二大喜，忙吩咐厨房烹煮鸡肉鱼鸭，不久菜肴陆续端上。谢烟客叫再打两斤白酒。那小巧喝了一口酒，吐了出来，道：“辣得很，不好吃。”自管吃肉吃饭。

谢烟客心想：“这小子虽不懂事，却是天生豪爽，看来人也不蠢，若加好好调处，倒可成为武林中一把好手。”转念又想：“唉，世人忘恩负义的多，我那畜生徒弟资质之佳，世上难逢，可是他害得我还不够？怎么又生收徒之念？”一想到他那孽徒，登时怒气上冲，将两斤白酒喝干，吃了些菜肴，说道：“走罢！”

那小巧道：“老伯伯，你好了吗？”谢烟客道：“好啦！”心想：“这会儿你银子花光了，再要吃饭，非得求我不可。咱们找个大市镇，把金叶子兑了再说。”

当下两人离了市镇，又向东行。谢烟客问道：“小娃娃，你妈妈姓甚么？她跟你说过没有？”小巧道：“妈妈就是妈妈了，妈妈也有姓的么？”谢烟客道：“当然啦，人人都是有姓的。”小巧道：“那么我姓甚么？”谢烟客道：“我就是不知道。狗杂种太难听，要不要我给你取个姓名？”

倘若小巧说道：“请你给我取个姓名罢？”那就算求他了，随便给他取个姓名，便完心愿。不料小巧道，“你爱给我取名，那也好。不过就怕妈妈不喜欢。她叫惯我狗杂种，我换了名字，她就不高兴了。狗杂种为甚么难听？”谢烟客皱了皱眉头，心想：“‘狗杂种’三字为甚么难听，一时倒也不易向他解说得明白。”

便在此时，只听得左首前面树林之中传来叮叮几下兵刃相交之声。心下一凛：“有人在那边交手？这几人出手甚快，武功着实不低。”当即低声向小巧道：“咱们到那边去瞧瞧，你可千万不能出声。”伸手在小巧后膊一托，展开轻功，奔向兵刃声来处，几个起落，已到了一株大树之后。那小巧身子

犹似腾云驾雾一般，只觉好玩无比，想要笑出声来，想起谢烟客的嘱咐，忙伸手按住了嘴巴。

两人在树后瞧去，只见林中有四人纵跃起伏，恶斗方酣，乃是三人夹攻一人。被围攻的是个红面老者，自发拂胸，空着双手，一柄单刀落在远处地下，刀身曲折，显是给人击落了的，谢烟客认得他是自鲸岛的大悲老人，当年曾在自己手底下输过一招，武功着实了得。夹击的三人一个是身材甚高的瘦子，一个是黄面道人，另一个相貌极怪，两条大伤疤在脸上交叉而过，划成一个十字，那瘦子使长剑，道人使链子锤，丑脸汉子则使鬼头刀。这三人谢烟客却不认得，武功均非泛泛，那瘦子尤为了得，剑法飘逸无定，轻灵迅猛。

谢烟客见大悲老人已然受伤，身上点点鲜血不住溅将出来，双掌翻飞，仍是十分勇猛。他绕着一株大材东门西避，借着大树以招架三人的兵刃，左手擒拿，右手或拳或掌，运劲推带，牵引三人的兵刃自行碰撞。谢烟客不禁起了幸灾乐祸之意：“大悲老儿枉自平日称雄逞强，今日虎落平阳被犬欺，我瞧你难逃此劫。”

那道人的链子锤常常绕过大树，去击打大悲老人的侧面，丑汉子则膂力甚强，鬼头刀使将开来，风声呼呼。谢烟客暗暗心惊：“我许久没涉足江湖，中原武林中几时出了这几个人物？怎么这三人的招数门派我竟一个也认不出来。若非是这三把好手，大悲老人也不至败得如此狼狈。”

只听那道人嘶哑着嗓子道：“白鲸岛主，我们长乐帮跟你原无仇怨。我们司徒帮主仰慕你是号人物，好意以礼相聘，邀你入帮，你何必口出恶言，辱骂我们帮主？你只须答应加盟本帮，咱们立即便是好兄弟、好朋友，前事一概不究。又何必苦苦支撑，白白送了性命？咱们携手并肩，对付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令’，共渡劫难，岂不是好？”

谢烟客听到他最后这句话时，胸口一阵剧震，寻思：“难道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令’又重现江湖了？”

只听大悲老人怒道，“我堂堂好男儿，岂肯与你们这些无耻之徒为伍？我宁可手接‘赏善罚恶令’，去死在侠客岛上，要我加盟为非作歹的恶徒邪帮，却万万不能。”左手倏地伸出，抓向那丑汉子肩头。

谢烟客暗叫：“好一招‘虎爪手’！”这一招去势极快，那丑汉子沉肩相避，还是慢了少些，已被大悲老人五指抓住了肩头。只听得嗤的一声，那丑汉子右肩肩头的衣服被扯了一大块，肩头鲜血淋漓，竟被抓下了一大片肉来。那三人大怒，加紧招数。

谢烟客暗暗称异：“长乐帮是甚么帮会？帮中既有这样的高手在内，我怎么从没听说过它的名头？多半是新近才创立的。司徒帮主又是甚么人了？难道便是‘东霸天’司徒横？武林中姓司徒的好手，除司徒横之外可没第二人了。”

但见四人越斗越狠。那丑汉子狂吼一声，挥刀横扫过去。

大悲老人侧身避开，向那道人打出一拳，刷的一声响，丑汉的鬼头刀已深深砍入树干之中，运力急拔，一时竟拔不出来。大悲老人右时疾沉，向他腰间撞了下去。

大悲老人在这三名好手围攻下苦苦支撑，已知不幸，他苦斗之中，眼观八方，隐约见到树后藏得有人，料想又是敌人。眼前三人已无法打发，何况对方更来援兵？眼前三个敌手之中，以那丑脸的汉子武功最弱，唯有先行除

去一人，才有脱身之机，是以这一下时锤使足了九成力道。

但听得砰的一声，时锤已击中那丑汉子腰间，大悲老人心中一喜，抢步便即绕到树后，便在此时，那道人的链子锤从树后飞击过来。大悲老人左掌在链子上斩落，眼前白光忽闪，急忙向右让开时，不料他年纪大了，酣战良久之，精力已不如盛年充沛，本来脚下这一滑足可让开三尺，这一次却只滑开了二尺七八寸，嗤的一声轻响，瘦子的长剑刺入了他左肩，竟将他牢牢钉在树干之上。

这一下变起不意，那小丐忍不住“咦”的一声惊呼，当那三人围这老人时，他心中已大为不平，眼见那老人受制，更是惊怒交集。

只听那瘦子冷冷的道：“白鲸岛主，敬酒不吃吃罚酒，现下可降了我长乐帮罢？”大悲老人圆睁双眼，怒喝：“你既知我是白鲸岛岛主，难道我白鲸岛上有屈膝投降的懦夫？”用力一挣，宁可废了左肩，也要挣脱长剑，与那瘦子拚命。

那道人右手一挥，链子锤飞出，钢链在大悲老人身上绕了数匝，砰的一响，锤头重重撞上他胸口，大悲老人长声大叫，侧过头来，口中狂喷鲜血。

那小丐再也忍不住，急冲而出，叫道：“喂，你们三个坏人，怎么一起打一个好人？”

谢烟客眉头一皱，心想：“这娃娃去惹事了。”随即心下喜欢：“那也好，便借这三人之手将他杀了，我见死不救，不算违了誓言；要不然那娃娃出声向我求救，我就帮他料理了那三人。”

只见那小丐奔到树旁，挡在大悲老人身前，叫道：“你们可不能再难为这老伯怕。”

那瘦子先前已察觉身后有人，见这少年奔跑之时身上全无武功，却如此大胆，定是受人指使，心想：“我吓吓这小鬼，谅他身后之人不会不出来。”伸手拔下了嵌在树干上的鬼头刀，喝道：“小鬼头，是谁叫你来管老子的闲事？我要杀这老家伙了，你滚不滚开？”扬起大刀，作势横砍。

那小丐道：“这老伯伯是好人，你们都是坏人，我一定帮好人。你砍好了，我当然不滚开。”他母亲心情较好之时，偶尔也说些故事给他听，故事中必有好人坏人，在那小孩子心中，帮好人打坏人，乃是天经地义之事。

那瘦子怒道：“你认得他么？怎知他是好人？”

那个丐道：“老伯伯说你们是甚么恶徒邪帮，死也不肯跟你们作一道，你们自然是坏人了。”转过身去，伸手要解那根链子锤下来。

那道人反手出掌，拍的一响，只打得那小丐头昏眼花，左边脸颊登时高高肿起，五根手指的血印像一只血掌般爬在他脸上。

那小丐实不知天高地厚。昨日侯监集上金刀寨人众围攻吴道通，一来他不知吴道通是好人还是坏人，二来这几人在屋顶恶斗，吴道通从屋顶摔下便给那高个儿双钩刺入小腹，否则说不定他当时便要出来干预，至于是否会危及自身，他是压根儿便不懂。

那瘦子见这小丐有恃无恐、毫不畏惧的模样，心下登即起疑：“这小鬼到底仗了甚么大靠山，居然敢在长乐帮的香主面前罗唆？”侧身向大树后望去时，瞥眼见到谢烟客清濯的形相，登时想起一个人来：“这人与江湖上所说的玄铁令主人、摩天居士谢烟客有些相似，莫非是他？”当下举起鬼头刀，喝道：“我不知你是甚么来历，不知你师长门派，你来捣乱，只当你是个无知的小叫化，一刀杀了，打甚么紧？”呼的一刀，向那小丐颈中劈了下去。

不料那小丐一来强项，二来不懂凶险，竟是一动也不动。那瘦子一刀劈到离他头颈数寸之处，这才收刀，赞道：

“好小子，胆子倒也不小！”

那道人性子暴躁，右手又是一掌，这次打在那小丐右颊之上，下手比上次更是沉重。那小丐痛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那瘦子道：“你怕打，那便快些走开。”那小丐哭丧着脸道：“你们先走开，不可难为这老怕伯，我便不哭。”那瘦子倒笑了起来。那道人飞脚将小丐踢倒在地。那小丐跌得鼻青目肿，爬起身来，仍是护在大悲老人身前。

大悲老人性子孤僻，生平极少知己，见这少年和自己素不相识，居然舍命相护，自是好生感激，说道：“小兄弟，你跟他们斗，还不是白饶一条性命。程某垂暮之年，交了你这位小友，这一生也不枉了，你快快走罢。”甚么“垂暮之年”、甚么“这一生也不枉了”，那小丐全然不懂，只知他是催自己走开，大喊道：“你是好人，不能给他们坏人害死。”

那瘦子寻思：“这小娃娃来得极是古怪，那树后之人也不知是不是谢烟客，我们犯不着多结冤家，但若给这小娃娃几句话一说便即退走，岂不是显得咱长乐帮怕了人家？”当即举起鬼头刀，说道：“好，小娃娃，我来试你一试，我连砍你三十六刀，你若是一动也不动，我便算服了你。你怕不怕？”

小丐道：“你接连砍我三十六刀，我自然怕。”瘦子道：“你怕了便好，那么快给我走罢。”小丐道：“我心里怕，可是我偏偏就不走。”瘦子大拇指一翘，道：“好，有骨气，看刀！”唳的一刀从他头顶掠了过去。

谢烟客在树后看得清楚，见那瘦子这刀横砍，刀势轻灵，使的全是腕上之力，乃是以剑术运刀，虽不知他这一招甚么名堂，但见一柄沉重的鬼头刀在他手中使来，轻飘飘地犹如无物，刀刃齐着那小丐的头皮贴肉掠过，登时削下他一大片头发来。那小丐竟十分硬朗，挺直了身子，启然动也不动。

但见刀光闪烁吞吐，犹似灵蛇游走，左一刀右一刀，刀刀不离那小丐的头顶，头发纷纷而下，堪堪砍到三十二刀，那瘦子一声叱喝，鬼头刀自上而下直劈，嗤的一声，将那小丐的右手衣袖削下了一片，接着又将他左袖削下一片，接着左边裤管，右边裤管，均在转瞬之间被他两刀分别削下了一条。那瘦子一收刀，刀柄顺势在大悲老人胸腹间的“臆中穴”上重重一撞，哈哈大笑，说道：“小娃娃，真有你的，真是了得！”

谢烟客见他以剑使刀，三十六招连绵圆转，竟没有半分破绽，不由得心下暗暗喝采，待见他收招时以刀柄撞了大悲老人的死穴，心道：“此人下手好辣！”只见那小丐一头蓬蓬松松的乱发被他连削三十二刀，稀稀落落的更加不成模样。

适才这三十二刀在小丐头顶削过，他一半固然是竭力硬挺，以维护大悲老人，另一半可是吓得呆了，倒不是不肯动，而是不会动了，待瘦子三十六刀砍完，他伸手一摸自己脑袋，宛然完好，这才长长的喘出一口气来。

那道人和那丑脸汉子齐声喝采：“米香主，好剑法！”那瘦子笑道：“冲着小朋友这份肝胆，今日咱们便让他一步！两位兄弟，这便走罢！”那道人和丑脸汉子见大悲老人吃了这一刀柄后，气息奄奄，转眼便死，当下取了兵刃，迈步便行。丑脸汉子脚步蹒跚，受伤着实不轻。那瘦子伸右掌往树上推去，嚓的一响，深入树干尺许的长剑被他掌力震激，带着大悲老人肩头的鲜血跃将出来。那瘦子左手接住，长笑而去，竟没向谢烟客藏身处看上一眼。

谢烟客寻思：“原来这瘦子姓米，是长乐帮的香主，他露这两手功夫，

显然是耍给我看的。此人剑法轻灵狠辣，兼而有之。但比之玄素庄石清夫妇尚颇不如，凭这手功夫便想在我面前逞威风吗？嘿嘿！”依着他平素脾气，这姓米的露这两手功夫，在自己面前炫耀，定要上前教训教训他，对方若是稍有不敬，便即顺手杀了，只是玄铁令的心愿未了，实不愿在此刻多惹事端，当下只是冷眼旁观，始终隐忍不出。

那小丐向大悲老人道：“老伯伯，我来给你包好了伤口。”拾起自己给那瘦子削下的衣袖，要去给大悲老人包扎肩头的剑伤。

大悲老人双目紧闭，说道，“不……不用了！我袋里……有些泥人儿……给了你……你罢……”一句话没说完，脑袋突然垂落，便已死去，一个高大的身子慢慢滑向树根。

小丐惊叫，“老伯伯，老伯伯！”伸手去扶，却见大悲老人缩成一团，动也不动了。

谢烟客走近身来，问道：“他临死时说些甚么？”小丐道：“他说……他说……他袋里有些甚么泥人儿，都给了我。”

谢烟客心想：“大悲老人是武林中一代怪杰，武学修为，跟我也差不了多少。此人身边说不定有些甚么要紧物事。”但他自视甚高，决不愿在死人身边去拿甚么东西，就算明知大悲老人身怀希世奇珍，他也是掉头不顾而去，说道：“是他给你的，你就拿了罢。”小丐问道：“是他给的，我拿了是不是小贼？”谢烟客笑道：“不是小贼。”

小丐伸手到大悲老人衣袋中掏摸，取出一只木盒，还有几锭银子，七八枚生满了刺的暗器，几封书信，似乎还有一张绘着图形的地图。谢烟客很想瞧瞧书信中写甚么，是幅甚么样的地图，但自觉只要一沾了手，便失却武林高人的身分，是以忍手不动。

只见小丐已打开了木盒，盒中垫着棉花，并列着三排泥制玩偶，每排六个，共是一十八个。玩偶制作精巧，每个都是裸体的男人，皮肤上涂了白垩，画满了一条条红线，更有无数黑点，都是脉络和穴道的方位。谢烟客一看，便知这些玩偶身上画的是一套内功图谱，心想：“大悲老儿临死时做个空头人情，你便是不送他，小孩儿在你尸身上找到，岂有不拿去玩儿的？”

那小丐见到这许多泥人儿，十分喜欢，连道：“真有趣，怎么没衣服穿的，好玩得紧。要是妈妈肯做些衣服给他们穿，那就更好了。”

谢烟客心想：“大悲老儿虽然和我不睦，但总也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总不能让他暴骨荒野！”说道：“你的老朋友死了，不将他埋了？”小丐道：“是，是。可怎么埋法？”谢烟客淡淡的道：“你有力气，便给他挖个坑，没力气，将泥巴石块堆在他身上就完了。”

小丐道：“这里没锄头，挖不来坑。”当下去搬些泥土石块、树枝树叶，将大悲老人的尸身盖没了。他年小力弱，勉强将尸体掩盖完毕，已累得满身大汗。

谢烟客站在一旁，始终没出手相助，待他好容易完工，便道：“走罢！”小丐道：“到哪里去？我累得很，不跟你走啦！”谢烟客道：“为甚么不跟我走？”

小丐道：“我要去找妈妈，找阿黄。”

谢烟客微微心惊：“这娃娃始终还没求过我一句话，若是不肯跟我走，倒是一件为难之事，我又不能用强，硬拉着他。有了，昔年我誓言只说对交来玄铁令之人不能用强，却没说不能相欺。我只好骗他一骗。”便道：“你

跟我走，我帮你找妈妈、找阿黄去。”小巧喜道：“好，我跟你去，你本事很大，一定找得到我妈妈和阿黄。”

谢烟客心道：“多说无益，好在他还没有开口正式恳求，否则要我去给他找寻母亲和那条狗子，可是件天大的难事。”握住他右手，说道：“咱们得走快些。”小巧刚应得一声：“是！”便似腾身而起，身不由主的给他拉着飞步而行，连叫：“有趣，有趣！”只觉得凉风扑面，身旁树木迅速倒退，不绝口的称赞：“老伯伯，你拉着我跑得这样快！”

走到天黑，也不知奔行了多少里路，已到了一处深山之中，谢烟客松开了手。

那小巧只觉双腿酸软，身子摇晃了两下，登时坐倒在地。只坐得片刻，两只脚板大痛起来，又过半晌，只见双脚又红又肿，他惊呼：“老伯伯，我的脚肿起来了。”

谢烟客道：“你若求我给你医，我立时使你双脚不肿不痛。”小巧道：“你如肯给我治好，我自然多谢你啦。”谢烟客眉头一皱，道：“你当真从来不肯开口向人乞求？”小巧道：“你若肯给我治，用不着我来求，否则我求也无用。”谢烟客道：“怎么无用？”小巧道：“你倘若不肯治，我心里难过，脚上又痛，说不定要哭一场。倘若你是不会治，反而让你心里难过。”谢烟客哼了一声，道：“我心里从来不难过！小叫化，便在这里睡罢！”随即心想：“这娃娃既不开口向人求乞，可不能叫他作‘小叫化’。”

那少年靠在一株树上，双足虽痛，但奔跑了半日，疲累难当，不多时便即沉沉睡去，连肚饿也忘了。谢烟客却跃到树顶安睡，只盼半夜里有一只野兽过来，将这少年咬死吃了，给他解了一个难题。岂知一夜之中，连野兔也没一只经过。

次日清晨，谢烟客心道：“我只有带他到摩天崖去，他若出口求我一件轻而易举之事，那是他的运气，否则好歹也设法取了他的性命。连这样一个小娃娃也炮制不了，摩天居士还算甚么人了？”携了那少年之手又行，那少年初几步着地时，脚底似有数十万根小针在刺，忍不住“哎哟”叫痛。

谢烟客道：“怎么啦？”盼他出口说：“咱们歇一会儿罢。”岂料他却道：“没甚么，脚底有点儿痛，咱们走罢。”谢烟客奈何他不得，怒气渐增，拉着他急步疾行。

谢烟客不停南行，经过市镇之时，随手在饼铺饭店中抓些熟肉、面饼，一面奔跑，一面嚼吃，要是分给那少年，他便吃了，倘若不给，那少年也不乞讨。

如此数日，直到第六日，尽是在崇山峻岭中奔行，那少年虽然不会武功，在谢烟客提携之下，居然也硬撑了下来。谢烟客只盼他出口求告休息，却始终不能如愿，到得后来，心下也不禁有些佩服他的硬朗。

又奔了一日，山道愈益险陡，那少年再也攀援不上，谢烟客只得将他负在背上，在悬崖峭壁间纵跃而上。那少年只看得心惊肉跳，有时到了真正惊险之处，只有闭目不看。

这日午间，谢烟客攀到了一处笔立的山峰之下，手挽从山峰上垂下的一根铁链，爬了上去，这山峰光秃秃地，更无置手足处，若不是有这根铁链，谢烟客武功再高，也不易攀援而上。到得峰顶，谢烟客将那少年放下，说道：“这里便是摩天崖了，我外号‘摩天居士’，就是由此地而得名。你也在这里住下罢！”

那少年四下张望，见峰顶地势倒也广阔，但身周云雾缭绕，当真是置身云端之中，不由得心下惊惧，道：“你说帮我去找妈妈和阿黄的？”

谢烟客冷冷的道：“天下这么大，我怎知你母亲到了何处。咱们便在这里等着，说不定有朝一日，你母亲带了阿黄上来见你，也未可知。”

这少年虽童稚无知，却也知谢烟客是在骗他，如此险峻荒僻的处所，他母亲又怎能寻得着，爬得上？至于阿黄更是决计不能，一时之间，呆住了说不出话来。

谢烟客道：“几时你要下山去，只须求我一声，我便立即送你下去。”心想：“我不给你东西吃，你自己没能耐下去，终究要开口求我。”

那少年的母亲虽然对他冷漠，却是从来不曾骗过他，此时他生平首次受人欺骗，眼中泪水滚来滚去，拚命忍住了，不让眼泪流下。

只见谢烟客走进一个山洞之中，过了一会，洞中有黑烟冒出，却是在烹煮食物，又过少时，香气一阵阵的冒将出来，那少年腹中饥饿，走进洞去，见是老大一个山洞。

谢烟客故意将行灶和锅子放在洞口烹煮，要引那少年向自己讨。哪知这少年自幼只和母亲一人相依为生，从来便不知人我之分，见到东西便吃，又有甚么讨不讨的？他见石桌上放着一盘腊肉，一大锅饭，当即自行拿了碗筷，盛了饭，伸筷子夹腊肉便吃。谢烟客一怔，心道：“他请我吃过馒头、枣子、酒饭、我若不许他吃我食物，倒显得谢某不讲义气了。”当下也不理睬。

这等两人相对无言、埋头吃饭之事，那少年一生过惯了，吃饱之后，便去洗碗、洗筷、刷锅、砍柴。那都是往日和母亲同住时的例行之事。

他砍了一担柴，正要挑回山洞，忽听得树丛中忽喇声响，一只獐子窜了出来。那少年提起斧头，一下砍在獐子头上，登时砍死，当下在山溪里洗刷干净，拿回洞来，将大半只獐子挂在当风处风干，两杀腿切碎了熬成一锅。

谢烟客闻到獐肉羹的香气，用木杓子舀起尝了一口，不由得又是欢喜，又是烦恼。这獐肉羹味道十分鲜美，比他自己所煮的高明何止十倍，心想这个娃娃居然还有这手功夫，日后口福不浅；但转念又想，他会打猎、会烧菜，倘若不求我带他下山，倒是奈何他不得。

在摩天崖上如此忽忽数日，那少年张罗、设陷、弹雀、捕兽的本事着实不差，每天均有新鲜菜肴煮来和谢烟客共食，吃不完的禽兽便风干腌起。他烹调的手段大有独到之处，虽是山乡风味，往往颇具匠心。谢烟客赞赏之余，问起每一样菜肴的来历，那少年总说是母亲所教。再盘问下去，才知这少年的母亲精擅烹调，生性却既暴躁又疏懒，十餐饭倒是有九餐叫儿子去煮，若是烹调不合，高兴时在旁指点，不高兴便打骂兼施了。谢烟客心想他母子二人都烧得如此好菜，该当均是十分聪明之人，想是乡下女子为丈夫所弃，以致养成了孤僻乖戾的性子，也说不定由于孤僻乖戾，才为丈夫所弃。

谢烟客见那少年极少和他说话，倒不由得有点暗暗发愁，心想：“这件事不从速解决，总是一个心腹大患，不论哪一日这娃娃受了我对头之惑，来求我自废武功，自残肢体，那便如何是好？又如他来求我终身不下摩天崖一步，那么谢烟客便活活给囚禁在这荒山顶上了。就算他只求我去找他妈妈和那条黄狗，可也是头痛万分之事。”

饶是他聪明多智，却也想不出个善策。

这日午后，谢烟客负着双手在林间闲步，瞥眼见那少年倚在一块岩石之

旁，眉花眼笑的正瞧着石上一堆东西。谢烟客凝神看去，见石上放着的正是大悲老人给他的那一十八个泥人儿，那少年将这些泥人儿东放一个，西放一个，一会儿叫他们排队，一会儿叫他们打仗，玩得兴高采烈。

谢烟客心道：“当年大悲老人和我在北邙山较量，他掌法刚猛，擒拿法迅捷变幻，斗到大半个时辰之后，终于在我‘控鹤功’下输了一招，当即知难而退。此人武功虽高，却只以外家功夫见长，这些绘在泥人身上的内功，多半肤浅得紧，不免贻笑大方。”

当下随手拿起一个泥人，见泥人身上绘着涌泉、然谷、照海、太溪、水泉、太冲、复溜、交信等穴道，沿足而上，至肚腹上横骨、太赫、气穴、四满、中注、育俞、商曲而结于舌下的廉泉穴，那是“足少阴肾经”，一条红线自足底而通至咽喉，心想：“这虽是练内功的正途法门，但各大门派的入门功夫都和此大同小异、何足为贵？是了！大悲老人一生专练外功，壮年时虽然纵横江湖，后来终于知道技不如人，不知从哪里去弄了这一十八个泥人儿来，便想要内外兼修。说不定还是输在我手下之后，才起了这番心愿。但练那上乘内功岂是一朝一夕之事，大悲老人年逾七十，这份内功，只好到阴世去练了，哈哈，哈哈！”想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

那少年笑道：“伯伯，你瞧这些泥人儿都有胡须，又不是小孩儿，却不穿衣衫，真是好笑。”谢烟客道：“是啊！可笑得紧。”他将一个个泥人都拿起来看，只见一十二个泥人身上分别绘的是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那是正经十二脉；另外六个泥人身上绘的是任脉、督脉、阴维、阳维、阴0、阳0六脉；奇经八脉中最是繁复难明的冲脉、带脉两路经脉却付阙如，心道：“这似乎是少林派的入门内功。大悲老人当作宝贝般藏在身上的东西，却是残缺不全的。其实他想学内功，这些粗浅学问，只须找内家门中一个寻常弟子指教数月，也就明白了。唉，不过他是成名的前辈英雄，又怎肯下得这口气来，去求别人指点？”想到此处，不禁微有凄凉之意。

又想起当年在北邙山上与大悲老人较技，虽然胜了一招，但实是行险侥幸而致，心想：“幸好他无内功根基，倘若少年时修习过内功，只怕斗不上三百招，我便被他打入深谷。嘿嘿，死得好，死得好！”

他脸上露出笑容，缓步走开，走得几步，突然心念一动：“这娃娃玩泥人玩得高兴，我何不乘机将泥人上所绘的内功教他，故意引得他走火入魔，内力冲心而死？我当年誓言只说决不以一指之力加于此人，他练内功自己练得岔气，却不能算是我杀的。就算是我立心害他性命，可也不是‘以一指之力加于其身’，不算违了誓言。对了，就是这个主意。”

他行事向来只凭一己好恶，虽然言出必践，于“信”之一字看得极重，然而甚么仁义道德，在他眼中却是不值一文，当下便拿着那个绘着“足少阴肾经”的泥人来，说道：“小娃娃，你可知这些黑点红线，是甚么东西？”

那少年想了一下，说道：“这些泥人生病。”谢烟客奇道：“怎么生病？”那少年道：“我去年生病，全身都生了红点。”

谢烟客哑然失笑，道：“那是麻疹。这些泥人身上画的，却好不好？”说到这里，为了坚那少年学武之心，突然双足一点，身子笔直拔起，飕的一声，便窜到了一株松树顶上，左足在树枝上稍行借力，身子向上弹起，便如袅袅上升一般，缓缓落下，随即又在树枝上弹起，三落三弹，便在此时，恰

有两只麻雀从空中飞过，谢烟客存心卖弄，双手一伸，将两只麻雀抓在掌中，这才缓缓落下。

那少年拍手笑道：“好本事，好本事！”

谢烟客张开手掌，两只麻雀振翅欲飞，但两只翅膀刚一扑动，谢烟客掌中便生出一股内力，将双雀鼓气之力抵消了。那少年见他双掌平摊，双雀羽翅扑动虽急，始终飞不离他的掌心，更是大叫：“好玩，好玩！”谢烟客笑道：“你来试试！”将两只麻雀放在他掌中，那少年伸指抓住，不敢松手。

谢烟客笑道：“泥人儿身上所画的，乃是练功夫的法门。你拚命帮那老儿，他心中多谢你，因此送了给你。这不是玩意儿，可宝贵得很呢。你只要练成了泥人身上那些红线黑点的法道，手掌摊开，麻雀儿也就飞不走啦。”

那少年道：“这倒好玩，我定要练练。怎么练的？”口中说着，张开了手掌。两只麻雀展翅一扑，便飞了上去。谢烟客哈哈大笑。那少年也跟着傻笑。

谢烟客道，“你若求我教你这门本事，我就可以教你。学会之后，可好玩得很呢，你要下山上山，自己行走便了，也不用我带。”那少年脸上大有艳羡之色，谢烟客凝视着他脸，只盼他嘴里吐出“求你教我”这几个字来，情切之下，自觉气息竟也粗重了。

过了好一刻，却听那少年道：“我如求你，你便要打我。我不求你。”谢烟客道：“你求好了，我说过决不打你。你跟着我这许多时候，我可打过你没有？”那少年摇头道：“没有，不过我不求你教。”

他自幼在母亲处吃过的苦头实是创深痛巨，不论甚么事，开口求恳，必定挨打，而且母亲打了他后，她自己往往痛哭流泪，郁郁不欢者数日，不断自言自语：“没良心的，我等着你来求我，可是日等夜等，一直等了几年，你始终不来，却去求那个甚么也及我不上的小贱人，干么又来求我？”这些话他也不懂是甚么意思，但母亲口中痛骂：“你来求我？这时候可就迟了。从前为甚么又不求我？”跟着棍棒便狠狠往头上招呼下来，这滋味却实在极不好受。这么挨得几顿饱打，八九岁之后就再不向母亲求恳甚么。他和谢烟客荒山共居，过的日子也就如跟母亲在一起时无异，不知不觉之间，心中早就将这位老伯伯当作是母亲一般了。

谢烟客脸上青气闪过，心道：“刚才你如开口求恳，完了我平生心愿，我自会教你一身足以傲视武林的本领。现下你自寻死路，这可怪我不得。”点头道：“好，你不求我，我也教你。”拿起那个绘着“足少阴肾经”的泥人，将每一个穴道名称和在人身方位详加解说指点。

那少年天资倒也不蠢，听了用心记忆，不明白处便提出询问。谢烟客毫不藏私的教导，再传了内息运行之法，命他自行修习。

过得大半年，那少年已练得内息能循“足少阴肾经”经脉而行。谢烟客见他进展甚速，心想：“瞧不出你这狗杂种，倒是个大好的练武胚子。可是你练得越快，死得越早。”跟着教他“手少阴心经”的穴道经脉。如此将泥人一个个的练将下去，过得两年有余，那少年已将“足厥阴肝经”、“手厥阴心包经”、“足太阴脾经”、“手太阴肺经”的六阴经脉尽数练成，跟着便练“阴维”和“阴0”两脉。

这些时日之中，那少年每日里除了朝午晚三次勤练内功之外，一般的捕禽猎兽，烹肉煮饭，丝毫没疑心谢烟客每传他一分功夫，便是引得他向阴世路多跨一步。只是练到后来，时时全身寒战，冷不可耐。谢烟客说道这是练

功的应有之象，他便也不放在心上，哪料得到谢烟客居心险恶，传给他的练功法门虽然不错，次序却全然颠倒了。

自来修习内功，不论是为了强身治病，还是为了作为上乘武功的根基，必当水火互济，阴阳相配，练了“足少阴肾经”之后，便当练“足少阳胆经”，少阴少阳融会调合，体力便逐步增强。可是谢烟客却一味叫他修习少阴、厥阴、太阴、阴维、阴0的诸路经脉，所有少阳、阳明等经脉却一概不授。这般数年下来，那少年体内阴气大盛而阳气极衰，阴寒积蓄，已然凶险之极，只要内息稍有走岔，立时无救。

谢烟客见他身受诸阴侵袭，竟然到此时尚未毙命，诧异之余，稍加思索，便即明白，知道这少年浑浑噩噩，于世务全然不知，心无杂念，这才没踏入走火入魔之途，若是换作旁人，这数年中总不免有七情六欲的侵扰，稍有胡思乱想，便早就已死去多时了，心道：“这狗杂种老是跟我耽在山上，只怕还有许

多年好挨。若是放他下山，在那花花世界中过不了几天，便即送了他的命。但放他下山，说不定便遇上了武林中人，这狗杂种只消有一口气在，旁人便能利用他来挟制于我，此险决不能冒。”

心念一转，已有了主意：“我教他再练九阳诸脉，却不教他阴阳调合的法子。待得他内息中阳气也积蓄到相当火候，那时阴阳不调而相冲相克，龙虎拚斗，不死不休，就算心中始终不起杂念，内息不岔，却也非送命不可。对，此计大妙。”

当下便传他“阳0脉”的练法，这次却不是自少阳、阳明、太阳、阳维而阳0的循序渐进，而是从次难的“阳0脉”起始。至于阴阳兼通的任督两脉，却非那少年此时的功力所能练，抑且也与他原意不符，便置之不理。

那少年依法修习，虽然进展甚慢，总算他生性坚毅，过得一年有余，居然将“阳0脉”练成了，此后便一脉易于一脉。

这数年之中，每当崖上盐米酒酱将罄，谢烟客便带同那少年下山采购，不放心将他独自留在崖上，只怕有人乘虚而上，将他劫持而去，那等于是将自己的性命交在别人手中了。两人每年下崖数次，都是在小市集上采购完毕，立即上崖，从未多有逗留。那少年身材日高，衣服鞋袜自也是越买越大。

那少年这时已有十八九岁，身材粗壮，比之谢烟客高了半个头。谢烟客每日除了传授内功之外，闲话也不跟他多说一句。好在那少年自幼和母亲同住，他母亲也是如此冷冰冰地待他，倒也惯了，他母亲常要打骂，谢烟客却不笑不怒，更从未以一指加于其身。崖上无事分心，除了猎捕食物外，那少年唯以练功消磨时光，忽忽数载，诸阳经脉也练得快要功行圆满了。

谢烟客自三十岁上遇到了一件大失意之事之后，隐居摩天崖，本来便极少行走江湖，这数年中更是伴着那少年不敢稍离，除了勤练本门功夫之外，更新创了一路拳法、一路掌法。

这一日谢烟客清晨起来，见那少年盘膝坐在崖东的圆岩之上，迎着朝曦，正自用功，眼见他右边头顶微有白气升起，正是内力已到了火候之象，不由得点头，心道：“小子，你一只脚已踏进鬼门关去啦。”知道他这般练功，须得再过一个时辰方能止歇，当即展开轻功，来到崖后的一片松林之中。

其时晨露未干，林中一片清气，谢烟客深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将出来，突然间左掌向前一探，右掌倏地拍出，身随掌行，在十余株大松树间穿插回移，越奔越快，双掌挥击，只听得擦擦轻响，双掌不住在树干上拍打，脚下

奔行愈速，出掌却是愈缓。

脚下加快而出手渐慢，疾而不显急剧，舒而不减狠辣，那便是武功中的上乘境界。谢烟容打到兴发，蓦地里一声清啸，拍拍两掌，都击在松树干上，跟着便听得簌簌声响，松针如雨而落。他展开掌法，将成千成万枚松针反击上天，树上松针不断落下，他所鼓荡的掌风始终不让松针落下地来。松针尖细沉实，不如寻常树叶之能受风，他竟能以掌力带得千万松针随风而舞，内力虽非有形有质，却也已隐隐有凝聚意。

但见千千万万枚松针化成一团绿影，将他一个盘旋飞舞的人影裹在其中。

那少女拿起匙羹，在碗中舀了一匙燕窝，向他嘴中喂去。那少年张口吃了，又甜又香，说不出的受用。那少女一言不发，接连喂了他三匙，身子却站在床前离得远远地。

四 长乐帮帮主

谢烟客要试试自己数年来所勤修苦练的内功到了何等境界，不住催动内力，将松针越带越快，然后又扩大圈子，把绿色针圈逐步向外推移。圈子一大，内力照应有所不足，最外圈的松针便纷纷堕落。谢烟客吸一口气，内力疾吐，下堕的松针不再增多。他心下甚喜，不住催运内力，但觉举手抬足间说不出的舒适畅快，意与神会，渐渐到了物我两忘之境。

过了良久，自觉体内积蓄的内力垂尽，再运下去便于身子有损，当下内力徐敛，松针缓缓飘落，在他身周积成一个青色的圆圈。谢烟客展颜一笑，甚觉惬意，突然之间脸色大变，不知打从何时起始，前后左右竟团团围着九人，一言不发的望着他。

以他武功，旁人别说欺近身来，即是远在一两里之外，即已逃不出他耳目，只有适才全神贯注催动内力，试演这一路“碧针清掌”，心无旁骛，于身外之物，当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别说有人来到身旁，即令山崩海啸，他一时也未必能够知觉。

摩天崖从无外人到来，他突见有人现身，自知来者不善，再一凝神间，认得其间一个瘦子、一个道人、一个丑脸汉子，当年曾在汴梁郊外围杀大悲老人，自称是长乐帮中人物。顷刻间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不论是谁，这般不声不响的来到摩天崖上，明着瞧不起我，不惜和我为敌。我和长乐帮素无瓜葛，他们纠众到来，是甚么用意？莫非也像对付大悲老人一般，要以武功逼我入帮么？”又想：“其中三人的武功是见过的，以当年而论，我一人便可和他三人打成平手，今日自是不惧。只不知另外六人的功夫如何！”见这六人个个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年纪，看来其中至少有二人内力甚是深厚，当下冷然一笑，说道：“众位都是长乐帮的朋友么？突然光临摩天崖，谢某有失远迎，却不知有何见教？”说着微一拱手。

这九人一齐抱拳还礼，各人适才都见到他施展“碧针清掌”时的惊人内力，没想到他是心有所属，于九人到来视而不见，还道他自恃武功高强，将各人全不放在眼内，这时见他拱手，生怕他运内力伤人，各人都暗自运气护住全身要穴，其中有两人登时太阳穴高高鼓起，又有一人衣衫飘动。哪知谢烟客这一拱手，手上并未运有内力，更不知他试演“碧针清掌”时全力施为，恰如是与一位绝顶高手大战了一场，十成内力中倒已去了九成。

一个身穿黄衫的老人说道：“在下众兄弟来得冒昧，失礼之至，还望谢先生恕罪。”

谢烟客见这人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便似身患重病的模样，陡然间想起了一人，失声道：“阁下可是‘着手回春’贝大夫？”

那人正是“着手回春”贝海石，听得谢烟客知道自己名头，不禁微感得意，咳嗽两声，说道：“不敢，贱名不足以挂尊齿。‘着手回春’这外号名不副实，更是贻笑大方。”

谢烟客道：“素闻贝大夫独来独往，几时也加盟长乐帮了？”贝海石道：“一人之力，甚为有限，敝帮众兄弟群策群力，大伙儿一起来办事，那就容易些。咳咳，谢先生，我们实是来得鲁莽，擅闯宝山，你大人大量，请勿见怪！咳咳，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有事求见敝帮帮主，便烦谢先生引见。”谢烟客奇道：“贵帮帮主是哪一位？在下甚少涉足江湖，孤陋寡闻，连贵帮主的大名也不知道，多有失礼。却怎地要我引见了？”

他此言一出，那九人脸上都现出佛然不悦之色。贝海石左手挡住口前短髭，咳了几声，说道：“谢先生，敝帮石帮主既与阁下相交，携手同行，敝帮上下自是都对先生敬若上宾，不敢有丝毫无礼。石帮主的行止，我们身为下属，本来不敢过问，实在帮主离总舵已久，诸事待理，再加眼前有两件大事，可说急如星火，咳咳，所以嘛，我们一得讯息，知道石帮主是在摩天崖上，便匆匆忙忙的赶来了。本该先行投帖，得到谢先生许可，这才上崖，只以事在紧迫，礼数欠周，还望海涵。”说着又是深深一躬。

谢烟客见他说得诚恳，这九人虽都携带兵刃，却也没甚么恶意，心道：“原来只是一场误会。”不禁一笑，说道：“摩天崖上无桌无椅，怠慢了贵客，各位随便请坐。贝大夫却听谁说在下曾与石帮主同行？贵帮人材济济，英彦毕集，石帮主自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在下闲云野鹤，隐居荒山，怎能蒙石帮主折节下交？嘿嘿，好笑，当真好笑。”

贝海石右手一伸，说道：“众兄弟，大伙儿坐下说话。”他显是这一行的首领，当下那八人便四下里坐了下来，有的坐在岩石上，有的坐在横着的树干上，贝海石则坐在一个土墩之上。九人分别坐下，但将谢烟客围在中间的形势仍是不变。

谢烟客怒气暗生：“你们如此对我，可算得无礼之极。莫说我不知你们石帮主、瓦帮主在甚么地方，就算知道，你们这等模样，我本来想说的，却也不肯说了。”当下只是微微冷笑，抬头望着头顶太阳，大刺刺的对众人毫不理睬。

贝海石心想：“以我在武林中的身分地位，你对我如此傲慢，未免太也过分。素闻此人武功了得，心狠手辣，长乐帮却也不必多结这个怨家。瞧在帮主面上，让你一步便是。”于是客客气气的道：“谢先生，这本是敝帮自己的家务事，麻烦到你老人家身上，委实过意不去。请谢先生引见之后，兄弟自当再向谢先生赔不是。”

同来的八人均想：“贝大夫对此人如此客气，倒也少见。谢烟客武功再高，我们九人齐上，又何惧于他？不过他既是帮主的朋友，却也不便得罪。”

谢烟客冷冷的道：“贝大夫，你是江湖上的成名豪杰，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是个响当当的脚色，是也不是？”贝海石听他语气中大有愠意，暗暗警惕，说道：“不敢。”谢烟客道：“你贝大夫的话是说话，我谢烟客说话就是放屁了？我说从来没见过你们的石帮主，阁下定然不信。难道只有你是至诚君子，谢某便是专门撒谎的个人？”

贝海石咳嗽连连，说道：“谢先生言重了，兄弟对谢生素来十分仰慕，敝帮上下，无不心敬谢先生言出如山，岂敢有丝毫小觑了？适才见谢先生正在修习神功，当是无暇给我们引见敝帮帮主。众兄弟迫于无奈，只好大家分头去找寻找寻。谢先生莫怪。”

谢烟客登时脸色铁青，道：“贝大夫非但不信谢某的话，还要在摩天崖上肆意妄为？”

贝海石摇摇头，道：“不敢，不敢。说来惭愧，长乐帮不见了帮主，要请外人引见，传了出去，江湖上人人笑话。我们只不过找这么一找，谢先生万勿多心。摩天崖山高林密，好个所在。多半敝帮石帮主无意间上得崖来，谢先生静居清修，未曾留意。”心想：“他不让我们跟帮主相见，定是不怀好意。”

谢烟客寻思：“我这摩天崖上哪有他们的甚么狗屁帮主这伙人蛮横无理，

寻找帮主云云，显然是个借口。这般大张旗鼓的上来，还会有甚么好事？凭着谢某的名头，长乐帮竟敢对我如此张狂，自然是有备而来。”他知道此刻情势凶险，素闻贝海石“五行六合掌”功夫名动武林，单是他一人，当然也不放在心上，但加上另外这八名高手，那就不易对付，何况他长乐帮的好手不知尚有多少已上得崖来，多半四下隐伏，俟机出手，心念微动之际，突然眼光转向西北角上，脸露惊异之色，口中轻轻“咦”的一声。

那九人的目光都跟着他瞧向西北方，谢烟客突然身形飘动，转向米香主身侧，伸手便去拔他腰间长剑。那米香主见西北方片无异物，但觉风声飒然，敌人已欺到身侧，右手快如闪电，竟比谢烟客的手还快，抢在头里，手搭剑柄，嗤的一声响，长剑已然出鞘。眼前青光甫展，肋下便觉微微一麻，跟着背心一阵剧痛，谢烟客左手食指已点了他穴道，右手五指抓住了他后心。

原来谢烟客眼望西北方固是诱敌之计，夺剑也是诱敌。米香主一心要争先握住剑柄，肋下与后心自然而然的露出了破绽，否则他武功虽然不及，却也无论如何不会在一招之际便被制住。谢烟客当年曾详观米香主如何激斗大悲老人、如何用鬼头刀削去那少年满头长发，熟知他的剑路，大凡出手迅疾者守御必不严密，冒险一试，果然得手。

谢烟客微微一笑，说道：“米香主，得罪了。”米香主怒容满面，却已动弹不得。

贝海石愕然道：“谢先生，你要怎地？当真便不许我们找寻敝帮帮主么？”谢烟客森然道：“你们要杀谢某，只怕也非易事，至少也得陪上几条性命。”

贝海石苦笑道：“我们和谢先生无怨无仇，岂有加害之心？何况以谢先生如此奇变横生的武功，我们纵有加害之意，那也不过是自讨苦吃而已。大家是好朋友，请你将米兄弟放下罢。”他见谢烟客一招之间擒住米香主，心下也是好生佩服。

谢烟客右手抓在米香主后心的“大椎穴”上，只须掌力一吐，立时便震断了他心脉，说道：“各位立时下我摩天崖去，谢某自然便放了米香主。”

贝海石道：“下去有何难哉？午时下去，申时又再上来了。”谢烟客脸色一沉，说道：“贝大夫，你这般阴魂不散的缠上了谢某，到底打的是甚么主意？”

贝海石道：“甚么主意？众位兄弟，咱们打的是甚么主意？”随他上山的其余七人一直没有开口，这时齐声说道：“咱们要求见帮主，恭迎帮主回归总舵。”

谢烟客怒道：“说来说去，你们疑心我将你们帮主藏了起来啦，是也不是？”

贝海石道：“此中隐情，我们在没见到帮主之前，谁也不敢妄作推测。”向一名魁梧的中年汉子道：“云香主，你和众贤弟四下里瞧瞧，一见到帮主大驾，立即告知愚兄。”

那云香主右手捧着一对烂银短戟，点头道：“遵命！”大喊道：“众位，贝先生有令，大伙去谒见帮主。”其余六人齐声道：“是。”七人倒退几步，一齐转身出林而去。

谢烟客虽制住了对方一人，但见长乐帮诸人竟丝毫没将米香主的安危放在心上，仍然自行其事，绝无半分投鼠忌器之意，只有贝海石一人留在一旁，显然是在监视自己，而不是想设法搭救米香主，寻思：“那少年将玄铁令交

在我手中，此事轰传江湖，长乐帮这批家伙以找帮主为名，真正用意自是来绑架这少年。此刻我失了先机，那少年势必落入他们掌握，长乐帮便有了制我的利器。哼，谢烟客是甚么人，岂容你们上门欺辱？”那七人离去，正是出手杀人的良机，当即左掌伸到米香主后腰，内力疾吐。这一招“文丞武尉”，竟是以米香主的身子作为兵刃，向贝海石击去。

他素知贝海石内力精湛，只因中年时受了内伤，身上常带三分病，武功才大大打了个折扣。此人久病成医，“贝大夫”三字外号便由此而来，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大夫，饶是如此，武功仍是异常厉害。九年之前，“冀中三煞”被他一晚间于相隔二百里的三地分别击毙，成为武林中一提起来便人人耸然动容的大事。因此谢烟客虽听他咳嗽连连，似乎中气虚弱，却丝毫不敢怠忽，一出于便是最阴损毒辣的险招。

贝海石见他突然出手，咳嗽道：“谢先生……却……咳，咳，却又何必伤了和气？”伸出双掌，向米香主胸口推去，突然间左膝挺出，撞在米香主小腹之上，登时将身子撞得飞起，越过自己头顶飞向身后，这样一来，双掌便按向谢烟客胸口。

这一招变化奇怪之极，谢烟客虽见闻广博，也不知是甚么名堂，一惊之下，顺势伸掌接他的掌力，突然之间，只觉自己双掌指尖之上似有千千万万根利针刺过来一般。谢烟客急运内力，要和他掌力相敌，蓦然间胸口空荡荡地，全身内力竟然无影无踪。他脑中电光石火般一闪：“啊哟不好，适才我催逼掌力，不知不觉间已将内力消耗了八九成，如何再能和他比拚真力？”立即双掌一沉，击向贝海石小腹。

贝海石右掌捺落，挡住来招，谢烟客双袖猛地挥出，以铁袖功拂他面门。贝海石心道：“来势虽狠，却露衰竭之象，他是要引我上当。”斜身闪过，让开了他衣袖。“摩天居士”四字大名，武林中提起来当真非同小可，贝海石适才见他试演“碧针清掌”，掌法精奇，内力深厚，自己实是远所不及，只是帮主失踪，非寻回不可，纵然被迫与此人动手，却也是无可奈何，虽察觉他内力平平，料来必是诱敌，是以丝毫不敢轻忽。

谢烟客双袖回收，呼的一声响，已借着衣袖鼓回来的劲风向后飘出丈余，顺势转身，拱手道：“少陪，后会有期。”口中说话，身子向后急退，去势虽快，却仍潇洒有余，不露丝毫急遽之态。

谢烟客连攻三招不逞，自知今日太也不巧，强敌猝至，却适逢自己内力衰竭，便即抽身引退，却不能说已输在贝海石手下，他虽被迫退下摩天崖，但对方九人围攻，尚且在劣势之中制住对方高手米香主，大挫长乐帮的锐气。他在陡峻峭壁间纵跃而下时，心中快慰之情尚自多于气恼，蓦地里想到那少年落于敌手，自此后患无穷，登时大是烦恼，转念又想：“待我内力恢复，赶上门去将长乐帮整个儿挑了，只须不见那狗杂种之面，他们便奈何我不得。但若那狗杂种受了他们挟制或是劝诱，一见我面便说：‘我求你斩下自己一条手臂。’那可糟了。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好在这小子八阴八阳经脉的内功不久便可练成，小命活不久了，待他死后，再去找长乐帮的晦气便是。此事不可急躁，须策万全。”

贝海石见谢烟客突然退去，大惑不解：“他既和石帮主交好，为甚么又对米香主痛下杀手？种种蹊跷之处，实在令人难以索解。难道……难道他竟察觉了我们的计谋？不知是否已跟石帮主说起？”霎时间不由得心事重重，凝思半晌，摇了摇头，转身扶起米香主，双掌贴在他背心“魂门”“魄户”

两大要穴之上，传入内功。

过得片刻，米香主眼睁一线，低声道：“多谢贝先生救命之恩。”

贝海石道：“米兄弟安卧休息，千万不可自行运气。”

适才谢烟客这一招“文丞武尉”，既欲致米香主的死命，又是攻向贝海石的杀手。贝海石若是出掌在米香主身上一挡，米香主在前后两股内力夹击之下，非立时毙命不可，是以贝海石先以左膝撞他小腹，既将他撞到了背后，又化解了谢烟客大半内力，幸好谢烟客其时内力所剩者已不过一成，否则贝海石这一招虽然极妙，米香主还是难保性命。

贝海石将米香主轻轻平放地下，双掌在他胸口和小腹上运力按摩，猛听得有人欢呼大叫：“帮主在这里，帮主在这里！”贝海石大喜，说道：“米兄弟，你已无危险，我瞧瞧帮主去。”忙向声音来处快步奔去，心道：“谢天谢地，若是找不到帮主，本帮只怕就此风流云散，迫在眉睫的大祸又有谁来抵挡？”

他奔行不到一里之地，便见一块岩石上坐着一人，侧面看去，赫然便是本帮的帮主石破天。云香主等七人在岩前恭恭敬敬的垂手而立。贝海石抢上前去，其时阳光从头顶直晒，照得石上之人面目清晰无比，但见他浓眉大眼，长方的脸膛，却不是石帮主是谁？贝海石喜叫：“帮主，你老人家安好？”

一言出口，便见石帮主脸上露出痛楚异常的神情，左边脸上青气隐隐，右边脸上却尽是红晕，宛如饮醉了酒一般。贝海石内功既高，又是久病成医，眼见情状不对，大吃一惊，心道：“他……他在捣甚么鬼，难道是在修习一门高深内功。这可奇了？嗯，那定是谢烟客传他的。啊哟不好，咱们闯上崖来，只怕是打扰了他练功。这可不妙了。”

霎时之间，心中种种疑团登即尽解：“帮主失踪了半年，到处寻觅他不到，原来是静悄悄的躲在这里修习高深武功。他武功越高，于本帮越是有利，那可好得很啊。谢烟客自是知道帮主练功正到紧要关头，若受外人打扰，便致分心，因此上无论如何不肯给我们引见。他一番好心，我们反而得罪了他，当真是过意不去了。其实他只须明言便是，我难道会不明白这中间的过节？素闻谢烟客此人傲慢辣手，我们这般突然闯上崖来，定是令他大大不快，这才一翻脸便出手杀人。瞧帮主这番神情，他体内阴阳二气交攻，只怕龙虎不能聚会，稍有不妥，便至走火入魔，实是凶险之极。”

当下他打手势命各人退开，直到距石帮主数十丈处，才低声说明。

众人恍然大悟，都是惊喜交集，连问：“帮主不会走火入魔罢？”有的更深深自疚：“我们莽莽撞撞的闯上崖来，打扰了帮主用功，惹下的乱子当真不小。”

贝海石道：“米香主给谢先生打伤了，哪一位兄弟过去照料一下。我在帮主身旁守候，或许在危急时能助他一臂之力。其余各位便都在此守候，切忌喧哗出声。若有外敌上崖，须得静悄悄的打发了，决不可惊动帮主。”

各人均是武学中的大行家，都知修习内功之时若有外敌来侵，扰乱了心神，最是凶险不过，当下连声称是，各趋摩天崖四周险要所在，分路把守。

贝海石悄悄回到石帮主身前，只见他脸上肌肉扭曲，全身抽搐，张大了嘴想要叫喊，却发不出半点声息，显然内息走岔了道，性命已危在顷刻。贝海石大惊，待要上前救援，却不知他练的是何等内功，这中间阴阳坎离，弄错不得半点，否则只有加速对方死亡。

但见石帮主全身衣衫已被他抓得粉碎，肌肤上满是血痕，头顶处白雾弥

漫，凝聚不散。心想，“他武功平平，内力不强，可是瞧他头顶白气，内功实已练到极高境界，如何在半年之内，竟有这等神速的进境？”

突然间闻到一阵焦臭，石帮主右肩处衣衫有白烟冒出，那当真是练功走火、转眼立毙之象。贝海石一惊，伸掌去按他右手肘的“清冷渊”，要令他暂且宁静片刻，不料手指碰到他手肘，着手如冰，不由得全身剧烈一震，不敢运力抵御，当即缩手，心道：“那是甚么奇门内功？怎地半边身子寒冷彻骨，半边身子却又烫若火炭？”

正没做理会处，忽见帮主缩成一团，从岩上滚了下来，几下痉挛，就此不动。

贝海石惊呼：“帮主，帮主！”探他鼻息，幸喜尚有呼吸，只是气若游丝，显然随时都会断绝。他皱起眉头，纵声呼啸，将石帮主身子扶起，倚在岩上，眼见局面危急之极，当下盘膝坐在帮主身侧，左掌按在他心口，右掌按住他背心，运起内劲，护住他心脉。

过不多时，那七人先后到来，见到帮主脸上忽而红如中酒，忽而青若冻僵，身子不住颤抖，各人无不失色，眼光中充满疑虑，都瞧着贝海石，但见他额头黄豆大的汗珠不住渗出，全身颤动，显已竭尽全力。

过了良久，贝海石才缓缓放下了双手，站起身来，说道：“帮主显是在修习一门上乘内功，是否走火，本座一时也难以决断。此刻幸得暂且助他渡过了一重难关，此后如何，实难逆料。这件事非同小可，请众兄弟共同想个计较。”

各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均想：“连你贝大夫也没了主意，我们还能有甚么法子？”霎时之间，谁也没有话说。

米香主由人携扶着，倚在一株柏树之上，低声道：“贝……贝先生，你说怎么办，便是怎么。你……你的主意，总比我们高明些。”

贝海石向石帮主瞧了一眼，说道：“关东四大门派约定重阳节来本帮总舵拜山，时日已颇为迫促。此事是本帮存亡荣辱的大关键，众位兄弟大家都十分明白。关东四大门派的底，咱们已模得清清楚楚，软鞭、铁戟，一柄鬼头刀，几十把飞刀，那也够不上来跟长乐帮为难啊。司徒帮主的事，是咱们自己帮里家务，要他们来管甚么闲事？只不过这件事在江湖上张扬出去，可就十分不妥。咳，咳……真正的大事，大伙儿都明白，却是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令’，那非帮主亲自来接不可，否则……否则人人难逃这个大劫。”

云香主道：“贝先生说的是。长乐帮平日行事如何，大家都心里有数。咱们弟兄个个爽快，不喜学那伪君子的行径。人家要来‘赏善’，是没甚么善事好赏的，说到‘罚恶’，那笔帐就难算得很了。这件事若无帮主主持大局，只怕……只怕……唉

贝海石道：“因此事不宜迟，依我之见，咱们须得急速将帮主请回总舵。帮主眼前这……这一场病，恐怕不轻，倘若吉人天相，他在十天半月中能回复原状，那是再好不过。否则的话，有帮主坐镇总舵，纵然未曾康复，大伙儿抵御外敌之时，心中总也是定些，可……可是不是？”众人都点头道：“贝先生所言甚是。”

贝海石道：“既是如此，咱们做个担架，将帮主和米香主两位护送回归总舵。”

当下各人砍下树枝，以树皮搓索，结成两具担架，再将石帮主和米香主二人牢牢缚在担架之上，以防下崖时滑跌。八人轮流抬架，下摩天崖而去。

那少年这日依着谢烟客所授的法门修习，将到午时，只觉手阳明大肠经、足阳明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六处经脉中热气斗盛，竟是难以抑制，便在此时，各处太阴、少阴、厥阴的经脉之中却又陡如寒冰侵蚀。热的极热而寒的至寒，两者不能交融。他数年勤练，功力大进，到了这日午时，除了冲脉、带脉两脉之外，八阴八阳的经脉突然间相互激烈冲撞起来。

他撑持不到大半个时辰，便即昏迷过去，此后始终昏昏沉沉，一时似乎全身在火炉中烘焙，汗出如沈，口干唇焦，一时又似堕入了冰窖，周身血液部似凝结成冰。如此热而复寒，寒而复热，眼前时时晃过各种各样人影，有男有女，丑的俊的，纷至沓来，这些人不住在跟他说话，可是一句也听不见，只想大声叫喊，偏又说不出半点声音。眼前有时光亮，有时黑暗，似乎有人时时喂他喝汤饮酒，有时甜蜜可口，有时辛辣刺鼻，却不知是甚么汤水。

如此糊里糊涂的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日额上忽然感到一阵凉意，鼻中又闻到隐隐香气，慢慢睁开眼来，首先看到的是一根点燃着的红烛，烛火微微跳动，跟着听得一个清脆柔和的声音低声说道：“天哥，你终于醒过来了！”语音中充满了喜悦之情。

那少年转睛向声音来处瞧去，只见说话的是个十七八岁少女，身穿淡绿衫子，一张瓜子脸儿，秀丽美艳，一双清澈的眼睛凝视着他，嘴角边微含笑容，轻声问道：“甚么地方不舒服啦？”

那少年脑中一片茫然，只记得自己坐在岩石上练功，突然间全身半边冰冷，半边火热，惊惶之下，就此晕了过去，怎么眼前忽然来了这个少女？他喃喃的道：“我……我……”发觉自身是睡在一张柔软的床上，身上盖了被子，当即便欲坐起，但身子只一动，四肢百骸中便如万针齐刺，痛楚难当，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那少女道：“你刚醒转，可不能动，谢天谢地，这条小命儿是捡回来啦。”低下头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站直身子时但见她满脸红晕。

那少年也不明白这是少女的娇羞，只觉她更是说不出的好看，便微微一笑，嗫嚅着道：“我……我在哪里啊？”

那少女浅笑嫣然，正要回答，忽听得门外脚步声响，当即将左手食指竖在口唇之前，作个禁声的姿势，低声道：“有人来啦，我要去了。”身子一晃，便从窗口中翻了出去。那少年眼睛一花，便不见了那姑娘，只听得屋顶微有脚步细碎之声，迅速远去。

那少年心下茫然，只想：“她是准？她还来不来看我？”过了片刻，只听得脚步声来到门外，有人咳嗽了两声，呀的一声，房门推开，两人走了进来。一个是脸有病容的老者，另一个是个瘦子，面貌有些熟悉，依稀似乎见过。

那老者见那少年睁大了眼望着他，登时脸露喜色，抢上一步，说道：“帮主，你觉得怎样？今日你脸色可好得多了。”那少年道：“你……你叫我甚么？我……我……在甚么地方？”那老者脸上闪过了一丝忧色，但随即满面喜悦之容，笑道：“帮主大病了七八天，此刻神智已复，可喜可贺，请帮主安睡养神。属下明日再来请安。”说着伸出手指，在那少年两手腕脉上分别搭了片刻，不住点头，笑道：“帮主脉象沉稳厚实，已无凶险，当真是吉人天相，实乃我帮上下之福。”

那少年愕然道：“我……我……名叫‘狗杂种’，不是‘帮主’。”

那老者和那瘦子一听此言，登时呆了，两人对望了一眼，低声道：“请帮主安息。”倒退几步，转身出房而去。

那老者便是“着手回春”贝海石，那瘦子则是米香主米横野。

米横野在摩天崖上为谢烟客内劲所伤，幸喜谢烟客其时内力所剩无几，再得贝海石及时救援，回到长乐帮总舵休养数日，便逐渐痊愈了，只是想到一世英名，竟被谢烟客一招之间擒获，不免甚是郁郁。

贝海石劝道：“米贤弟，这事说来都是咱们行事莽撞的不是，此刻回想，我倒盼当时谢烟客将咱们九人一古脑儿的都制服了，那便不致冲撞了帮主，引得他走火入魔。帮主一直昏迷不醒，能否痊愈，实在难说，就算身子好了，这门阴阳交攻的神奇内功，却无论如何是练不成了。万一他有甚么三长两短，唉，米贤弟，咱们九人中，倒是你罪名最轻。你虽然也上了摩天崖，但在见到帮主之前，便已先行失了手。”米横野道：“那又有甚么分别？要是帮主有甚么不测，大伙儿都是大祸临头，也不分甚么罪轻罪重了。”

岂知到得第八天晚间，贝海石和米横野到帮主的卧室中去探病，竟见石帮主已能睁眼视物、张口说话，两人自是欣慰无比。贝海石按他脉搏，觉到颇为沉稳，正喜欢间，不料他突然说了一句莫名奇妙的言语，说甚么自己不是帮主，乃是“狗杂种”。贝米二人骇然失色，不敢多言，立时退出。

到了房外，米横野低声问道：“怎样？”贝海石沉吟半晌，说道：“帮主眼下心智未曾明白，但总胜于昏迷不醒。愚兄尽心竭力为帮主医治，假以时日，必可复原。”说到这里，顿了一顿，道：“只是那件事说来便来，神出鬼没，帮主却不知何时方能全然痊愈。”过了一会，说道：“只消有帮主在这里，天塌下来，也有人承当。”轻拍米横野的肩头，微笑道：“米贤弟，你不用担心，一切我理会得，自当妥为安排。”

那少年见二人退出房去，这才迷迷糊糊的打量房中情景，只见自身是睡在一张极大的床上，床前一张朱漆书桌，桌旁两张椅子，上铺锦垫。房中到处陈设得花团锦簇，绣被罗帐，兽香袅袅，但觉置身于一个香喷喷、软绵绵的神仙洞府，眼花缭乱，瞧出来没一件东西是识得的。他叹了一口气，心想：“多半我是在做梦。”

但想到适才那个绿衫少女软语腼腆的可喜模样，连秀眉绿鬓也记得清清楚楚，她跃了出去的窗子兀自半开半掩，却也不像是在做梦。他伸起右手，想摸一摸自己的头，但手只这么轻轻一抬，全身又是如针刺般剧痛，忍不住“哎哟”一声，叫了出来

忽听得房角落里有人打了个呵欠，说道：“少爷，你醒了……”那是个女子声音，似是刚从梦中醒觉，突然之间，她“啊”的一声惊呼，说道：“你……你醒了？”一个黄衫少女从房角里跃了出来，抢到他床前。

那少年初时还道先前从窗中跃出的少女又再回来，心喜之下，定睛看时，却见这少女身穿鹅黄短袄，服色固自不同，形颜亦是大异，她面庞略作圆形，眼睛睁得大大地，虽不若那绿衫少女那般明艳绝伦，但神色间多了一份温柔，却也妩媚可喜。那少年生平直至此日，才首次与他年纪相若的两个女郎面对面的说话，自是分辨不出其间的细致差别。只听她又惊又喜的道：“少爷，你醒转来啦？”

那少年道：“我醒转来了，我……我现下不是做梦了么？”

那少女格格一笑，道：“只怕你还是在做梦也说不定。”她一笑之后，立即收敛笑容，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问道：“少爷，你有甚么吩咐？”

那少年奇道：“你叫我甚么？甚么少……少爷？”那少女眉目间隐隐含有怒色，道：“我早跟你说过，我们是低三下四之人。不叫你少爷，又叫甚么？”那少年喃喃自语：“一个叫我帮……甚么‘帮主’，一个却又叫我‘少爷’，我到底是谁？怎么在这里了？”

那少女神色略和，道：“少爷，你身子尚未复原，别说这些了，吃些燕窝好不好？”

那少年道：“燕窝？”他不知燕窝是甚么东西，但觉肚子十分饥饿，不管吃甚么都是好的，便点了点头。

那少女走到邻房之中，不久便捧了一只托盘进来，盘中放着一只青花瓷碗，热气腾腾地喷发甜香。那少年一闻到，不由得馋涎欲滴，肚中登时咕咕的响了起来。那少女微微一笑，说道：“七八天中只净喝参汤吊命，可真饿得狠啦。”将托盘端到他面前。

那少年就着烛火看去，见是雪白一碗粥不像粥的东西，上面飘着些干玫瑰花瓣，散发着微微清香，问道：“这样好东西。是给我吃的么？”那少女笑道：“是啊，还客气么？”那少年心想：“这样的好东西，却不知道要多少钱，我没银子，还是先说明白的好。”便道：“我身边一个钱也没有，可……可没银子给你。”那少女先是一怔，跟着忍不住噗哧一笑，说道：“生了这场大病，性格儿可一点也不改，刚会开口说话，便又这么贫嘴贫舌的。既然饿了，便快吃罢。”说着将那托盘又移近了一些。

那少年大喜，问道：“我吃了不用给钱？”

那少女见他仍是说笑，有些厌烦了，沉着脸道：“不用给钱，你到底吃不吃？”

那少年忙道：“我吃，我吃！”伸手便去拿盘中的匙羹，右手只这么一抬，登时全身刺痛，哼了两声，咬紧牙齿，慢慢提手，却不住发颤。

那少女寒着脸问道：“少爷，你这是真痛还是假痛？”那少年奇道：“自然是真痛，为甚么要装假？”那少女道：“好，瞧在你这场大病生得半死不活的份上，我便破例再喂你一次。你若是乘机又来毛手毛脚、不三不四，我可再也不理你了。”那少年问道：“甚么叫毛手毛脚，不三不四？”

那少女脸上微微一红，横了他一眼，哼了一声，拿起匙羹，在碗中舀了一匙燕窝，往他嘴中喂去。

那少年登时傻了，想不到世上竟有这等好人，张口将这匙燕窝吃了，当真是又甜又香，吃在嘴里说不出的受用。

那少女一言不发，接连喂了他三匙，身子却站在床前离得远远地，伸长了手臂去喂他，唯恐他突然有非礼的行动。

那少年吃得咂嘴舐唇，连称：“好吃，好味道！唉，真是多谢你了。”那少女冷笑道：“你别想使甚么诡计骗我上当！燕窝便是燕窝罢啦，你几千碗也吃过了，几时又曾赞过一声‘好吃’？”那少年心下茫然，寻思：“这种东西，我几时吃过了？”问道：“这……这便是燕窝么？”那少女哼的一声，道：“你也真会装傻。”说这句话时，同时退后了一步，脸上满是戒备之意。

那少年见她一身鹅黄短袄和裤子，头上梳着双鬟，新睡初起，头发颇见蓬松，脚上未穿袜子，雪白赤足踏在一对绣花拖鞋之中，那是生平从未见过的美丽情景，母亲脚上始终穿着袜子，却又不许自己进她的房，当下赞道：“你……你的脚真好看！”

那少女脸上微微一红，随即现出怒色，将瓷碗往桌上一放，转过身去，把铺在房角里的席子、薄被和枕头拿了起来，向房门走去。

那少年心下惶恐；道：“你……你到哪里去？你不睬我了么？”语气中颇有哀恳之意。那少女道：“你病得死去活来，刚刚知了点人事，口中便又不干不净起来啦。我又能到哪里去了？你是主子，我们低三下四之人，怎说得上睬不睬的？”说着径自出门去了。

那少年见她发怒而去，不知如何得罪了她，心想：“一个姑娘跳窗走了，一个姑娘从门中走了，她们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懂。唉，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他正自怔怔的出神，听得脚步声细碎，那少女又走进房来，脸上犹带怒色，手中捧着脸盆。那少年心中喜欢，只见她将脸盆放在桌上，从脸盆中提出一块热腾腾的面巾来，绞得干了，递到那少年面前，冷冰冰的道：“擦面罢！”

那少年道：“是，是！”忙伸手去接，双手一动，登时全身刺痛，他咬紧牙关，伸手接了过来，欲待擦面，却双手发颤，那面巾离脸尺许，说甚么也凑不过去。

那少女将信将疑，冷笑道：“装得真像。”接过面巾，说道：

“要我给你擦面，那也可以。可是你若伸手胡闹，只要是碰到我一根头发，我也永远不走进房里来了。”那少年道，“我不敢，姑娘，你不用给我擦面。这块布雪雪白的，我的脸脏得很，别弄脏了这布。”

那少女听他语音低沉，咬字吐声也与以前颇有不同，所说的话更是不伦不类，不禁起疑：“莫非他这场大病当真伤了脑子。听贝先生他们谈论，说他练功时走火入魔，损伤了五脏六腑，性命能不能保也难说得很。否则怎么说话总是这般颠三倒四的？”便问：“少爷，你记得我的名字么？”

那少年道：“你从来没跟我说过，我不知道你叫甚么？”笑了笑又道：“我不叫少爷，叫做狗杂种，那是我娘这么叫的。老伯伯说这是骂人的话，不好听。你叫甚么？”

那少女越听越是皱眉，心道：“瞧他说话的模样，全无轻佻玩笑之意，看来他当真是糊涂啦。”不由得心下难过，问道：“少爷，你真的不认得我了？不认得我侍剑了？”那少年道：“你叫侍剑么？好，以后我叫你侍剑……不，侍剑姊姊。我妈说，女人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叫她阿婆、阿姨，和我差不多的，叫她姊姊。”侍剑头一低，突然眼泪滚了出来，泣道：“少爷，你……你不是装假骗我，真的忘了我么？”

那少年摇头道：“你说的话我不明白。侍剑姊姊，你为甚么哭了？为甚么不高兴了？是我得罪了你么？我妈妈不高兴时便打我骂我，你也打我骂我好了。”

侍剑更是心酸，慢慢拿起那块面巾，替他擦面，低声道：“我是你的丫鬟，怎能打你骂你？少爷，但盼老天爷保佑你的病快快好了。要是你真甚么都忘了，那可怎么办啦？”

擦完了面，那少年见雪白的面巾上倒也不怎么脏，他可不知自己昏迷之际，侍剑每天都给他擦几次脸，不住口的连声称谢。

侍剑低声问道：“少爷，你忘了我的名字，其他的事情可还记得么？比如说，你是甚么帮的帮主？”那少年摇了摇头道：“我不是甚么帮主，老伯伯教我练功夫，突然之间，我半边身子热得发滚，半边身子却又冷得不得了，

我……我……难过得抵受不住，便晕了过去，侍剑姊姊，我怎么到了这里？是你带我来的么？”侍剑心中又是一酸，寻思：“这么说来，他……他当真是甚么都记不得了。”

那少年又问：“老伯伯呢？他教我照泥人儿身上的线路练功，怎么会练到全身发滚又发冷，我想问问他。”

侍剑听他说到“泥人儿”，心念一动，七天前替他换衣之时，从他怀中跌了一只木盒出来，好奇心起，曾打开来瞧瞧，见是一十八个裸体的男形泥人。她一见之下，脸就红了，素知这位少主风流成性，极不正经，这些不穿衣衫的泥人儿决计不是甚么好东西，当即合上盒盖，藏入抽屉之中，这时心想：“我把这些泥人儿给他瞧瞧，说不定能助他记起走火入魔之前的事情。”于是拉开抽屉，取了那盒子出来，道：“是这些泥人儿么？”

那少年喜道：“是啊，泥人儿在这里。老伯伯呢？老伯伯到哪里去了？”侍剑道：“哪一个老伯伯？”那少年道：“老伯伯便是老伯伯了。他名叫摩天居士。”

侍剑于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极少知闻，从来没听说过摩天居士谢烟客的名头，说道：“你醒转了就好，从前的事一时记不起，也没甚么。天还没亮，你好好再睡一会，唉，其实从前的甚么都记不起，说不定还更好些呢？”说着给他拢了拢被子，拿起托盘，便要出房。

那少年问道：“侍剑姊姊，为甚么我记不起从前的事还更好些？”

侍剑道：“你从前所做甚么……”说了这半句话，突然住口，转头急步出房而去。

那少年心下茫然，只觉种种事情全部无法索解，耳听得屋外笃笃笃的敲着竹梆，跟着当当当锣声三响，他也不知这是敲更，只想：“午夜，居然还有人打竹梆、打锣玩儿。”突然之间，右手食指的“商阳穴”上一热，一股热气沿着手指、手腕、手臂直走上来。那少年一惊，暗叫：“不好！”跟着左足足心的“涌泉穴”中已是彻骨之寒。

这寒热交攻之苦他已经历多次，知道每次发作都是势不可当，疼痛到了极处，便会神智不觉。以往几次都是在迷迷糊糊之中发作，这次却是清醒之中突然来袭，更是惊心动魄。只觉一股热气、一股寒气分从左右上下，慢慢汇到心肺之间。

那少年暗想：“这一回我定要死了！”过去寒热两气不是汇于小腹，便是聚于脊梁，这次竟向心肺要害间聚集，却如何抵受得住？他知情势不妙，强行挣扎，坐起身来，想要盘膝坐好，一双腿却无论如何弯不拢来，极度难当之际，忽然心想：“老伯伯当年练这功夫，难道也吃过这般苦头？将两只麻雀儿放在掌心中令它们飞不走，也不是当真十分好玩之事。早知如此，这功夫我不练啦。”

忽听得窗外有个男子声音低声道：“启禀帮主，属下豹捷堂展飞，有机密大事禀报。”

那少年半点声息也发不出来，过了半晌，只见窗子缓缓开了，人影一闪，跃进一个身披斑衣的汉子。这人抢近前来，见那少年坐在床上，不由得吃了一惊，眼前情景大出他意料之外，当即急退了两步。

这时那少年体内寒热内息正在心肺之间交互激荡，心跳剧烈，只觉随时都能心停而死，但极度疼痛之际，神智却是异乎寻常的清明，听得这斑衣汉子自报姓名为“豹捷堂展飞”，眼见他越窗进来，不知他要于甚么，只是睁

大了眼凝视着他。

展飞见那少年并无动静，低声道：“帮主，听说你老人家练功走火，身子不适，现下可大好了？”那少年身子颤动了几下，说不出话来。展飞脸现喜色，又道：“帮主，你眼下未曾复原，不能动弹，是不是？”

他说话虽轻，但侍剑在隔房已听到房中异声，走将进来，见展飞脸上露出狰狞凶恶的神色，惊道：“你干甚么？不经传呼，擅自来到帮主房中，想犯上作乱么？”

展飞身形一晃，突然抢到侍剑身畔，右肘在她腰间一撞，右指又在她肩头加上了一指。侍剑登时被他封住了穴道，斜倚在一张椅上，登时动弹不得。展飞练的是外家功夫，手闭穴道只能制人手足，却不能令人说不得话，当下取出一块帕子，塞入她口中。侍剑心中大急，知他意欲不利于帮主，却无法唤人来救。

展飞对帮主仍是十分忌惮，提掌作势，低声道：“我这铁沙掌功夫，一掌打死你这小丫头，想也不难！”呼的一掌，向侍剑的天灵盖击去，心想：“这小子若是武功未失，定会出手相救。”手掌离侍剑头顶不到半尺，见帮主仍是坐着不动，心中一喜，立即收掌，转头向那少年狞笑道：“小淫贼，你生平作恶多端，今日却死在我的手里。”向床前走近两步，低声道：“你此刻无力抗御，我下手杀你，非英雄好汉的行径。可是老子跟你仇深似海，已说不上讲甚么江湖规矩。你若懂江湖义气，也不会来勾引我妻子了！”

那少年和侍剑身子虽不能动，这几句话却听得清清楚楚。那少年心想：“他为甚么跟我仇深似海，又甚么叫做勾引他的妻子？”侍剑却想：“少爷不知欠下了多少风流孽债，今日终于遭到报应。唉，这人真的要杀死少爷了。”心下惶急，极力挣扎，但手足酸软，一倾侧间，砰的一声，倒在地上。

展飞恶狠狠的道：“我妻子失身于你，哼，你只道我闭了眼睛做王八，半点不知？可是以前虽然知道，却也奈何你不得，只有忍气低声，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哪想到老天有眼，你这小淫贼做恶多端，终会落入我手里。”说着双足摆定马步，吸气运功，右臂格格作响，呼的一掌拍出，直击在那少年心口。

展飞是长乐帮外五堂中豹捷堂香主，他这铁抄掌已有二十余年深厚功力，实非泛泛，这一掌使足了十成力，正打在那少年两乳之间的“膻中穴”上。但听得喀喇一声响。展飞右臂折断，身子向后直飞出去，撞破窗格，摔出房外，登时全身气闭，晕了过去。

房外是座花园，园中有人巡逻。这一晚轮到豹捷堂的帮众当值，因此展飞能进入帮主的内寝。他破窗而出，摔入玫瑰花丛，压断了不少枝干，登时惊动了巡逻的帮众，便有人提着火把抢过来。眼见展飞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下，不知死活，只道有强敌侵入帮主房中，那人大惊之下，当即吹起竹哨报警，同时拔出单刀，探头从窗中向屋内望去，只见房内漆黑一团，更无半点声息，左手忙举火把去照，右手舞动单刀护住面门。从刀光的缝隙中望过去，只见帮主盘膝坐在床上，床前滚倒了一个女子，似是帮主的侍女，此外便无别人。

便在此时，听到了示警哨声的帮众先后赶到。

虎猛堂香主邱山风手执铁铜，大声叫道：“帮主，你老人家安好么？”揭帷走进屋内，只见帮主全身不住的颤动，突然间“哇”的一声，张口喷出无数紫血，足足有数碗之多。

邱山风忙向旁急闪，才避开了这股腥气甚烈的紫血，正惊疑间，却见帮

主已跨下床来，扶起地下的侍女，说道：“侍剑姊姊，他……他伤到了你吗？”跟着掏出了她口中塞着的帕子。

侍剑急呼了一口气，道：“少爷，你……你可给他打伤了，你觉得怎……怎样？”惊惶之下，话也说不清楚了。那少年微笑道：“他打了我一掌，我反而舒服之极。”

只听得门外脚步声响，许多人奔到。贝海石、米横野等快步进房，有些人身分较低，只在门外守候。贝海石抢上前来，问那少年道：“帮主，刺客惊动你了吗？”

那少年茫然道：“甚么刺客？我没瞧见啊。”

这时已有帮中好手救醒了展飞，扶进房来。展飞知道本帮帮规于犯上作乱的叛徒惩罚最严，往往剥光了衣衫，绑在后山“刑台石”上，任由地下虫蚁咬啮，天空兀鹰啄食，折磨八九日方死。他适才倾尽全力的一击没打死帮主，反被他以浑厚内力反弹出来，右臂既断，又受了内伤，只盼速死，却又被人扶进房来，当下凝聚一口内息，只要听得帮主说一声“送刑台石受长乐天刑”，立时便举头往墙上撞去。

贝海石问道：“刺客是从窗中进来的么？”那少年道：“我迷迷糊糊的，身上难受得要命，只道此番心跳定要跳死我了。似乎没人进来过啊。”展飞大是奇怪：“难道他当真的神智未清，不知是我打他么？可是这个丫头却知是我下的手，她终究会吐露真相。”

果然贝海石伸手在侍剑腰间和肩头捏了几下，运内力解开她穴道，问道：“是谁封了你的穴道？”侍剑指着展飞，说道：“是他！”贝海石眼望展飞，皱起了眉头。

展飞冷笑一声，正想痛骂几句才死，忽听得帮主说道：“是我……是我叫他干的。”

侍剑和展飞都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两人怔怔的瞧着那少年，不明白他这句话是何用意。那少年于种种事情全不了然，但已体会出情势严重，各人对自己极是尊敬，若知展飞制住了侍剑，又曾发掌击打自己，定然对他大大的不利，当即随口撒了句谎，意欲帮他一个忙。至于为甚么要为他隐瞒，其中原因可半点也说不出。

他只隐约觉得，展飞击打自己乃是激于一股极大的怨愤，实有不得已处。再加当时他体内寒热内息交攻，难过之极，展飞这一掌正好打在他膻中穴上。那膻中穴乃人身气海，展飞掌力奇劲，时刻又凑得极巧，一掌击到，刚好将他八阴经脉与八阳经脉中所练成的阴阳劲力打成一片，水乳交融，再无寒息和炎息之分。当时他内力突然之间增强，以至将展飞震出窗外，心中全然不知，但觉体内彻骨之寒变成一片清凉，如烤如焙的炎热化成融融阳和，四肢百骸间说不出的舒服，又过半晌，连清凉、暖和之感也已不觉，只是全身精力弥漫，忍不住要大叫大喊。当虎猛堂香主邱山风进房之时，他一口喷出了体内的郁积的瘀血，登时神气清爽，不但体力旺盛，连脑子也加倍灵敏起来。

贝海石等见侍剑衣衫不整，头发蓬乱，神情惶急，心下都已了然，知道帮主向来好色贪淫，定是大病稍有转机，便起邪念，意图对她非礼，适逢展飞在外巡视，帮主便将他呼了进来，命他点了侍剑的穴道，只是不知展飞如何又得罪了帮主，以致被他击出窗外，多半是展飞又奉命剥光侍剑的衣服，行动却稍有迟疑。只是展飞武功远较帮主为强，所谓“被他击出窗外”，也必是展飞装腔作势，想平息他怒气，十之八九，还是自行借势窜出去的。众

人见展飞伤势不轻，头脸手臂又被玫瑰花丛刺得斑斑血痕，均有狐悲之意，只是碍于帮主脸面，谁也不敢对展飞稍示慰问。

众人既这么想，无人敢再提刺客之事。虎猛堂香主邱山风想起自己阻了帮主的兴头，有展飞的例子在前，帮主说不定立时便会反脸怪责，做人以识趣为先，当即躬身说道：“帮主休息，属下告退。”余人纷纷告辞。

贝海石见帮主脸上神色怪异，终是关心他的身子，伸手出去，说道：“我再搭搭帮主的脉搏。”那少年提起手来，任他搭脉，贝海石二根手指按到了那少年的手腕之上，蓦地里手臂剧震，半边身子一麻，三根手指竟被他脉搏震了下来。

贝海石大吃一惊，脸现喜色，大声道：“恭喜帮主，贺喜帮主，这盖世神功，终究是练成了。”那少年莫名其妙，问道：“甚……甚么盖世神功？”贝海石料想他不愿旁人知晓，当下不敢再提，说道：“是，是属下胡说八道，帮主请勿见怪。”微微躬身，出房而去。

顷刻间群雄退尽，房中又只剩下展飞和侍剑二人。展飞身负重伤，但众人不知帮主要如何处置他，既无帮主号令，只得任由他留在房中，无人敢扶他出去医治。

展飞手臂折断，痛得额头全是冷汗，听得众人走远，咬牙怒道：“你要折磨我，便赶快下手罢，姓展的求一句饶，不是好汉。”那少年奇道：“我为甚么要折磨你？嗯，你手臂断了，须得接起来才成。从前阿黄从山边滚下坑去跌断了腿，是我给它接上的。”

那少年与母亲二人僻居荒山，甚么事情都得自己动手，虽然年幼，一应种菜、打猎、煮饭、修屋都干得井井有条。狗儿阿黄断腿，他用木棍给绑上了，居然过不了十多天便即痊愈。他说罢便东张西望，要找根木棍来给展飞接骨。

侍剑问道：“少爷，你找甚么？”那少年道：“我找根木棍。”侍剑突然走上两步，跪倒在地，道：“少爷，求求你，饶了他罢。你……你骗了他妻子到手，也难怪他恼恨，他又没伤到你。少爷，你真要杀他，那也一刀了断便是，求求你别折磨他啦。”她想以木棍将人活活打死，可比一刀杀了痛苦得多，不由得心下不忍。

那少年道：“甚么骗了他妻子到手？我为甚么要杀他？你说我要杀人？人哪杀得的？”见卧室中没有木棍，便提起一张椅子，用力一扳椅脚。他此刻水火既济，阴阳调和，神功初成，力道大得出奇，手上使力轻重却全然没有分寸，这一扳之下，只听得喀的一声响，椅脚便折断了。那少年不知自己力大，喃喃的道：“这椅子这般不牢，坐上去岂不摔个大交？侍剑姊姊，你跪着干甚么？快起来啊。”走到展飞身前，说道：“你别动！”

展飞口中虽硬，眼看他这么一下便折断了椅脚，又想到自己奋力一掌竟被他震断手臂，身子立即破窗而出，此人内力实是雄浑无比，不由自主的全身颤栗，双眼钉住了他手中的椅脚，心想：“他当然不会用椅脚来打我，啊哟，定是要将这椅脚塞入我嘴里，从喉至胃，叫我死不去，活不得。”长乐帮中酷刑甚多，有一项刑罚正是用一根木棍撑入犯人口中，从咽喉直塞至胃，却一时不得便死，苦楚难当，称为“开口笑”。展飞想起了这项酷刑，只吓得魂飞魄散。见帮主走到身前，举起左掌，便向他猛击过去

那少年却不知他意欲伤人，说道：“别动，别动！”伸手便捉住他左腕展飞只觉半身酸麻，挣扎不得。那少年将那半截椅脚放在他断臂之旁，向侍

剑道：“侍剑姊姊，有甚么带子没有？给他绑一绑！”

侍剑大奇，问道：“你真的给他接骨？”那少年笑道：“接骨便接骨了，难道还有甚么真的假的？你瞧他痛成这个模样，怎么还能闹着玩？”侍剑将信将疑，还是去找了一根带子来，走到两人身旁，向那少年看了一眼。惴惴然的将带子替展飞缚上断臂。那少年微笑道：“好极，你绑得十分妥贴，比我绑阿黄的断腿时好得多了。”

展飞心想：“这贼帮主凶淫毒辣，不知要想甚么新鲜古怪的花样来折磨我？”听他一再提到“阿黄断腿”，忍不住问道：“阿黄是谁？”那少年道：“阿黄是我养的狗儿，可惜不见了。”展飞大怒，厉声道，“好汉子可杀不可辱，你要杀便杀，如何将展某当做畜生？”那少年忙道：“不，不！我只是这么提一句，大哥别恼，我说错了话，给你赔不是啦。”说着抱拳拱了拱手。

展飞知他内功厉害，只道他假意赔罪，实欲以内力伤人，否则这人素来倨傲无礼，跟下属和颜悦色的说几句话已是十分难得，岂能给人赔甚么不是？当即侧身避开了这一拱，双目炯炯的瞪视，瞧他更有甚么恶毒花样。那少年道：“大哥是姓展的么？展大哥，你请回去休息罢。我狗杂种不会说话，得罪了你，展大哥别见怪。”展飞大吃一惊，心道：“甚……甚么……他说甚么‘我狗杂种’？那又是一句绕了弯子来骂人的新鲜话儿？”

侍剑心想，“少爷神智清楚了一会儿，转眼又糊涂啦。”但见那少年双目发直，皱眉思索，便向展飞使个眼色，叫他乘机快走。

展飞大声道：“姓石的小子，我也不要你卖好。你要杀我，我本来便逃不了，老子早认命啦，也不想多活一时三刻。你还不快快杀我？”那少年奇道，“你这人的糊涂劲儿，可真叫人好笑，我干么要杀你？我妈妈讲故事时总是说：坏人才杀人，好人是不杀人的。我当然不做坏人。你这么一个大个儿，虽然断了一条手臂，我又怎杀得了你？”侍剑忍不住接口道：“展香主，帮主已饶了你啦，你还不快去？”展飞提起左手摸了摸头，心道：“到底是小贼糊涂了，还是我自己糊涂了？”侍剑顿足道：“快去，快去！”伸手将他推出了房外。

那少年哈哈一笑，说道：“这人倒也有趣，口口声声的说我要杀他，倒像我最爱杀人、是个大大的坏人一般。”

侍剑自从服侍帮主以来，第一次见他忽发善心，饶了一个得罪他的下属，何况展飞犯上行刺，实是罪不可赦，不禁心中欢喜，微笑道：“你当然是好人哪，是个人大的好人。是好人才抢人家的妻子，拆散人家的夫妻……”说到后来，语气颇有些辛酸，但帮主积威之下，究是不敢太过放肆，说到这里便住口了。

那少年奇道：“你说我抢了人家的妻子？怎样抢法的？我抢来干甚么了？”

侍剑嗔道：“是好人也说这些下流话？装不了片刻正经，转眼间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我说呢，好少爷，你便要扮好人。谢谢你也多扮一会儿。”

那少年对她的话全然不懂，问道：“你……你说甚么？我抢他妻子来干甚么，我就是不懂，你教我罢！”这时只觉全身似有无穷精力要发散出来，眼中精光大盛。

侍剑听他越说越不成话，心中怕极，不住倒退，几步便退到了房门口，若是帮主扑将过来，立时便可逃了出去，其实她知道他当真要逞强暴，又怎

能得脱毒手？以往数次危难，全仗自己以死相胁，坚决不从，这才保得了女儿躯体的清白。这时见他眼光中又露出野兽一般横暴神情，不敢再出言讥刺，心中怦怦乱跳，颤声道：“少爷，你身子没……没有复原，还是……还是多休息一会罢。”

那少年道：“我多休息一会，身子复原之后，那又怎样？”侍剑满脸通红，左足跨出房门，只听他喃喃的道：“这许多事情，我当真是一点也不懂，唉，你好像很怕我似的。”双手抓住椅背，忍不住手掌微微使劲。那椅子是紫檀木所制，坚硬之极，哪知他内劲到处，喀喇一响，椅背登时便断了。那少年奇道：“这里甚么东西部像是面粉做的。”

谢烟客居心险毒，将上乘内功颠倒了次序传授，只待那少年火候到时，阴阳交攻，死得惨酷无比。便算不得是自己“以一指之力相加”。那少年修习数年，那一日果然阴阳交迫，本来非死不可，说来也真凑巧，恰好贝海石在旁贝大夫既精医道，又内力深湛，替他护住了心脉，暂且保住了一口气息。来到长乐帮总舵后，每晚有人前来探访，盗得了武林中珍奇之极的“玄冰碧火酒”相喂，压住了他体内阴阳二息的交拚，但这药酒性子猛烈，更增他内息力道，到这日刚好展飞在‘膻中穴’上一击，硬生生的逼得他内息龙虎交会，又震得他吐出丹田内郁积的毒血，水火既济，这两门纯阴纯阳的内功非但不再损及他身子，反而化成了一门亘古以来从未有的古怪内力。

自来武功中练功，如此险径，从未有人胆敢想到。纵令谢烟客忽然心生悔意，贝海石一心要救他性命，也决计不敢以刚猛掌力震他心口。但这古怪内力是误打误撞而得，毕竟不按理路，这时也未全然融会，偶尔在体内胡冲乱闯，又激得他气血翻涌，一时似欲呕吐，一时又想跳跃，难以定心。其中缘由，这少年自是一无所知。本来已是糊里糊涂的如在梦境，这时更似梦中有梦。是真是幻，再也摸不着半点头脑。

侍剑低声道：“你既饶了展香主性命，又替他接骨，却又何苦再骂他畜生？这么一来，他又要恨你切骨了。”见他神色怪异，目光炯炯，古里古怪的瞧着自己，手足跃跃欲动，显是立时便要扑将过来，再也不敢在房中稍有停留，立即退了出去。

水畔杨柳茂密，将一座小桥几乎遮满了，小船停在桥下，像是间天然的小屋一般。丁珰钻入船舱，取出两副杯筷，一把酒壶，再取几盘花生、蚕豆、干肉，放在石破天面前。

五 叮叮当当

那少年心中一片迷惘，搔了搔头，说道：“奇怪，奇怪！”见到桌上那盒泥人儿，自言自语：“泥人儿却在这里，那么我又不是做梦了。”打开盒盖，拿了泥人出来。

其时他神功初成，既不会收劲内敛，亦不知自己力大，就如平时这般轻轻一捏，刷刷刷几声，裹在泥人外面的粉饰、油彩和泥底纷纷掉落。那少年一声“啊哟”，心感可惜，却见泥粉褪落处里面又有一层油漆的木面。索性再将泥粉剥落一些，里面依稀现出人形，当下将泥人身上泥粉尽数剥去，露出一个裸体的木偶来。

木偶身上油着一层桐油，绘满了黑线，却无穴道位置。木偶刻工精巧，面目栩栩如生，张嘴作大笑之状，双手捧腹，神态滑稽之极，相貌和本来的泥人截然不同。

那少年大喜，心想：“原来泥人儿里面尚有木偶，不知另外那些木偶又是怎生模样？”反正这些泥人身上的穴道经脉早已记熟，当下将每个泥人身外的泥粉油彩逐一剥落。果然每个泥人内部藏有一个木偶，神情或喜悦不禁，或痛哭流泪，或裂眦大怒，或慈和可亲，无一相同。木偶身上的运功线路，与泥人身上所绘全然有异。

那少年心想：“这些木偶如此有趣，我且照他们身上的线路练练功看。这个哭脸别练，似他这般哭哭啼啼的岂不难看？裂着嘴傻笑的也不好看，我照这个笑嘻嘻的木人儿来练。”当下盘膝坐定，将微笑的木偶放在面前几上，丹田中微微运气，便有一股暖洋洋的内息缓缓上升，他依着木偶身上所绘线路，引导内息通向各处穴道。

他却哪里知道，这些木偶身上所绘，是少林派前辈神僧所创的一套“罗汉伏魔神功”。每个木偶是一尊罗汉。这门神功集佛家内功之大成，深奥精微之极。单是第一步摄心归元，须得摒绝一切俗虑杂念，十万人中便未必有一人能做到。聪明伶俐之人总是思虑繁多，但若资质鲁钝，又弄不清其中千头万绪的诸种变化。

当年创拟这套神功的高僧深知世间罕有聪明、纯朴两兼其美的才士。空门中虽然颇有根器既利、又已修到不染于物欲的僧侣，但如去修炼这门神功，势不免全心全意的“着于武功”，成为实证佛道的大障。佛法称“贪、嗔、痴”为三毒，贪财贪色固是贪，耽于禅悦、武功亦是贪。因此在木罗汉外敷以泥粉。涂以油彩，绘上了少林正宗的内功入门之道，以免后世之人见到木罗汉后不自量力的妄加修习，枉自送了性命，或者离开了佛法正道。

大悲老人知道这一十八个泥人是武林异宝，花尽心血方始到手，但眼见泥人身上所绘的内功法门平平无奇，虽经穷年累月的钻研，也找不到有甚宝贵之处。他既认定这是异宝，自然小心翼翼，不敢有半点损毁，可是泥人不损，木罗汉不现，一直至死也不明其中秘奥的所在。其实岂止大悲老人而已，自那位少林神僧以降，这套泥人已在十一个人手中流转过，个个战战兢兢，对十八个泥人周全保护，思索推敲，尽属徒劳。这十一人都是遗恨而终，将心中一个大疑团带入了黄土之中。

那少年天资聪颖，年纪尚轻，一生居于深山，世务一概不通，非纯朴不可，恰好合式。也幸好他清醒之后的当天。便即发现了神功秘要。否则帮主做得久了，耳濡目染，无非娱人声色，所作所为，尽是凶杀争夺，纵然天性

良善，出污泥而不染，但心中思虑必多，那时再见到这一十八尊木罗汉，练这神功便非但无益，且是大大的有害了。

那少年体内水火相济，阴阳调合，内力已十分深厚，将这股内力依照木罗汉身上线路运行，一切窒滞处无不豁然解。照着线路运行三遍，然后闭起眼睛，不看木偶而运功，只觉舒畅之极，又换了一个木偶练功。

他全心全意的沉浸其中，练完一个木偶，又是一个，于外界事物，全然的不闻不见，从天明到中午，从中午到黄昏，又从黄昏到次日天明。

侍剑初时怕他侵犯，只探头在房门口偷看，见他凝神练功，一会儿嘻嘻傻笑，过了一会却又愁眉苦脸，显是神智糊涂了。不禁担心，便蹑足进房。待见他接连一日一晚的练功，无止无休，心中早已忘了害怕，只是满心挂怀，出去睡上一两个时辰。又进来看他。

贝海石也在房外探视了数次，见他头顶白气氤氲，知他内功又练到了紧要关头，便吩咐下属在帮主房外加紧守备，谁也不可进去打扰。

待得那少年练完了十八尊木罗汉身上所绘的伏魔神功，已是第三日晨光熹微。他长长的舒了口气，将木偶放入盒中，合上盒盖，只觉神清气爽，内力运转，无不如意，却不知武林中一门希世得见的“罗汉伏魔神功”已是初步小成。本来练到这境界，少则五六年，多则数十年，决无一日一夜间便一蹴可至之理。只是他体内阴阳二气自然融合，根基早已培好，有如上游万顷大湖早积蓄了汪洋巨浸，这“罗汉伏魔神功”只不过将之导入正流而已。正所谓“水到渠成”，他数年来苦练纯阴纯阳内力乃是贮水，此刻则是“渠成”了。

一瞥眼间，见侍剑伏在床沿之上，已然睡着了，于是跨下床来，其时中秋已过，八月下旬的天气，颇有凉意，见侍剑衣衫单薄，便将床上的一条锦被取过，轻轻盖在她身上。走到窗前，但觉一股清气，夹着园中花香扑面而来。忽听得侍剑低声道：“少爷，少爷你……你别杀了！”那少年回过头来，问道：“你怎么老是叫我少爷？又叫我别杀人？”

侍剑睡得虽熟，但一颗心始终吊着，听得那少年说话，便即醒觉，拍拍自己心口，道：“我……我好怕！”眼见床上没了人，回过头来，却见那少年立在窗口，不禁又惊又喜，笑道：

“少爷，你起来啦！你瞧，我……我竟睡着了。”站起身来，披在她肩头的锦被便即滑落。她大惊失色，只道睡梦中已被这轻薄无行的主人玷污了，低头看自身衣衫，却是穿得好好地，霎时间惊疑交集，颤声道：“你……你……我……我……”

那少年笑道：“你刚才说梦话，又叫我别杀人。难道你在梦中，也见到我杀人吗？”

侍剑听他不涉游词，心中略定，又觉自身一无异状，心道：

“是我错怪了他么？谢天谢地……”便道：“是啊，我刚才做梦，见到你双手拿了刀子乱杀，杀得地下横七竖八的都是尸首，一个个都不……不……”说到这里，脸上一红，便即住口。她日有所见，夜有所梦，这一日两晚之中，在那少年床前所见的只是那一十八具裸身木偶，于是梦中见到的也是大批裸体男尸那少年怎知情由，问道：“一个个都不甚么？”侍剑脸上又是一红，道：“一个个都不……不是坏人。”

那少年问道：“侍剑姊姊，我心中有许多事不明白，你跟我说，行不行？”侍剑微笑道：“啊哟，怎地一场大病，把性格儿部病得变了？跟我们底下人

奴才说话，也有甚么姊妹、妹妹的。”那少年道：“我便是不懂，怎么你叫我少爷，又说甚么是奴才。那些老伯伯又叫我帮主。那位展大哥，却说抢了他的妻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侍剑向他凝视片刻，见他脸色诚挚，绝无开玩笑的神情，便道：“你有一日一夜没吃东西了，外边熬得有人参小米粥，我先装一碗给你吃。”

那少年给她一提，登觉腹中饥不可忍，道：“我自己去装好了，怎敢劳动姊姊？小米粥在哪里？”一嗅之下，笑道：“我知道啦。”大步走出房外。

他卧室之外又是一间大房，房角里一只小炭炉，炖得小米粥波波波的直响。那少年向侍剑瞧了一眼。侍剑满脸通红，叫道：“啊哟，小米粥炖糊啦。少爷，你先用些点心，我马上给你炖过。真糟糕，我睡得像死人一样。”

那少年笑道：“糊的也好吃，怕甚么？”揭开锅盖，焦臭刺鼻，半锅粥已熬得快成焦饭了，拿起匙羹抄了一匙焦粥，便往口中送去。这人参小米粥本有苦涩之味，既未加糖，又煮糊了，自是苦上加苦。那少年皱一皱眉头，一口吞下，伸伸舌头，说道：“好苦！”却又抄了一匙羹送入口中，吞下之后，又道：“好苦！”

侍剑伸手去夺他匙羹，红着脸道：“糊得这样子，亏你还吃？”手指碰到他手背，那少年不肯将匙羹放手，手背肌肤上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反弹之力。侍剑手指一震，急忙缩手。那少年却毫不知情，又吃了一匙苦粥。侍剑侧头相看，见他狼吞虎咽，神色滑稽古怪，显是吃得又苦涩，又香甜，忍不住抿嘴而笑，说道：“这也难怪，这些日子来，可真饿坏你啦。”

那少年将半锅焦粥吃了个锅底朝天。这人参小米粥虽煮得糊了，但粥中人参是上品老山参，实具大补之功，他不多时更是精神奕奕。

侍剑见他脸色红艳艳地，笑道：“少爷，你练的是甚么功夫？我手指一碰到你手背，你便把人家弹了开去，脸色又变得这么好。”那少年道：“我也不知是甚么功夫，我是照着那些本人儿身上的线路练的。侍剑姊姊，我……我到底是谁？”侍剑又是一笑，道：“你是真的记不起了，还是在说笑话？”

那少年搔了搔头，突然问：“你见到我妈妈没有？”侍剑奇道：“没有啊。少爷，我从来没听说你还有一位老太太。啊，是了，你一定很听老太太的话，因此近来性格儿也有些儿改了。”说着向他瞧了一眼，生怕他旧脾气突然发作，幸好一无动静。那少年道：“妈妈的话自然要听。”叹了口气，道：“不知道我妈妈到哪里去了，”侍剑道：“谢天谢地，世界上总算还有人能管你。”

忽听门外有人朗声说道：“帮主醒了么？属下有事启禀。”

那少年愕然不答，向侍剑低声问道：“他是不是跟我说话？”侍剑道：“当然是了，他说有事向你禀告。”那少年急道：“你请他等一等。侍剑姊姊，你得先教教我才行。”

侍剑向他瞧了一眼，提高声音说道：“外面是哪一位？”那人道：“属下狮威堂陈冲之。”侍剑道：“帮主吩咐，命陈香主暂候。”陈冲之在外应道：“是。”

那少年向侍剑招招手，走进房内，低声问道：“我到底是谁？”侍剑双眉微蹙，心间增忧，说道：“你是长乐帮的帮主，姓石，名字叫破天。”那少年喃喃的道：“石破天，石破天，原来我叫做石破天，那么我的名字不是狗杂种了。”

侍剑见他颇有忧色，安慰他道：“少爷，你也不须烦恼。慢慢儿的，你

会都记起来的。你是石破天石帮主，长乐帮的帮主，自然不是狗……自然不是！”

那少年石破天悄声问道：“长乐帮是甚么东西？帮主是干甚么的？”

侍剑心道：“长乐帮是甚么东西，这句话倒不易回答。”沉吟道，“长乐帮的人很多、像贝先生啦，外面那个陈香主啦，都是有大本领的人。你是帮主，大伙儿都要听你的话。”

石破天道：“那我跟他们说些甚么话好？”侍剑道：“我是个小丫头，又懂得甚么？少爷，你若是拿不定主意，不妨便问贝先生。他是帮里的军师，最是聪明不过的。”石破天道：“贝先生又不在这里。侍剑姊姊，你想那个陈香主有甚么话跟我说？他问我甚么，我一定回答不出你……你还是叫他去罢。”侍剑道：“叫他回去，恐怕不大好。他说甚么，你只须点点头就是了。”石破天喜道：“那倒不难。”

当下侍剑在前引路，石破天跟着她来到外面的一间小客厅中。只见一名身材极高的汉子倏地从椅上站了起来，躬身行礼，道：“帮主大好了！属下陈冲之问安。”

石破天躬身还了一礼，道：“陈……陈香主也大好了，我也向你问安。”

陈冲之脸色大变，向后连退了两步。他素知帮主倨傲无礼、残忍好杀，自己向他行礼问安，他居然也向自己行礼问安，显是杀心已动，要向自己下毒手了。陈冲之心中虽惊，但他是个武功高强、桀骜不驯的草莽豪杰，岂肯就此束手待毙？当下双掌暗运功力，沉声说道：“不知属下犯了第几条帮规？帮主若要处罚，也须大开香堂，当众宣告才成。”

石破天不明白他说些甚么，惊讶道：“处罚，处罚甚么？陈香主你说要处罚？”陈冲之气愤愤的道：“陈冲之对本帮和帮主忠心不贰，并无过犯，帮主何以累出讥刺之言？”石破天记起侍剑叫他遇到不明白时只管点头，慢慢再问贝海石不迟，当下便连连点头，“嗯”了几声，道：“陈香主请坐，不用客气。”陈冲之道：“帮主之前，焉有属下的坐位？”石破天又接连点头，说道：“是，是！”

两个人相对而立，登时僵着不语，你瞧着我，我瞧着你。陈冲之脸色是全神戒备而兼愤怒惶惧，石破天则是茫然而有困惑，却又带着温和的微笑。

按照长乐帮规矩，下属向帮主面陈机密之时，旁人不得在场，是以侍剑早已退出客厅，否则有她在旁，便可向陈冲之解释几句，说明帮主大病初愈，精神不振，陈香主不必疑虑。

石破天见茶几上放着两碗清茶，便自己左手取了一碗，右手将另一碗递过去。陈冲之既怕茶中有毒，又怕石破天乘机出手，不敢伸手去接，反退了一步，呛啷一声，一只瓷碗在地下摔得粉碎。石破天“啊哟”一声，微笑道：“对不住，对不住！”将自己没喝过的茶又递给他，道：“你喝这一碗罢！”

陈冲之双眉一竖，心道：“反正逃不脱你的毒手，大丈夫死就死，又何必提心吊胆？”他知道帮主武功虽然不及自己，但若出手伤了他，万万逃不出长乐帮这龙潭虎穴，在贝大夫手下只怕走不上十招，那时死起来势必惨不可言，当下接过碗来，骨嘟嘟的喝干，将茶碗重重在茶几上一放，惨然说道：“帮主如此对待忠心的下属，但愿长乐帮千秋长乐，石帮主长命百岁。”

石破天对“但愿石帮主长命百岁”这句话倒是懂的，只不知陈冲之这么说，乃是一句反话，也道，“但愿陈香主也长命百岁。”

这句话听在陈冲之耳中，又变成了一句刻毒的讥刺。他嘿嘿冷笑，心道：

“我已命在顷刻，你却还说祝我长命百岁。”朗声道：“属下不知何事得罪了帮主，既是命该如此，那也不必多说了。属下今日是来向帮主禀告：昨晚有两人擅闯总坛狮威堂，一个是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另一个是二十七八岁的女子。两人都使长剑，武功似是凌霄城雪山派一路。属下率同部属出手擒拿，但两人剑法高明，给他们杀了三名兄弟。那年轻女子后来腿上中了一刀，这才被擒，那汉子却给逃走了，特向帮主领罪。”

石破天道：“嗯，捉了个女的，逃了个男的。不知这两人来干甚么？是来偷东西吗？”陈冲之道：“狮威堂倒没少了甚么物事。”石破天皱眉道：“那两人凶恶得紧，怎地动不动便杀了三个人。”他好奇心起，道：“陈香主，你带我去瞧瞧那女子，好么？”

陈冲之躬身道：“遵命。”转身出厅，陡地动念：“我擒获的这女子相貌很美，年纪虽然大了几岁，容貌可真不错，帮主若是看上了，心中一喜，说不定便能把解药给我。”又想：“陈冲之啊陈冲之，石帮主喜怒无常，待人无礼，这长乐帮非你安身之所。今日若得侥幸活命，从此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再也不来赶这趟浑水了。可是……可是脱帮私逃，那是本帮不赦的大罪，长乐帮便追到天涯海角，也放我不过，这便如何是好？”

石破天随着陈冲之穿房过户，经过了两座花园，来到一扇大石门前，见四名汉子手执兵刃，分站石门之旁。四名汉子抢步过来，躬身行礼，神色于恭谨之中带着惶恐。

陈冲之一摆手，两名汉子当即推开石门。石门之内另有一道铁栅栏，一把大铁锁锁着。陈冲之从身边取出钥匙亲自打开。进去后是一条长长的甬道，里面点着巨烛，甬道尽处又有四名汉子把守，再是一道铁栅。过了铁栅是一扇厚厚的石门，陈冲之开锁打开铁门，里面是间两丈见方的石室。

一个白衣女子背坐，听得开门之声，转过脸来。陈冲之将从甬道中取来的烛台放在进门处的几上，烛光照射到那女子脸上。

石破天“啊”的一声轻呼，说道：“姑娘是雪山派的寒梅女侠花万紫。”

那日侯监集上，花万紫一再以言语相激谢烟客。当时各人的言语石破天一概不懂，也不知“雪山派”、“寒梅女侠”等等是甚么意思，只是他记性甚好，听人说过的话自然而然的便不会忘记。此刻相距侯监集之会已有七八年，花万紫面貌并无多大变化，石破天一见便即识得。

但石破天当时是个满脸泥污的小丐，今日服饰华丽，变成了个神采奕奕的高大青年，花万紫自然不识。她气愤愤的道：“你怎认得我？”

陈冲之听石破天一见到这女子即便道出她的门派、外号、名字，不禁佩服：“这小子眼力过人，倒也有他的本事。”当即喝道：“这位是我们帮主，你说话恭敬些。”

花万紫吃了一惊，没想在牢狱之中竟会和这个恶名昭彰的长乐帮帮主石破天相遇。她和师哥耿万钟夜入长乐帮，为的是要查察石破天的身分来历。她素闻石破天好色贪淫，败坏过不少女子的名节，今日落入他手中，不免凶多吉少，不敢让他多见自己的容色，立即转头，面朝里壁，呛啾啾几下，发出铁器碰撞之声，原来她手上、脚上都戴了铐镣。

石破天只在母亲说故事之时听她说起过脚镣手铐，直至今日，方得亲见，问陈冲之道：“陈香主，这位花姑娘手上脚上那些东西，便是脚镣手铐么？”陈冲之不知这句话是何用意，只得应道：“是。”石破天又问：“她犯了甚

么罪，要给她戴上脚镣手铐？”

陈冲之恍然大悟，心道：“原来帮主怪我得罪了花姑娘，是以前向我痛下毒手。可须得赶快设法补救才是。男子汉大丈夫。为一个女子而枉送性命，可真是冤了。”忙道：“是，是，属下知罪。”忙从衣袋中取出钥匙，替花万紫打开了铐镣。

花万紫手足虽获自由、只有更增惊惶，一时间手足颤抖。她武功固然不弱，智谋胆识亦殊不在一般武林豪士之下，倘若石破天以死相胁，她非但不会皱一皱眉头，还会侃侃而言，直斥其非，可是耳听得他反而出言责备擒住自己的陈香主，显然在向自己卖好，意存不轨。她一生守身如玉，想到石破天的恶名，当真是寒而不栗，拚命将面庞挨在冰冷的石壁之上，心中只是想：“不知是不是那小子？我只须仔细瞧他几眼，定能认得出来。”但说甚么也不敢转头向石破天脸上瞧去。

陈冲之暗自调息，察觉喝了“毒茶”之后体内并无异样，料来此毒并非十分厉害，当可有救，自须更进一步向帮主讨好，说道：“咱们便请花姑娘回到帮主房中谈谈如何？这里地方又黑又小，无茶无酒，不是款待贵客的所在。”

石破天喜道：“好啊，花姑娘，我房里有燕窝吃，味道好得很，你去吃一碗罢。”花万紫颤声道：“不去！不去吃！”石破天道：“味道好得很呢，去吃一碗罢！”花万紫怒道：“你要杀便杀，姑娘是堂堂雪山派的传人，决不向你求饶。你这恶徒无耻已极，竟敢有非份之想，我宁可一头撞死在这石屋之中，也决不……决不到你房中。”

石破天奇道：“倒像我最爱杀人一般，真是奇怪，好端端地。我又怎敢杀你了？你不爱吃燕窝也就罢了。想来你爱吃鸡鸭鱼肉甚么的。陈香主，咱们有没有？”陈冲之道：“有，有，有！花姑娘爱吃甚么，只要是世上有的，咱们厨房里都有。”花万紫“呸”了一声，厉声道：“姑娘宁死也不吃长乐帮中的食物，没的玷污了嘴。”石破天道：“那么花姑娘喜欢自己上街去买来吃的了？你有银子没有？若是没有，陈香主你有没有，送些给她好不好？”

陈冲之和花万紫同时开口说话，一个道：“有，有，我这便去取。”一个道：“不要，不要，死也不要。”

石破天道，“想来你自己有银子。陈香主说你腿上受了伤，本来我们可以请贝先生给你瞧瞧，你既然这么讨厌长乐帮，那么你到街上找个医生治治罢，流多了血，恐怕不好。”

花万紫决不信他真有释放自己之意，只道他是猫玩耗子，故意戏弄，气愤愤的道：“不论你使甚么诡计，我才不上你的当呢。”

石破天大感奇怪，道：“这间石屋子好像监牢一样，在这里有甚么好玩？我虽没见过监牢，我妈妈讲故事时说的监牢，就跟这间屋子差不多。花姑娘，你还是快出去罢。”

花万紫听他这几句话不伦不类，甚么“我妈妈讲故事”云云，不知是何意思，但释放自己之意倒似不假，哼了一声，说道，“我的剑呢，还我不还？”心想：“若有兵刃在手，这石破天如对我无礼，纵然斗他不过，总也可以横剑自刎。”

陈冲之转头瞧帮主的脸色。石破天道：“花姑娘是使剑的，陈香主，请你还了她，好不好？”陈冲之道：“是，是，剑在外面，姑娘出去，便即奉上。”

花万紫心想总不能在这石牢中耗一辈子，只有随机应变，既存了必死之心，甚么也不怕了，当下霍地立起，大踏步走了出去。石陈二人跟在其后。穿过甬道、石门，出了石牢。

陈冲之要讨好帮主，亲自快步去将花万紫的长剑取了来，递给帮主。石破天接过后，转递给花万紫。花万紫防他递剑之时乘机下手，当下气凝双臂，两手倏地探出，连鞘带剑，呼的一声抓了过去。她取剑之时，右手搭住了剑柄，长剑抓过，剑锋同时出鞘五寸，凝目向石破天脸上瞧去，突然心头一震：“是他，便是这小子，决计错不了！”

陈冲之知她剑法精奇，恐她出剑伤人，忙回手从身后一名帮众手中抢过一柄单刀。

石破天道：“花姑娘，你腿上的伤不碍事罢？若是断了骨头，我倒会给你接骨，就像给阿黄接好断腿一样。”

这句话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花万紫见他目光向自己腿上射来，登时脸上一红，斥道：“轻薄无赖，说话下流。”石破天奇道：“怎么？这句话说不得么？我瞧瞧你的伤口。”他一派天真烂漫，全无机心，花万紫却认定他在调戏自己，刷的一声，长剑出鞘，喝道：“姓石的，你敢上一步，姑娘跟你拚了。”剑尖上青光闪闪，对准了石破天的胸膛。

陈冲之笑道，“花姑娘，我帮主年少英俊，他瞧中了你，是你大大的福份。天下也不知有多少年轻美貌的姑娘，想陪我帮主一宵也不可得呢。”

花万紫脸色惨白，一招“大漠飞沙”，剑挟劲风，向石破天胸口刺去。

石破天此时虽然内力浑厚，于临敌交手的武功却从来没学过，眼见花万紫利剑刺到，心慌意乱之下，立即转身便逃。幸好他内功极精，虽是笨手笨脚的逃跑，却也自然而然的快得出奇，呼的一声，已逃出了数丈以外。

花万紫没料到他会转身逃走，而瞧他几个起落，便如飞鸟急逝，姿势虽然十分难看，但轻功之佳，实是生平所未睹，一时不由得呆了，怔怔的站在当地，说不出话来。

石破天站在远处，双手乱摇，道：“花姑娘，我怕了你啦，你怎么动不动便出剑杀人。好啦，你爱走便走，爱留便留，我……我不跟你说话了。”他猜想花万紫要杀自己，必有重大原由，自己不明其中关键，还是去问侍剑的为是，当下转身便走。

花万紫更是奇怪，朗声道：“姓石的，你放我出去，是不是？是否又在外伏人阻拦？”石破天停步转身，奇道：“我拦你干甚么？一个不小心，给你刺上一剑，那可糟了。”

花万紫听他这么说，心下将信将疑，兀自不信他真的不再留难自己，心想：“且不理他有何诡计，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向他狠狠瞪了一眼，心中又道：“果然是你！你这小子对雪山派胆敢如此无礼。”转身便行，腿上伤了，走起来一跛一拐，但想跟这恶贼远离一步，便多一分安全，当下强忍腿伤疼痛，走得甚快。

陈冲之笑道：“长乐帮总舵虽不成话，好歹也有几个人看守门户，花姑娘说来便来，说去便去，难道当我们都是酒囊饭袋么？”花万紫止步回身，柳眉一竖，长剑当胸，道：“依你说便怎地？”陈冲之笑道：“依我说啊，还是由陈某护送姑娘出去为妙。”花万紫寻思：“在他檐下过，不得不低头，这次只怪自己太过莽撞，将对方瞧得忒也小了，以致失手。当真要独自闯出这长乐帮总舵去，只怕确实不大容易。眼下暂且忍了这口气，日后邀集师兄

弟们大举来攻，再雪今日之辱。”低声道：“如此有劳了。”

陈冲之向石破天道：“帮主，属下将花姑娘送出去。”低声道：“当真是让她走，还是到了外面之后，再擒她回来？”石破天奇道：“自然当真送她走。再擒回来干甚么？”陈冲之道：“是，是。”心道：“准是帮主嫌她年纪大了，瞧不上眼。其实这姑娘雪白粉嫩，倒挺不错哪！帮主既看中，便也不用跟她太客气了。”对花万紫道：“走罢！”

石破天见花万紫手中利剑青光闪闪，有些害怕，不敢多和她说话，陈冲之愿送她出门，那是再好不过，当即觅路自行回房。一路上遇到的人个个闪身让在一旁，神态十分恭谨。

石破天回到房中，正要向侍剑询问花万紫何以被陈香主关在牢里，何以她又要挺剑击刺自己，忽听得门外守卫的帮众传呼：“贝先生到。”

石破天大喜，快步走到客厅，向贝海石道：“贝先生，刚才遇到了一件奇事。”当下将见到花万紫的情形说了一遍。

贝海石点点头，脸色郑重，说道：“帮主，属下向你求个情。狮威堂陈香主向来对帮主恭顺，于本帮又有大功，请帮主饶了他性命。”石破天奇道：“饶他性命？为甚么不饶他性命？他人很好啊，贝先生，要是他生了甚么病，你就想法子救他一救。”贝海石大喜，深深一揖，道：“多谢帮主开恩。”当即匆匆而去。

原来陈冲之送走花万紫后，即去请贝海石向帮主求情，赐给解药。贝海石翻开他眼皮察看，又搭他脉搏，知他中毒不深，心想：“只须帮主点头，解他这毒易如反掌。”他本来想石帮主既已下毒，自不允轻易宽恕，此人年纪轻轻，出手如此毒辣，倒是一层隐忧，不料一开口就求得了赦令，既救了朋友，又替帮中保留一份实力。这石帮主对自己言听计从，不难对付，日后大事到来，当可依计而行，谅无变故，其喜可知。

贝海石走后，石破天便向侍剑问起种种情由，才知当地名叫镇江，地当南北要冲，是长乐帮总舵的所在。他石破天是长乐帮的帮主，下分内三堂、外五堂，统率各路帮众。帮中高手如云，近年来好生兴旺，如贝海石这等大本领的人物都投身帮中，可见得长乐帮的声势实力当真非同小可。至于长乐帮在江湖上到底干些甚么事，跟雪山派有甚么仇嫌，侍剑只是个妙龄丫鬟，却也说不上来。

石破天也听得一知半解，他人虽聪明，究竟所知世务太少。于这中间的种种关键过节，无法串连得起来，沉吟半晌，说道：“侍剑姊姊，你们定是认错人了。我既然不是做梦，那个帮主便一定另外有个人。我只是个山中少年，哪里是甚么帮主了。”

侍剑笑道：“天下就算有容貌相同之人，也没像到这样子的。少爷，你最近练功夫，恐怕是震……震动了头脑，我不跟你多说啦，你休息一会儿，慢慢的便都记得起来了。”

石破天道：“不，不！我心中有许多疑惑不解之事，都要问你。侍剑姊姊，你为甚么要做丫鬟？”侍剑眼圈儿一红，道：“做“丫鬟，难道也有人情愿的么？我自幼父母都去世了，无依无靠。有人收留了我，过了几年，将我卖到长乐帮来。窦总管要我服侍你，我只好服侍你啦。”石破天道：“如此说来，你是不愿意的了。那你去罢，我也不用人服侍，甚么事我自己都会做。”

侍剑急道：“我举目无亲的，叫我到哪里去？窦总管知道你不要我服侍，

一定怪我不尽心，非将我打死不可。”石破天道：“我叫他不打你便是。”侍剑道：“你病还没好，我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再说，只要你不欺侮我，少爷，我是情愿服侍你的。”石破天道：“你不愿走，那也很好，其实我心里也盼望你别走。我怎会欺侮你？我是从来不敢欺侮人的。”

侍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抿嘴说：“你这么说，人家还道咱们的石大帮主当真改邪归正了。”见他一本正经的全无轻薄油滑之态，虽想这多半是他一时高兴，故意做作，但瞧着终究喜欢。

石破天沉吟不语，心想：“那个真的石帮主看来是挺凶恶的，既爱杀人，又爱欺侮人，个个见了他害怕。他还去抢人家妻子，可不知抢来干甚么？要她煮饭洗衣吗？我……我可到底怎么办呢？唉，明天还是向贝先生说个明白，他们定是认错人了。”心中思潮起伏，一时觉得做这帮主，人人都听自己的话，倒也好玩；一时又觉冒充别人，当那帮主回来之后，一定大发脾气，说不定便将自己杀了，可又危险得紧。

傍晚时分，厨房中送来八色精致菜肴，侍剑服侍他吃饭，石破天要她坐下来一起吃，侍剑涨红了脸，说甚么也不肯。石破天只索罢了，津津有味的直吃了四大碗饭。

他用过晚膳，又与侍剑聊了一阵，问东问西，问这问那，几乎没一样事物不透着新奇。眼见天色全黑，仍无放侍剑出房之意。侍剑心想这少爷不要故态复萌，又起不轨之意，便即告别出房，顺手带上了房门。

石破天坐在床上，左右无事，便照十八个木偶身上的线路经脉又练了一遍功夫。

万籁俱寂之中，忽听得窗格上得得得响了三下。石破天睁开眼来，只见窗格缓缓推起，一只纤纤素手伸了进来，向他招了两招，依稀看到皓腕尽处的淡绿衣袖。

石破天心中一动，记起那晚这个瓜子脸儿、淡绿衣衫的少女，一跃下床，奔到窗前，叫道：“姊姊！”窗外一个清脆的声音啐了一口，道：“怎么叫起姊姊啦，快出来罢！”

石破天推开窗子，跨了出去，眼前却无人影，正诡异间，突然眼前一黑，只觉一双温软的手掌蒙住了自己眼睛，背后有人格格一笑，跟着鼻中闻到一阵兰花般的香气。

石破天又惊又喜，知道那少女在和他闹着玩，他自幼在荒山之中，枯寂无伴，只有一条黄狗作他的游侣，此刻突然有个年轻人和他闹玩，自是十分开心。他反手抱去，道：“瞧我不捉住了你。”哪知他反手虽快，那少女却滑溜异常，这一下竟抱了个空。只见花丛中绿衫闪动，石破天抢上去伸手抓出，却抓到了满手玫瑰花刺，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那少女从前面紫荆花树下探头出来，低声笑道：“傻瓜，别作声，快跟我来。”石破天见她身形一动，便也跟随在后。

那少女奔到围墙脚边，正要纵身上跃，黑暗中忽有两人闻声奔到，一个手持单刀，一个拿着两柄短斧，在那少女身前一挡，喝道：“站住！甚么人？”便在这时，石破天已跟着过来。那二人是在花园中巡逻的帮众，一见到石破天和那少女笑嘻嘻的神情，忙分两边退下，躬身说道：“属下不知是帮主的朋友，得罪莫怪。”跟着向那少女微微欠身，表示赔礼之意。那少女向他们伸了伸舌头，向石破天一招手，飞身跳上了围墙。

石破天知道这么高的围墙自己可万万跳不上去，但见那少女招手，两个

帮众又是眼睁睁的瞧着自己，总不能叫人端架梯子来爬将上去，当下硬了头皮，双脚一登，往上便跳，说也奇怪，脚底居然生出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呼的一声，身子竟没在墙头停留，轻轻巧巧的便越墙而过。

那两名帮众吓了一跳。大声赞道：“好功夫！”跟着听得墙外砰的一声，有甚么重物落地，却原来石破天不知落地之法。竟然摔了一交，那两名帮众相顾愕然，不知其故，自然万万想不到帮主轻功如此神妙，竟会摔了个姿势难看之极的仰八叉。

那少女却在墙头看得清清楚楚，吃了一惊，见他摔倒后一时竟不爬起，忙纵身下墙，伸手去扶，柔声道：“天哥，怎么啦？你病没好全，别逞强使功。”伸手在他腋下，将他扶了起来。石破天这一交摔得屁股好不疼痛，在那少女扶持之下，终于站起。那少女道：“咱们到老地方去，好不好？你摔痛了么？能不能走？”

石破天内功深湛，刚才这一交摔得虽重，片刻间也就不痛了，说道：“好！我不痛啦，当然能走！”

那少女拉着他的右手，问道：“这么多天没见到你，你想我不想？”微微仰起了头，望着石破天的眼睛。。

石破天眼前出现了一张清丽白腻的脸庞，小嘴边带着俏皮的微笑，月光照射在她明澈的眼睛之中，宛然便是两点明星，鼻中闻到那少女身上发出的香气，不由得心中一荡，他虽于男女之事全然不懂，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就算再傻，身当此情此景，对一个美丽的少女自然而然会起爱慕之心。他呆了一呆，说道：“那天晚上你来看我，可是随即就走了。我时时想起你。”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你失踪这么久，又昏迷了这许多天，可不知人家心中多急。这两天来，每天晚上我仍是来瞧你，你不知道？我见你练功练得起劲，生怕打扰了你的疗伤功课，没敢叫你。”

石破天喜道：“真的么？我可一点不知道。好姊姊，你……你为甚么对我这样好？”

那少女突然间脸色一变，摔脱了他的手，嗔道：“你叫我甚么？我……我早猜到你这么久不回来，定在外边跟甚么……甚么……坏女人在一起，哼！你叫人家‘好姊姊’叫惯了，顺口便叫到我身上来啦！”她片刻之前还在言笑晏晏，突然间变得气恼异常，石破天愕然不解，道：“我……我……”

那少女听他不自辩解，更加恼了，一伸手便扯住了他右耳，怒道：“这些日子中，你到底和哪个贱女人在一起？你是不是叫她作‘好姊姊’？快说！快说！”她问一句“快说”，便用力扯他一下耳朵，连问三句，手上连扯三下。

石破天痛得大叫“啊哟”，道：“你这么凶，我不跟你玩啦！”那少女又是用力扯他的耳朵，道：“你想撒下我不理么？可没这么容易。你跟哪个女人在一起？快说！”石破天苦着脸道：“我是跟一个女人在一起啊，她睡在我的房里……”那少女大怒，手中使劲，登时将石破天的耳朵扯出血来，尖声道，“我这就去杀死她。”

石破天惊道：“哎，哎，那是侍剑姊姊，她煮燕窝、煮人参小米粥给我吃，虽然小米粥煮得糊了，苦得很，可是她人很好啊，你……你可不能杀她，”

那少女两行眼泪本已从脸颊上流了下来，突然破涕为笑，“呸”的一声，用力又将他的耳朵一扯，说道：“我道是哪个好姊姊，原来你说的是这个臭丫头。你骗我，油嘴滑舌的，我才不信呢。这几日每天晚上我都在窗外看你，

你跟这个臭丫头倒是规规矩矩的，算你乖！”伸过手去，又去碰他的耳朵。

石破天吓了一跳，侧头想避，那少女却用于掌在他耳朵上轻轻的揉了几下，笑问：“天哥，你痛不痛？”石破天道：“自然痛的。”那少女笑道：“活该你痛，谁叫你骗人？又古里古怪的叫我甚么‘好姊姊’！”石破天道：“我听妈说，叫人家姊姊是客气，难道我叫错你了么？”

那少女横了他一眼道：“几时要你跟我客气了？好罢，你心中不服气，我也把耳朵给你扯还就是了。”说着侧过了头，将半边脸凑了过去。石破天闻到她脸上幽幽的香气，提起手来在她耳朵上捏了几下，摇头道：“我不扯。”问道：“那么我叫你甚么才是？”那少女嗔道：“你从前叫我甚么？难道连我名字也忘了？”

石破天定了定神，正色道：“姑娘，我跟你讲，你认错了人，我不是你的甚么天哥。我不是石破天，我是狗杂种。”

那少女一呆，双手按住了他的肩头，将他身子扳转了半个圈，让月光照在他的脸上，向他凝神瞧了一会，哈哈大笑，道：“天哥，你真会开玩笑，刚才你说得真像，可给你吓了一大跳，还道真的认错人。咱们走罢！”说着拉了他手，拔步便行。石破天急道：“我不是开玩笑，你真的认错了人。你瞧，我连你叫甚么也不知道。”

那少女止步回身，右手拉住了他的左手，笑靥如花，说道：“好啦，你一定要扯足了顺风旗才肯罢休，我便依了你。我姓丁名瑯，你一直便叫我‘叮叮当当’。你记起来了么？”几句话说完，暮地转身，飞步向前急奔。

石破天被她一扯之下，身子向前疾冲，脚下几个踉跄，只得放开脚步，随她狂奔，初时气喘吁吁的十分吃力，但急跑了一阵，内力调匀，脚下越来越轻，竟是全然不用费力。

也不知奔出了多少路，只见眼前水光浮动，已到了河边，丁瑯拉着他手，轻轻一纵，跃上泊在河边的一艘小船船头。石破天还不会运内力化为轻功，砰的一声，重重落在船头，船旁登时水花四溅，小船不住摇晃。

丁瑯“啊”的一声叫，笑道：“瞧你的，想弄个船底朝天么？”提起船头竹篙，轻轻一点，便将小船荡到河心。

月光照射河上，在河心映出个缺了一半的月亮。丁瑯的竹篙在河中一点，河中的月亮便碎了，化成一道道的银光，小船向前荡了出去。

石破天见两岸都是杨柳，远远望出去才有疏疏落落的几家人家，夜深人静，只觉一阵阵淡淡香气不住送来，是岸上的花香？还是丁瑯身上的芬芳？

小船在河中转了几个弯，进了一条小港，来到一座石桥之下，丁瑯将小船缆索系在桥旁杨柳枝上。水畔杨柳茂密，将一座小桥几乎遮满了，月亮从柳枝的缝隙中透进少许，小船停在桥下，真像是间天然的小屋一般。

石破天赞道：“这地方真好，就算是白天，恐怕人家也不知道这里有一艘船停着。”丁瑯笑道：“怎么到今天才赞好？”钻入船舱取出一张草席，放在船头，又取两副杯筷，一把酒壶，笑道：“请坐，喝酒罢！”再取几盘花生、蚕豆、干肉，放在石破天面前。

石破天见丁瑯在杯中斟满了酒，登时酒香扑鼻。谢烟客并不如何爱饮酒，只偶尔饮上几杯，石破天有时也陪着他喝些，但喝的都是白酒，这时取了丁瑯所斟的那杯酒来，月光下但见黄澄澄、红艳艳地，一口饮下，一股暖气直冲入肚，口中有些辛辣、有些苦涩。丁瑯笑道：“这是二十年的绍兴女儿红，味道可还好么？”

石破天正待回答，忽听得头顶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二十年的绍兴女儿红，味儿岂还有不好的？”

拍的一声，丁珰手中酒杯掉上船板，酒水溅得满裙都是。酒杯骨溜溜滚开，咚的一响，掉入了河中。她花容失色，全身发颤，拉住了石破天手，低声道：“我爷爷来啦！”

石破天抬头向声音来处瞧去，只见一双脚垂在头顶，不住晃啊晃的，显然那人是坐在桥上，双脚从杨枝中穿下，只须再垂下尺许，便踏到了石破天头上。那只脚上穿着白布袜子，绣着寿字的双梁紫缎面鞋子。鞋袜都十分干净。

只听头顶那苍老的声音道：“不错，是你爷爷来啦。死丫头，你私会情郎，也就罢了。怎么将我辛辛苦苦弄来的二十年的女贞陈绍，也偷出来给情郎喝？”丁珰强作笑容，说道：“他……他不是甚么情郎，只不过是……是个寻常朋友。”那老者怒道：“呸，寻常朋友，也抵得你待他这么好？连爷爷的命根子也敢偷？小贼，你给我滚出来，让老头儿瞧瞧，我孙女儿的情郎是怎么一个丑八怪。”

丁珰左手捏住石破天右手手掌，右手食指在他掌心写字。嘴里说道：“爷爷，这个朋友又蠢又丑，爷爷见了包不喜欢。我偷的酒，又不是特地给他喝的，哼，他才不配呢，我是自己爱喝酒，随手抓了一个人来陪陪。”

她在石破天掌心中划的是“千万别说是长乐帮主”九个字，可是石破天的母亲没教他识字读书，谢烟客更没教他识字读书，他连个“一”字也不识得，但觉到她在自己掌心中乱搔乱划，不知她搞甚么花样，痒痒的倒也好玩，听到她说自己“又蠢又丑”，又是不配喝她的酒，不由得有气，将她的手一摔，便摔开了。

丁珰立即又伸手抓住了他手掌，写道：“有性命之忧，一定要听话”，随即用力在他掌上捏了几下，像是示意亲热，又像是密密叮嘱。

石破天只道她跟自己亲热，心下只是喜欢，自是不明所以，只听头顶的老者说道：“两个小家伙都给我滚上来，阿珰，爷爷今天杀了几个人啦？”

丁珰颤声道：“好像……好像只杀了一个。”

石破天心想：“我撞来撞去这些人，怎么口口声声的总是将‘杀人’两字挂在嘴边？”

只听头顶桥上那老者说道：“好啊，今天我还只杀了一个，那么还可再杀两人。再杀两个人来下酒，倒也不错。”

石破天心想：“杀人下酒，这老公公倒会说笑话？”突觉丁珰握着自己的手松了，眼前一花，船头上已多了一个人。

只见这人须发皓然，眉花眼笑，是个面目慈祥的老头儿。但与他目光一触，登时不由自主的机伶伶打个冷战，这人眼中射出一股难以形容的凶狠之意，叫人一见之下，便浑身感到一阵寒意，几乎要冷到骨髓中去。

这老人嘻嘻一笑，伸手在石破天肩头一拍，说道：“好小子，你口福不小，喝了爷爷的二十年女贞陈绍！”他只这么轻轻一拍，石破天肩头的骨骼登时格格的好了一阵，便似已尽数碎裂一般。

丁珰大惊，伸手攀住了那老人的臂膀，求道：“爷爷，你……你别伤他。”

那老人随手这么一拍，其实掌上已使了七成力道，本拟这一拍便将石破天连肩带臂、骨骼尽数拍碎，哪知手掌和他肩膀相触，立觉他肩上生出一股浑厚沉稳的内力，不但护住了自身，还将手掌向上一震，自己苦不是立时加

催内力，手掌便会向上弹起，当场便要出丑。那老人心中的惊讶实不在丁瑛之下，又是嘻嘻一笑，说道：“好，好，好小子，倒也配喝我的好酒。阿瑛，斟几杯酒上来，是爷爷请他喝的，不怪你偷酒。”

丁瑛大喜，素知爷爷目中无人，对一般武林高手向来都殊少许可，居然一见石破天便请他喝酒，实在大出意料之外。她对石破天情意缠绵，原认定他英雄年少，世间无双，爷爷垂青赏识，倒也丝毫不奇，只是听爷爷刚才的口气，出手便欲杀人，怎么一见面便转了口气，可见石郎英俊潇洒，连爷爷也为之倾倒。她一厢情愿，全不想到石破天适才其实已然身遭大难，她爷爷所以改态，全因察觉了对方内力惊人之故，他于这小子的甚么“英俊潇洒”，那是丝毫没放在心上。何况石破天相貌虽然不丑，也不见得如何英俊，“潇洒”两字，更跟他沾不上半点边儿。当下丁瑛喜孜孜的走进船舱，又取出两只酒杯，先斟了一杯给爷爷，再给石破天斟上一杯，然后自己斟了一杯。

那老人道，“很好，很好！你这娃娃既然给我阿瑛瞧上了，定然有点来历。你叫甚么名字？”石破天道：“我……我…我……我……”这时他已知“狗杂种”三字是骂人的言语，对熟人说了倒也不妨，跟陌生人说起来却有些许不雅，但除此之外更无旁的名字，因此连说三个“我”字，竟不能再接下去。那老人怫然不悦，道：“你不敢跟爷爷说么？”石破天昂然道：“那又有甚么不敢？只不过我的名字不大好听而已。我名叫狗杂种。”

那老人一怔，突然间哈哈大笑，声音远远传了出去，笑得白胡子四散飞动，笑了好半晌，才道：“好；好，好，小娃娃的名字很好。狗杂种！”

石破天应道：“嗯，爷爷叫我甚么事？”

丁瑛启齿微笑，瞧瞧爷爷，又瞧瞧石破天，秋波流转，妩媚不胜。她听到石破天自然而然的叫她的爷爷为“爷爷”，那是承认和她再也不分彼此；又想：“我在他掌中写字，要他不可吐露身分，他居然全听了我的。以他堂堂帮主之尊，竟肯自认‘狗杂种’，为了我如此委屈，对我钟情之深，实已到了极处。”

那老人也是心中大喜，连呼：“好，好！”自己一叫“狗杂种”，石破天便即答应，这么一个身负绝技的少年居然在自己面前服服帖帖，不敢有丝毫倔强，自是令他大为得意。

那老人道：“阿瑛，爷爷的名字，你早已跟你情郎说了罢？”

丁瑛摇摇头，神态甚是忸怩，道：“我还没说。”

那老人脸一沉，说道：“你对他到底是真好还是假好，为甚么连自己的身分来历也不跟他说？说是假好罢，为甚么偷了爷爷二十年陈绍给他喝不算，接连几天晚上，将爷爷留作救命之用的‘玄冰碧火酒’，也拿去灌在这小子的口里？”越说语气越严峻，到后来已是声色俱厉，那“玄冰碧火酒”五字，说来更是一字一顿，同时眼中凶光大盛。石破天在旁看着，也不禁栗栗危惧。

丁瑛身子一侧，滚在那老人的怀里，求道：“爷爷，你甚么都知道了，饶了阿瑛罢。”那老人冷笑道：“饶了阿瑛？你说说倒容易。你可知道‘玄冰碧火酒’效用何等神妙，给你这么胡乱糟踏了，可惜不可惜？”

丁瑛道：“阿瑛给爷爷设法重行配制就是了。”那老人道：“说来倒稀松平常。倘若说配制便能配制，爷爷也不放在心上了，”丁瑛道：“我见他一会儿全身火烫，一会儿冷得发颤，想起爷爷的神酒兼具阴阳调合之功，才偷来给他喝了些，果然很有些效验。这么一喝再喝，不知不觉间竟让他喝光

了。爷爷将配制的法门说给阿瑭听，我偷也好，抢也好，定去给爷爷再配几瓶，”那老人道：“几瓶？哈哈，几瓶？等你头发白了，也不知是否能找齐这许多珍贵药材，给我配上一瓶半瓶。”

石破天听着他祖孙二人的对答，这才恍然，原来自己体内寒热交攻、昏迷不醒之际，丁瑭竟然每晚偷了他爷爷珍贵之极的甚么“玄冰碧火酒”来喂给自己服食，自己所以得能不死，多半还是她喂酒之功。那么她于自己实有救命的大恩，耳听得那老人逼迫甚紧，便道：“爷爷，这酒既是我喝的，爷爷便可着落在我身上讨还。我一定去想法子弄来还你，若是弄不到，只好听凭你处置了。你可别难为叮叮当当。”

那老人嘻嘻一笑，道：“很好，很好！有骨气，这么说，倒还有点意思阿瑭，你为甚么不将自己的身分说给他听。”丁瑭脸现尴尬之色，道：“他……他……直没问我，我也就没说。爷爷不必疑心，这中间并无他意。”那老人道：“没有他意吗？我看不见得。只怕这中间大有他意，有些大大的他意。小丫头的心事，爷爷岂有不知？你是真心真意的爱上了他，只盼这小子娶你为妻，但若将自己的姓名说了出来啊，哼哼，那就非将这小子吓得魂飞魄散不可，因此上你只要能瞒得一时，便是一时。哼，你说是也不是？”

那老人这番话，确是猜中了丁瑭的心事。他武功高强，杀人不眨眼，江湖上人物闻名丧胆，个个敬而远之，不愿跟他打甚么交道，他却偏偏要人家对他亲热，只要对方稍现畏惧或是厌恶，他便立下杀手。丁瑭好生为难，心想自己的心事爷爷早已一清二楚，若是说谎，只有更惹他恼怒，将事情弄到不可收拾。但若把爷爷的姓名说了出来，十九会将石郎吓得从此不敢再与自己见面，那又怎生是好？霎时间忧惧交集，既怕爷爷一怒之下杀了石郎，又怕石郎知道了自己来历，这份缠绵的情爱就此化作流水，不论石郎或死或去，自己都不想活了，颤声道：“爷爷，我……我……”

那老人哈哈大笑，说道：“你怕人家瞧咱们不起，是不是？哈哈，丁老头威震江湖，我孙女儿居然不敢提他祖父名字，非但不以爷爷为荣，反以爷爷为耻，哈哈，好笑之极，”双手捧腹，笑得极是舒畅。

丁瑭知道危机已在顷刻，素知爷爷对这“玄冰碧火酒”看得极重，自己既将这酒偷去救石郎的性命，又不敢提爷爷名字。他如此大笑，心中实已恼怒到了极点，当下咬了咬唇皮，向石破天道，“天哥，我爷爷姓丁。”

石破天道：“嗯，你姓丁，爷爷也姓丁。大家都姓丁，丁丁丁的，倒也好听。”

丁瑭道：“他老人家的名讳上‘不’下‘三’，外号叫做那个……那个……‘一日不过三’！”

她只道“一日不过三”了不三的名号一出口，石破天定然大惊失色，一颗心卜卜的跳个不停，目不转睛的瞧着他。

哪知石破天神色自若，微微一笑，道：“爷爷的外号很好听啊。”

丁瑭心头一震，登时大喜，却兀自不放心，只怕他说的是反话，问道：“为甚么你说很好听？”

石破天道：“我也说不上为甚么，只觉得好听。”一日不过三’，有趣得很。”

丁瑭斜眼看爷爷时，只见他捋胡大乐，伸手在石破天肩头又是一掌，这一掌中却丝毫未用内力，摇头晃脑的道：“你是我生平的知己，好得很。旁人听到了我‘一日不过三’的名头，卑鄙的便歌功颂德，胆小的则心惊胆战，

向我戟指大骂的狂徒倒也有几个，只有你这小娃娃不动声色，反而赞我外号好听。很好，小娃娃，爷爷要赏你一件东西。让我想想看，赏你甚么最好。”

他抱着膝头，呆呆出神，心想：“老子当年杀人太多，后来改过自新，定下了规矩，一日之中杀人不得超过三名。这样一来便有了节制，就算日日都杀三名，一年也不过一千，何况往往数日不杀，杀起来或许也只一人二人。好比那日杀雪山派弟子孙万年、褚万春，就只两个而已。这‘一日不过三’的外号自然大有道理，只可惜江湖上的家伙部不明白其中的妙处。这少年对我不摆架子，不拍马屁，已然十分难得，那也罢了，而他听到了老子的名号之后，居然十分欢喜。老子年逾六十，甚么人见没见过？是真是假，一眼便知，这小子说我名号好听，可半点不假。”沉吟半晌，说道：“爷爷有三件宝贝，一是‘玄冰碧火酒’，已经给你喝了，那是要还的，不算给你。第二宝是爷爷的一身武功。娃娃学了自然大有好处。第三宝呢，就是我这个孙女儿阿瑯了。这两件宝物可只能给一件。你是要学我武功呢，还是要我的阿瑯？”

石破天两只长袖向长剑上挥了出去。只听得喀喇一响，呼的一声，王万仞突然向后直飞出去，砰的一声，重重撞在大门之上。

六 伤疤

丁不三这么一问，丁瑛和石破天登时都呆了。

丁瑛心头如小鹿乱撞，寻思：“爷爷一身武功当世少有敌手，石郎若得爷爷传授神功，此后纵横江湖，更加声威大震了。先前他说，他们长乐帮不久便有一场大难，十分棘手，他要是能学到我爷爷的武功，多半便能化险为夷。他是男子汉大丈夫。江湖上大帮会的帮主，自是以功业为重，儿女私情为轻。”偷眼瞧石破天时，只见他满脸迷惘，显是拿不定主意。丁瑛一颗心不由得沉了下去：“石郎素来风流恻怛，一生之中不知有过多少相好，这半年虽对我透着特别亲热些，其实于我毕竟终也如过眼云烟何况我爷爷在武林中名声如此之坏，他长乐帮和石破天虽然名声也是不佳，跟我爷爷总还差着老大一截。他既知我身分来历，又怎能要我？”心里酸痛，眼中泪珠已是滚来滚去。

丁不三催道：“快说！你别想捡便宜。想先学我功夫，再娶阿瑛；要不然娶了阿瑛，料想老子瞧着你是我孙女婿，自然会传武功给你。那决计不成，我跟你说话，天下没一人能在丁不三面前弄鬼。你要了这样，不能再要那样，否则小命儿难保，快说！”

丁瑛眼见事机紧迫，石郎只须说一句“我要学爷爷的武功”，自己的终身就此断送。忙道：“爷爷，我跟你实说了，他是长乐帮的帮主石破天，武林中也是大有名头的人物……”丁不三奇道：“甚么？他是长乐帮帮主？这小子不像罢？”丁瑛道：“像的，像的。他年纪虽轻，但长乐帮中的众英雄都服了他的，好像他们帮中那个‘着手回春’贝大夫，武功就很是了不起，可也听奉他的号令。”丁不三道：“贝大夫也听他的话？不会罢？”丁瑛道：“会的，会的。我亲眼瞧见的，那还会有假？爷爷武功虽然高强，但要长乐帮的一帮之主跟着你学武，这个……这个……”言下之意显然是说：“贝大夫的武功就不在你下。石帮主可不能跟你学武功，还是让他要了我罢。”

石破天忽道：“爷爷，叮叮当当认错人啦，我不是石破天。”

丁不三道：“你不是石破天，那么你是谁？”石破天道：“我不是甚么帮主，不是叮叮当当的‘天哥’。我是狗杂种，狗杂种便是狗杂种。这名字虽然难听，可是，我的的确是狗杂种。”

丁不三捧腹大笑，良久不绝，笑道：“很好。我要赏你一宝，既不是为了你是甚么瓦帮主、石帮主，也不是为了阿瑛喜欢你还是不喜欢。那是丁不三看中了你！你是狗杂种也好、臭小子也好、乌龟王八蛋也好，丁不三看中了你，你就非要我一宝不可。”

石破天向丁不三看看，又向丁瑛看看，心想：“这叮叮当当把我认作她的天哥，那个真的天哥不久定会回来，我岂不是骗了她，又骗了她的天哥？但说不要她而要学武功，又伤了她的心。我还是一样都不要的好。”当下摇了摇头，说道：“爷爷，我已喝了你的‘玄冰碧火酒’，一时也难以还你，不如便算你老人家给我的一宝罢！”

丁不三脸一沉，道：“不成，不成，那‘玄冰碧火酒’说过是要还的，你想赖皮，那可不成。你选好了没有，要阿瑛呢，还是要武功？”

石破天向丁瑛偷瞧一眼，丁瑛也正在偷眼看他，两人目光接触，急忙都转头避开。丁瑛脸色惨白，泪珠终于夺眶而出，依着她平时骄纵的脾气，不是伸手大扭石破天耳朵。也必顿足而去，但在爷爷跟前，却半点威风也施展

不出来，何况在这紧急当口，扭耳顿足，都适足以促使石破天选择习武，更是万万不可，心头当真说不出的气苦。

石破天又向她一瞥，见她泪水滚滚而下，大是不忍，柔声道：“叮叮当当，我跟你讲，你的确是认错了人。倘若我真是你的天哥，那还用得着挑选？自然是要……要你，不要学武功！”

丁珪眼泪仍如珍珠断线般在脸颊上不绝流下，但嘴角边已露出了笑容，说道：“你不是天哥？天下哪里还有第二个天哥？”石破天道：“或许我跟你天哥的相貌，当真十分相像，以致大家都认错了。”丁珪笑道：“你还不认？好罢，容貌相似，天下本来也有的。今年年头，我跟你初相识时，你粗鲁鲁的抓住我手，我那时又不识你，反手便打，是不是了？”

石破天傻傻的向她瞪视，无从回答。

丁珪脸上又现不悦之色，嗔道：“你当真是一场大病之后全忘了呢，还是假痴假呆的混赖？”石破天搔了搔头皮，道：“你明明是认错了人，我怎知那个天哥跟你之间的事？”丁珪道：“你想赖，也赖不掉的。那日我双手都给你抓住了，心中急得很。你还嘻嘻的笑，伸过嘴……伸过嘴来想……想香我的脸孔。我侧过头来，在你肩头狠狠的咬了一口，咬得鲜血淋漓，你才放了。你……你……解开衣服来看看，左肩上是不是有这伤疤？就算我真的认错了人，这个我……我口咬的伤疤，你总抹不掉的。”

石破天点头道：“不错，你没咬过我，我肩上自然不会有伤疤……”说着便解开衣衫，露了左肩出来。“咦！这……这……”突然间身子剧震，大声惊呼：“这可奇了！”

三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左肩上果然有两排弯弯的齿痕，合成一张樱桃小口的模样。齿印结成了疤，反而凸了出来，显是人口所咬，其他创伤决不会结成这般形状的伤疤。

丁不三冷冷一笑，道：“小娃娃想赖，终于赖不掉了。我跟你讲，上得山多终遇虎，你到处招惹风流，总有一天会给一个女人抓住，甩不了身。这种事情，爷爷少年时候也上过大当。要不然这世上怎会有阿珪的爹爹，又怎会有阿珪？只有我那不成器的兄弟丁不四，一生娶不到老婆，到老还是痴痴迷迷的，整日哭丧着脸，一副狗熊模样。好了，这些闲话也不用说你，如此说来，你是要阿珪了？”

石破天心下正自大奇，想不起甚么时候曾给人肩头咬了一口，瞧那齿痕，显而易见这一口咬得十分厉害，这等创伤留在身上，岂有忘记之理？这些日子来他遇到了无数奇事，但心中知道一切全因“认错了人”，唯独这一件事却实在难以索解。他呆呆出神，丁不三问他的话，竟一句也没听进耳里。

丁不三见他不作一声，脸上神色十分古怪，只道少年脸皮薄，不好意思直承其事，哈哈一笑，便道：“阿珪，撑船回家去！”

丁珪又惊又喜，道：“爷爷，你说带他回咱们家去？”丁不三道，“他是我孙女婿儿，怎不带回家去？要是冷不防给他溜之大吉，丁不三今后还有脸做人么？你说他帮里有甚么‘着手回春’贝大夫这些人，这小子倘若缩在窝里不出头，去抓他出来就不大容易了。”

丁珪笑咪咪的向石破天横了一眼，突然满脸红晕，提起竹篙，在桥墩上轻轻一点，小船穿过桥洞，直荡了出去。

石破天想问：“到你家里去？”但心中疑团实在太多，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小河如青缎带子般，在月色下闪闪发光，丁瑛竹篙刺入水中，激起一圈圈漪涟，小船在青缎上平滑了过去。有时河旁水草擦上船舷，发出低语般的沙沙声，岸上柳枝垂了下来，拂过丁瑛和石破天的头发，像是柔软的手掌抚摸他二人头顶。良夜寂寂，花香幽幽，石破天只当是又入了梦境。

小船穿过一个桥洞，又是一个桥洞，曲曲折折的行了良久，来到一处白石砌成的石级之旁，丁瑛拾起船缆抛出，缆上绳圈套住了石级上的一根木桩。她掩嘴向石破天一笑，纵身上了石级。

丁不三笑道，“今日你是娇容，请，请！”

石破天不知说甚么好，迷迷糊糊的跟在丁瑛身后，跟着她走进一扇黑漆小门，跟着她踏过一条鹅卵石铺成的长长石路，跟着她走进了一个月洞门，跟着她走进一座花园，跟着她来到一个八角亭子之中。

丁不三走进亭中，笑道：“娇客，请坐！”

石破天不知“娇客”二字是何意义，见丁不三叫他坐，只得坐下。丁不三却携着孙女之手，穿过花园，远远的去。

明月西斜，凉亭外的花影拖得长长地，微风动树，凉亭畔的一架秋千一晃一晃的颤抖。石破天抚着左肩上的疤痕，心下一片迷惘。

过了好一会，只听得脚步细碎，两个中年妇人从花径上走到凉亭外，略躬身，微笑道：“请新官人进内堂更衣。”石破天不知是甚么意思，猜测要他进内堂去，便随着二人向内走去。

经过一处荷花池子，绕过一道回廊，随着两个妇人进了一间厢房，只见房里放着一大盆热水，旁边悬着两条布巾。一个妇人笑道：“请新官人沐浴。老爷说，时刻匆忙，没预备新衣，请新官人将就些，仍是穿自己的衣服罢。”二人吃吃而笑，退出房去，掩上了房门。

石破天心想：“我明明叫狗杂种，怎么一会儿变成帮主，一会儿成了天哥，叫作石破天也就罢了，这时候又给我改名叫甚么‘娇客’、‘新官人’？”

他存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情，看来丁不三和丁瑛对自己并无恶意，一盆热汤中散发着香气，不管三七二十一，除了衣衫，便在盆中洗了个浴，精神为之一爽。

刚穿好衣衫，听得门外一个男子声音朗声说道：“请新官人到堂上拜天地。”石破天吃了一惊，“拜天地”三字他是懂的，一经联想，“新官人”三字登时也想起来了，小时候曾听母亲讲过新官人、新娘子拜天地的事，他怔怔的不语，只听那男子又问：“新官人穿好衣衫了罢？”石破天道：“是。”

那人推开房门，走了进来，将一条红绸挂在他颈中，另一朵红绸花扣在他的襟前，笑道：“大喜，大喜。”扶着他手臂便向外走去。

石破天手足无措，跟着他穿廊过户，到了大厅上。只见明晃晃地点着八根巨烛，居中一张八仙桌上披了红色桌帟。丁不三笑吟吟的向外而立。石破天一踏进厅，廊下三名男子便齐声吹起笛子来。扶着石破天的那男子朗声道：“请新娘子出堂。”

只听得环佩丁冬，先前那两个中年女子扶着一个头兜红绸、身穿红衫的女子，瞧这身形正是丁瑛。那三个女子站在石破天右侧。烛光耀眼，兰麝飘香，石破天心中又是糊涂，又是害怕，却又是喜欢。

那男子朗声赞道：“拜天！”

石破天见了丁瑛已向中庭盈盈拜倒，正犹豫间，那男子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跪下来叩头。”又在他背上轻轻推了推。石破天心想：“看来是非拜

不可。”当即跪下，胡乱叩了几个头。扶着丁瑄的一个女子见他拜得慌乱，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那男子赞道：“拜地！”石破天 and 丁瑄转过身来，一齐向内叩头。那男子又赞道：“拜爷爷。”丁不三居中一站，丁瑄先拜了下去，石破天微一犹豫，跟着便也拜倒。

那男子赞道，“夫妇交拜。”

石破天见丁瑄侧身向自己跪下，脑子中突然清醒，大声说道：“爷爷，叮叮当当，我可真的不是甚么石帮主，不是你的天哥。你们认错了人，将来可别……可别怪我。”

丁不三哈哈大笑，说道：“这浑小子，这当儿还在说这些笑话！将来不怪，永远也不怪你！”

石破天道：“叮叮当当，咱们话说在头里，咱们拜天地，是闹着玩呢，还是当真的？”丁瑄已跪在地下，头上罩着红绸，突然听他问这句话，笑道：“自然是当真的。这种事……哪有……哪有闹着玩的？”石破天大声道，“今日你认错了人，可不管我事啊。将来你反悔起来，又来扭我耳朵，咬我肩膀，那可不成！”

一时之间，堂上堂下，尽皆粲然。

丁瑄忍俊不禁，格格一声，也笑了出来，低声道：“我永不反悔，只要你待我好，对我真心，我……我自然不会扭你耳朵，咬你肩部。”

丁不三大声道：“老婆扭耳，天经地义，自盘古氏开天辟地以来，就是如此。有甚么成不成的？我的乖孙女婿儿，阿瑄向你跪了这么久，你怎不还礼？”

石破天道：“是，是！”当即跪下还礼，两人在红毡之上交拜了几拜。

那赞礼男子大声道：“夫妻交拜成礼，送入洞房。新郎新娘，百年好合，多子多孙，五世其昌。”登时笛声大作。一名中年妇人手持一对红烛，在前引路，另一妇人扶着丁瑄，那赞礼男子扶着石破天，一条红绸系在两人之间，拥着走进了一间房中。

这房比之石破天在长乐帮总舵中所居要小得多，陈设也不如何华丽，只是红烛高烧，东挂一块红绸，西贴一张红纸，虽是匆匆忙忙间胡乱凑起来的，却也平添不少喜气。几个人扶着石破天 and 丁瑄坐在床沿之上，在桌上斟了两杯酒，齐声道：“恭喜姑爷小姐，喝杯交杯酒儿。”嘻嘻哈哈的退了出去，将房门掩上了。

石破天心中怦怦乱跳，他虽不懂世务，却也知这么一来，自己和丁瑄已拜了天地，成了夫妻。他见丁瑄端端正正的坐着，头上罩了那块红绸，一动也不动，隔了半晌，想不出甚么话说，便道：“叮叮当当，你头上盖了这块东西，不气闷么？”

丁瑄笑道：“气闷得紧，你把它揭了去罢！”

石破天伸两根手指捏住红绸一角，轻轻揭了下来，烛光之下，只见丁瑄脸上、唇上胭脂搽得红扑扑地，明艳端丽，嫣然腼腆。石破天惊喜交集，目不转睛的向她呆呆凝视，说道：“你……你真好看。”

丁瑄微微一笑，左颊上出现个小小的酒窝，慢慢把头低了下去。

正在此时，忽听得丁不三在房外高处朗声说道：“今宵是小孙女于归的吉期，何方朋友光临，不妨下来喝杯喜酒。”

另一边高处有人说道：“长乐帮主座下贝海石，谨向丁三爷道安问好，

深夜滋扰，甚是不当。丁三爷恕罪。”

石破天低声道：“啊。是贝先生来啦。”丁瑯秀眉微蹙，竖食指搁在嘴唇正中，示意他不可作声。

只听丁不三哈哈一笑，说道：“我道是哪一路偷鸡摸狗的朋友，却原来是长乐帮的人，你们喝喜酒不喝？可别大声嚷嚷的，打扰了我孙女婿、孙女儿的洞房花烛，要闹新房，可就来得迟了。”言语之中，好生无礼。

贝海石却并不生气，咳嗽了几声，说道：“原来今日是丁三爷令孙千金出阁的好日子。我们兄弟来得鲁莽，没携礼物，失了礼数，改日登门道贺，再叨扰喜酒。敝帮眼下有一件急事，要亲见敝帮石帮主，烦请丁三爷引见，感激不尽。若非为此，深更半夜的，我们便有天大胆子，也不敢贸然闯进丁三爷的歇驾之所。”

丁不三道：“贝大夫，你也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了，不用跟丁老三这般客气，你说甚么石帮主，便是我的新孙女婿狗杂种了，是不是？他说你们认错了人，不用见了。”

随伴贝海石而来的共有帮中八名高手，米横野、陈冲之等均在其内，听丁不三骂他们帮主为狗杂种，有几人喉头已发出怒声。贝海石却曾听石破天自己亲口说过几次，知道丁不三之言倒不含侮辱之意，只是帮主竟做了丁不三这老魔头的孙女婿，不由得暗暗担忧，说道：“丁三爷，敝帮此事紧急，必须请示帮主。我们帮主爱说几句笑话，那也是常有的。”

石破天听得贝海石语意甚是焦急，想起自己当日在摩天崖上寒热交困，幸得他救命，此后他又日夜探视，十分关心，此刻实不能任他忧急，置之不理，当即走到窗前，推开窗子，大声叫道：“贝先生，我在这里，你们是不是找我？”

贝海石大喜，道：“正是。属下有紧急事务禀告帮主。”石破天道：“我是狗杂种，可不是你们的甚么帮主。你要找我，是找着了。要找你们帮主，却没找着。”贝海石脸上闪过一缕尴尬的神色，道：“帮主又说笑话了。帮主请移驾出来，咱们借一步说话。”石破天道：“你要我出来？”贝海石道：“正是！”

丁瑯走到石破天身后，拉住他衣袖，低声说道：“天哥，别出去。”石破天道：“我跟他说明白，立刻就回来。”从窗子中毛手毛脚的爬了出去。

只见院子中西边墙上站着贝海石，他身后屋瓦上一列站着八人，东边一株栗子树的树干上坐着一人，却是丁不三，树干一起一伏，缓缓的抖动。

丁不三道：“贝大夫，你有话要跟我孙女婿说，我在旁听听成不成？”贝海石沉吟道：“这个……”心想：“你是武林中的前辈高人，岂不明白江湖上的规矩？我夤夜来见帮主，说的自是本帮机密，外人怎可与闻？早就听说此人行事乱七八糟，果然名不虚传。”便道：“此事在下不便擅专，帮主在此，一切自当由帮主裁定。”

丁不三道：“很好，很好，你把事情推到我孙女婿头上。喂，狗杂种，贝大夫有话跟你说，我想在旁听听。”石破天道：“爷爷要听，打甚么紧？”丁不三哈哈大笑，道：“乖孙子，孝顺孙儿。贝大夫，有话便请快说，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孙女儿洞房花烛，你这老儿在这里罗唆不停，岂不是大煞风景？”

贝海石没料到石破天竟会如此回答，一言既出，势难挽回。心下老大不快，说道：“帮主，总舵有雪山派的客人来访。”

石破天还没答话。丁不三已插口道：“雪山派没甚么了不起。”

石破天道：“雪山派？是花万紫花姑娘他们这批人么？”

武林中门派千百，石破天所知者只一个雪山派，雪山派中门人千百，他所熟识的又只花万紫一人，因此冲口而出便提她的名字。

随贝海石而来的八名长乐帮好手不约而同的脸上现出微笑，均想：“咱们帮主当真风流好色，今晚在这里娶新媳妇，却还是念念不忘的记着雪山派中的美貌姑娘。”

贝海石道：“有花万紫花姑娘在内，另外却还有好几个人。领头的是‘气寒西北’白万剑。此外还有八九个他的师弟，看来都是雪山派中的好手。”

丁不三插口道：“白万剑有甚么了不起？就算白自在这老匹夫自己亲来，却又怎地？贝大夫，老夫听说你的‘五行六合掌’功夫着实不坏，为甚么一见白万剑这小子到来，便慌慌张张、大惊小怪起来？”

贝海石听他称赞自己的“五行六合掌”，心下不禁得意：“这老魔头向来十分自负，居然还将我的五行六合掌放在心上。”微微一笑，说道：“在下这点儿微末武功，何足挂齿？我们长乐帮虽是小小帮会，却也不惧武林中哪一门、哪一派的欺压。只是我们和雪山派素无纠葛，‘气寒西北’却声势汹汹的找上门来，要立时会见帮主，请他等到明天，却也万万等不得，这中间多半有甚么误会，因此我们要向帮主讨个主意。”

石破天道：“昨天花姑娘闯进总舵来，给陈香主擒住了，今天早晨已放了她出去。他们雪山派为这件事生气了？”贝海石道：“这件事或者也有点干系。但属下已问过了陈香主，他说帮主始终待花姑娘客客气气，连头发也没碰到她一根，也没追究她擅闯总舵之罪，临别之时还要请她吃燕窝，送银子，实在是给足雪山派面子了。但瞧‘气寒西北’的神色，只怕中间另有别情。”石破天道：“你要我怎么样？”贝海石道：“全凭帮主号令。帮主说‘文对’，我们回去好言相对，给他们个软钉子碰碰；若说‘武对’，就打他们个来得去不得，谁教他们肆无忌惮的到长乐帮来撒野？要不然，帮主亲自去瞧瞧，随机应变，那就更好。”

石破天和丁瑯同处一室，虽然喜欢，却也是惶恐之极，心下惴惴不安，不知洞房花烛之后，下一步将是如何，暗思自己不是她的真“天哥”，这场“拜天地成亲”，到头来终不免拆穿西洋镜，弄得尴尬万分，幸好贝海石到来，正好乘机脱身，便道：“既是如此，我便回去瞧瞧。他们如有甚么误会，我老老实实跟他们说个明白便了。”回头说道：“爷爷，叮叮当当，我要去了。”

丁不三搔了搔头皮，道：“这个不大妙。雪山派的小子们来搅局，我去打发好了，反正我杀过他们两个弟子，和白老儿早结了怨，再杀几个，这笔帐还是一样算。”

丁不三杀了孙万年、褚万青二人之事，雪山派引为奇耻大辱，秘而不宣；石清、闵柔夫妇得知后也从未对人说起，因此江湖上全无知闻。贝海石一听之下，心想：“雪山派势力甚盛，不但本门师徒武功高强，且与中原各门派素有交情，我们犯不着无缘无故的树此强敌。长乐帮自己的大麻烦事转眼就到，实不宜另生枝节。”当即说道：“帮主要亲自去会会雪山派人物，那是再好也没有了。丁三爷，敝帮的小事，不敢劳动你老人家的大驾。我们了结此事之后，再来拜访如何？”他绝口不提“喝喜酒”三字，只盼石破天回总舵之后，劝得他打消与丁家结亲之意。

丁不三怒道：“胡说八道，我说过要去，那便一定要去。我老人家的夫大驾，是非劳动不可的。长乐帮这件事，丁老三是管定了。”

丁瑛在房内听着各人说话，猜想雪山派所以大兴问罪之师，定是自己这个风流夫婿见花万紫生得美貌，轻薄于她，十之八九还对她横施强暴，至于陈香主说甚么“连头发也没有碰到她一根”，多半是在为帮主掩饰，否则送银子也还罢了，怎地要请人家姑娘吃燕窝补身？又想今宵洞房花烛，他居然要赶去跟花万紫相会，将自己弃之不顾，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又听爷爷和贝海石斗口，渐渐说僵，当即纵身跃入院子，说道：“爷爷，石郎帮中有事，要回总舵，咱们可不能以儿女之私，误他正事。这样罢，咱祖孙二人便跟随石郎而去，瞧瞧雪山派中到底有甚么了不起的人物。”

石破天虽要避开洞房中的尴尬，却也不愿和丁瑛分离，听她这么说，登时大喜，笑道：“好极，好极！叮叮当当，你和我一起去，爷爷也去。”

他既这么说，贝海石等自不便再生异议。各人来到河畔，坐上长乐帮驶来的大船，回归总舵。

贝海石在船上低声对石破天道：“帮主，你劝劝丁三爷，千万不可出手杀伤雪山派的来人，多结冤家，殊是无谓。”石破天点头道：“是啊，好端端地怎可随便杀人，那不是成了坏人么？”

一行来到长乐帮总舵。丁瑛说道：“天哥，我到你房中去换一套男子衣衫，这才跟你一起，去见见那位花容月貌的花姑娘。”石破天大感兴趣，问道：“那为甚么？”丁瑛笑道：“我不让她知道我是你的娘子，说起话来方便些。”石破天听到她说“我是你的娘子”这六个字时，脸上神情又是娇羞，又是得意，不由得胸口为之一热，道：“很好，我同你换衣服去。”

丁不三道：“我也去装扮装扮，我扮作贵帮的一个小头目可好？”贝海石本不愿让雪山派中人知道丁不三与本帮混在一起，听他说愿意化装，正合心意，却不动声色，说道：“丁三爷爱怎样着，可请自便。”

丁不三祖孙二人随着石破天来到他卧室之中。推门进去时侍剑兀自睡着，她听到门响，“啊”的一声，从床上跳将起来，见到丁不三祖孙，大为惊讶。石破天一时难以跟她说明，只道：“侍剑姊姊，这两位要装扮装扮，你……帮帮他们罢。”深恐侍剑问东问西，这拜天地之事可不便启齿，说了这句话，便走到房外的花厅之中。

过得一顿饭时分，陈冲之来到厅外，朗声道：“启禀帮主，众兄弟已在虎猛堂中伺候帮主大驾。”

便在此时，丁瑛掀开门帷，走了出来，笑道：“好啦，咱们去罢。”石破天眼前突然多了一个粉装玉琢般的少年男子，不由得一怔，只见丁瑛穿了一袭青衫，头带书生巾，手中拿着一柄折扇。石破天虽不知甚么叫做“风流儒雅”，却也觉得她这般打扮，较之适才的新娘子服饰另有一番妩媚。丁不三却穿了一套粗布短衣，脸上搽满了淡墨，足下一双麻鞋，左肩高，右肩低，走路一跛一拐，神情十分猥亵。石破天乍看之下，几乎认不出来，隔了半晌，这才哈哈大笑，说道：“爷爷，你样子可全变啦。”

陈冲之低声道：“帮主，要不要携带兵刃？”石破天睁大了眼睛问道：“带甚么兵刃，为甚么要带兵刃？”陈冲之只道他问的是反话，忙道：“是！是！”当下当先引路，四个人来到虎猛堂中。

陈冲之推门进去，堂中数十人倏地站起，齐声说道：“参见帮主！”石破天万没料到厅门开处，厅堂竟是如此宏大，堂中又有这许多人等着，不由

得吓了一跳，见各人躬身行礼，既不知如何答礼，又不知说甚么好，登时呆在门口，不由得手足无措。但见四周几桌上点着明晃晃的巨烛，数十名高高矮矮的汉子分两旁站立，居中空着一张虎皮交椅。大厅中这一股威严之气，登时将这个从未见过世面的乡下少年慑住了，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双眼望着贝海石求援，只盼他指示如何应对。

贝海石抢到门边，扶着石破天的手臂，低声道：“帮主。咱们先坐定了，才请雪山派的朋友们进来。”石破天自是一切都听由他的摆布，在贝海石扶持下走到虎皮交椅前。贝海石低声道：“请坐！”

石破天茫然道：“我……坐在那里？”心里说不出的害怕，眼光不由自主的向丁珰望去，最好丁珰能拉着他手逃出大厅，逃得远远地，到甚么深山野岭之中，再也别回到这地方来。丁珰却向他微微一笑。石破天从她眼色中感到一阵亲切之意，似乎听她在说：“天哥，不用怕，我便在你身边，若有甚么难事，我总是帮你。”他登时精神一振，心下又是感激，又是安慰，当下便在居中那张虎皮大椅上坐了下去。

石破天坐下后，丁不三和丁珰站在虎皮交椅之后，堂上数十条汉子一按座次就座。

贝海石道：“众家兄弟，帮主这些日子中病得甚是沉重，幸得吉人天相，已大好了，只是精神尚未全然复元。本来帮主还应安安静静的休养多日，方能亲理帮务，不料雪山派的朋友们却非见帮主不可，倒似乎帮主已然一病不起了似的。嘿嘿，帮主内功深湛，小小病魔岂能亲何得了他？帮主，咱们便请雪山派的朋友们进来如何？”

石破天“嗯”了一声，也不知该说“好”还是“不好”。

贝海石道：“安排座位！西边的兄弟们都坐到东边来。”众人当即移动座位，坐到了东首。在堂下侍候的帮众上来，在西首摆开一排九张椅子。

贝海石道：“米香主，请客人来会帮主。”米横野应道：“是。”转身出去。

过不多时，听得厅堂外脚步声。四名帮众打开大门。米横野侧身在旁，朗声道：“启禀帮主，雪山派众位朋友到来！”

贝海石低声道：“咱们出去迎接！”轻轻扯了扯石破天的衣袖，石破天道：“是么？”迟迟疑疑的站起身来。跟着贝海石走向厅口。

雪山派九人走进厅来，都穿着白色长衫，当先一人身材甚高，四十二三岁年纪，一脸英悍之色，走到离石破天文许之地，突然站住，双目向他射来，眼中精光大盛，似乎要直看到他心中一般。石破天向他傻傻一笑，算是招呼。

贝海石道：“启禀帮主，这位是威震西陲、剑法无双，武林中大大有名的‘气寒西北’白万剑白大哥。”

石破天点点头，又傻里傻气的一笑，他只认得跟在白万剑身后最末一个的花万紫，笑道：“花姑娘，你又来了。”

此言一出，雪山派九人登时尽皆变色。花万紫更是尴尬，哼的一声，转过了头去。

白万剑是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自在的长子，他们师兄弟均以“万”字排行，他名字居然叫到白万剑，足见剑法固然高出侪辈，而白自在对儿子的武功也确是着实得意，才以此命名。他与“风火神龙”封万里合称“雪山双杰”，在武林中当真是好大的威名，这次若不是他亲来，贝海石也决不会夤夜赶到丁不三家中去将石破天请来。白万剑在外边客厅中候石破天延见，

足足等了两个时辰，心头已是老大一股怒火，一碗茶冲了喝，喝了冲，已喝得与白水无异，早没半点茶味，好容易进得虎猛堂未，那帮主还是大模大样的居中坐在椅上，贝海石报了自己的名字向他引见，他连“久仰大名”之类的客气话半句不说，一开口便向花师妹招呼，如何不令白万剑气破了胸膛？

他登时便想：“瞧模样八成便是那小子，这几天四下打听，江湖上都说长乐帮石帮主贪淫好色，自然便是他了。这小子不将我放在眼里，却色迷迷的向花师妹献殷勤，大庭广众之间已是如此，花师妹陷身于此之时，自然更是大大不堪了。”总算他是大有身分之人，不愿立即发作，斜眼冷冷的向石破天侧视，口中不语，脸上神色显得大为不屑。

石破天又问：“花姑娘，你大腿上的剑伤好些了吗？还痛不痛？”这一问之下，花万紫登时满脸通红，其余八名雪山派弟子一齐按住剑柄。

贝海石忙道：“众位朋友远来，请坐，请坐。敝帮帮主近日身体不适，本来不宜会客，只是冲着众位的面子，这才抱病相见，有劳各位久候，实在抱歉得很。”

白万剑哼的一声，大踏步走上去，在西首第一张椅坐下，耿万钟坐第二位，以下是柯万钧、王万仞等几人，花万紫坐在末位。

长乐帮中有几人嘻皮笑脸，甚是得意，心想：“帮主一出口便讨了你们的便宜，关心你师妹的大腿，嘿嘿，你‘气寒西北’还不是无可奈何？”

贝海石陪了石破天回归原位，仆役奉上茶来。贝海石拱手道：“敝帮上下久仰雪山派威德先生、雪山双杰、以及众位朋友的威名，只是敝帮僻处江南，无由亲近。今日承白师傅和众家朋友在顾，敝帮上下有缘会见西北雪山英雄，实是三生之幸。”

白万剑拱手还礼，道：“贝大夫着手成春，五行六合掌天下无双，在下一直仰慕得紧。贵帮众位朋友英才济济，在下虽不相识，却也早闻大名。”他将贝海石和长乐帮众都捧了几句，却绝口不提石破天。

贝海石诈作不知，谦道：“岂敢，岂敢！不知各位到镇江已有几日了？金山焦山去玩过了吗？改日让敝帮帮主作个小东，陪各位到市上酒家小酌一番，再瞧瞧我们镇江小地方的风景。”他随口敷衍，总是不问雪山派群弟子的来意。

终于还是白万剑先忍耐不住，朗声说道：“江湖上多道贵帮石帮主武功了得，却不知石帮主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武功？”

长乐帮上下尽皆心中一凛，均想：“帮主于自己的武功门派从来不说，偶尔有人于奉承之余将话头带过去，他也总是微笑不答。贝先生说他是前东方帮主的师侄，但武功却全然不像。不知他此时是否肯说？”

石破天嗫嚅道：“这……这个……你问我武功么？我……我是一点儿也不会。”

白万剑听他这么说，心中先前存着三分怀疑也即消了，嘿嘿一声冷笑，说道：“长乐帮英贤无数，石帮主倘若当真不会武功，又如何作得群雄之王？这句话只好去骗骗小孩子了。想来石帮主羞于称述自己的师承来历，却不知是何缘故。”

石破天道：“你说我骗小孩子？谁是小孩子？叮叮当当，她……她不是小孩子，我也没骗她，我早跟她说过，我不是她的天哥。”他虽和白万剑对答，鼻中闻着身后丁瑯的衣香，一颗心却全悬在她的身上。

白万剑浑不知他说些甚么叮叮当当，只道他心中有鬼，故意东拉西扯，

脸色更是沉了下来，沉声道：“石帮主，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阁下在凌霄城中所学的武功，只怕还没尽数忘得干干净净罢？”

此言一出，长乐帮帮众无不耸然动容。众人皆知西域“凌霄城”乃雪山派师徒聚居之所，白万剑如此说，难道帮主曾在雪山派门下学过武功？这伙人如此声势汹汹的来到，莫非与他们门户之事有关？

石破天茫然道：“凌霄城？那是甚么地方？我从来没学过甚么武功。如果学过，那也不会忘得干干净净罢？”

这几句话连长乐帮群豪听来也觉大不对头。“凌霄城”之名，凡是武林中人，可说无人不知，他身为长乐帮帮主，居然诈作未之前闻，又说从未学过武功，如此当面撒谎，不免有损他的身分体面，又有人料想，帮主这么说，必定另有深意。

在白万剑等人听来，这几句话更是大大的侮辱，显是将雪山派丝毫没放在眼里，把“凌霄城”三字轻轻的一笔勾销。王万仞忍不住大声道：“石帮主这般说，未免太过目中无人。在石帮主眼中，雪山派门下弟子是个个一钱不值了。”

石破天见他满脸怒容，料来定是自己说错了话，忙道：“不是，不是的。我怎会说雪山派个个一钱不值。好像……好像……好像……”他在摩天崖居住之时，一年有数次随着谢烟客到小市镇上买米买盐，知道越是值钱的东西越好，这时只想说几句讨好雪山派的话，以平息王万仞的怒气，但连说了三个“好像”，却举不出适当的例子。这几人中，耿万钟、柯万钧、王万仞等几个他在侯监集上曾经见过，但不知他们的名字，只有花万紫一人比较熟悉，窘迫之下，便道：“好像花万紫姑娘，就值钱得很，值得很多很多银子……”

呼的一声，雪山派九人一齐起立，跟着眼前青光乱闪，八柄长剑出鞘，除了白万剑一人之外，其余八人各挺长剑，站成一个半圆，围在石破天身前。王万仞戟指骂道：“姓石的，你口出污言秽语，当真是欺人太甚。我们雪山弟子虽然身在龙潭虎穴之中，也不能轻易咽下这口气！”

石破天见这九人怒气冲天，半点摸不着头脑，心想：“我说的明明是好话，怎么你们又生气了？”回头向丁瑛道：“叮叮当当，我说错了话吗？”丁瑛听得夫婿当众羞辱花万紫，知他全没将这美貌姑娘放在心上，自是喜慰之极，听他问及，当即抿嘴笑道：“我不知道。或许花姑娘不值很多很多银子，也未可知。”石破天点了点头，道：“就算花姑娘不值甚么银子，便宜得很，贱得很，那也不用生气啊！”

长乐帮群豪轰然大笑，均想帮主既这么说，那是打定主意跟雪山派大战一场了。有人便道：“贵了我买不起，倘若便宜，嘿嘿，咱们倒可凑乎凑乎……”

青光一闪，跟着叮的一声，却原来王万仞狂怒之下，挺剑便向石破天胸口刺去。白万剑随手抽出腰间长剑，轻轻挡开。王万仞手腕酸麻，长剑险些脱手，这一剑便递不出去。

白万剑喝道：“此人跟咱们仇深似海，岂能一剑了结？”刷的一声，还剑入鞘，沉声道：“石帮主，你到底认不认得我？”

石破天点点头，说道：“我认得你，你是雪山派的‘气寒西北’白万剑白师傅。”白万剑道：“很好，你自己做过的事，认也不认？”石破天道：“我做过的，当然认啊。”白万剑道：“嗯，那么我来问你，你在凌霄城之时，叫甚么名字？”

石破天搔了搔头，道：“我在凌霄城？甚么时候我去过了？啊，是了，

那年我下山来寻妈妈和阿黄，走过许多城市小镇，我也不知是甚么名字，其中多半有一个叫做凌霄城了。”

白万剑寒着脸，仍是一字一字的慢慢说道：“你别东拉西扯的装蒜！你的真名字，并非叫石破天！”

石破天微微一笑，说道：“对啦，对啦，我本来就不是石破天，大家都认错了我，毕竟白师傅了不起，知道我不是石破天。”

白万剑道：“你本来的真姓名叫做甚么？说出来给大伙儿听听。”

王万仞怒喝：“他叫做甚么？他叫——狗杂种！”

这一下轮到长乐帮群豪站起身来，纷纷喝骂，十余人抽出了兵刃。王万仞已将性命豁出去了，心想我就是骂你这狗杂种，纵然乱刀分尸，王某也不能皱一皱眉头。

哪知石破天哈哈大笑，拍手道：“是啊，对啦！我本来就叫狗杂种。你怎知道？”

此言一出，众人愕然相顾，除了贝海石、丁不三、丁珩等少数几人听他说过“狗杂种”的名字，余人都是惊疑不定。白万剑却想：“这小子果然是大奸大猾，实有过人之长，连如此辱骂也能坦然受之，对他可要千万小心，半点轻忽不得。”

王万仞仰天大笑，说道：“哈哈，原来你果然是狗杂种，哈哈，可笑啊可笑。”石破天道：“我叫做狗杂种有甚么可笑？这名字虽然不好，但当年你妈妈若是叫你做狗杂种，你便是狗杂种了。”王万仞怒喝：“胡说八道！”长剑挺起，使一招“飞沙走石”，内劲直贯剑尖，寒光点点，直向石破天胸口刺去。

白万剑有心要瞧瞧石破天这几年来到底学到了甚么奇异武功，居然年纪轻轻，便身为一帮之主，令得群豪帖服，这一次便不再阻挡，口中说道，“王师弟不可动粗。”身子离椅，作个阻拦之势，却任由王万仞从身旁掠过，连人带剑，直向石破天扑去。

石破天虽练成了上乘内功，但动手过招的临敌功夫却半点也没学过，眼见对方剑势来得凌厉之极，既不知如何闪避，亦不知怎生招架才好，手忙脚乱之间，自然而然的伸手向外推出。他身穿长袍，两只长袖向长剑上挥了出去。只听得喀喇一响，呼的一声，王万仞突然向后直飞出去，砰的一声，重重撞在大门之上。

雪山派九人进入虎猛堂后，长乐帮帮众便将大门在外用木柱撑住了，以便一言不合，动起手来，便是个瓮中捉鳖之势。这虎猛堂的大门乃坚固之极的梨木所制，镶以铁片，嵌以铜钉。王万仞背脊猛力撞在门上，跟着噗噗两响，两截断剑插入了自己肩头。

原来石破天双袖这一挥之势，竟将他手中长剑震为两截。王万仞被他内力的劲风所逼，气也喘不过来，全身劲力尽失，双臂顺着来势挥出，两截断剑竟反刺入身。他软软的坐倒在地，已然动弹不得，肩头伤口中鲜血汨汨流出，霎时之间，白袍的衣襟上一片殷红。柯万钧和花万紫急忙抢过，一个探他鼻息，一个把他腕脉，幸好石破天内力虽强，却不会运使，王万仞只受外伤，性命无碍。

这么一来，雪山派群弟子固然又惊又怒，长乐帮群豪也是欣悦之中带着极大的诧异。群豪曾见帮主施展过武功，也不怎么了得，所以拥他为主，只为了他锐身赴难，甘愿牺牲一己而救全帮上下性命，再加贝海石全力扶持，

众人畏惧石帮主，其实大半还是由于怕了贝海石之故，万料不到石帮主内力竟如此强劲。只贝海石暗暗点头，心中忧喜参半。

白万剑冷笑道：“石帮主，咱们武林中人，讲究辈份大小。犯上作乱，人人得而诛之。常言道得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既曾在我雪山派门下学艺，我这个王师弟好歹也是你的师叔，你向他下此毒手，到底是何道理？天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武功再强，难道能将普天下尊卑之分、师门之义，一手便都抹煞了么？”

石破天茫然道：“你说甚么，我一句也不懂。我几时在你雪山派门下学过武艺了？”

白万剑道：“到得此刻，你还不认。你自称狗杂种，嘿嘿，你自甘下流，都没甚么好说，可是你父母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侠义英雄，你也不怕辱没了父母的英名。你不认师父，难道连父母也不认了？”

石破天大喜，道：“你认识我爸爸妈妈？那是再好也没有了。白师傅，请你告诉我，我妈妈在哪里？我爹爹是谁？”说着站起身来深深一揖，脸上神色异常诚恳。

白万剑大是愕然，不知他如此装假，却又是甚么用意，转念又想：“此人大奸大恶，实不可以常理度之。他为了遮掩自己身分，居然父母也不认了。他既肯自认狗杂种，自然连祖宗父母也早不放在心上了。”霎时间心下感慨万分，一声长叹，说道：“如此美质良材，偏偏不肯学好，当真是可恨可叹。”

石破天吃了一惊，道：“白师傅，你说可恨可叹，我爸爸妈妈怎么了？”说时关怀之情见于颜色。

白万剑见他真情流露，却决非作伪，便道：“你既对你爹娘尚有悬念之心，还不算是丧尽了天良。你爹娘剑法通神，英雄了得，夫妻俩携手行走江湖，又会有甚么凶险？”

长乐帮群豪相顾茫然，均想：“帮主的身世来历，我们一无所知，原来他父母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说甚么‘剑法通神，英雄了得’。武林中当得起白万剑这八个字考语的夫妻可没几对啊，那是谁了？”贝海石登时便想：“难道他是玄素庄黑白双剑的儿子？这……这可有些麻烦了。”

这时王万仞在柯万钧和花万紫两人扶掖之下，缓过了气来，长长呻吟了一声。

石破天见他叫声中充满痛楚，甚是关怀，问道：“这位大哥为何突然向后飞了出去？好像是撞伤了？贝先生，你说他伤势重不重？”

这几句询问在旁人听来，无不认为他是有意讥刺，长乐帮中群豪倒有半数哈哈大笑。有的说道：“此人伤势说重不重，说轻恐怕也不轻。”有的道：“雪山派的高手声势汹汹，半夜三更前来生事，我道真有甚么惊人艺业，嘿嘿，果然惊人之至，名不虚传。”

白万剑只作充耳不闻，朗声说道：“石帮主，我们今日造访，为的是你一人的私事，和别的朋友均无干系。雪山派弟子不愿跟人作无聊的口舌之争。石中玉，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认是不认？”石破天奇道：“石中玉？谁是石中玉，你要我认甚么？”

白万剑道：“你师父风火神龙为了你的卑鄙恶行，以致断去了一臂，封师哥待你恩重如山，你心中可有丝毫内愧？”这几句说得甚是诚恳，只盼他天良发现，终于生出悔罪之心。

石破天对所听到的言语却句句不懂，又问：“风火神龙封师兄，他是谁？”

怎么为了我的卑鄙恶行而断去一臂？我……做了甚么卑鄙恶行？”

白万剑听他始终不认，显是要逼着自己当众吐露爱女受辱、跳崖自尽的惨事，只气得目眦欲裂，刷的一声，拔剑出鞘，手腕一抖，秃的一响，长剑又还入了剑鞘，指着柱上的三个剑痕，朗声说道：“列位朋友，我雪山派剑法低微，不值方家一笑。但本派自创派祖师传下来的剑法，若是侥幸刺伤对手，往往留下雪花六出之形。本派的派名，便是由此而来。”

众人齐向柱子上望去，只见朱漆的柱上共有六点剑痕，布成六角，每一点都是雪花六出之形，甚是整齐。适才见他拔剑还剑，只一瞬间之事，哪知他便在这一刹那中已在柱上连刺六剑，每一剑都凭手腕颤动，幻成雪花六出，手法之快实是无与伦比。众人当王万仞被石破天内劲摔出后，对雪山派已没怎么放在眼里，但白万剑这一手剑法精妙，武林中罕见罕闻，有的不由得肃然起敬，有的更大声叫起好来。

白万剑抱拳道：“列位朋友之中，兵刃上胜过白某的，不知道有多少。白某岂敢班门弄斧，到贵帮总舵来妄自撒野？只是有一件事要请列位朋友作个见证。七年之前，敝派有个不成器的弟子，名叫石中玉，胆大妄为，和在下的廖师叔动手较量。我廖师叔为了教训于他，曾在他左腿上刺了六剑，每一剑都成雪花六出之形。本派剑法虽然平庸无奇，但普天之下，并无第二派剑法能留下这等伤痕的。”说到这里，转头瞪视石破天，森然道：“石中玉，你欺瞒众人，不敢自暴身分，那么你将裤管捋起来，给列位朋友瞧瞧，到底你大腿上是否有这般的伤痕？是真是假，一见便知。”

石破天奇道：“你叫我捋起裤管来给大家瞧瞧？”白万剑道：“不错，若是阁下腿上无此伤痕，那是白某瞎了眼睛，前来贵帮骚扰胡混，自当向帮主磕头赔罪。但若你腿上当真有此伤痕，那……那……那便如何？”石破天笑道：“要是我腿上真有。这么六个剑疤，那可真奇了，怎么我自己全不知道？”

白万剑目不转睛的凝视着他，见他说得满怀自信，不由得心下嘀咕：“此人定然是石中玉那小子。虽然相隔数年，他长大成人之后相貌变了，神态举止也颇有不同，但面容一般无异。

花师妹潜入此处察看，回来后一口咬定是他，难道咱们大伙儿都走了眼不成？”一时沉吟未答。

陈冲之笑道：“你要看我们帮主腿上伤疤，我们帮主却要看贵派花姑娘大腿上的伤疤。这里人多，赤身露体的不便，不如让他两位同到内室之中，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大家仔仔细细的看上一看！”长乐帮群豪捧腹大笑，声震屋瓦。

白万剑怒极，低声骂道：“无耻！”身形一转，已站在厅心。喝道：“石中玉，你作赋心虚，不肯显示腿伤，那便随我上凌霄城去了断罢！”刷的一声，已拔剑在手。

石破天道：“白师傅又何必生气？你说我腿上有这般伤痕，我却说没有，那么大家瞧瞧便是，又打甚么紧了？”说着抬起左腿，左脚踏在虎皮交椅的扶手上，捋起左脚的裤管，露出腿上肌肤。

大厅中登时鸦雀无声。突然间众人不约而同“哦”的一声，惊呼了出来。

只见石破天左腿外侧的肌肤之上，果然有六点伤疤，宛然都有六角，虽然皮肉上的伤疤不如柱上的剑痕那般清晰，但六角之形，人人却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中间最惊讶的却是石破天自己，他伸手用力一擦那六个伤疤，果然

是生在自己腿上，绝非伪造。他揉了揉眼睛，又再细看，腿上这六个伤疤实和柱上剑痕一模一样。

雪山派九人一十八只眼睛冷冷的凝望着他。

石破天捋着裤管，额头汗水一滴滴的流下来，他又摸摸肩头，喃喃道：“肩头、腿上都有伤疤，怎么别人知道，我……我自己都不知道？难道……我把从前的事都忘了？”

他瞧瞧贝海石，贝海石缓缓摇了摇头。他回头去望丁瑯，丁瑯皱着鼻子，向他笑着装个鬼脸。他又向丁不三瞧去，丁不三右手食中两指向前一送，示意动武杀人。

石破天笑道：“你们少了一个人，比不成剑，我来和白师傅联手，凑个兴儿。不过我是不会的，请你们指点。”

七 雪山剑法

陈冲之双手横托长剑，送到石破天身前，低声道：“帮主，不必跟他们多说，以武力决是非。胜的便是，败的便错。”他见白万剑剑法虽精，料想内力定然不如帮主，既然证据确凿，辩他不过，只好用武，就算万一帮主不敌，长乐帮人多势众，也要杀他们个片甲不回。

石破天随手接过长剑，心中兀自一片迷惘。

白万剑森然道：“石中玉听了：白万剑奉本派掌门人威德先生令谕，今日清理门户。这是雪山派本门之事，与旁人无涉。

若在长乐帮总舵动手不便，咱们到外边了断如何？”

石破天迷迷糊糊的道：“了……了甚么断？”丁瑛在他背上轻轻一推，低声道：“跟他打啊，你武功比他强得多，杀了他便是。”石破天道：“我……我不杀他，为甚么要杀他？白师傅又不是坏人。”一面说，一面向前跨了两步。

白万剑适才见他双袖一拂，便将王万仞震得身受重伤，心想这小子离了凌霄城后，不知得逢甚么奇遇，竟练成了这等深厚内功，旁的武功自也定然非同小可，哪里敢有丝毫疏忽？长剑抖动，一招“梅雪争春”，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剑尖剑锋齐用，剑尖是雪点，剑锋乃梅枝，四面八方的向石破天攻了过来。

霎时之间，石破天眼前一片白光，哪里还分得清剑尖剑锋？他惊惶之下，又是双袖向外乱挥，他空有一身浑厚内功，却丝毫不会运用，适才将王万仞摔出，不过机缘巧合而已，这时乱挥之下，力分则弱，何况白万剑的武功又远非王万仞之可比。但听得嗤嗤声响，他两只衣袖已被白万剑长剑削落，跟着咽喉间微微一凉，已被剑尖抵住。

白万剑情知对方高手如云，尤其贝海石武功决不在自己之下，站在石破天身后那老者目中神光湛然，也必是个极厉害的人物，身处险地，如何可给对方以喘息余暇？一招得手，立即抢上两步，左臂伸出，已将石破天挟在腋下，胳膊使劲，逼住了石破天腰间的两处穴道，喝道：“列位朋友，今日得罪了，日后登门赔礼！”

柯万钧等眼见师哥得手，不待吩咐，立时将王万仞负起，同时向大门闯去。

陈冲之和米横野刀剑齐出，喝道：“放下帮主！”刀砍肩头，剑取下盘，向白万剑同时攻上。

白万剑长剑颤动，当当两声，将刀剑先后格开，虽说是先后，其间相差实只一霎。他觉察到敌刃上所含内力着实不弱，心想：“这两人武功已如此了得，长乐帮众好手并力齐上，我等九人非丧生于此不可。”身形一晃，贴墙而立，喝道：“哪一个上来，兄弟只得先毙了石中玉，再和各位周旋。”

长乐帮群豪万料不到帮主如此武功，竟会一招之间被他擒住，不由得都没了主意。

丁瑛满脸惶急之色，向丁不三连打手势，要他出手。丁不三却笑了笑，心想：“这小子武功极强，在那小船之上，轻描淡写的便卸了我的一掌，岂有轻易为人所擒之理？他此举定有用意，我何必强行出头，反而坏他的事？且暗中瞧瞧热闹再说。”丁瑛见爷爷笑嘻嘻的漫不在乎，心下略宽，但良人落入敌手，总是担心。

这时柯万钧双掌抵门，正运内劲向外力推，大门外支撑的木柱被他推得吱吱直响，眼见大门便要被他推开。贝海石斜身而上，说道：“柯朋友不用性急，待小弟叫人开门送客。”花万紫喝道：“退开了？”挥动长剑，护住柯万钧的背心。

贝海石伸指便向剑刃上抓去。花万紫一惊：“难道你这手掌竟然不怕剑锋？”便这么稍一迟疑，眼见贝海石的手指已然抓到剑上，不料他手掌和剑锋相距尚有数寸，蓦地里屈指弹出，嗡的一声，花万紫长剑把握不住，脱手落地。贝海石右手探出，一掌拍在她肩头。这两下兔起鹘落，变招之速，实不亚于刚才白万剑在柱上留下六朵剑花。

丁不三暗暗点头：“贝大夫五行六合掌武林中得享大名，果然有他的真实本领。”但见他轻飘飘的东游西走，这边弹一指，那边发一掌，雪山派众弟子纷纷倒地，每人最多和他拆上三四招，便给击倒。

白万剑大叫：“好功夫，好五行六合掌，姓白的改日定要领教！”突然飞身而起，忽喇喇一声，冲破屋顶，挟着石破天飞了出去。

贝海石叫道：“何不今日领教？”跟着跃起，从屋顶的破洞中追出。只见寒光耀眼，头顶似有万点雪花倾将下来。他身在半空，手中又无兵刃，急切间难以招架，立时使一个千斤坠，硬生生的直堕下来。这一下看是平淡无奇，但在一瞬间将向上急冲之势转为下坠，其间只要有毫发之差，便已中剑受伤，大厅中一众高手看了，无不打从心底喝出一声采来。但白万剑便凭了这一招，已将石破天挟持而去。贝海石足尖在地下一登，跟着又穿屋追出。

丁珰大急，也欲纵身从屋顶的破孔中追出。丁不三抓住她手臂，低声道：“不忙！”

只听得砰砰、拍拍，响声不绝，屋顶破洞中瓦片泥块纷纷下坠。横卧在地的雪山派八弟子中，忽有一个瘦小人形急纵而起，快如狸猫，捷似猿猴，从屋顶破洞中钻了出去。

陈冲之反手一刀，嗤的一声，削下了他一片鞋底，便只一寸之差，没砍下他的脚板来。群豪都是一楞，没想到雪山派中除白万剑外，居然还有这样一个高手，他被贝海石击倒后，竟尚能脱身逃走。米横野深恐其余七人又再脱逃，一一补上数指。

这时长乐帮中已有十余人手提兵刃，从屋顶破洞中窜出，分头追赶。各人均想：“人家欺上门来，将我们帮主擒了去，若不截回，今后长乐帮在江湖上哪里还有立足之地？虽将敌人也擒住了七名，但就算擒住七十名、七百名，也不能抵偿帮主被擒之辱。”又想：“只须将那姓白的绊住，拆得三招两式，众兄弟一拥而上，救得帮主，那自是天大的奇功。”当下人人奋勇，分头追赶。

四下里呼哨大作，长乐帮追出来的人愈来愈众。

白万剑一招间竟便将石破天擒住，自己也觉难以相信，穿破屋顶脱出之后，心中暗呼：“惭愧！”耳听得身后追兵喊声大作，手中抱着人难以脱身远走，纵目四望，见西首河上一道拱桥，此时更无多思余暇，便即扑向桥底，抱着石破天站在桥蹬石上，紧贴桥身。

过不多时，便听得长乐帮群豪在小河南岸呼啸来去，更有七八人踏着石桥，自桥南奔至桥北。白万剑打定了主意：“若我行迹给敌人发觉，说不得只好先杀了这小子。”只听得又有一批长乐帮中人沿河畔搜将过来。突然间河畔草丛中忽喇声响，一人向东疾驰而去。

白万剑听着此人脚步声，知是师弟汪万翼，心头一喜。汪万翼的轻功在雪山派中向称第一，奔行如飞，他此举显是意在引开追兵，好让自己乘机脱险。果然长乐帮群豪蜂涌追去。白万剑心想：“长乐帮中识见高明之士不少，岂能留下空隙，任我从容逸去？”

正迟疑间，只听得橹声夹着水声，东边摇来三艘敞篷船。两艘装了瓜菜，一艘则装满稻草，当是乡人一早到镇江城里来贩卖。三艘船首尾相贯，穿过拱桥。白万剑大喜，待最后一艘柴船经过身畔时，纵身跃起，连着石破天一齐落到稻草堆上。稻草积得高高的，几欲碰到桥底，二人轻轻落下，船上乡人全不知觉。白万剑带着石破天身子一沉，钻入了稻草堆中。

柴船驶到柴市，靠岸停泊，摇船的乡农径自上茶馆喝茶去了。

白万剑从稻草中探头出来，见近旁无人，当即挟着石破天跃上岸来，见西首码头旁泊着一艘乌篷船，当即踏上船头，摸出一锭三两来重的银子，往船板一抛，说道：“船家，我这朋友生了急病，快送我们上扬州去。这锭银子是船钱，不用找了。”船家见了这么大一锭银子，大喜过望，连声答应，拔篙开船。乌篷船转了几个弯便驶入运河，径向北航。

白万剑缩在船舱之中，他知这一带长乐帮势力甚大，稍露风声，群豪便会赶来，心下盘算：“我虽侥幸擒得了石中玉这小子，但将七名师弟、师妹都陷在长乐帮中，却如何搭救他们出险？”心下一喜一忧，生恐石破天装模作样，过不到一盏茶时分，便伸指在他身上点上几处穴道，当乌篷船转入长江时，石破天身上也已有四五十处穴道被他点过了。

白万剑道：“船家，你只管向下流驶去，这里又是五两银子。”船家大喜，说道：“多谢客官厚赏，只是小人的船小，经不起江中风浪，靠着岸驶，勉强还能对付。”白万剑道：“靠南岸顺流而下最好。”

驶出二十余里，白万剑望见岸上一座黄墙小庙，当即站在船头，纵声呼啸，庙中随即传出呼啸之声。白万剑道，“靠岸。”那船家将船驶到岸旁，插了篙子，待要铺上跳板，白万剑早已挟了石破天纵跃而上。

白万剑刚踏上岸，庙中十余人已欢呼奔至，原来是雪山派第二批来接应的弟子。众人见他腋下挟着一个锦衣青年，齐问：“白师哥，这个是……”

白万剑将石破天重重往地下一摔，愤然道：“众位师弟，愚兄侥幸得手，终于擒到了这罪魁祸首。大家难道不认得他了？”

众人向石破天瞧去，依稀便是当年凌霄城中那个跳脱调皮的少年石中玉。

众人怒极，有的举脚便踢，有的向他大吐唾沫。一个年长的弟子道：“大家可莫打伤了他。白师哥马到功成，实是可喜可贺。”白万剑摇了摇头，道：“虽然擒得这小子，却失陷了七位师弟、师妹，其实是得不偿失。”

众人说着走进小庙。两名雪山弟子将石破天挟持着随后跟进。那是一座破败的土地庙，既无和尚，亦无庙祝。雪山派群弟子图这小庙地处荒僻，无人打扰，作为落脚联络之处。

白万剑到得庙中，众师弟摆开饭菜，让他先吃饱了，然后商议今后行止。虽说是商议，但白万剑胸中早有成竹，一句句说出来，众师弟自是尽皆遵从。

白万剑道：“咱们须得尽快将这小子送往凌霄城，去交由掌门人发落。七位师弟、师妹虽然陷敌，谅来长乐帮想到帮主在咱们手中，也不敢难为他们，张师弟、王师弟、赵师弟三位是南方人，留在镇江城中，乔装改扮了，打探讯息。好在你们没跟长乐帮朝过相，他们认不出来。”张王赵三人答应

了。白万剑又道：“汪万翼汪师弟机灵多智，你们三个和他联络上后，全听他的吩咐。可别自以为入门早过他，摆师兄的架子，坏了大事。”张王赵三人对这位白师哥甚是敬畏，连声称是。

白万剑道：“咱们在这里等到天黑，东下到江阴再过长江，远兜圈子回凌霄城去。路程虽然远些，长乐帮却决计料不到咱们会走这条路。这时候他们定然都已追过江北去了。”他对长乐帮十分忌惮，言下也毫不掩饰。

白万剑在四下察看了一周，众同门又聚在庙中谈论。他叹了口气，说道：“咱们这次来到中原，虽然烧了玄素庄，擒得逆徒石中玉，但孙、褚两位兄弟死于非命，耿师弟他们又陷于敌手，实是大折本派的锐气，归根结底，总是愚兄统率无方。”

众同门中年纪最长的呼延万善说道：“白师哥不必自责，其实真正原因，还是众兄弟武功没练得到家。大伙儿一般受师父传授，可是本门中除白师哥、封师哥两位之外，都只学了师尊武学的一点儿皮毛，没学到师门功夫的精义。”另一个胖胖的弟子闻万夫道：“咱们在凌霄城中自己较量，都自以了不起啦，不料到得外面来，才知满不是这么一回事。白师哥，咱们要等到天黑才动身，左右无事，请你指点大伙儿几招。”众师弟齐声附和。

白万剑道：“爹爹传授众兄弟的武功，其实是一模一样，不存半分偏私。你们瞧封师哥练功比我勤勉，他功夫便在我之上。”闻万夫道：“师父绝无偏私，这是人人知道的，只恨做兄弟的太笨，领会不到其中诀窍。”白万剑道：“此去凌霄城，途中未必太平无事，多学一招剑法，咱们的力量便增了一分。呼延师弟、闻师弟，你们两个便过过招。赵师弟、王师弟，你们到外边守望，见到有甚么动静，立即传声通报。”赵王二人心想白师哥要点拨师弟们剑法，自己偏偏无此眼福，心中老大不愿，却又不敢违抗师哥命令，只得快快出外。

呼延万善和闻万夫打起精神，各提长剑，相向而立。闻万夫站在下首，叫道：“呼延师哥请！”呼延万善倒转剑柄，向白万剑一拱手，道：“请白师哥点拨。”白万剑点了点头。呼延万善剑尖倏地翻上，斜刺闻万夫左肩，正是雪山派剑法中的一招“老枝横斜”。

凌霄城内外遍植梅花，当年创制这套剑法的雪山派祖师又生性爱梅，是以剑法中夹杂了不少梅花、梅萼、梅枝、梅干的形态，古朴飘逸，兼而有之。梅树枝干以枯残丑拙为贵，梅花梅萼以繁密浓聚为尚，因而呼延万善和闻万夫两人长剑一交上手，有时招式古朴，有时剑点密集，剑法一转，便见雪花飞舞之姿，朔风呼号之势，出招迅捷，宛若梅树在风中摇曳不定，而塞外大漠飞沙、驼马奔驰的意态，在两人的身形中亦偶尔一现。

石破天这时被抛在一旁，谁也不来理会。他百无聊赖之下，便观看呼延万善和闻万夫二人拆解剑法。他内功已颇为精湛，拳术剑法却一窍不通，眼看两人你一剑来、我一剑去，攻守进退，甚为巧妙，于其中理路自是全无所知，只觉斗得紧凑，倒也看得津津有味。

又看一会，觉得两人两柄长剑刺来刺去，宛如儿戏，明明只须再向前送，便可刺中了对手，总是力道已尽，倏然而止，功亏一篑，他想：“他们师兄弟练剑，又不是当真要杀死对方。自然不会使尽了。”

忽听得白万剑喝道：“且住！”缓步走到殿中，接过呼延万善手中长剑，比划了一个姿势，说道：“这一招只须再向前递得两寸，便已胜了。”石破天道：“是啊！白师傅说得很对，这一剑只须再向前刺上两寸，便已胜了。”

那位呼延师傅何以故意不刺？”

呼延万善点头道：“白师哥指教得是，只是小弟这一招‘风沙莽莽’用到这里时，内力已尽，再也无法刺前半寸。”

白万剑微微一笑，说道：“内力修为，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内力不足，可用剑法上的变化补救。本派的内功秘诀，老实说未必有特别的过人之处，比之少林、武当、峨眉、昆仑诸派，虽说是各有所长，毕竟雪山一派创派的年月尚短，可能还不足以与已有数百年积累的诸大派相较。但本派剑法之奇，实说得上海内无双。诸位师弟在临敌之际，便须以我之长，攻敌之短，不可与人比拼内力，力求以剑招之变化精微取胜。”

众师弟一齐点头，心想：“白师哥这番话，果然是说中了我们剑法中最要紧的所在。”

凌霄城城主、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白自在少年时得遇机缘，服食灵药，内力陡然间大进，抵得常人五六十年修炼之功。他雪山派的内功法门本来平平无奇，白自在的内力却在少林、武当的高手之上。然而这种灵丹妙药，终究是可遇不可求之物，他自己内力虽强，门下诸弟子却在这一关上大大欠缺了。威德先生要强好胜，从来不向弟子们说起本门的短处。雪山派在凌霄城中闭门为王，众弟子也就以为本派内外功都是当世无敌。直至此番来到中原，连续失利，白万剑坦然直告，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当下白万剑将剑法中的精妙变化，一招一式的再向各人指点，呼延万善与闻万夫拆招之后，换上两名师弟。两人比过后，白万剑命呼延万善、闻万夫在外守望，替回赵王二人。

众人经过了一番大阅历，深切体会到只。须有一招剑法使得不到家，立时便是生死之分，无不凝神注目，再不像在凌霄城时那样单为练剑而用功了。

各人每次拆招，所使剑法都是大同小异。石破天人本聪明，再听白万剑不断点拨，当第七对弟子拆招时，那一路七十二招雪山剑法，石破天已大致明白，虽然招法的名称雅致，他既不明其意，便无法记得，而剑法中的精妙变化也未领悟，但对方剑招之来，如何拆架，如何反击，他心中所想象的已颇合雪山派剑法要旨。

众人全神贯注的学剑，学者忘倦，观者忘饥，待得一十八名雪山弟子尽数试完。这套剑法九对弟子反来覆去的已试演了九遍，石破天也已记得了十之六七。

忽然呛啷一响，白万剑掷下长剑，一声长叹。众师弟面面相觑，不知他此举是何含意。只见他眼光转向躺在地下的石破天，黯然道：“这小子入我门来，短短两三年内，便领悟到本派武功精要之所在，比之学了十年、二十年的许多师伯、师叔，招式之纯自然不如，机变却大有过之。本派剑法原以轻灵变化为尚，有此门徒，封师哥固然甚为得意，掌门人对他也是青眼有加，期许他光大本派。唉……唉……唉……”连叹三声，惋惜之情见于颜色。

“气寒西北”白万剑武功固高，识见亦是超人一等，此刻指点十八名师弟练了半天剑，均觉这些师弟为资质所限，便再勤学苦练，也已难期大成，想到本派后继无人，甚觉遗憾。石中玉本是个千中之选之佳弟子，偏偏不肯学好。他此刻沉浸于剑法变幻之中，一时间忘了师门之恨，家门之辱，不由得大是痛心。

石破天见他瞧向自己的目光中含着极深厚的爱护情意，虽然不明白他的深意，心下却不禁暗暗感激。

土地庙中一时沉寂无声。过了片刻，白万剑右足在地下长剑的剑柄上轻轻一踢，那剑倏地跳起，似是活了一般，自行跃入他的手中。他提剑在手，缓步走到中庭，朗声道：“何方高人降临？便请下来一叙如何？”

雪山众弟子都吓了一跳，心道：“长乐帮的高手赶来了？怎地呼延万善、闻万夫两个在外守望，居然没出声示警？来者毫无声息，白师哥又如何知道？”

只听得拍的一声轻响，庭中已多了两个人，一个男子全身黑衣，另一个妇人身穿雪白衣裙，只腰系红带、鬓边戴了一朵大红花，显得不是服丧。两人都是背负长剑，男子剑上飘的是黑穗，妇人剑上飘的是白穗。两人跃下，同时着地，只发出一声轻响，已然先声夺人，更兼二人英姿飒爽，人人瞧着都是心头一震。

白万剑倒悬长剑，抱剑拱手，朗声道：“原来是玄素庄石庄主夫妇驾到。”

跃下的两人正是玄素庄庄主石清、闵柔夫妇。石清脸露微笑。抱拳说道：“白师兄光临敝庄，愚夫妇失迎，未克稍尽地主之谊，抱歉之至。”

和石清夫妇在侯监集见过面的雪山弟子都已失陷于长乐帮总舵，这一批人却都不识，听得是他夫妇到来，不禁心下嘀咕：“咱们已烧了他的庄子，不知他已否知道？”不料白万剑单刀直入，说道：“我们此番自西域东来，本来为的是找寻令郎。当时令郎没能找到，在下一怒之下，已将贵庄烧了。”

石清脸上笑容丝毫不减，说道：“敝庄原是建造得不好，白师兄瞧着不顺眼，代兄弟一火毁去，好得很啊，好得很！还得多谢白师兄手下留情，将庄中人丁先行逐出，没烧死一鸡一犬，足见仁心厚意。”

白万剑道：“贵庄家丁仆妇又没犯事，我们岂可无故伤人？石庄主何劳多谢？”

石清道：“雪山派群贤向来对小儿十分爱护，只恨这孩子不学好，胡作非为，有负白老前辈和封师兄、白师兄一番厚望。愚夫妇既是感激，又复惭愧。白老前辈身子安好？白老夫人身子安好？”说到这里，和闵柔一齐躬身为礼，乃是向他父母请安之意。

白万剑弯腰答礼，说道：“家父托福安健，家母却因令郎之故，不在凌霄城中。”说到这里，不由得忧形于色。石清道：“老夫人武功精湛，德高望重，一生善举屈指难数，江湖上人人钦仰。此番出外小游散心，福体必定安康。”白万剑道：“多谢石庄主金言，但愿如此。只是家母年事已高，风霜江湖，为人子的不能不担心挂怀。”石清道：“这是白师兄的孝思。为人子的孝顺父母，为父母的挂怀子女，原是人情之常。子女纵然行为荒谬不肖，为父母的痛心之余，也只有带回去狠狠管教。”

白万剑听他言语渐涉正题，便道：“石庄主夫妇是武林中众所仰慕的英侠，玄素庄大厅上悬有一匾，在下记得写的是‘黑白分明’四个大字。料来说的是石庄主夫妇明辨是非、主持公道的侠义胸怀。却不单是说两位黑白双剑纵横江湖的威风。”石清道：“不错。‘侠义胸怀’四字，愧不敢当。但想咱们学武之人，于这是非曲直之际总当不可含糊。但不知‘黑白分明’这四字本匾，如今到了何处？”白万剑一楞，随即泰然道：“是在下烧了！”

石清道：“很好！小儿拜在雪山派门下，若是犯了贵派门规，原当任由贵派师长处治，或打或杀，做父母的也不得过问。这原是武林中的规矩。愚夫妇那日在侯监集上，将黑白双剑交在贵派手中，言明押解小儿到凌霄城来换取双剑，此事可是有的？”

白万剑和耿万钟、柯万钧等会面后，即已得悉此事。当日耿万钟等双剑被夺，初时料定是石清夫妇使的手脚，但随即遇到那一群狼狈逃归的官差轿夫，详问之下，得悉轿中人一老一小，形貌打扮，显是携着那小乞丐的摩天居士谢烟客。白万剑素闻谢烟客武功极高，行踪无定，要夺回这黑白双剑，实是一件大难事，此刻听石清提及，不由得面上微微一红，道：“不错，尊剑不在此处，日后自当专诚奉上。”

石清哈哈一笑，说道：“白师兄此言，可将石某忒也看得轻了。‘黑白分明’四字，也不是石某夫妇才讲究的。你们既已将小儿扣押住了，又将石某夫妇的兵刃扣住不还，却不知是武林中哪一项规矩？”白万剑道：“依石庄主说，该当如何？”石清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要孩子不能要剑，要了剑便不能要人。”

白万剑原是个响当当的脚色，信重然诺，黑白双剑在本派手中失去。实是对石清有愧，按理说不能再强辞夺理，作口舌之争。但他曾和耿万钟等商议，揣测说不定石清与谢烟客暗中勾结，交剑之后，便请谢烟客出手夺去。何况石中玉害死自己独生爱女，既已擒住祸首，岂能凭他一语，便将人交了出去？当下说道：“此事在下不能自专，石庄主还请原谅。至于贤夫妇的双剑，着落在白万剑身上奉还便了。白某若是无能，交不出黑白双剑，到贵庄之前割头谢罪。”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更无转圜余地。

石清知道以他身分，言出必践，他说还不出双剑，便以性命来赔，在势不能不信。但眼睁睁见到独生爱儿躺在满是泥污的地下，说甚么也要救他回去。闵柔一进殿后，一双眼光便没离开过石破天的身上。她和爱子分别已久，乍在异地相逢，只想扑上去将他搂在怀中，亲热一番，眼中泪水早已滚来滚去，差一点要夺眶而出，任他白万剑说甚么话，她都是听而不闻。只是她向来听从丈夫主张，是以站在石清身旁，始终不发一言。

石清道：“白师兄言重了！愚夫妇的一对兵刃，算得甚么？岂能与白师兄万金之躯相提并论？只是咱们在江湖上行走，万事抬不过一个‘理’字。雪山派剑法虽强，人手虽众，却也不能仗势欺人，既要了剑，却又要人！白师兄，这孩子今日愚夫妇要带走了。”他说到这个“了”字，左肩微微一动，那是招呼妻子拔剑齐上的讯号。

寒光一闪，石清、闵柔两把长剑已齐向白万剑刺去。双剑刺到他胸前一尺之处，忽地凝立不动，便如猛然间僵住了一般。石清说道：“白师兄，请！”他夫妇不肯突施偷袭。白万剑若不拔剑招架，双剑便不向前刺。

白万剑目光凝视双剑剑尖，向前踏出半步。石清、闵柔手中长剑跟着向后一缩，仍和他胸口差着这么一尺。白万剑陡地向后滑出一步，当石清夫妇的双剑跟着递上时，只听得叮叮两声，白万剑已持剑还击，三柄长剑颤成了三团剑花。石清使的本是一柄黑色长剑，此刻使的则是一口青钢剑，碧油油地泛出绿光。三剑一交，霎时间满殿生寒。

雪山派群弟子对白师兄的剑法向来慑服，心想他虽然以一敌二，仍是必操胜算，各人抱剑在手，都贴墙而立，凝神观斗。初时但见石清、闵柔夫妇分进合击，一招一式，都是妙到巅毫。拆到六七十招后两人出招越来越快，已看不清剑招。白万剑使的仍是七十二路雪山剑法，众弟子练惯之下，看来已觉平平无奇，但以之对抗石清夫妇精妙的剑招，时守时攻，本来毫不出奇的一招剑法，在他手下却生出了极大威力。

殿上只点着一枝蜡烛，火光黯淡，三个人影夹着三团剑光，却耀眼生花，

炽烈之中又夹着令人心为之颤的凶险，往往一剑之出，似是只毫发之差，便会血溅神殿。剑光映着烛火，三人脸上时明时暗。白万剑脸露冷傲，石清神色和平，闵柔亦不减平时的温雅娴静。单瞧三人的脸色气度，便和适才相互行礼问安时并无分别，但剑招狠辣，显是均以全力拚斗。

当石清夫妇来到殿中，石破天便认出闵柔就是在侯监集上赠他银两的和善妇人。他夫妇一进殿来，便和白万剑说个不停，跟着便拔剑相斗，始终没时候让石破天开口相认，至于他三人说些甚么，石破天却一句也不懂，只知石清要向白万剑讨还两把剑，又有一个孩子甚么的，黑白双剑他是知道的，却全没想到三人所争原来是为了自己。

石破天适才见到雪山派十八名弟子试剑，这时见三人又拔剑动手，既无一言半语叱责喝骂，神色间又十分平静，只道三人还是和先前一般的研讨武艺，七十二路雪山派剑法他早已看得熟了，这时在白万剑手中使出来轻灵自然，矫捷狠辣，每一招都看得他心旷神怡。

看了一会，再转而注视石清夫妇的剑法，便即发觉三人的剑路大不相同。石清是大开大阖，端严稳重；闵柔却是随式而转，使剑如带。两夫妇所使的剑法招式并无不同，但一刚一柔、一阳一阴，一直一圆、一速一缓，运招使式的内劲全然相反，但一与白万剑长剑相遇，两夫妇的剑招又似相辅相成，凝为一体。他夫妇在上清观学艺时本是同门师兄妹，学艺时互生情愫，当时合使剑法之际便已有心心相印之意，其后结縲二十余载，从未有一日分离，也从未有一日停止练剑，早已到了心意相通、有若一人的地步。剑法阴阳离合的体会，武林中更无另外两人能与之相比。这般剑法上的高深道理，石破天自然半点不懂。

石清夫妇的剑法内劲，分别和白万剑在伯仲之间，两个打一个，白万剑早非对手，只是白万剑的剑法中有一股凌厉的狠劲，闵柔生性斯文，出招时往往留有三分余地，三个人才拚斗了这么久。但别看闵柔一股娇怯怯的模样，剑法之精，殊不在丈夫之下。白万剑只斗到七十招时，便接连两次险些为闵柔剑锋扫中，心中已在暗暗叫苦，只是他生性刚强，纵然丧生在他夫妇剑底，也是宁死不屈，但攻守之际，不免越来越落下风。

雪山派中的几名弟子看出情势不对，一人大声叫道：“两个打一个，太不成话了。石庄主，你有种便和白师哥单打独斗。若是群殴，我们也要一拥而上了。”

石清一笑，说道：“风火神龙封师兄在这儿么？封师兄若在，原可和白师兄联手，咱们四个人比剑玩玩。”言下之意十分明白，雪山派群弟子中除了封万里，余人未必能与白万剑联手出剑。眼前敌手只白万剑一人，自己夫妇占了很大便宜，但独生爱子若被他携上凌霄城去，哪里还能活命？何况这庙中雪山派几近二十人，也可说自己夫妻两人斗他十余人，至于除白万剑一人之外其余都是庸手，又谁叫他雪山派中不多调教几个好手出来？

白万剑听他提到封万里，心下大怒：“封师哥只为收了教你的小鬼儿子为徒，这才被爹爹斩去一臂，亏你还有脸提到他？”但高手比武不可丝毫乱了心神。白万剑本已处境窘迫，这一发怒，一招“明驼骏足”使出去时不免招式稍老。石清登时瞧出破绽，举剑封挡，内力运到剑锋之上，将白万剑的来剑微微一粘。白万剑急忙运劲滑开，便只这么电光石火的一个空隙，闵柔长剑已从空隙中穿了进去，直指白万剑胸口。

白万剑双目一闭，知道此剑势必穿心而过，无可招架。哪知闵柔长剑只

递到离他胸口半尺之处，立即缩回。夫妇俩并肩向后跃开，擦的一声响，双剑同时入鞘，一言不发。

白万剑睁开眼来，脸色铁青，心想对方饶了我的性命，用意再也明白不过，那是要带了他们儿子走路，自己落败，如何再能穷打烂缠，又加阻拦？何况即使再斗，双拳难敌四手，终究斗他夫妇不过，想起爱女为他夫妇的儿子所害，自己率众来到中原，既将七名师弟妹失陷在长乐帮中，石中玉得而复失。而生平自负的雪山剑法又敌不过玄素双剑，一生英名付于流水，霎时间万念俱灰，怔怔的站着，也是不作一声。

这时呼延万善、闻万夫已得讯回庙，眼见师哥落败，齐声呼道：“他们以多斗少，难道咱们便不能学样？”十八人各挺长剑，从四面八方石清、闵柔夫妇攻了上去。

石清道：“白师兄，我夫妇联手，虽然略占上风，胜败未分，接招！”说着挺剑向白万剑刺去。以白万剑的身分，适才对方既饶了自己性命，决不能再行索战，但石清自己发剑，却可招架，心道：“好，我和你一对一的决一死战。”当即举剑格开，斜身还招。

白万剑和石清这一斗上手，情势又自不同，适才他以一敌二，处处受到牵制，防守固是极尽严密之能事，反击之际却难以尽情发挥，攻击石清时要防到闵柔来袭，剑刺闵柔时又须回招拆架石清在旁所作的呼应。这时一人斗一人，单剑对单剑，他又耻于适才之败，登时将这七十二路雪山剑法使得淋漓尽致，全力进击。

石清暗暗吃惊：“‘气寒西北’名下无虚，果是当世一等一的剑士！”提起精神，将生平所学尽数施展出来，心想：“要教你知道我上清观剑法，原不在你雪山派之下。我命儿子拜在你派门下，乃是另有深意。你别妄自尊大，以为我石清便不如你白万剑了。”

二人这一拚斗，当真是棋逢敌手。白万剑出招迅猛，剑招纵横。石清却是端凝如山，法度严谨。白万剑连变了十余次剑招，始终占不到丝毫上风，心下也是暗暗惊异：“此人剑法之高，更在他所享声名之上，然则他何以命他儿子拜在本派门下？”又想：“适才我比剑落败，还可说双拳难敌四手，现下单打独斗，若再输得一招半式，雪山派当真是声名扫地了。我非得制住他的要害，也饶他一命不可，否则奇耻难雪。”他一存着急于求胜之心，出招时不免行险。石清暗暗心喜：“你越急于求胜，只怕越易败在我的手里。”

十余招过去，果然白万剑连遇险招，他心中一凛，登时收慑心神，去奇诡而行正道，改急攻为争先着，到此地步，两人才真的是斗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轩轻。

石破天在一旁看着二人相斗，虽然不明其中道理，却也看得出了神。

石清和白万剑也是斗得浑忘了身际的情事，待拆到二百余招之后，白万剑心神酣畅，只觉今日之斗实是平生一大快事，早将刚才被闵柔一剑制住之耻抛在脑后。石清也深以遇此劲敌为喜。两人自然而然都生出惺惺相惜之情，敌意渐去，而切磋之心越来越盛，各展绝技，要看对方如何拆解。

二人初斗之时，殿中叮叮当当之声响成一片，这时却唯有双剑撞击的铮铮之声。斗到分际，白万剑一招“暗香疏影”，剑刃若有若无的斜削过来。石清低赞一声：“好剑法！”竖剑一立，双剑相交。两人所使的这一招上都运上了内劲，拍的一声响，石清手中青钢剑竟尔折断。他手中长剑甫断，左边一剑便递了上来。石清左手接过，一招“左右逢源”，长剑自左至右的在

身前划了一弧，以阻对方续继进击。

白万剑退后一步，说道：“此是石庄主剑质较劣，并非剑招上分了输赢。石庄主若有黑剑在手，宝剑焉能折断？倒是兄弟的不是了。”刚说了这句话，突然间脸色大变，这才发觉站在石清左首递剑给他的乃是闵柔，本派十八名师弟，却横七竖八的躺得满地都是。

原来当白万剑全神贯注的与石清斗剑之时，闵柔已将雪山派十八名弟子一一刺伤倒地。每人身上所受剑伤都极轻微，但闵柔的内力从剑尖上传了过去，直透穴道，竟使众人中剑后再也动弹不得。这是闵柔剑法中的一绝。她宅心仁善，不愿杀伤敌人，是以别出心裁，将上清观的打穴法融化在剑术之中。雪山派十八名弟子虽说是中剑，实则是受了她内力的点穴，只不过她内力未臻上乘境界，否则剑尖碰到对方穴道，便可制敌而不使其皮肉受伤。

闵柔手中长剑一递给丈夫，足尖轻拨，从地下挑起一柄雪山派弟子脱落的长剑，握在手中，站在丈夫左侧之后三步，随时便能抢上夹击。

白万剑一颗心登时沉了下去，寻思：“我和石清说甚么也只能斗个平手，石夫人再加入战团，旧事重演，还打甚么？”黯然说道：“只可惜封师哥不在这里，否则封白二人联手，当可和贤伉俪较量一场。今日败势已成，还有甚么可说？”

石清道：“不错，日后遇到风火神龙……”一句话没说完，想起封万里为了儿子石中玉之故，臂膀为他师父所斩，日后纵然遇到，也不能比剑了，登时住口，不再继续往下说，脸上不禁深有惭色，丝毫不以夫妇联手打败雪山派十九弟子为喜。

石破天见白万剑脸色铁青，显是心中痛苦之极，而石清、闵柔均有同情和惋惜之色，心想：“雪山派这十八个师弟都是笨蛋，没一个能帮他和石庄主夫妇两个斗两个，好好的比一场剑，当真十分扫兴。”想起白万剑适才凝视自己时大有爱惜之意，寻思：“白师傅对我甚好，那位石夫人给过我银子，待我也不错。他们要比剑，却少一个对手，有一位封师哥甚么的，偏偏不在这里，大家都不开心。我虽然不会甚么剑法，但刚才看也看熟了，帮他们凑凑热闹也好。”当即站起身来，学着白万剑适才的模样，足尖在地下一柄长剑的剑柄上一点，内力到处，那剑呼的一声，跃将起来。他毛手毛脚的抢着抓住剑柄，笑道：“你们少了一个人，比不成剑，我来和白师傅联手，凑个兴儿。不过我是不会的，请你们指点。”

白万剑和石清夫妇见他突然站起，都是大吃一惊。白万剑心想自己明明已点了他全身数十处穴道，怎么忽然而能迈步行动，定是闵柔在击倒本派十八弟子后，便去解开他的穴道。石清、闵柔料想白万剑既将他擒住，定然便点了他的重穴，怎么竟会走过来？闵柔叫道：“玉……”那一声“玉儿”只叫得一个字，便即住口，转眼向丈夫瞧去。

石破天被白万剑点了穴道，躺在地下已有两个多时辰。本来自万剑点了旁人穴道，至少要六个时辰方得解开，可是石破天内功深厚，虽然不会自解穴道之法，但不到一个时辰，各处所封穴道在他内力自然运行之下，不知不觉的便解开了。他浑浑噩噩，全然不知，只觉本来手足麻木，不会动弹，后来慢慢的都会动了。

白万剑大声道：“你为甚么要和我联剑？要试试你在雪山派所学的剑法？”

石破天心想：“我确是看你们练剑而学到了一些，就只怕学错了。”便

点了点头，道：“我学的也不知学对了没有，请白师傅和石庄主、石夫人教我。”说着长剑斜起，站在白万剑身侧，使的正是雪山剑法中一招“双驼西来”。

石清、闵柔夫妇一齐凝视石破天，他们自送他上凌霄城学剑，已有多年不见，此刻异地重逢，中间又渗着许多爱怜、喜悦、恼恨、惭愧之情，当真是百感交集。夫妇俩见儿子长得高了，身子粗壮，脸上虽有风尘憔悴之色，却也掩不住一股英华飞逸之气，尤其一双眸子精光灿然，便似体内蕴蓄有极深的内功一般。

石清身为严父，想到武林中的种种规矩，这不肖子大坏玄素庄门风，今他夫妇在江湖上羞于见人，这几年来，他夫妇只是暗中探访他的踪迹，从不和武林同道相见。他此刻见到父母，居然不上前拜见，反要比试武艺，单此一事，足见雪山派说他种种轻佻不端的行径当非虚假，不由得暗暗切齿，只是他向来极沉得住气，又碍于在白万剑之前，一时不便发作。

闵柔却是慈母心肠，欢喜之意，远过恼恨。她本来生有两子，次子为仇家所害惨死，伤心之余，将疼爱两子之心都移注在这长子石中玉身上。她常对丈夫为儿子辩解，说雪山派一面之辞未必可信，定是儿子在凌霄城中受人欺凌，给逼得无可容身，多半还是白自在的孙女恃宠而骄，欺压得他狠了，因而愤而反抗。否则他小小年纪，怎会做出这种贪淫犯上的事来？何况白家的女孩儿当时只十二三岁，中玉也不会对这样的小姑娘胡作非为。数年中风霜江湖，一直没得到儿子的讯息，她时时暗中饮泣，总担心儿子已葬身于西域大雪山中，又或是膏于虎狼之吻，此刻乍见爱子，他便是有天大的过犯，在慈母心中早就一切都原谅了。但见他提剑而出，步履轻健，身形端稳，不由得心花怒放，恨不得将他搂在怀里，好好的疼他一番。她知这个儿子从小便狡狴过人，既说要和白万剑联手比剑，定是另有深意，她深恐丈夫恼怒之下，出声叱责，又想看看儿子这些年来武功进境到底如何，当即说道：“好啊，咱们四个便二对二的研讨一下武功，反正是点到为止，也没甚么相干。”语音柔和，充满了爱怜之意，只是心下激动，话声却也颤了。

石清向妻子斜视了一眼，点了点头。闵柔性子和顺，甚么事都由丈夫作主，自来不出甚么主意，但她偶尔说甚么话，石清倒也总不违拗。他猜想妻子的心意，一来是急于要瞧儿子的武功，二来是要白万剑输得心服，谅来石中玉小小年纪，就算聪明，剑法也高不过那些被闵柔点倒的雪山派众师叔，何况他决计不会真的帮着白万剑出力与父母相抗。

白万剑却另有一番主意：“你以雪山派剑法和我联手抗敌，便承认是雪山派弟子。不论这场比剑结果如何，只须我不为你一家三人所杀，待得取出雪山派掌门人令符，你便非得跟我回山不可。石清夫妇若再阻挠，那更是坏了武林中的规矩。”当下长剑一举，说道：“是二对二也好，是三对一也好，白某人反正是玄素双剑的手下败将，再来舍命陪君子便是。”他已定下死志，倘若他石家三人向自己围攻逼迫，那便说甚么也要杀了石中玉，只须不求自保，舍命杀他谅来也办得到。

石破天见他长剑剑尖微颤，斜指石清，当是似攻实守，便道：“那么是由我抢攻了。”长剑也是微颤，向石清右肩刺去，一招刺出，陡然间剑气大盛。这一剑去势并不甚急，但内力到处，只激得风声嗤嗤而响，剑招是雪山剑法，内力之强却远非白万剑所能及。

白万剑、石清、闵柔三人同时不约而同的低声惊呼：“咦！”

石破天这一剑刺出，白万剑初见便微生鄙视之意，心想：“你这一招‘云横西岭’，右肘抬得太高，招数易于用老；左指部位放得完全不对，不含伸指点穴的后着；左足跨得前了四寸，敌人若施反击，便不惧你抬左足踢他胫骨……”他一眼之间，便瞧出了石破天这一招中八九处错失，但霎时之间，鄙视立时变为错愕。石破天这一招剑气之劲，真是生平罕见，只有父亲酒酣之余，向少数几名得意弟子试演剑法之时，出剑时才有如此嗤嗤声响，但那也要在三四十招之后，内力渐渐凝聚，方能招出生风。石破天这般起始发剑便有疾风厉声，难道剑上装有哨子之类的古怪物事么？

他这念头只是一转，便知所想不对，只见石清“咦”了一声之后，举剑封挡，喀的一声响，石清手中长剑立时断为两截。上半截断剑直飞出去，插入墙中，深入数寸。

石清只觉虎口一热，膀子颤动，半截剑也险些脱手。他虽恼恨这个败子，但练武之人遇上了武功高明之士，忍不住会生出赞佩的念头，一个“好”字当下便脱口而出。

石破天见石清的长剑断折，却吃了一惊，叫声：“啊哟！”立即收剑，脸上露出歉仄和关怀之意。这时他脸向烛火，这般神色都教石清、闵柔二人瞧在眼里。夫妇二人心中都闪过一丝暖意：“玉儿毕竟还是个孝顺儿子！”

石清抛去断剑，用足尖又从地下挑起一柄长剑，说道：“不用顾忌，接招罢！”刷的一剑，向石破天左腿刺去。石破天毕竟从来没练过剑术，内力虽强，在进攻时尚可发威力，一遇上石清这种虚虚实实、忽左忽右的剑法，却哪里能接得住？一招间便慌了手脚，总算心念转得甚快，手忙脚乱的使招“苍松迎客”，横剑挡去。

石清长剑略斜，剑锋已及他右腿，倘若眼前这人不是他亲生儿子，而是个须杀之而后快的死敌，这一剑已将石破天右腿斩为两截。他长剑轻轻一抖，闵柔却已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叫：“清哥！”

石破天眼望自己右腿时，但见裤管上已被划开一道破口，却没伤到皮肉，他歉然笑道：“多谢你手下留情，我的剑法学得全然不对，比你可差得远了！”

他这句话出于真心，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语入白万剑耳中，直是一万个不受用，心道：“你向父亲说你剑法比他差得甚远，岂非明明在贬低雪山派剑法？又说学得全然不对，便是说我们雪山派藏私，没好好教你。只一句话，便狠狠损了雪山派两下。白万剑但教一口气在，岂能受你这小子奚落折辱？”

石清也是眉头微蹙，心想：“师妹老是说玉儿在雪山派中必受师叔、师兄辈欺凌，我想白老前辈为人正直，封万里肝胆侠义，既收我儿为徒，决不能亏待了他。但瞧他使这两招剑法，姿势已然不对，中间更是破绽百出，如何可以临敌？似乎他在凌霄城中果然没学到甚么真实武功。他先一剑内力强劲之极，但这份内力与雪山派定然绝无干系，便威德先生自己也未必有此造诣，必是他另有奇遇所致。到底如何，须得追究个水落石出，日后也好分辨是非曲直。”当下说道：“来来来，大家不用有甚么顾忌，好好的比剑。”左手捏个剑诀，向前一指，挺剑向白万剑刺去。

白万剑举剑格开，还了一剑。

闵柔便伸剑向石破天缓缓刺去，她故意放缓了去势，好让儿子不致招架不及。石破天见她这一剑来势甚缓，想起当年侯监集上赠银之情，咧开了嘴向她一笑，又点头示谢，这才提剑轻轻一挡。闵柔见他神情，只道他是向母

亲招呼，心中更喜，回剑又向他腰间掠去。石破天想了一想：“这一招最好是如此拆解。”当下使出一招雪山剑法，将来剑格开。

闵柔见他剑法生疏之极，出招既迟疑，递剑时手法也是嫩极，不禁心下难过：“雪山派这些剑客们自命侠义不凡，却如此的教我儿剑法！”于是又变招刺他左肩。她每一招递出，都要等石破天想出了拆解之法，这才真的使实，倘若他一时难以拆解，她便慢慢的等待。这哪是比剑？比之师徒间的喂招，她更多了十二分慈爱，十二分耐心。

十余招后，石破天信心渐增，拆解快了许多。闵柔心中暗喜，每当他一剑使得不错，便点头嘉许。石破天早看出她在指点自己使剑，倘若闵柔不点头，那便重使一招，闵柔如认为他拆解不善，仍会第三次以同样招式进击，总要让他拆解无误方罢。

这边厢石清和白万剑三度再斗，两人于对方的功力长短，心下均已了然，更不敢有丝毫怠忽。数招之后，两人都已重行进入全神专注、对周遭变故不闻不见的境界，闵柔和石破天如何拆招、是真斗还是假斗、谁占上风谁处败势，石白二人固然无暇顾及，却也无法顾及，在这场厘毫不能相差的拚斗中，只要哪一个稍有分心，立时非死即伤。

闵柔于指点石破天剑法之际，却尽有余暇去看丈夫和白万剑的厮拚。她静听丈夫呼吸悠长，知他内力仍然充沛，就算不胜，也决不会落败，眼见石破天一剑又一剑的将雪山剑法演完，七十二路剑法中忘却了二十来路，于是又顺着他剑法的路子，诱导他再试一遍。

石破天第二遍再试，比之第一次时便已颇有进境，居然能偶尔顺势反击，拆解之时也快了些。他堪堪把学到的四十几路剑法第二次又将拆完，闵柔见丈夫和白万剑仍在激斗。心想：

“把这套剑拆完后，便该插手相助，不必再跟这白万剑纠缠下去，带了玉儿走路便是。”眼见石破天一剑刺来，便举剑挡开，跟着还了一招，料想这一招的拆法儿子已经学会，定会拆解妥善，岂知便在此时，眼前陡然一黑，原来殿上的蜡烛点到尽头，猛然里熄了。

闵柔一剑刺出，见烛光熄火，立时收招。不料石破天没半分临敌经验，眼前一黑，不向后退，反而迎了上去，想要和闵柔叙旧，谢她教剑之德，这一步踏前，正好将身子凑到了闵柔剑上。

闵柔只觉兵刃上轻轻一阻，已刺入人身，大惊之下，抽剑向后掷去，黑暗中伸臂抱了石破天，惊叫：“刺伤了你吗？伤在哪里？伤在哪里？”石破天道：“我……我……”连声咳嗽，说不出话来。闵柔急晃火折，只见石破天胸口满是鲜血，她本来极有定力，这时却吓得呆了，心下惶然一片，仰头向石清道：“师哥，怎……怎么办？”

石清和白万剑在黑暗之中仍是凭着对方剑势风声，剧斗不休。待得闵柔晃亮火折，哀声叫嚷，石清斜目一瞥，见石破天受伤倒地，妻子惊惧已极，毕竟父子关心，心中微微一乱。便这么稍露破绽，白万剑已乘隙而入，长剑疾指，刺向石清心口，这一招制其要害，石清要待拆架，已万万不及。

白万剑长剑递到离对方胸口八寸之处，立即收剑。适才闵柔在剑法上制他死命之后，回剑不刺，现下他一命还一命，也在制住对方要害之后撒剑，从此谁也不亏负谁。

石清挂念儿子伤势，也不暇去计较这些剑术上的得失荣辱，忙俯身去看石破天的剑伤，只见他胸口鲜血缓缓渗出，显是这一剑刺得不深。原来闵柔

反应极快，剑尖甫触人体，立即缩回。石清、闵柔正自心下稍慰，只见一柄冷森森的长剑已指住石破天的咽喉。

只听白万剑冷冷的道：“令郎辱我爱女，累得她小小年纪，投崖自尽，此仇不能不报。两位要是容我带他上凌霄城去，至少尚有二月之命，但若欲用强，我这一剑便刺下去了。”

石清和闵柔对望一眼。闵柔不由得打个寒噤，知道此人言出必践，等他这一剑刺下，就算夫妇二人合力再将他毙于剑底，也已于事无补。石清使个眼色，伸手握住妻子手腕，纵身便窜出殿外。闵柔将出殿门时回过头来，向躺在地下的爱儿再瞧一眼，眼色又是温柔，又是悲苦，便这么一瞬之间，她手中火摺已然熄灭，殿中又是黑漆一团。

白万剑侧身听着石清夫妇脚步远去，知他夫妇定然不肯甘休，此后回向凌霄城的途中，定将有无数风波、无数恶斗，但眼前是暂且不会回来了，回想适才的斗剑，实是生平从未遇的奇险，倘若那蜡烛再长得半寸，这姓石的小子非给他父母夺去不可。

他定了定神，吁了一口气，伸手到怀中去摸火刀火石，却摸了个空，这才记得去长乐帮总舵之前已交给了师弟闻万夫，以免激斗之际多所累赘，高手过招，相差只在毫发之间，身上轻得一分就灵便一分。当下到躺在身旁地下的一名师弟怀中摸到了火刀、火石、火纸，打着了火，待要找一根蜡烛，突然一呆，脚边的石中玉竟已不知去向。

他惊愕之下，登时背上感到一阵凉意，全身寒毛直竖，心中只叫：“有鬼，有鬼！”若不是鬼怪出现，这石中玉如何会在这片刻之间无影无踪，而自己又全无所觉？他一凛之后，抛去火折，提着长剑直抢在庙外。四下里绝无人影。

他初时想到“有鬼”，但随即知道早有高手窥伺在侧，在自己摸索火石之时，乘机将人救去，多半便是贝海石。他急跃上屋，游目四顾，唯见东西角上有一丛树林可以藏身，当下纵身落地，抢到林边，喝道：“鬼鬼祟祟的不是好汉，出来决个死战。”

略待片刻，林中并无入声，他又叫：“贝大夫，是你吗？”林中仍无回答。当此之时，也顾不得敌人在林中倏施暗算，当即提剑闯了进去。但林中也是空荡荡地，凉风拂体，落叶沙沙，江南秋意已浓。

白万剑怒气顿消，适才这一战已令他不敢小觑了天下英雄，这时更兴“天上有天，人上有人”之念，心中隐隐感到三分凉意，想起女儿稚龄惨亡，不由得悲从中来。

长江中风劲水急，两船瞬息间已相距十余丈，丁不三轻功再高，却无法纵跳过去。那小船轻舟疾行，越驶越远，再也追不上了。

八 白痴

石破天自己撞到闵柔剑上，受伤不重，也不如何疼痛，眼见石清、闵柔二人出庙，跟着殿中烛火熄灭，一团漆黑之中，忽觉有人伸手过来，按住自己嘴巴，轻轻将自己拖入了神台底下。正惊异间，火光闪亮，见白万剑手中拿着火折，惊叫：“有鬼，有鬼！”奔出庙去，料得他不知自己躲在神台之下，出庙追寻，不由得暗暗好笑，只觉那人抱着自己快跑出庙，奔驰了一会，跃入一艘小舟，接着有人点亮油灯。

石破天见身畔拿着油灯的正是丁不三，心下大喜，叫道：“叮叮当当，是谁抱我来的？”丁不三小嘴一撇，道：“自然是爷爷了，还能有谁？”石破天侧过头来，见丁不三抱膝坐在船头，眼望大空，便问：“爷爷，你……你……抱我来做甚么？”

丁不三哼了一声，说道：“阿三，这人是白痴，你嫁他作甚？反正没跟他同房，不如趁早一刀杀了。”

丁不三急道：“不，不！天哥生了一场大病，好多事都记不起了，慢慢就会好。天哥，我瞧瞧你的伤口。”解开他胸口衣襟，拿手帕蘸水抹去伤口旁的血迹，敷上金创药，再撕下自己衣襟，给他包扎了伤口。

石破天道：“谢谢你。叮叮当当，你和爷爷都躲在那桌子底下吗？好像捉迷藏，好玩得很。”丁不三道：“还说好玩呢？你爸爸妈妈和那姓白的斗剑，可不知瞧得我心中多慌。”石破天奇道：“我爸爸妈妈？你说那个穿黑衣服的大爷是我爸爸？那个俊女人可不是我妈妈……我妈妈不是这个样子，没她好看。”丁不三叹了口气，说道：“天哥，你这场病真是害得不轻，连自己父母也忘了。我瞧你使那雪山剑法，也是生疏得紧，难道真的连武功也部忘记得干干净净了？……这……这怎么会？”

原来石破天为白万剑所擒，丁不三祖孙一路追了下来。白万剑出庙巡视，两人乘机躲入神台之下，石清夫妇入庙斗剑种种情形，祖孙二人都瞧在眼里。丁不三本来以为石破天假装失手，必定另有用意，哪知见他使剑出招，剑法之糟，几乎气破了他肚子，心中只是大骂：“白痴，白痴！”乘着白万剑找寻火刀、火石，便将石破天救出。

只听得石破天道：“我会甚么武功？我甚么武功也不会。你这话我更加不明白了。”丁不三再也忍耐不住，突然站起，回头厉声说道：“阿三，你到底是迷了心窍还是甚么，偏要嫁这么个胡说八道、莫名其妙的小混蛋？我一掌便将他毙了，包在爷爷身上，给你另外找一个又英俊、又聪明、风流体贴、文武双全的少年来给你做小女婿儿。”

丁不三眼中泪水滚来滚去，哽咽道：“我……我不要甚么别的少年英雄。他……他又不是白痴，只不过……只不过生了一场大病，脑子一时糊涂了。”

丁不三怒道：“甚么一时糊涂？他父母明明武功了得，他却自称是‘狗杂种’，他若不是白痴，你爷爷便是白痴。瞧着他使剑那一副鬼模样，不教人气炸了胸膛才怪，那么毛手毛脚的，没一招不是破绽百出，到处都是漏洞。嘿嘿，人家明明收了剑。这小子却把身子撞到剑上去，硬要受了伤才痛快。这样的脓包我若不杀，早晚也给人宰了。江湖上传出去，说道丁不三的孙女婿给人家杀了，我还做人不做？不行，非杀不可！”

丁不三咬一咬下唇，问道，“爷爷，你要怎样才不杀他？”丁不三道：“哈，我干么不杀他？非杀不可，没的丢了我丁不三的脸。人家听说丁老三杀了自

己的孙女婿，没甚么希奇。若说丁老三的孙女婿给人家杀了，那我怎么办？”丁瑛道：“怎么办？你老人家替他报仇啊。”丁不三哈哈大笑，道：“我给这种脓包报仇？你当你爷爷是甚么人？”丁瑛哭道：“是你叫我和他拜堂的，他早是我的丈夫啦。你杀了他，不是教我做小寡妇么？”

丁不三搔搔头皮，说道：“那时候我曾试过他，觉得他内功不坏，做得我孙女婿，哪知他竟是个白痴。你一定不让我杀他，那也成，却须依我一件事。”

丁瑛听到有了转机，喜道：“依你甚么事？快说，爷爷，快说。”

丁不三道：“我说他是白痴，该杀。你却说他不是白痴，不该杀。好罢，我限他十天之内，去跟那个白万剑比武，将那个‘气寒西北’甚么的杀死了或者打败了，我才饶他，才许他和你做真夫妻。”

丁瑛倒抽了一口凉气，刚才亲眼见到白万剑剑术精绝，石郎如何能是这位剑术大名家的敌手，只怕再练二十年也是不成，说道：“爷爷，你出的明明是个办不到的难题。”

丁不三道：“难也好，容易也好，他打不过白万剑，我一掌便将这白痴毙了。”自觉这题目出得甚好，这小子说甚么也办不到，不禁洋洋自得。

丁瑛满腹愁思，侧头向石破天瞧去，却见他一脸漫不在乎的神气，悄声道：“天哥，我爷爷限你在十天之内，打败那个白万剑，你说怎样？”石破天道：“白万剑？他剑法好得很啊，我怎打得过他？”丁瑛道：“是啊。我爷爷说，你若是打不赢他，便要将你杀了。”石破天嘻嘻一笑，说道：“好端端的为甚么杀我？爷爷跟你说笑呢，你也当真？爷爷是好人，不是坏人，他……他怎么会杀我？”

丁瑛一声长叹，心想：“石郎当真病得傻了，不明事理。眼前之计，唯有先答允爷爷再说，在这十天之内，好歹要想法儿让石郎逃走。”于是向丁不三道：“好罢，爷爷，我答允了，教他十天之内，去打败白万剑便是。”

丁不三冷冷一笑，说道，“爷爷饿了，做饭吃罢！我跟你讲：一不教，二别逃，三不饶。不教，是爷爷决不教白痴武艺。别逃，是你别想放他逃命，爷爷只要发觉他想逃命，不用到十天，随时随刻便将他毙了。不饶，用不着我多说。”

丁瑛道：“你既说他是白痴，那么你就算教他武艺，他也是学不会的，又何必‘一不教’？”丁不三道：“就算爷爷肯教，他十天之内又怎能去打败白万剑？教十年也未必能够。”丁瑛道：“那是你教人的本领不好，以你这样天下无敌的武功，好好教个徒儿来，怎会及不上雪山派白自在的徒儿？难道甚么威德先生白自在还能强过了你？”

丁不三微笑道：“阿瑛，你这激将之计不管用。这样的白痴，就算神仙也拿他没法子。你有没有听见石清夫妇跟白万剑的说话？这白痴在雪山派中学艺多年，居然学成了这样独脚猫的剑法？”他名叫丁不三，这“三”字犯忌，因此“三脚猫”改称“独脚猫”。

其时坐船张起了风帆，顺着东风，正在长江中溯江而上，向西航行。天色渐明，江面上都是白雾。丁瑛说道：“好，你不教，我来教。爷爷，我不做饭了，我要教天哥武功。”

丁不三怒道：“你不做饭，不是存心饿死爷爷么？”丁瑛道：“你要杀我丈夫，我不如先饿死了你。”丁不三道：“呸，呸！快做饭。”丁瑛不去睬他，向石破天道：“天哥，我来教你一套功夫，包你十天之内，打败了那

白万剑。”丁不三道：“胡说八道，连我也办不到的事，凭你这小丫头又能办到？”

祖孙俩不住斗口。丁瑛心中却着实发愁。她知爷爷脾气古怪，跟他软求决计无用，只有想个甚么刁钻的法子，或能让他回心转意，寻思：“我不给他做饭，他饿起上来，只好停舟泊岸，上岸去买东西吃，那便有机可乘，好教石郎脱身逃走。”

不料石破天见丁不三饿得愁眉苦脸，自己肚中也饿了，他又怎猜得到丁瑛的用意，站起身来，说道：“我去做饭。”丁瑛怒道：“你去劳碌做饭，创口再破，那怎么办？”

丁不三道：“我丁家的金创药灵验如神，敷上即愈，他受的剑创又不重，怕甚么？好孩子，快去做饭给爷爷吃。”为了想吃饭，居然不叫他“白痴”。丁瑛道：“他做饭给你吃，那么你还杀不杀他？”丁不三道：“做饭管做饭，杀人管杀人。两件事毫不相干，岂可混为一谈？”

石破天一按胸前剑伤，果然并不甚痛，便到后梢去淘米烧饭，见一个老梢公掌着舵，坐在稍后，对他三人的言语恍若不闻。煮饭烧菜是石破天生平最拿手之事，片刻间将两尾鱼煎得微焦，一镬白米饭更是煮得热烘烘、香喷喷地。

丁不三吃得连声赞好，说道：“你的武功若有烧饭本事的一成，爷爷也不会杀你了，当日你苦没跟阿瑛拜堂成亲，只做我的厨子，别说我不会杀你，别人若要杀你，爷爷也决不答应。唉，只可惜我先前已限定了十日之期，丁不三言出如山，决不能改，倘若我限的是一个半月，多吃你二十天的饭，岂不是好？这当儿悔之莫及，无法可想了。”说着叹气不已。

吃过饭后，石破天 and 丁瑛并肩在船尾洗碗筷。丁瑛见爷爷坐在船头，低声道：“待会我教你一套擒拿手法，你可得用心记住。”石破天道：“学会了去跟那白师傅比武么？”丁瑛道：“你难道当真是白痴？天哥，你……你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石破天道：“从前我怎么了？”丁瑛脸上微微晕红，道：“从前你见了我，一张嘴可比蜜糖儿还甜，千怜百俐，有说有笑，哄得我好不欢喜，说出话来，句句令人意想不到。你现在可当真傻了。”

石破天叹了一口气，道：“我本来不是你的天哥，他会讨你欢喜，我可不会，你还是去找他的好。”丁瑛软语央求：“天哥，你这是生了我的气么？”石破天摇头道：“我怎会生气？我跟你说实话，你总是不信。”

丁瑛望着船舷边滔滔江水，自言自语：“不知道甚么时候，他才会变回从前那样。”呆呆出神，手一松，一只磁碗掉入了江中，在绿波中晃得两下便不见了。

石破天道：“叮叮当当，我永远变不成你那个天哥。倘若我永远是怎么……这么……一个白痴，你就永远不会喜欢我，是不是？”

丁瑛泫然欲泣，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心中烦恼已极，抓起一只磁碗，接二连三的抛入了江心。

石破天道：“我……我要是口齿伶俐，说话能讨你喜欢，那么我便整天说个不停，那也无妨。可是……可是我真的不是你那个‘天哥’啊。要我假装，也装不来。”

丁瑛凝目向他瞧去，其时朝阳初上，映得她一张脸红彤彤地，双目灵动，脸上神色却十分恳挚。丁瑛幽幽叹了口气，说道：“若说你不是我那个天哥，怎么肩头上会有我咬伤的疤痕？怎么你也是这般喜欢拈花惹草，既去勾引你

帮中展香主的老婆，又去调戏雪山派的那花姑娘？若说你是我那个天哥，怎么忽然间痴痴呆呆，再没从前的半分风流潇洒？”

石破天笑道：“我是你的丈大，老老实实的不好吗？”丁珰摇头道，“不，我宁可你像以前那样活泼调皮，偷人家老婆也好，调戏人家闺女也好，便不爱你这般规规矩矩的。”石破天于偷人家老婆一事，心中始终存着个老大疑窦，这时便问：“偷人家老婆？偷来干甚么？老伯伯说，不先跟人家说而拿人东西，便是小贼。我偷人家老婆，也算小贼么？”

丁珰听他越说越缠夹，简直莫名其妙，忍不住怒火上冲，伸手便扭住他耳朵用力一扯，登时将他的耳根子上血也扯出来了。

石破天吃痛不过，反手格出。丁珰只觉一股大得异乎寻常的力道击在他手臂之下，身子猛力向后撞去，几乎将后梢上撑篷的木柱也撞断了。她“啊哟”一声，骂道：“死鬼，打老婆么？使这么大力气。”石破天忙道：“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

丁珰望手臂上看去，只见已肿起了又青又紫的老大一块，忽然之间，她俏脸上的嗔怒变为喜色，握住了石破天双手，连连摇晃，道：“天哥，原来你果然是在装假骗我。”

石破天愕然：“装甚么假？”丁珰道：“你武功半点也没失去。”石破天道：“我不会武功。”丁珰嗔道：“你再胡说八道，瞧我理不理你。”伸出手掌往他左颊上打去。

石破天一侧头，伸掌待格，但丁珰是家传的掌法，去势飘忽，石破天这一格中没半分武术手法，自是格了个空，只觉脸上一痛，无声无息的已被按了一掌。

丁珰手臂剧震，乎掌便如被石破天的脸颊弹开一般，又是“啊哟”一声，惊惶之意却比适才更甚。她料想石破天武功既然未失，自是轻而易举的避开了自己这一掌，因此掌中自然而然的使上了本门阴毒的柔力，哪料到石破天这一格竟会如此笨拙，直似全然不会武功，可是手掌和他脸颊相触，却又受到他内力的剧震。她左下抓住自己右掌，只见石破天左颊上一个黑黑的小手掌印陷了下去。她这“黑煞掌”是祖父传，着实厉害，幸得她造诣不深，而石破天又内力深厚，才受伤甚轻，但乌黑的掌印却终于留下了，非至半月之后，难以消退。她又是疼惜，又是歉仄，搂住了他腰，将脸颊贴在他左颊之上，哭道：“天哥，我真不知道，原来你并没复原。”

石破天玉人在抱，脸上也不如何疼痛，叹道：“叮叮当当，你一时生气，一时喜欢，到底为了甚么，我终究不明白。”

丁珰急道，“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坐直了身子，在怀中取出一个瓷瓶，倒出一颗药丸给他服下，道：“唉，但愿不会留下疤痕才好。”

两人偎依着坐在后梢头，一时之间谁也不开口。

过了良久，丁珰将嘴凑到他耳边，低声道：“天哥，你生了这场病后，武功都忘记了，内力却是忘不了的。我将那套擒拿手教你，于你有很大用处。”

石破天点点头，道：“你肯教我，我用心学便了。”

丁珰伸出手指，轻轻抚摸他脸颊上乌黑的手掌印，心中好生过意不去，突然凑过口去，在那掌印上吻了一下。

霎时之间，两人的脸都羞得通红，心下均感甜蜜无比。

丁珰掠了掠头发，将一十八路擒拿手演给他看。当天教了六路，石破天都记住了。跟着两人逐一拆解。次日又教了六路。

过得三天，石破天已将一十八路擒拿手练得颇为纯熟。这擒拿法虽只一十八路，但其中变化却着实繁复。这三天之中，石破天整日只是与丁瑄拆解。丁不三冷眼旁观，有时冷言冷语，讥嘲几句。到第四天上，石破天胸口剑创已大致平复。

丁瑄眼见石郎进步极速，芳心窃喜，听得了不三又骂他“白痴”，问道：“爷爷，咱们丁家一十八路擒拿手，叫一个白痴来学，多少日子才学得会？”

丁不三一时语塞，眼见石破天确已将这套擒拿手学会了，那么此人实在并非痴呆，这小子到底是装假呢，还是当真将从前的事情都忘了？他不肯输口，强辩道：“有的白痴聪明，有的白痴愚笨。聪明的白痴，半天便会了，傻子白痴就像你的石郎，总得三天才能学会。”丁瑄抿嘴笑道：“爷爷，当年你学这套擒拿法之时，花了几天？”丁不三道，“我哪用着几天？你曾祖爷爷只跟我说了一遍，也不过半天，爷爷就全学会了。”丁瑄笑道：“哈哈，爷爷，原来你是个聪明白痴。”丁不三沉脸喝道：“没上没下的胡说八道。”

便在此时，一艘小船从下流赶将上来。当地两岸空阔，江流平稳，但见那船高张风帆，又有四个人急速划动木桨，船小身轻，渐渐逼近丁不三的坐船。船头站着两名白衣汉子，一人纵声高叫：“姓石的小子是在前面船上么？快停船，快停船！”

丁瑄轻轻哼了一声，道，“爷爷，雪山派有人追赶石郎来啦。”丁不三眉开眼笑，道：“让他们捉了这白痴去，千刀万剐，才趁了爷爷的心愿。”丁瑄问道：“捉聪明白痴？还是捉傻子白痴？”丁不三道，“自然是捉傻子白痴，谁敢来捉聪明白痴？”丁瑄微笑道：“不错，聪明白痴武功这么高，又有谁敢得罪他半分。”丁不三一怔，怒道，“小丫头，你敢绕弯子骂爷爷？”丁瑄道：“雪山派杀了你的孙女婿，日后长乐帮问你要人，丁三老爷不大有面子罢？”丁不三道：“为甚么没面子？有面子得很。”自觉这句话难以自圆其说，便道：“谁敢说丁老三没面子，我扭断他的脖子。”

丁瑄自言自语：“旁人谅来也不敢说什么，就怕四爷爷要胡说八道，说他倘若有个孙女婿，就决不能让人家杀了。不知道爷爷敢不敢扭断自己亲兄弟的脖子？就算有这个胆子，也不知有没这份本事。”丁不三大怒。说道：“你说老四的武功强过我的？放屁，放屁！他比我差得远了。”

说话之间，那小船又追得近了些。只听得两名白衣汉子大声叱喝：“兀那汉子，瞧你似是长乐帮石中玉那小子，怎地不停船？”

石破天道：“叮叮当当，有人追上来啦，你说怎么办？”

丁瑄道：“我怎知怎么办？你这样一个大男人，难过半点主意也没有？”

便在此时，那艘小船已逼近到相距丈许之地，两名白衣汉子齐声呼喝，纵身跃上石破天的坐船后梢。两人手中各执长剑，耀日生光。

石破天见这二人便是在土地庙中会过的雪山派弟子，心想：“不知我甚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这些雪山派的人如此苦苦追我？”只听得嗤的一声，一人已挺剑向他肩头刺来。石破天在这三日中和丁瑄不断拆解招式，往往手脚稍缓，便被她扭耳拉发，吃了不少苦头，此刻身上的机变迅捷，比之当日在土地庙中和石清夫妇对招之时已颇为不同，眼见剑到，也不遑细思，随手使出第八招“凤尾手”，右手绕个半圆，欺上去抓住那人手腕一扭。

那人“啊”的一声，撒手抛剑。石破天右时乘势抬起，拍的一声，正中那人下颏。那人下巴立碎，满口鲜血和着十几枚牙齿都喷出船板之上。

石破天万万料不到这招“凤尾手”竟如此厉害，不由得吓得呆了，心中

突突乱跳。

第二名雪山弟子本欲上前夹击，突见一霎之间，同来的师兄便已身受重伤。这师兄武功比他为高，料想自己若是上前，也决计讨不了好去，当即抢上去抱起师兄。此时那小船已和大船并肩而驶，那人挟着伤者跃回小船，喝令收篷扳梢。

眼见小船掉转船头，顺流东下，不多时两船相距便远。但听得怒骂之声顺着东风隐隐传来。石破天瞧着船板上的一摊鲜血，十几枚牙齿，又是惊讶，又是好生歉仄，兀自喃喃的道：“这……这可当真对不住了！”

丁珰从船舱中出来，走到他身旁，微笑道：“天哥，这一招‘凤尾手’干净利落，使得可着实不错啊。”石破天摇头道：“你怎事先没跟我说明白？早知道一下会打得人家如此厉害，这功夫我也就不学了。”丁珰心头一沉，寻思：“这呆子傻病发作，又来说呆话了。”说道：“既学武功，当然越厉害越好。刚才你这一招‘凤尾手’若不是使得恰到好处，他的长剑早已刺通你的肩头。你不伤人，人便伤你。你喜欢打伤人家呢，还是喜欢让人家打伤？打落几枚牙齿，那是最轻的伤了。武林中动手过招，随时随刻有性命之忧。你良心好，对方却良心不好，你若给人家一剑杀了，良心再好，又有甚么用？”

石破天沉吟道：“最好你教我一门功夫，既不会打伤打死人家，又不会让人家打伤打死我。大家嘻嘻哈哈的，只做朋友，不做敌人。”丁珰苦笑道：“呆话连篇，满嘴废话！咱们学武之人，动上手便是拚命，你道是捉迷藏、玩泥沙吗？”石破天道：“我喜欢捉迷藏、玩泥沙，不喜欢动手拚命。可惜一直没人陪我捉迷藏，阿黄又不会。”丁珰越听越恼，嗔道：“你这糊涂蛋，谁跟你说话，就倒足了霉。”赌气不再理他，回到舱中和衣而睡。

丁不三道：“是吗？我说他是白痴，终究是白痴。武功好是白痴，武功不好也是白痴，不如趁早杀了，免得生气。”

丁珰寻思：“石郎倘若真的永远这么糊涂，我怎能跟他厮守一辈子？倒也不如真的依爷爷之言，一刀将他杀了，落得眼前清净。”但随即想到他大病之前的种种甜言蜜语，就算他一句话不说，只要悄悄的向自己瞧上一眼，那也是眉能言，目能语，风流蕴藉之态，真教人如饮美酒，心神俱醉，别后相思，实是颠倒不能自己，万不料一场大病，竟将一个英俊机变的俏郎君，变成了一段迂腐迟钝的呆木头。她越想越是烦恼，不由得珠泪暗滴，将一张薄被蒙住了头。

丁不三道，“你哭又有甚么用？又不能把一个白痴哭成才子！”丁珰怒道：“我把一个傻子白痴哭成了聪明白痴，成不成？”丁不三怒道：“又来胡说八道！”

丁珰不住饮位，寻思：“瞧雪山派那花万紫姑娘的神情，对石郎怒气冲冲的，似乎还没给他得手。他见到美貌姑娘居然不会轻薄调戏，那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我真的嫁了这么个规规矩矩的呆木头，做人有甚么乐趣？”

她哭了半夜，又想：“我已和他拜堂成亲，名正言顺的是他妻子。这几日中，白天和他练功夫，他就只一本正经的练武，从来不乘机在我身上碰一下、摸一把。晚上睡觉，相距不过数尺，可是别说不来亲我一亲，连我的手脚也不来捏一下，哪像甚么新婚夫妇？别说新婚夫妇，就算是七八十岁的老夫老妻，也该亲热一下啊。”

耳听得石破天睡在后梢之上，呼吸悠长，睡得正香，她怒从心起，从身畔摸过柳叶刀，轻轻拔刀出鞘，咬牙自忖：“这样的呆木头老公，留在世上

何用？”悄悄走到后梢，心道：“石郎石郎，这是你自己变了，须莫怪我心狠。”提起刀来正要往他头上斫落，终于心中一软，将他肩头轻轻扳过，要在他临死之前再瞧他最后一眼。

石破天在睡梦中转过身来，淡淡的月光洒在他脸上，但见他脸上笑容甚甜，不知在做甚么好梦。丁珰心道：“你转眼便要死了，让你这好梦做完了再杀不迟，左右也不争在这一时半刻。”当下抱膝坐在他身旁，凝视着他的脸，只待他笑容一敛，挥刀便所将下去。

过了一会，忽听得石破天迷迷糊糊说道：“叮叮当当，你……你为甚么生气？不过……不过你生起气来，模样儿很好看，是真的……真的十分好看……我就看上一百天，一千天，也决不会够，一万天……十万天，不，五千天……也是不够……”

丁珰静静的听着，不由得心神荡漾，后道：“石郎，石郎，原来你在睡梦之中，也对我念念不忘。这般好听的话若是白天里跟我说了，岂不是好？唉，总有一天，你的糊涂病根子好了，会跟我说这些话。”眼见船舷边露水沾湿了木板，石破天衣衫单薄，心生怜惜，将舱里一张薄被扯了出来，轻轻盖在他身上，又向他痴痴的凝视半天，这才回入舱中。

只听得丁不三骂道：“半夜三更，一只小耗子钻来钻去，便是胆子小，想动手却不敢，有甚么屁用？也不知是不是我丁家的种？”

丁珰知道自己的举止都教爷爷瞧在眼里了，这时她心中喜欢，对爷爷的讥刺毫不在意，心中反来覆去只是想着这几句话：

“不过你生起气来，模样儿很好看……我看上一万天，十万天，也是不够。”突然间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心道：“这白痴天哥，便在睡梦中说话，也是痴痴的。咱们就活了一百岁，也不过三万六千日，哪有甚么十万天可看？”

她又哭又笑的自己闹了半天，直到四更天时才朦胧睡去，但睡不多时，便给石破天的声音惊醒，只听得他在后梢头大声嚷道，“咦，这可真奇了！叮叮当当，你的被子，半夜里怎么会跑到我身上来？难道被子生脚的么？”

丁珰大羞，从舱中一跃而起，抢到后梢，只听石破天手中拿着那张薄被，说道：“叮叮当当，你说这件事奇怪不奇怪？这被子……”丁珰满脸通红，夹手将被子抢了过来，低声喝道：“不许再说了，被子生脚，又有甚么奇怪？”石破天道：“被子生脚还不奇怪？你说被子的脚在哪里？”

丁珰一侧头，见那老梢公正在拔篙开船，似笑非笑的斜视自己，不由得一张脸更是羞得如同红布相似，嗔道：“你还说？”左手便去扭他的耳朵。

石破天右子一抬，自然而然的使出一十八路擒拿手中的“鹤翔手”。丁珰右手回转，反拿他肋下。石破天左时横过，封住了他这一拿，右手便去抓她肩头。丁珰将被子往船板上一抛，回了一招，她知石破天内劲凌厉，手掌臂膀不和他指掌相接。霎时之间两人已拆了十余招。丁珰越打越快，石破天全神贯注，居然一丝不漏，待拆到数十招后，丁珰使一招“龙腾爪”，直抓他头顶。石破天反腕格去，这一下出手奇快，丁珰缩手不及，已被他五指拂中了手腕穴道，只觉一股强劲的热力自腕而臂，自臂而腰，直转了下去。这股强劲的内力又自腰间直传至腿上，丁珰站立不稳，身子一侧，便倒了下来，正好摔在薄被上。

石破天童心大起，俯身将被子在她身上一裹，抱了起来，笑道：“你为甚么扭我？我把你抛到江里喂大鱼。”丁珰给他抱音，虽是隔着一条被子，

也不由得浑身酸软，又羞又喜，笑道：“你敢！”石破天笑道：“为甚么不敢？”将她连人带被的轻轻一送，掷入船舱。

丁瑯从被中钻了出来，又走到后梢。石破天怕她再打，退了一步，双手摆起架式。

丁瑯笑道：“不玩啦！瞧你这副德性，拉开了架子，倒像是个庄稼汉子，哪有半点武林高手的风度！”石破天笑道：“我本来就不是武林高手。”丁瑯道：“恭喜，恭喜！你这套擒拿手法已学会了，青出于蓝，连我做师父的也已不是徒儿的手了。”

丁不三在船舱中冷冷的道：“要和雪山派高手白万剑较量，却还差着这么老大一截。”

丁瑯道：“爷爷，他学功夫学得这么快。只要跟你学得一年半载，就算不能天下无敌，做你的孙女婿，却也不丢你老人家的脸了。”丁不三冷笑道：“丁老三说过的话，岂有改口的？第一、我说过他既要娶你为妻，永远就别想学我武艺；第二、我限他十天之内打败白万剑。再过得五天，他性命也不在了，还说甚么一年半载？”

丁瑯心中一寒，昨天晚上还想亲手去杀死石破天，今日却已万万舍不得石郎死于爷爷之手，但爷爷说过的话，确是从来没有不算数的，这便如何是好？思前想后，只有照着原来的法子，从这一十八路擒拿手中别出机谋。

于是此后几天之中，丁瑯除了吃饭睡觉，只是将这一十八路擒拿手的诸般变化，反来覆去的和石破天拆解。到得后来，石破天已练得纯熟之极，纵然不借强劲的内力，也已勉强可和丁瑯攻拒进退，拆个旗鼓相当。

第八天早晨，丁不三咳嗽一声，说道：“只剩下三天了。”

丁瑯道：“爷爷，你要他去打败白万剑，依我看也不是甚么难事。白万剑雪山派的剑法虽然厉害，总还不是我丁家的武功可比。石郎这套擒拿手练得差不多了。单凭一双空手，便能将那姓白的手中长剑夺了下来。他空手夺人长剑，算不算得是胜了？”

丁不三冷笑道：“小丫头说得好不稀松！凭他这一点子能耐，便能将‘气寒西北’手中长剑夺将下来？我叫你乘早别发清秋大梦。就是你爷爷，一双空手只怕也夺不下那姓白的手中长剑。”丁瑯道：“原来连你也夺不下，那么你的武功我瞧……哼，哼，也不过……哼，哼！”丁不三怒道：“甚么哼哼？”丁瑯仰头望着天空，说道：“哼哼就是哼哼，就是说你武功了得。”丁不三道：“你说甚么鬼话？哼哼就是说我武功稀松平常。”丁瑯道：“你自己说你武功稀松平常，可不是我说的。”丁不三道：“你哼哼也好，哈哈也好，总而言之，十天之内他不能打败白万剑，我就杀了这白痴。”

丁瑯嘟起了小嘴，说道：“你叫他十天之内去打败白万剑，但若十天之内找不到那姓白的，可不是石郎的错。”丁不三道：“我说十天，就是十天。找得到也好，找不到也好，十天之内不将他打败，我就杀了这小白痴。”丁瑯急道，“现下只剩三天了，却到哪里找白万剑去？你……你……你当真是 不讲道理。”丁不三笑道：“丁不三若讲道理，也就不是丁不三了。你到江湖上打听打听，丁不三几时讲过道理了？”

到第九天上，丁不三嘴角边总是挂着一丝微笑，有时斜睨石破天，眼神极是古怪，带着三分鄙视，却有七分杀气。

丁瑯知道爷爷定是要在第十天上杀了石郎，这时候别说石破天的武功仍与白万剑天差地远，就算当真胜得了他，短短两天之中，茫茫大江之上，却

又到哪里找这“气寒西北”去？

这日午后，丁珰和石破天拆了一会擒拿手，脸颊晕红，她打了个呵欠，说道：“八月天时，还这么热！”坐在石破天身边，指着长江中并排而游的两只水鸟，说道：“天哥，你瞧这对夫妻水鸟在江中游来游去，何等逍遥快乐，若是一箭把雄鸟射死了，雌鸟孤苦伶仃的，岂不可怜？”石破天道：“我以前在山里打猎、射鸟的时候，倒也设想到它是雌是雄，依你这么说，我以后只拣雌鸟来射罢！”丁珰叹了口气，心道：“我这石郎毕竟痴痴呆呆。”又打个呵欠，斜身依着石破天，将头靠在他肩上，合上了眼。

石破天道：“叮叮当当，你倦了吗？我扶你到船舱里睡，好不好？”丁珰迷迷糊糊的道：“不，我就爱这么睡。”石破天不便拂她之意，便任由她以自己左肩为枕，只听得她气息悠长，越睡越沉，一头秀发擦在自己左颊之上，微感麻痒，却也是说不出的舒服。

突然之间，一缕极细微的声音钻入了自己左耳，轻如蜂鸣，几不可辨：“我跟你说话，你只听着，不可点头，更不可说话，脸上也不可露出半点惊奇的神气。你最好闭上眼睛，假装睡着，再发出一些鼾声，以便遮掩我的话声。”

石破天大感奇怪，还道她是在说梦话，斜眼看去，但见她长长的睫毛覆盖双眼，突然间左眼张开，向他霎了两下，随即又闭上了。石破天当即省悟：“原来她要跟我说几句秘密话儿，不让爷爷听见。”于是也打了个呵欠，说道：“好倦！”合上了眼睛。

丁珰心下暗喜：“天哥毕竟不是白痴，一点便透，要他装睡，他假装得真像。”又低声道：“爷爷说你武功低微，又是个白痴，不配做他的孙女婿儿。十天的期限，明天便到，他定要将你杀死。咱们又找不着白万剑，就算找到了，你也打他不过。唯一的法子，只有咱夫妻俩脱身逃走，躲到深山之中，让爷爷找你不到。”

石破天心道：“好端端地，爷爷怎么会杀我，叮叮当当究竟是个小孩子，将爷爷的笑话也当了真，不过她说咱两个躲到深山之中，让爷爷找不到，那倒好玩得很。”他一生之中，都是二人共处深山，自觉那是自然不过的生涯，这些日子来遇到的事无不令他茫然失措，实深盼得能回归深山，想到此后相伴的竟是个美丽可爱的叮叮当当，不由得大是兴奋。

丁珰又道：“咱两个若是上岸逃走，定给爷爷追到，无论如何是逃不了的。你记好了，今晚三更时分，我突然抱住爷爷，哭叫：‘爷爷，你饶了石郎，别杀他，别杀他！’你便立刻抢进舱来，右手使‘虎爪手’，抓住爷爷的背心正中，左手使‘玉女拈针’拿住他后腰。记着，听到我叫‘别杀他’，你得赶快动手，是‘虎爪手’和‘玉女拈针’。爷爷被我抱住双臂，一时不能分手抵挡，你内力很强，这么一拿，爷爷便不能动了。”

石破天心道：“叮叮当当真是顽皮，叫我帮忙，开爷爷这样一个大玩笑，却不知爷爷会不会生气？也罢，她既爱闹着玩，我顺着她意思行事便了。想来倒是有趣得紧。”

丁珰又低声道：“这一抓一拿，可跟我二人生死攸关。你用左手摸一下我背心的‘灵台穴’，那‘虎爪手’该当抓在这里。”石破天仍是闭着眼睛，慢慢提起左手，在丁珰“灵台穴”上轻轻抚摸一下。丁珰道：“是啦，黑暗之中出手要快，认穴要准，我拚命抱住爷爷，只能挨得一霎时间，只要他一惊觉，立时便能将我摔开，那时你万难抓得到他了。你再轻轻碰我后腰的‘悬

枢穴’，且看对是不对。那‘玉女拈针’这一招，只用大拇指和食指两根手指，劲力要从指尖直透穴道。”

石破天左手缓缓移下，以两根手指在他后腰“悬枢穴”上轻轻搔爬了一下，他这时自是丝毫没有使劲，不料丁珰是黄花闺女，分外怕痒，给他在后腰上这么轻轻一搔，忍不住格的一声笑了出来，笑喝：“你胡闹！”石破天哈哈大笑。丁珰也伸手去他肋下呵痒。两人嘻嘻哈哈，笑作一团，把装睡之事全然置之脑后。

这日黄昏时分，老梢公将船泊在江边的一个小市镇旁，上岸去沽酒买菜。丁珰道：“天哥，咱们也上岸去走走。”石破天道：“甚好！”丁珰携了他手，上岸闲行。

那小市镇只不过八九十家人家，倒有十来家是鱼行。两人行到市梢，眼看身旁无人。石破天道：“爷爷在船舱中睡觉，咱们这么拔足便走，岂不就逃走了？”他只盼尽早与丁珰躲入深山。丁珰摇头道：“哪有这么容易？就是让咱们逃出十里二十里，他一样也能追上。”

忽听得背后一人粗声道：“不错，你便是逃出一千里，一万里，咱们一样也能追上。”

石破天 and 丁珰回过头来，只见两名汉子从一颗大树后转了出来，向着二人狞笑。石破天识得这两人便是雪山派中的呼延万善和闻万夫，不由得一怔，心下暗暗惊惧。

原来雪山派两名弟子在长江中发现了石破天的踪迹，上船动手，其一身受重伤。白万剑得报，分遣众师弟水陆两路追寻。呼延万善和闻万夫这一拨乘马溯江向西追来，竟在这小镇上和石破天相遇。呼延万善为人持重，心想自己二人未必是这姓石小子的对手，正想依着白师兄的嘱咐发射冲天火箭传讯，不料闻万夫忍耐不住，登时叫了出来。

丁珰也是一惊：“这二人是雪山派弟子，不知白万剑是否便在左近？倘若那姓白的也赶了来，爷爷逼着石郎和他动手，那可糟了。”向二人横了一眼，啐道：“我们自己说话，谁要你们插口？天哥，咱们回船去。”石破天也是心存怯意，点了点头，两人转身便走。

闻万夫向来便瞧不起这师侄，心想：“王万仞王师哥、张万风张师弟两人都折在这小子手下，也不知他二人怎么搞的。这小子要是当真武功高强，怎么会一招之间便给白师哥擒了来？我今日将他擒了去，那可是大功一件，从此在本门中出人头地。”当即喝道：“往哪里走？姓石的小子，乖乖跟我走罢！”口中叱喝，左手便向石破天肩头抓来。

石破天侧身避过，使出丁珰所教的擒拿手法，横臂格开来招。闻万夫一抓不中，飞脚便向石破天小腹上踢去。

这一脚如何拆解，石破天却没学过。他这半天中，心头反来覆去的便是想着“虎爪手”和“玉女拈针”两招，危急之际，所想起的也只这两招。但闻万夫和他相对而立，这两招攻人后心的手法却全然用不上，这时他也顾不得合式不合式，拔步便抢向对方身后。他内功深厚，转侧便捷无比，这么一奔，便已将闻万夫那一足避过，同时右手“虎爪手”抓他“灵台穴”，左手“玉女拈针”拿他“悬枢穴”，内力到处，闻万夫微一痉挛，便即萎倒。

呼延万善正欲上前夹攻，突见石破天已拿住师弟要穴，情急之下不及抽剑，挥拳往石破天腰间击来。他这一拳用上了十成劲力，波的一响，跟着喀喇一声，右臂竟尔震断。

石破天却只腰间略觉疼痛，松手放开闻万夫时，只见他缩成了一团，毫不动弹，扳过他肩头，见他双目上挺，神情甚是可怖。石破天吃了一惊，叫道：“啊哟，不好，叮叮当当，他……他……他怎么忽然抽筋，莫非……莫非死了？”

丁瑛格的一笑，道：“天哥，你这两招使得甚好，只不过慌慌张张的，姿势太也难看。你这么一拿，他死是不会死的，残废却免不了，双手双脚，总得治上一年半载罢。”

石破天伸手去扶闻万夫，道：“真……真对不起，我……我不是有意伤你，那怎么……怎么办？叮叮当当，得想法子给他治治？”丁瑛伸手从闻万夫身畔抽出长剑，道：“你要让他不多受苦楚？那容易得紧，一剑杀了就是。”石破天忙道：“不行，不行！”

呼延万善怒道：“你这两个无耻小妖。雪山派弟子能杀不能辱。今日老子师兄折在你手里，快快把我们两个都杀了。多说这些气人的话干么？”

石破天深恐丁瑛真的将闻万夫杀了，忙夺下她手中长剑，在地下一插，说道：“叮叮当当，快……快回去罢。”拉着她衣袖，快步回船。丁瑛晒道：“听人说长乐帮石帮主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怎地忽然婆婆妈妈起来？刚才之事，可别跟爷爷说。”石破天道：“是，我不说，你说那个人，他……他当真会手足残废？”丁瑛道：“你拿了他两处要穴，若还不能令他手足残废，咱们丁家这一十八路擒拿手法还有甚么用处？”石破天道：“那怎么你叫我待会也这么去擒拿爷爷？”丁瑛笑道：“傻哥哥，爷爷是何等样人物，岂可和雪山派中这等脓包相比？你若侥幸能拿住爷爷这两处要穴，又能使上内力，最多令他两三个时辰难以行动，难道还能叫他残废了？”

石破天心头栗栗，怔忡不安，只是想着闻万夫适才的可怖模样。

这一晚迷迷糊糊的半醒半睡，到得半夜，果然听得丁瑛在船舱中叫了起来：“爷爷，爷爷，你饶了石郎性命，别杀他，别杀他！”石破天急跃而起，抢到舱中，朦胧中只见丁瑛抱了丁不三的上身，不住的叫：“爷爷，别杀石郎！”

石破天伸出双手，便要往了不三后心抓去，陡然想起闻万夫缩成一团的可怖神情，心道：“我这双手抓将下去，倘若将爷爷也抓成这般模样，那可太对不起他，我……我决计不可。”当即悄悄退出船舱，抱头而睡。

丁瑛眼见石破天抢进舱来，时刻配合得恰到好处，正欣喜间，不料他迟疑片刻，便即退出，功败垂成，不由得又急又怒。

石破天回到后梢，心中兀自怦怦乱跳，过了一会，只听得丁瑛道：“啊哟。爷爷，我怎么抱着你？我……我刚才做了个恶梦，梦见你将石郎打死了，我求你……求你饶他性命，你总是不答应，谢天谢地，只不过是梦。”

却听丁不三道：“你做梦也好，不做梦也好，天一亮便是咱们说好了的第十天。且瞧他这一日之中，能不能找到白万剑来将他打败了。”丁瑛叹了口气，说道：“我知道石郎不是白痴！”丁不三道：“是啊，他良心好！良心好的人便是傻子，便是白痴，该死之极。唉，以‘虎爪手’抓‘灵台穴’，以‘玉女拈针’拿‘悬枢穴’，妙计啊妙计！就可惜白痴良心好，不忍下手。不忍下手，就是白痴，白痴就是该死。”

这几句话钻入了舱内舱外丁瑛和石破天耳里，两人同时大惊：“爷爷怎知道我们的计策？”石破天还不怎么样，丁瑛却不由得遍体都是冷汗，心想：“原来爷爷早已知晓，那么暗中自必有备，天哥刚才没有下手，也不知是福是

祸？”

石破天浑浑噩噩，却绝不信次日了不三真会下手杀他，过不多时，便即睡着了。

天刚破晓，忽听得岸上人声喧哗，纷纷叫嚷：“在这里了！”

“便是这艘船。”“别让老妖怪走了！”石破天坐起身来，只见岸边十多人手提灯笼火把，奔到船边，当先四五人抢上船头，大声叱喝：“老妖怪在哪里！害人老妖往哪里逃？”

丁不三从船舱中钻了出来，喝道：“甚么东西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一条汉子喝道，“是他，是他！快泼！”他身后两人手中拿着竹做的喷筒，对准丁不三，两股血水向他急速射去。岸上众人欢呼吆喝：“黑狗血洒中老妖怪，他就逃不了！”

可是这两股狗血哪里能溅中丁不二半点？他腾身而起，心下大怒：“哪里来的妄人，当老夫是妖怪，用黑狗血喷我？”旁人不去惹他，他喜怒无常之时，举手便能杀人，何况有人欺上头来？他身子落下来时，双脚齐飞，踢中两名手持喷筒的汉子，跟着呼的一掌，将当先的大汉击得直飞出去。这三人都不会甚么武功，中了这江湖怪杰的拳脚，哪里还有性命？两个人当即死在船头，当先的那条大汉在半空中便狂喷鲜血。

丁不三又要举脚向亲人扫去，忽听得丁瑛在身后冷冷的道：“爷爷，一日不过三！”

丁不三一怔，盛怒之下，险些儿忘了自己当年立下的毒誓，这一脚离那船头汉子已不过尺许，当下硬生生的收了回来。

众人吓得魂飞魄散，叫道：“老妖怪厉害，快逃，快逃！”霎时之间逃了个干干净净，灯笼火把有的抛在江中，有的丢在岸上。三具尸首一在岸上，二在船头，谁也顾不得了。

丁不三将船头的尸首踢入江中，向梢公道：“快开船，再有人来，我不能杀啦！”那梢公吓得呆了，双手不住发抖，几乎无力拔篙。丁不三提起竹篙，将船撑离岸边。狗血没射到人，却都射在舱里，腥气难闻。

丁不三冷冷的道：“阿瑛，你捣这鬼为了甚么？”丁瑛笑道：“爷爷，你说过的话算不算数？”丁不三道：“我几时说过话不算数了？”丁瑛道：“好，你说十天一满，若是石郎没将那姓白的打败，便要杀他。今日是第十日，可是你已经杀了三个人啦！”

丁不三一凛，怒道：“小丫头，诡计多端，原来爷爷上了你的恶当。”

丁瑛极是得意，笑吟吟的道：“丁家三老爷素来说话算数，你说在第十天上定要杀了这小子，可是‘一日不过三’，你已杀了三个人，这第四个人，便不能杀了。你既在第十天上杀他不得，以后也就不能再杀了。我瞧你的孙女婿儿也不是真的甚么白痴，等他身子慢慢复原，武功自会大进，包不丢了你的脸面便是。”

丁不三伸足在船头用力一蹬，喀的一声，船头木板登时给他踹了一个洞，怒道：“不成，不成！丁不三折在你小丫头手下，便已丢了脸。”丁瑛笑道：“我是你的孙女儿，大家是一家人，有甚么丢不丢脸的？这件事我又不会说出去。”丁不三怒道：“我输了便心中不痛快，你说不说有甚么相干？”丁瑛道：“那就算是你赢好了。”丁不三道：“输便输，赢便赢。我又不是你那不成器的四爷爷，他小时候跟我打架，输了反而自吹是赢了。”

石破天听着他祖孙二人对话，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人是丁瑛故意引

了来给她爷爷杀的，好让他连杀三人之后，限于“一日不过三”的规定，便不能再杀他，眼看丁不三于一瞬间连杀三人的凶狠神态，那么要杀死自己的话，只怕也不是开玩笑了；见丁瑛笑嘻嘻的走到后梢，便道：“叮叮当当，你为了救我性命，却无缘无故的害死了三人，那不是……不是太也残忍了么？”丁瑛脸一沉，说道：“是你害的，怎么反而怪起我来了？”石破天惘然道：“是……是我害的？”丁瑛道：“怎么不是？昨晚你事到临头，不敢动手。否则咱二人早已逃得远远的了，又何至累那三人无辜送命？”

石破天心想这话倒也不错，一时说不出话来。

忽听得丁不三哈哈大笑，说道：“有了，有了！姓石的小子，爷爷要挖出你的眼珠子，斩了你的双手，教你死是死不了，却成为一个废人。我只须不取你性命，那就不算破了‘一日不过三’的规矩。”丁瑛和石破天面面相觑，神色大变。

丁不三越想越得意，不住口的道：“妙计，妙计！小白痴，我不杀死你，却将你弄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阿瑛哪，那总可以的罢？”丁瑛一时无辞可辩，只得道：“这第十天又没过，说不定待会就遇到白万剑，石郎又出手将他打败了呢？”丁不三呵呵而笑，道：“不错，不错，咱们须得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爷爷等到今晚三更再动手便了。”

丁瑛愁肠百结，再也想不出别的法子来令石破天脱此危难。

偏偏石破天似是仍不知大祸临头，反来问她：“你为甚么皱起了眉头，有甚么心事？”丁瑛嗅道：“你没听爷爷说么？他要挖了你的眼珠子，斩了你的双手。”石破天笑道：“爷爷说笑话吓人呢，你也当真！他挖了我眼睛、斩了我双手去，又有甚么用？我又没得罪他。”

丁瑛由嗔转怒，心道：“这人行事婆婆妈妈，脑筋糊里糊涂，我一辈子跟着他确也没趣得紧，爷爷要杀他，让他死了便是。”但想到爷爷待会将他挖去双目、斩去双手，自己如果回心转意，又要起他来，我叮叮当当嫁了这么一个没眼没手的丈夫，更加无味已极。

眼见太阳渐渐西沉，丁瑛面向船尾，见自己和石破天的影子双双浮在江面之上，就像是游泳一般，随舟逐波而西。丁瑛侧过身来，见石破天背脊向着自己，她双手伸出，便向他背心要穴拿去。她右手使“虎爪手”抓住石破天背心“灵台穴”，左手以“玉女拈针”拿他“悬枢穴”。石破天绝无防备，被他拿住后立时全身酸软，动弹不得。

丁瑛却受到他内力震荡，身子向后反弹，险些堕入江中，伸手抓住船篷，骂道：“爷爷要挖你双眼，斩你双手，你这种废人留在世上，就算不丢爷爷的脸，我叮叮当当也没脸见人了。也不用爷爷动手，我自己先挖出你的眼珠子。”在后梢取过一条长长的帆索，将石破天双手双脚都缚住了，又将帆索从肩至脚，一圈又一圈的紧紧捆绑，少说也缠了八九十圈，直如一只大粽子相似。

本来如此这般的被擒拿了穴道，一个对时中难以开口说话，但石破天内力深厚，四肢虽不能动，却张口说道：“叮叮当当，你跟我闹着玩吗？”他话是这般说，但见着丁瑛凶狠的神气，也已知道大事不妙，眼神中流露出乞怜之色。丁瑛伸足在他腰间狠狠踢了一脚，骂道：“哼，我跟你闹着玩？死在临头，还在发你的清秋大梦，这般的傻蛋，我将你千刀万剐，也是不冤。”唿的一声，拔出了柳叶刀来，在石破天脸颊上来回擦了两下，作磨刀之状。

石破天大骇，说道：“叮叮当当，我今后总是听你的话就是。你杀了我，

我……我……可活不转来啦！”丁瑯恨恨的道：“谁要你活转来了？我有心救你性命，你偏不照我吩咐。那是你自寻死路，又怪得谁来？我此刻不杀你，爷爷也会害你。哼，是我丈夫，要杀便由我自己动手，让别人来杀我丈夫，我叮叮当当一世也不快活。”

石破天道：“你饶了我，我不再做你丈夫便是。”他说这几句话，已是在极情哀求，只是自幼禀承母训，不能向人求恳，这个“求”字却始终不出口。

丁瑯道：“天地也拜过了，怎能不做我丈夫？再罗唆，我一刀便砍下你的狗头。”

石破天吓得不敢再作声。只听得丁不三笑道：“很好，很好，妙得很！那才是丁不三的乖孙女儿。爽爽快快，一刀两段便是！”

那老梢公见丁瑯举刀要杀人，吓得全身发抖，舵也掌得歪了。船身斜里横过去，恰好迎面一艘小船顺着江水激流冲将过来，眼见两船便要相撞。对面小船上的梢公大叫：“扳梢，扳梢！”

丁瑯提起刀来，落日余晖映在刀锋之上，只照得石破天双目微眯，猛见丁瑯手臂往下急落，拍的一声响，这一刀却砍得偏了，砍在他头旁数寸处的船板上。丁瑯随即撒手放刀，双手抓起石破天的身子，双臂运劲向外一抛，将他向着擦舟而过的小船船舱摔去。

丁不三见孙女突施诡计，怒喝：“你……你干甚么？”飞身从舱中扑出，伸子去抓石破天时，终究慢了一步。江流湍急，两船瞬息间已相距十余丈，丁不三轻功再高，却也无法纵跳过去。他反手重重打了丁瑯一个耳光，大叫：“回舵，回舵，快追！”

但长江之中风劲水急，岂能片刻之间便能回舵！何况那小船轻舟疾行，越驶越远，再也追不上了。

丁不三危急中灵机一动，双掌倏地上举，掌力向天上送去，石破天便也双掌呼的一声，向上拍出。两人四掌对着天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九 大粽子

石破天耳畔呼呼风响，身于在空中转了半个圈，落下时脸孔朝下俯伏，但觉着身处甚是柔软，倒也不感疼痛，只是黑沉沉的目不见物，但听得耳畔有人惊呼，他身不能动，也不敢开口说话，鼻中闻到一阵幽香，似是回到了长乐帮总舵中自己的床上。

微一定神，果然觉到是躺在被褥之上，口鼻埋在一个枕头之中，枕畔却另有一个人头，长发披枕，竟然是个女子。石破天大吃一惊，“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只听得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甚么人？你……你怎么……”石破天道：“我……我……”不知如何回答才是。那女子道：“你怎么钻到我们船里？我一刀便将你杀了！”石破天大叫：“不，不是我自己钻进来的，是人家摔我进来的。”那女子急道：“你……你……你快出去，怎么爬在我被……被窝里？”

石破天一凝神间，果觉自己胸前有褥，背上有被，脸上有枕，而且被褥之间更是颇为温暖，才知丁珰这么一掷，恰巧将他摔入这艘小船的舱门，穿入船舱中一个被窝；更糟的是，从那女子的话中听来，似乎这被窝竟是她的。他若非手足被绑，早已急跃而起，逃了出去，偏生身上穴道未解，连一根手指也抬不起来，只得说道：“我动不得，求求你，将我搬了出去，推出去也好，踢出去也好。”

只听得脚后一个苍老的妇人声音道：“这混蛋说甚么胡话，快将他一刀杀了。”那女子道：“奶奶，若是杀了他，我被窝中都是鲜血，那……那怎么办？”语气甚是焦急，那老妇怒道：“那是甚么鬼东西？喂，你这混蛋，快爬出来。”

石破天急道：“我真是动不得啊，你们瞧，我给人抓了灵台穴，又拿了悬枢穴，全身又给绑得结结实实，要移动半分也动不了。这位姑娘还是太太，你快起来罢，咱们睡在一个被窝里，可……可实在不大妙。”

那女子啐道：“甚么太太的？我是姑娘，我也动不了。奶奶，你……你快想个法子，这个人当真是给人绑着的。”石破天道：“老太太，我求求你，劳你驾，把我拉出去。我……我得罪这位姑娘……唉……这个……真是说不过去。”

那老妇怒道：“小混蛋，倒来说风凉话。”那姑娘道：“奶奶，咱们叫后梢的船家来把他提出去，好不好？”那老妇道：“不成，不成！这般乱七八糟的情景，怎能让旁人见到？偏生你我又动弹不得，这……这……”

石破天心道：“莫非这位老太太和那姑娘也给人绑住了？”

那老妇不住口的怒骂：“小混蛋，臭混蛋，你怎么别的船不去，偏偏撞到我们这里来？阿绣，把他杀了，被窝中有血，有甚么要紧？这人早晚总是要杀的。”那姑娘道：“我没力气杀人。”那老妇道：“用刀子慢慢的锯断了他喉管，这小混蛋就活不了。”

石破天大叫：“锯不得，锯不得！我的血脏得很，把这香喷喷的被窝弄得一塌糊涂，而且……而且……被窝里有个死尸，也很不妙。”只听得嚤的一声，那姑娘显是听到“被窝里有个死尸”这话甚是害怕，石破天心中一喜，听那姑娘道：“奶奶，我拔刀子也没力气。”石破天道：“你没力气拔刀子，那再好也没有了。我此刻动不得，你若是将我杀了，我就变成了僵尸，躺在

你身旁，那有多可怕。我活着不能动，变成僵尸，就能动了，我两只冷冰冰的僵尸手握住你的喉咙……”

那姑娘给他说得更加怕了，忙道：“我不杀你，我不杀你！”过了一会儿，又道：“奶奶，怎生想个法子，叫他出去？”那老妇道：“我在想哪，你别多说话。”

这时已然入夜，船舱中漆黑一团。石破天 and 那姑娘虽然同盖一被，幸好掷进来时偏在一旁，没碰到她身子，黑暗中只听得那姑娘气息急促，显然十分惶急。过了良久，那老妇仍是没想出甚么法子来。

突然之间，远处传来两下尖锐的啸声，静夜中十分凄厉刺耳。跟着飘来一阵大笑之声，声音苍老豪迈。那人边笑边呼：“小翠，我等了 you 一日一晚，怎么这会儿才到？”

那姑娘急道：“奶奶，他……他迎上来了，那便如何是好？”那老妇哼了一声，说道：“你再也别作声，我正在凝聚真气，但须足上经脉稍通，能有片刻动弹，我便往江心一跳，免得受这老妖之辱。”那姑娘急道：“奶奶，奶奶，那使不得。”那老妇怒道：“我叫你别来打扰我。奶奶投江之时，你跟不跟我去？”那姑娘微一迟疑，说道：“我……我跟着奶奶一块儿死。”那老妇道：“好！”说了这个“好”后，便再也不作声了。

石破天两度尝过这“走火”的滋味，心想：“原来这老太太和小姑娘都是练内功走火，以致动弹不得，偏生敌人在这当头赶到，那当真为难之极。”

只听下游那苍老的声音又叫道：“你爱比剑也好，斗拳也好，丁老四定然奉陪到底。小翠，你怎么不回答我？”这时话声又已近了数十丈。过不多时，只听得半空中呛啷啷铁链响动，跟着拍的一声巨响，一件东西落到了船上，显是迎面而来的船上有人掷来铁锚铁链。后梢的船家大叫：“喂，喂，干甚么？干甚么？”

石破天只觉坐船向右急剧倾侧，不由自主的也向右滚去，那姑娘向他侧过来，靠在他身上。石破天道：“这个……这个……你……”要想叫她别靠在自己身上，但随即想起她跟自己一样，也是动弹不得，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跟着觉得船头一沉，有人跃到了船上，倾侧的船身又回复平稳。那老人站在船头说道：“小翠，我来啦，咱们是不是就动手？”

后梢的船家叫道：“你这么搅，两艘船都要给你弄翻了。”那老人怒道：“狗贼，快给我闭了你的鸟嘴！”提起铁锚掷出。两艘船便即分开。同时顺着江水疾流下去。船家见他如此神力，将一只两百来斤重的铁锚掷来掷去，有如无物，吓得挤舌不下，再也不敢作声了。

那老人笑道，“小翠，我在船头等你。你伏在舱里想施暗算，我可不上你当。”

石破天心头一宽，心想他一时不进舱来，便可多挨得片刻，但随即想起，多挨片刻，未必是好，那老妇若能凝聚真气，便要挟了这小姑娘投江自尽、这时那姑娘的耳朵正挨在他口边。便低声道：“姑娘，你叫你奶奶别跳到江里。”

那姑娘道：“她……她不肯的，一定要跳江。”一时悲伤不禁，流下泪来，眼泪既夺眶而出，便再也忍耐不住，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泪水滚滚，沾湿了石破天的脸颊，她哽咽道：“对……对不住！我的眼泪流到了你脸上。”这姑娘竟是十分斯文有礼。

石破天轻叹一声，说道：“姑娘不用客气，一些眼泪水，又算得了甚么？”那姑娘泣道：“我不愿意死。可是船头那人很凶。奶奶说宁可死了，也不能落在他手里。我……我的眼泪，真对不住，你可别见怪……”只听得船板格的一声响，船舱彼端一个人影坐了起来。

石破天本来口目向下，埋在枕上，但滚动之下，已侧在一旁，见到这人坐起，心中怦怦乱跳，颤声说道：“姑……姑娘，你奶奶坐起来啦。”那姑娘“啊”的一声，她脸孔对着石破天，已瞧不见舱中情景。过了一会，只听石破天叫道：“老太太，你别抓她，她不愿意陪你投江自尽，救人哪，救人哪！”

船头上那老人听到船舱中有个青年男子的声音，奇道：“甚么人大呼小叫？”

石破天道：“你快进来救人。老太太要投江自尽了。”

那老人大惊，一掌将船篷掀起了半边，右手探出，已抓住了那老妇的手臂。那老妇凝聚了半天的真气立时涣散，应声而倒。那老人一搭她的脉搏，惊道：“小翠，你是练功走了火吗？干么不早说，却在强撑？”那老妇气喘喘的道：“放开手，别管我，快滚出去！”那老人道：“你经脉逆转，甚是凶险，若不早救，只怕……只怕要成为残废。我来助你一臂之力。”那老妇怒道：“你再碰一下我的身子，我纵不能动，也要咬舌头，立时自尽。”

那老人忙缩回手掌，说道：“你的手太阳肺经、手少阴心经、手少阳三焦经全部乱了，这个……这个……”那老妇道：“你一心一意只想胜过我。我练功走火，岂不是再好也没有了？正好如了你的心愿。”那老人道：“咱们不谈这个，阿绣，你怎么了？快劝劝你奶奶。你……你……咦！你怎么跟一个大男人睡在一起，他是你的情郎，还是你的小女婿儿？”

阿绣和石破天齐声道：“不，不是的，我们都动不了啦。”

那老人大是奇怪，伸手将石破天一拉。石破天给帆索绑得直挺挺地，腰不能曲，手不能弯，给他这么一拉，便如一根木材般从被窝中竖了起来。那老人出其不意，倒吓了一大跳，待得看清，不禁哈哈大笑，道：“阿绣，端阳节早过，你却在被窝中藏了一只大粽子。”

阿绣急道，“不是的，他是外边飞进来的，不……不是我藏的。”

那老人笑道：“你怎么也不能动，也变成了一只大粽子么？”

那老妇厉声道：“你敢伸一根指头碰到阿绣，我和你拼命。”

那老人叹了口气，道：“好，我不碰她。”转头向梢公道：“船家，转舵掉头，扯起帆来，我叫你停时便停船。”那梢公不敢违拗，应道：“是！”慢慢转舵。

那老妇怒道：“干甚么？”那老人道：“接你到碧螺山去好好调养。你这次走火，非同小可。”那老妇道：“我死也不上碧螺山。我又没输给你，干么迫我到你的狗窝去？”那老人道：“咱们约好了在长江比武，我输了到你家磕头，你输了便到我家里。是你自己练功走火也好，是你斗不过我也好，总而言之，这一次你非上碧螺山走一遭不可。我几十年来的心愿，这番总算得偿，妙极，妙极！”那老妇怒发如狂，叫道：“不去，不去，不……”越叫越凄厉，陡然间一口气转不过来，竟尔晕了过去。

那老人笑吟吟的道，“你不去也得去，今日还由得你吗？”

石破天忍不住插口道，“她既不愿去，你怎能勉强人家？”

那老人大怒，喝道：“要你放甚么狗屁？”反掌便往他脸上打去。

这一掌眼见便要打得他头晕眼花、牙齿跌落，突然之间，见到石破天脸上一个漆黑的掌印，那老人一怔之下，登时收掌，笑道：“啊哈，大粽子，我道是谁将你绑成这等模样，原来是我那乖乖侄孙女。你脸上这一掌，是给我侄孙女打的，是不是？”

石破天不明所以，问道：“你侄孙女？”那老人道：“你还不知老夫是谁？我是丁不四，丁不三是我哥哥，他年纪比我大，武功却不及我……我的侄孙女……”石破天看他相貌确与丁不三有几分相似，服饰也差不多，只是腰间缠着一条黄光灿然的金带，便道：“啊，是了，叮叮当当是你侄孙女，不错，这一掌正是叮叮当当打的，我也是给她绑的。”

丁不四捧腹大笑，道：“我原说天下除了阿瑯这小丫头，再没第二个人这么顽皮淘气。很好，很好，很好！她为甚么绑你？”石破天道：“她爷爷要杀我，说我武功太差，是个白痴。”丁不四更是大乐，笑得弯下腰来，道：“老三要杀的人。老四既然撞上了，那就……那就……”石破天惊道：“你也要杀？”

丁不四道：“丁不四的心意，天下有谁猜得中？你以为我要杀你，我就偏偏不杀。”站起身来，左手抓住石破天后领提将起来，右手并掌如刀，在他身上重重缠绕的帆索自上而下急划而落，数十重帆索立时纷纷断绝，当真是利刃也未必有如此锋锐。

石破天赞道：“老爷子，你这手功夫厉害得很，那叫甚么名堂？”

丁不四听石破天一赞，登时心花怒放，道：“这一手功夫自然了不起，普天下能有如此功力的，除了丁不四外，只怕再无第二人了。这手功夫吗？叫做……”

这时那老妇已醒，听到丁不四自吹自擂，当即冷笑道：“哼，耗子上天平，自称自赞！这一手‘快刀斩乱麻’，不论哪个学过几手三脚猫把式的庄稼汉子，又有谁不会使了？”丁不四道：“呸！呸！学过几手三脚猫把式的人，就会使我这手‘快刀斩乱麻’？你倒使给我瞧瞧！”那老妇道：“你明知我练功走火，没了力气，来说这种风凉言语。大粽子，我跟你讲，你到随便哪一处市镇上，见到有人练把式卖膏药，骗人骗财，只须给他一文两文，他就会练这手‘快刀斩乱麻’给你瞧，包管跟这老骗子练得一模一样，没半点分别。说不定还比他强些。这是普天下骗人的混蛋都会的法门，又有甚么希罕了？”

丁不四听那老妇说得刻薄，不由得怒发如狂，顺手便向她肩头抓落。

石破天叫道：“不可动粗！”斜身反手，向他右腕上切去，正是丁瑯所教一十八路擒拿手中的一招“白鹤手”。他被丁瑯拿中穴道后为时已久，在内力撞击之下，穴道渐解，侍得身上帆索断绝，血行顺畅，立时行动自如。

丁不四“咦”的一声，反手勾他小臂。石破天于这一十八路擒拿手练得已甚纯熟，当即变招，左掌拍出，右手取对方双目。丁不四喝道：“好！这是老三的擒拿手。”伸臂上前，压他手肘。石破天双臂圈转，两拳反击他太阳穴。丁不四两条手臂自下穿上，向外一分，快如电闪般向石破天手臂上震去。只道这一震之下，石破天双臂立断，不料四臂相撞，石破天稳立不动，丁不四却感上身一阵酸麻，喀喇一声，足下所踏的一块船板从中折断，船身也向左右猛烈摇晃两下。他急忙后退了一步，以免陷入断板，口中又是“咦”的一声。

他前一声“咦”，只是惊异石破天居然会使他丁家的一十八路擒拿手，

但当双臂与石破天较劲，震得他退进一步，那一声“噢”却是大大的吃惊，只觉这年轻人内力充盈厚实，直是无穷无尽，自己适才虽然未出全力，但对方浑若无事，自己却踏断了船板，可说已输了一招，此人这等厉害，怎能为丁瑯所擒？脸上又怎会给她打中一掌？一时心中疑团丛生。

那老妇惊诧之情丝毫不亚于丁不四，当即哈哈大笑，说道：“连……连一个浑小子也……也……也……”一时气息不畅，却说不下去了。丁不四怒道：“我代你说了罢，‘连一个浑小子也斗不过，逞甚么英雄好汉？’是不是？这句你说不出口，只怕将你憋也憋死了。”那老妇满脸笑容，连连点头。

丁不四侧头向石破天道：“大粽子，你……你师父是谁？”石破天搔了搔头，心想自己虽向谢烟客和丁瑯学过武功，却没拜过师父，说道：“我没师父！”丁不四怒道：“胡说八道，那么你这一十八路擒拿手，又是哪里偷学得来的？”石破天道：“我不是偷学得来的，叮叮当当教了我十天。她不是我师父，是我……是我……”要想说“是我妻子”总觉有些不妥，便不说了。丁不四更是恼怒，骂道：“你奶奶的，这武功是阿瑯教你的？胡说八道。”

那老妇这时已顺过气来，冷冷的道：“江湖上人人都说，‘丁氏双雄，一是英雄，一是狗熊！’这句话当真不错。今日老婆子亲眼目睹，果然是江湖传言，千真万确。”

丁不四气得哇哇大叫，道：“几时有这句话了？定是你捏造出来的。你说，谁是英雄，谁是狗熊？我的武功比老三强，武林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那老妇不敢急促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缓缓说道：“丁瑯是丁老三的孙女儿。丁老三教了他儿子，他儿子教他的女儿丁瑯，丁瑯又教这个浑小子。这浑小子只学了十天，就胜过了丁老四，你教天下人去评……评……评……”连说了三个“评”字，一口气又转不过来了。

丁不四听着她慢条斯理、一板一眼的说话，早已十分不耐，这时忍不住抢着说道：“我来代你说：‘你教天下人评评这道理看，到底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自然丁老三是英雄，丁老四是狗熊！’”越说声音越响，到后来声如雷震，满江皆闻。

那老妇笑咪咪的点了点头，道：“你……你自己知道就好。”这几个字说的气若游丝，但听在了不四耳中，却令他愤懑难当，大声叫道：“谁说这大粽子胜过了丁老四了？来，来，来，咱们再比过！我不在……不在……”

他本想说：“不在三招之内就将你打下江去，那就如何如何”，但说到口边，心想此人武功非同小可，“三招之内”只怕拾夺他不下，要想说“十招之内”，仍觉没有把握，说“二十招”罢，还是怕这句话说得太满，若说“一百招之内”，却已没了英雄气概，自己一个成名人物，要花到一百招才能将侄孙女儿的徒弟打败，那又有甚么了不起？他略一迟疑，那老妇已道：“你不在十万招之内将他打败，你就拜他……拜他……拜他……咳……咳……”

丁不四怒吼：“‘你就拜他为师！’你要说这句话，是不是？”“拜他为师”这四个字一出口，身子已纵在半空，掌影翻飞，向石破天头顶及胸口同时拍落。

石破天虽学过一十八路擒拿手法，但只能拆解丁瑯的一十八路擒拿手，学时既非活学，用时也不能活用，眼见丁不四犹似千手万掌般拍将下来，哪里能够抵御？只得双掌上伸，护住头顶，便在这时，后颈大椎穴上感到一阵极沉重的压力，已然中掌。

那大椎穴乃人手足三阳督脉之会，最是要害，但也正因是人手足三阳督脉之会，诸处经脉中内力同时生出反击的劲道。丁不四只感全身剧震，向旁反弹了开去，看石破天击时，却是浑若无事。这一招石破天固然被他击中，但丁不四反而向外弹去，不能说分了输赢。

那老妇却阴阳怪气的道：“丁不四，人家故意让你击中，你却给弹了开去，当真无用之极，只是一招，你便输了。”丁不四怒道：“我怎么输了？胡说八道！”那老妇道：“就算你没有输，那么你让他在你大椎穴上拍一掌看。如果你不死，也能将他弹开几步，那么你们就算打成平手。”丁不四心想：“这小子内力雄厚之极，我大椎穴若给他击上一掌，那是不死也得重伤。”说道：“好端端地，我为甚么要给他打？你的大椎穴倒给我打一掌看。”那老妇道：“早知丁狗熊没种，就只会一门取巧捡便宜的功夫，若是跟人家一掌还一掌、一拳还一拳的文比，谁也不得躲门挡架，你就不敢。”

丁不四给她说了中了心事，讪讪的道：“这等蛮打，是不会武功的粗鲁汉子所为，咱们武学名家，怎么能玩这等笨法子？”他自知这番话强词夺理，经不起驳，在那老妇笑声中，向石破天道：“再来，再来，咱们再比过。”

石破天道：“我只学过叮叮当当教的那些擒拿手，别的武功都不会，你刚才那样手掌乱晃的功夫，我不会招架。老爷子，就算你赢了，咱们不比啦。”

那“就算你赢了”这五个字，听在了不四耳中极不受用，他大声说道：“赢就是赢，输就是输，哪有甚么算不算的？我让你先动手，你过来打我啊。”石破天摇头道：“我就是不会。”丁不四听那老妇不住冷笑，心头火起，骂道：“他妈的，你不会，我来教你。你瞧仔细了，你这样出掌打我，我就这么架开，跟着反手这么打你，你就斜身这么闪过，跟着左手拳头打我这里。”

石破天学招倒是很快，依样出手，丁不四回手反击。两人只拆得四招，丁不四呼的一拳打到，石破天不知如何还手，双手下垂，说道：“下面的我不会了。”

丁不四又是好气，又是好笑，道：“都是我教你的，那还比甚么武？”石破天道：“我原说不用比啦，算你赢就是了。”丁不四道：“不成，我若不是真正胜了你，小翠一辈子都笑话我，丁大英雄给她说是丁大狗熊，我这张脸往哪里搁去？你记着，我这么打来，你不用招架，抢上一步，伸指反来戳我小腹，这一招很是阴毒，我这拳就不能打实了，就只得避让，这叫做以攻为守，攻敌之所必救。”

他口中教招，手上比划。石破天用心记忆，学会后两人便从头打起，打到了不四所教的武功用尽之时，便即停了，只得一个往下再教，一个继续又学。丁不四这些拳法掌法变化甚是繁复，但他与石破天对打，却只以曾经教过的为限。

丁不四心想这般斗将下去，如何胜得了他？唯一机缘只是这浑小子将所学的招数忘了，拆解稍有错误，便立中自己毒手。但偏偏石破天记性极好，丁不四只教过一遍，他便牢牢记住。两人直拆了数十招，他招式中仍无破绽。

那老妇不时发出几下冷笑之声，又令丁不四不敢以凡庸的招数相授，只要攻守之际有一招不够凌厉精妙，那老妇便出言相讥。她走火之后虽然行动不得，但眼光仍是十分厉害，就算是一招高明武功，她也要故意诋毁几句，何况是不十分出色精奥之着。

丁不四打醒了精神，传授石破天拳掌，这股全力以赴的兢兢业业之意，竟丝毫不亚于当年数度和那老妇真刀真枪的拼斗。又教了数十招，天色将明，

丁不四渐感焦躁，突然拳法一变，使出一招先前教过的“渴马奔泉”，连拳带人，猛地扑将过去。

石破天叫道：“次序不对了！”丁不四道：“有甚么次序不次序的？只要是教过你的便行。”石破天倒也没忘他曾教过用

“粉蝶翻飞”来拆解，当即依式纵身闪开。丁不四心想：“我只须将你逼下江去，就算是赢了。小翠再要说嘴，也已无用。”踏上一步，一招“横扫千军”，双臂猛扫过去。石破天仍是依式使招“和风细雨”，避开了对方狂暴的攻势，但这步一退，左足已踏上了船舷。

丁不四大喜，喝道：“下去罢！”一招“钟鼓齐鸣”，双拳环击，攻他左右太阳穴。依照丁不四所授的功夫，石破天该当退后一步，再以“春云乍展”化开来掌，可是此刻身后已无退路，一步后退，便踏入了江中，情急之下难以多想，生平学得最熟的只是丁珙教的那两招，也不理会用得上用不上，一闪身，已穿到了丁不四背后，右手以“虎爪手”抓住他“灵台穴”，左手以“玉女拈针”拿住他“悬枢穴”，双手一拿实，强劲内力陡然发出。

丁不四大叫一声，坐倒在舱板之上。

其实石破天内力再强，凭他只学几天的擒拿手法，又如何能拿得住丁不四这等高手？只因丁不四有了先入为主的成见，认定石破天必以“春云乍展”来解自己这招“钟鼓齐鸣”，而要使“春云乍展”，非退后一步而摔入江中不可。他若和另一个高手比武，自会设想对方能有种种拆解之法，拆解之后跟着便有诸般厉害后着，自是四面八方都防到了，决不能被对手闪到自己后心而拿住了要穴。但他和石破天拆解了百余招，对方招招都是一板一眼，全然依准了自己所授的法门而发，心下对他既无半分提防之意，又全没想到这浑小子居然会突然变招，所用的招数却纯熟无比，出手如风，待要挡避，已然不及，竟着了他的道儿。偏生石破天的内力十分厉害，劲透要穴，以丁不四修为之高，竟也抵挡不住。

这一下变故之生，丁不四和石破天固然吃惊不小，那老妇也是错愕无已，“哈哈，哈哈”狂笑两下，又晕厥了过去，双目翻白，神情殊是可怖。

石破天惊道，“老太太，你……你怎么啦？”

阿绣身在舱里，瞧不见船头上的情景，听石破天叫得惶急，忙问：“这位大哥，我奶奶怎么了？”石破天道：“啊哟……她……晕过去啦，这一次……这一次模样不对，只怕……只怕……难以醒转。”阿绣惊道：“你说我奶奶……已经……已经死了？”石破天伸手去探了探那老妇的鼻息，道：“气倒还有，只不过模样儿……那个……那个很不对。”阿绣急道：“到底怎么不对？”石破天道：“她神色像是死了一般，我扶起你来瞧瞧。”

阿绣不愿受他扶抱，但实在关心祖母，踌躇道，“好！那就劳你这位大哥的大驾。”

石破天一生之中，从未听人说话如此斯文有礼，长乐帮中诸人跟他说话之时尽管恭谨，却是敬畏多过了友善，连小丫头侍剑也总是掩不住脸上惶恐之神色。丁珙跟他说话有时十分亲热，却也十分无礼。只有这个姑娘的说话，听在耳中当真是说不出的慰贴舒服，于是轻轻扶她起来，将一条薄被裹在她身上，然后将她抱到船头。

阿绣见到祖母晕去不醒的情状，“啊”的一声叫了起来，说道，“这位大哥，可不可以请你在奶奶‘灵台穴’上，用手掌运一些内力过去？这是不情之请，可真不好意思。”

石破天听她说话柔和，垂眼向她瞧去。这时朝阳初升，只见她一张瓜子脸，清丽文秀，一双明亮清澈的大眼睛也正在瞧着他。两人目光相接，阿绣登时羞得满脸通红，她无法转头避开，便即闭上了眼睛。石破天冲口而出：“姑娘，原来你也是这样好看。”阿绣脸上更加红了，两人相距这么近，生怕说话时将口气喷到他脸上，将小嘴紧紧闭住。

石破天一呆，道：“对不起！”忙放下了她，伸掌按住那老妇的“灵台穴”，也不知如何运送内力，便照丁瑯所教以“虎爪手”抓人“灵台穴”的法子，发劲吐出。

那老妇“啊”一声，醒了过来，骂道：“浑小子，你干甚么？”石破天道：“这位姑娘叫我给你运送内力，你……你果然醒过来啦。”那老妇骂道：“你封了我穴道啦，运送内力，是这么干的？”石破天讪讪的道：“对不起，对不起。我实在不会，请你教一教。”

适才他这么一使劲，只震得那老妇五脏六腑几欲翻转，“灵台穴”更被封闭，好在她练功走火，穴道早已自塞，这时封上加封，也不相干。她初醒时十分恼怒，但已知他内力浑厚无比，心想：“这傻小子天赋异禀，莫非无意中食了灵芝仙草，还是甚么通灵异物的内丹，以致内力虽强，却不会运使。我练功走火，或能凭他之力，得能打通被封的经脉？”便道：“好，我来教你。你将内息存于丹田，感到有一股热烘烘的暖气了，是不是？你心中想着，让那暖气通到手少阳胆经的经脉上。”

这些经脉穴道的名称，当年谢烟客在摩天崖上都曾教过，石破天依言而为，毫不费力的便将内力集到了掌心，他所修习的“罗汉伏魔功”乃少林派第一精妙内功，并兼阴阳刚柔之用，只是向来不知用法，等如一人家有宝库，金银堆积如山，却觅不到那枚开库的钥匙，此刻经那老妇略加指拨，依法而为，体内本来蓄积的内力便排山倒海般涌出。

那老妇叫道：“慢些，慢……”一言未毕，已“哇”的一声，吐出大口黑血。

石破天吃了一惊，叫道：“啊哟！怎么了？不对么？”阿绣道：“这位大哥，我奶奶请你缓缓运力，不可太急了。”那老妇骂道：“傻瓜，你想要我的命吗？你将内力运一点儿过来，等我吸得几口气，再送一点儿过来。”

石破天道：“是，是！对不起，”正要依法施为，突见丁不四一跃而起，叫道：“他奶奶的，咱们再比过，刚才不算。”那老妇道，“老不要脸，为甚么不算？明明是你输了。刚才他只须在你身上补上一刀一剑，你还有命么？”

丁不四自知理亏，不再和那老妇斗口，呼的一掌，便向石破天拍来，喝道：“这招拆法我教过你，不算不讲理罢？”石破天忙依他所授招式，挥掌挡开。丁不四跟着又是一掌，喝道：“这一招我也教过你的，总不能说我耍无赖欺侮小辈了罢？”他每出一招，果然都是曾经教过石破天的，显得自己言而有信，是个君子。

他越打越快，十余招后，已来不及说话，只是不住叱喝：“教过你的，教过的，教过！教过！教……教……教……”如此迅速出招，石破天虽然天资聪颖，总是无法只学过一遍，便将诸般繁复的掌法尽数记住活用，对方拳脚一快，登时便无法应付，眼见数招之间，便会伤于丁不四的掌底，正在手忙脚乱之际，忽听得那老妇叫道：“且慢，我有话说。”

丁不四住手不攻，问道：“小翠，你要说甚么？”那老妇向石破天道：

“少年，我身子不舒服，你再来送一些内力给我。”丁不四点头道：“那很好。你走火后经脉窒滞，你既不愿我相助，叫他出点力气倒好。这少年武功不行，内力挺强！”

那老妇哼了一声，冷冷的道：“是啊，他武功是你教的，内力却不是你教的，他武功不行，内力挺强。”丁不四怒道：“他武功怎么能算是我教的，我只教了他半天，只须他跟我学得三年五载，哼，小一辈人物之中，没一个能是他敌手。”那老妇道：“就算学得跟你一模一样，又有甚么用？他不学你的武功，便能将你打败，学得了你的武功，只怕反而打你不过了。越学越差，你说是学你的好，还是不学的好？”丁不四登时语塞，呆了一呆，说道：“他那两招虎爪手和玉女拈针，还不是我丁家的功夫？”

那老妇道：“这是丁不三的孙女所教，可不是你教的。少年，你过来，别去理他。”

石破天道：“是！”坐到那老妇身侧，伸手又去按住她灵台穴，运功助她打通经脉，这一次将内力极慢极慢的送去，惟恐又激得她吐血。

那老妇缓缓伸臂，将衣袖遮在脸上，令丁不四见不到自己在开口说话，又听不到话声，低声道：“待会他再和你厮打，你手掌之上须带内劲。就像这样把内劲运到拳掌之中。只要见到他伸掌拍来，你就用他一模一样的招式，和他手心相抵，把内劲传到他身上。这老儿想把你逼下江中淹死，你记好了，见到他使甚么招，你也就使甚么招。只有用这法子，方能保得……保得咱们三人活命。”她和石破天只相处几个时辰，便已瞧出他心地良善，苦要他为他自己而和丁不四为难，多半他会起退让之心，不一定能遵照嘱咐，但说“方能保得咱三人活命”，那是将他祖孙二人的性命也包括在内了，料想他便能全力以赴。

石破天点了点头。那老妇又道：“你暂且不用给我送内力。待会你和那老儿双掌相抵，送出内力时可不能慢慢的来，须得急吐而出，越强越好。”石破天道：“他会不会吐血？”那老妇道：“不会的。我练功走火，半点内力也没有了，你的内力猛然涌到，我无法抗拒，这才吐血。这老儿的内力强得很，刚才你抓住他背心穴道，他并没吐血，是不是？你若不出全力，反而会给他震得吐血。你若受伤，那便没人未保护我祖孙二人，一个老太婆，一个小姑娘，躺在这里动弹不得，只有任人宰割欺凌。”

石破天听到这里，心头热血上涌，只觉此刻立时为这老婆婆和姑娘死了也是毫不皱眉，其实她二人是何等样人，是善是恶，他却是一无所知。

那老妇将遮在脸上的衣袖缓缓拿开，说道：“多谢你啦。丁不四死不认输，你就和他过过招。唉，老婆子活了这一把年纪，天下的真好汉、大英雄也见过不少，想不到临到归天之际，眼前见到的却是一只老狗熊，当真够冤。”丁不四怒道：“你说老狗熊，是骂我吗？”那老妇微微一笑，说道：“一个人若有三分自知之明，也许还不算坏得到了家。丁老四，你要杀他，还不容易？只管使些从来没教过他的招数出来，包管他招架不了。”

丁不四怒道：“丁老四岂是这等无耻之徒？你瞧仔细了，招招都是我教过他的。”那老妇原是要激他说这句话，叹了口气，不再作声。

丁不四“哼”的一声，大声道：“大粽子，这招‘逆水行舟’要打过来啦！那是我教过你的，可别忘了。”说着双膝微曲，身子便矮了下去，左掌自下而上的挥出。

石破天听他说“逆水行舟”，心下已有预备，也是双膝微曲，左掌自下

而上的挥出。

丁不四喝道：“错了！不是这样拆法。”一句话没说完，眼见石破天左掌即将和自己左掌相碰，心下一凛：“这小子内力甚强，只怕犹在我之上。若跟他比拼内力，那可没甚么味道。”当即收回左掌，右掌推了出去，那一招叫作“奇峰突起”。石破天心中记着那老妇的话，跟着也使一招“奇峰突起”，掌中已带了三分内劲。丁不四陡觉对方掌力陡强，手掌未到，掌风已然扑面而来，心下微感惊讶，立即变招。

石破天凝视丁不四的招式，见他如何出掌，便跟着依样葫芦，这么一来，不须记忆如何拆解，只是依样学样，心思全用以凝聚内力，果然掌底生风，打出的掌力越来越强。

丁不四却有了极大的顾忌，处处要防到对手手掌和自己手掌相碰，生怕一粘上手之后，硬碰硬的比拼内力，好几次捉到石破天的破绽，总是眼见他照式施为，便不得不收掌变招。他自成名以来，江湖上的名家高手会过不知多少，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不论自己出甚么招式，对方总是照抄。倘若对方是个成名人物，如此打法自是迹近无赖，当下便可立斥其非，但偏偏石破天是个徒具内力、不会武功之人，讲明只用自己的所授的招式来跟自己对打，这般学了个十足十，原为名正言顺之举。他心下焦躁，不住咒骂，却始终奈何石破天不得。

这般拆了五六十招，石破天渐渐摸到运使内力的法门，每一拳、每一掌打将出去，劲力愈来愈大，船头上呼呼风响，便如疾风大至一般。

丁不四不敢丝毫怠忽，只有全力相抗，心道：“这小子到底是甚么邪门？莫非他有意装傻藏奸，其实却是个身负绝顶武功的高手？”再拆数招，觉得要避开对方来掌越来越难，幸好石破天一味模仿自己的招数，倒也不必费心去提防他出其不意的攻击。

又斗数招，丁不四双掌转了几个弧形，斜斜拍出，这一招叫做“或左或右”，掌力击左还是击右，要看当时情景而定，心头暗喜：“臭小子，这一次你可不能照抄了罢？你怎知我掌力从哪一个方向袭来？”果然石破天见这一招难以仿效，问道：“你是攻左还是攻右？”丁不四一声狂笑，喝道：“你倒猜猜看！”两只手掌不住颤动。石破天心下惊惶，只得提起双掌，同时向丁不四掌上按去，他不知对方掌力来自何方，惟有左右同时运劲。

丁不四见他双掌一齐按到，不由得大惊，暗想傻小子把这招虚中套实、实中套虚的巧招使得笨拙无比，“或左或右”变成了“亦左亦右”，两掌齐重，令此招妙处全失。但这么一来，自己非和他比挤内力不可，霎时间额头冒汗，危急中灵机一动，双掌倏地上举，掌力向天上送去。这一招叫做“天王托塔”，原是对付敌人飞身而起、凌空下击而用。石破天此时并非自空下搏，这招本来全然用不上。但石破天每一招都学对方而施，眼见丁不四忽出这招“天王托塔”，不明其中道理，便也双掌上举，呼的一声，向上拍出。

两人四掌对着天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丁不四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石破天见对方敌意已去，跟着纵声而笑。阿绣斜倚在舱门木柱上，见此情景，也是嫣然微笑。

那老妇却道：“不要脸，不要脸！打不过人家，便出这种鬼主意来骗小孩子！”

丁不四在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竟想出这个古怪法子来避免和石破天以内力相拚，躲过了危难，于自己的机警灵变甚为得意，虽听到那老妇出言讥

刺，便也不放在心上，只嘻嘻一笑，说道：“我跟这小子无怨无仇，何必以内力取他性命！”

那老妇正要再出言讥刺，突然船身颠簸了几下，向下游直冲，原来此处江面陡狭，水流十分湍急。丁不四又是哈哈大笑，叫道：“小翠，到碧螺岛啦，你们祖孙两位，连同大粽子一起，都请上去盘桓盘桓。”那老妇脸色立变，颤声道：“不去，我宁死也不踏上你的鬼岛一步。”丁不四道：“上去住几天打甚么紧？你在我家里好好养伤，舒服得很。”那老妇怒道：“舒服个屁！”惶急之下，竟然口出粗言。

江水滔滔，波涛汹涌，浪花不绝的打上船来。石破天顺着丁不四的目光望去，只见右前方江中出现一个山峰，一片青翠，上尖下圆，果然形如一螺，心想这便是碧螺岛了。

丁不四向梢公道：“靠到那边岛上。”那梢公道：“是！”丁不四俯身提起铁锚，站在船头，只待驶近，便将铁锚抛上岛去。

石破天道：“老爷子，这位老太太既然不愿到你家里去，你又何必……”一句话没说完，突然那老妇一跃而起，伸手握住阿绣的手臂，涌身入江。

丁不四大叫：“不可！”反手来抓，却哪里来得及？只听得扑通一声，江水飞溅，两人已没入水中。

石破天大惊之下，抓起一块船板，也向江中跳了下去，他跃下时双足在船舷上力撑，身子直飞出去，是以虽比那老妇投江迟了片刻，人水之处却就在她二人身侧。他不会游水，江浪一打，口中咕咕入水，他一心救人，右手抱住船板，左手乱抓，正好抓住了那老妇头发，当下再不放手，三人顺着江水直冲下去。

江水冲了一阵，石破天已是头晕眼花，口中仍是不住的喝水，突然间身子一震，腰间疼痛，重重的撞上一块岩石。石破天大喜，伸足凝力踏住，忙将那老妇拉近，幸喜她双臂仍是紧紧抱着孙女儿，只是死活难知。

石破天将她两人一起抱起，一脚高一脚低，拖泥带水，向陆地上走去。只走出十余丈便已到了干地，忽听那老妇骂道：“无礼小子，你刚才怎敢抓我头发？”

石破天一怔，忙道：“是，是！真对不起。”那老妇道：“你怎……哇！”她这么一声“哇”，随着吐了许多江水出来。阿绣道：“奶奶，若不是这位大哥相救，咱二人又不识水性，此刻……此刻……”说到这里，也呕出了不少江水。那老妇道：“如此说来，这小子于咱们倒有救命之恩了。也罢，抓我头发的无礼之举，不跟他计较便是。”

阿绣微笑道：“救人之际，那是无可奈何。这位大哥，可当真……当真多谢了。”她被石破天抱在怀中，四只眼睛相距不过尺许，她说话之时，转动目光，不和石破天相对，但她祖孙二人呕出江水，终究淋漓漓漓的溅了石破天一身。好在他全身早已湿透，再湿些也不相干，但阿绣涨红了脸，甚是不好意思。

那老妇道：“好啦，你可放我们下来了，这里是紫烟岛，离那老怪居住之处不远，须得防他过来罗唆。”石破天道：“是，是！”正要将她二人放下，忽听得树丛之后有人说道：“这小子多半没死，咱们非找到他不可。”石破天吃了一惊，低声道，“丁不四追来啦。”抱着二人，便在树丛中一缩，一动也不敢动。只听得脚踏枯草之声，有二人从身侧走过，一个是老人，另一个却是少女。

石破天这一下却比见到丁不四追来更是怕得厉害，向二人背影瞧去，果然一个是丁瑯，一个却是丁不三。他颤声道：“不好，是……是丁三爷爷。”

那老妇奇道：“你为甚么怕成这个样子？了不三的孙女儿不是传了你武功么？”石破天道：“爷爷要杀我，叮叮当当又怪我不听话，将我绑成一只大粽子，投入江中。幸好你们的船从旁经过，否则……否则……”那老妇笑道：“否则你早成了江中老乌龟、老甲鱼的点心啦。”石破天道：“是，是！”想起昨日被丁瑯用帆索全身缠绕的情景，兀自心有余悸，道：“婆婆，他们还在找我。这一次若给他们捉到，我……我可糟了！”

那老妇怒道：“我若不是练功走火，区区丁不三何足道哉！你去叫他来，瞧他敢不敢动你一根毫毛。”阿绣劝道：“奶奶，此刻你老人家功力未复，暂且避一避丁氏兄弟的锋头，等你身子大好了，再去找他们的晦气不迟。”那老妇气忿忿的道：“这一次你奶奶也真倒足了大霉，说来说去，都是那小畜生、老不死这两个鬼家伙不好。”阿绣柔声道：“奶奶，过去的事情，又提它干么？咱二人同时走火，须得平心静气的休养，那才好得快。你心中不快，只有于身子有损。”那老妇怒道：“身子有损就有损，怕甚么了？今日喝了这许多江水，史小翠一世英名，那是半点也不剩了。”越说越是大声。

石破天生怕给丁不三听到，劝道，“老婆婆，你平平气。我……我再运些内力给你。”也不等她答应，便伸掌按上她灵台穴，将内力缓缓送去，内力既到，那老妇史婆婆只得凝神运息，将石破天这股内力引入自己各处闭塞了的经脉穴道，一个穴道跟着一个穴道的冲开，口中再也不能出声。石破天只求她不惊动丁不三，掌上内力源源不绝的送出。

史婆婆心下暗自惊讶：“这小子的内功如此精强，却何以不会半点武功？”她脑中念头只是这么一转，胸口便气血翻涌，当下再也不敢多想，直至足少阳经脉打通，这才长长舒了口气，站起身来，笑道：“辛苦你了。”

石破天和阿绣同感惊喜，齐声道：“你能行动了？”

史婆婆道：“通了足上一脉，还有许多经脉未通呢！”

石破天道：“我又不累，咱们便把其余经脉都打通了。”

史婆婆眉头一皱，说道：“小子胡说八道，我是和阿绣同练‘无妄神功’以致走火，岂是寻常的疯瘫？今日打通一处经脉，已是谢天谢地了，就算是达摩祖师、张三丰真人复生，也未必能在一日之中打通我全身塞住了的经脉。”石破天讪讪的道：“是，是！我不懂这中间的道理。”史婆婆道：“左右闲着无事，你就帮助阿绣打通足少阳经脉。”

石破天道：“是，是！”将阿绣扶起，让她左肩靠在一根树干之上，然后伸掌按她灵台穴，以那老妇所教的法门，缓缓将内力送去。阿绣内功修为比之祖母浅得多了，石破天直花了四倍时间，才将她足少阳经脉打通。

阿绣挣扎着站起，细声细语的道：“多谢你啦。奶奶，咱们也不知这位大哥高姓大名，不知如何称呼，多有失礼。”她这句话是向祖母说的，其实是在问石破天的姓名，只是对着这个青年男子十分腼腆，不敢正面和他说话。

史婆婆道：“喂，大粽子，我孙女儿问你叫甚么名字呢？”

石破天道：“我……我……也不知道，我妈妈叫我……叫我那个……”他想说“狗杂种”，但此时已知这三字十分不雅，无法在这温文端庄的姑娘面前出口，又道：“他们却又把我认错是另外一个人，其实我不是那个人。到底我是准，我……我实在说不上来……”

史婆婆听得老大不耐烦，喝道：“你不肯说就不说好了，偏有这么罗里

罗唆的一大套鬼话。”阿绣道：“奶奶，人家不愿说，总是有甚么难言之隐，咱们也不用问了。叫不叫名字没甚么分别，咱们心里记昔人家的恩德好处，也就是了。”

石破天道：“不，不，我不是不肯说，实在说出来很难听。”史婆婆说道：“甚么难听好听？还有难听过大粽子的么？你不说，我就叫你大粽子了。”石破天心道：“大粽子比狗杂种好听得多了。”笑道：“叫大粽子很好，那也没甚么难听。”

阿绣见石破天性子随和，祖母言语无礼，他居然一点也不生气，心中更过意不去，道：“奶奶，你别取笑。这位大哥可别见怪。”

石破天嘻嘻一笑，道：“没有甚么。谢天谢地，只盼丁不三爷爷和叮叮当当找不到我就好了。你们在这里歇一会，我去瞧瞧有甚么吃的没有。”史婆婆道：“这紫烟岛上柿子甚多，这时正当红熟，你去采些来。岛上鱼蟹也肥，不妨去捉些。”

石破天答应了，闪身在树木之后蹑手蹑脚，一步步的走去，生怕给丁氏袒孙见到，只走出数十丈，果见山边十余株柿树，树上点点殷红，都是熟透了的圆柿。

他走到树下，抓住树干用力摇晃，柿子早已熟透，登时纷纷跌落。他张开衣衫兜接住，奔回树丛，给史婆婆和阿绣吃。她二人双足已能行走，手上经脉未通，史婆婆勉强能提起手臂，阿绣的双臂却仍瘫痪不灵。石破天剥去柿皮，先喂史婆婆吃一枚，又喂阿绣吃一枚。

阿绣见他剥了皮的柿子送到自己口边，满脸羞得就如红柿子一般，又不能拒却，只得在他手中吃了。石破天欲待再喂，阿绣道，“这位大哥，你自己先吃饱了，再……再……”

史婆婆道：“这边向西南行出里许，有个石洞，咱们待天黑后，到那边安身，好让这对不三不四的鬼兄弟找咱们不到。”

石破天大喜，道：“好极了！”他对丁不四倒不如何忌惮。但丁不三袒孙二人一意要取他性命，实是害怕之极，听史婆婆说有地方可以躲藏，心下大慰。

眼巴巴的好容易等到天色昏暗，当下左手扶着史婆婆，右手扶了阿绣，三人向西南方行去。这紫烟岛显是史婆婆旧游之所，地形甚是熟悉，行不到一里，右首便全是山壁。史婆婆指点着转了两个弯，从一排矮树间穿了过去，赫然现出一个山洞的洞口。

史婆婆道：“大粽子，今晚你睡在外面守着，可不许进来。”石破天道：“是，是！”又道：“可惜咱们不敢生火，烤干浸湿的衣服。”

史婆婆冷冷的道：“这叫做虎落平阳被犬欺。日后终要让这对不三不四的鬼兄弟身受十倍报应。”

阿绣拿起那把烂柴刀，缓缓使个架式，跟着横刀向前推出，随即刀锋向左掠去，拖过刀来，又向右斜刺。

十 金乌刀法

次晨醒来，三人吃了几枚柿子，石破天又替她祖孙分别打通了一处经脉，于是两人双手也能动弹了。

史婆婆道：“大粽子，这岛上的小湖里有螃蟹，你去捉些来，螃蟹虽还没肥，总是胜过天天吃柿子。”石破天踌躇：“捉蟹倒不难，就是没法子煮，又不能生吃。”

史婆婆道：“好好一个年轻力壮的大男人，对了不三这老鬼如此害怕，成甚么样子？”石破天摇头道：“别说丁不三爷爷，连叮叮当当也比我厉害得多。若是给他们捉到，再将我绑成一只大粽子丢在江里，那可糟了。”

阿绣劝道：“奶奶，这位大哥说得是，咱们暂且忍耐，等奶奶的经脉部打通了，恢复功力，那时又怕他们甚么丁不三、丁不四。”史婆婆道：“哼，你说得倒也稀松平常，回复功力，谈何容易？咱二人经脉全通，少说也得十天，要回复功力，多则一年，少则八月。难道今后一年咱天天吃柿子？过不了十天，柿子都烂光啦。”

石破天道：“那倒不用发愁，我去多摘些柿子，晒成柿饼，咱三人吃他一年半载，也饿不死。”这些日子来他多遇困苦，迭遭凶险，但觉世情烦纷，甚么事都难以明白，不如在这石洞旁安稳度日，远为平安喜乐。

史婆婆骂道：“你肯做缩头乌龟，我却不肯。再说，丁不四那厮一两日之内定会寻上岛来，你想做缩头乌龟也做不成。大粽子，你到底怎么搅的，怎地空有一身深厚内功，却又没练过武艺？”石破天歉然道：“我就是没跟人好好学过。只有叮叮当当教过我一十八手擒拿法，我自然斗他们不过。丁不四老爷爷教我的这些武功，又是每一招他都知道的。”

阿绣忽然插口道：“奶奶，你为甚么不指点这位大哥几招？他学了你的功夫，若是将丁不四打败了，岂不是比你老人家自己出手取胜还要光采？”

史婆婆不答，双眼盯住了石破天，目不转睛的瞧着他。

突然之间，她目光中流露出十分凶悍憎恶的神色，双手发颤，便似要扑将上去，一口将他咬死一般。石破天害怕起来，不由自主的倒退了一步，道：“老太太，你……你……”史婆婆厉声道：“阿绣，你再瞧瞧他，像不像？”

阿绣一双大眼睛在石破天脸上转了一转，眼色却甚是柔和，说道：“奶奶，相貌是有些像的，然而……然而决计不是。只要他……他有这位大哥一成的忠诚厚道……他也就决计不会……不会……”

史婆婆眼色中的凶光慢慢消失，哼了一声，道：“虽然不是他，可是相貌这么像，我也决计不教。”

石破天登时恍然：“是了，她又疑心我是那个石破天了。这个石帮主得罪的人真多，天下竟有这许多人恨他。日后若能遇上，我得好好劝他一劝。”只听史婆婆道：“你是不是也姓石？”石破天摇头道：“不是！人家都说我是长乐帮的甚么石帮主，其实我一点也不是，半点也不是。唉，说来说去，谁也不信。”说着长长叹了口气，十分烦恼。

阿绣低声道：“我相信你不是。”

石破天大喜，叫道：“你当真相信我不是他？那……那好极了。只有你一个人，才不相信。”阿绣道：“你是好人，他……他是坏人。你们两个全然不同。”

石破天情不自禁的拉着他手，连声道：“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这些日子来人人都当他是石帮主，令他无从辩白，这时便如一个满腹含冤的犯人忽然得到昭雪，对这位明镜高悬的青天大老爷自是感激涕零，说得几句“多谢你”，忍不住留下泪来，滴滴眼泪，都落在阿绣的纤纤素手之上。阿绣羞红了脸，却不忍将手从他掌中抽回。

史婆婆冷冷的道：“是便是，不是便不是。一个大男人，哭哭啼啼的，像甚么样子。”

石破天道：“是！”伸手要擦眼泪，猛地惊觉自己将阿绣的手抓着，忙道：“对不起，对不起！”放开她的手掌，道：“我……我……我不是……我再去摘些柿子。”不敢再向阿绣多看，向外直奔。

史婆婆见到他如此狼狈，绝非作伪，不禁也感好笑，叹了口气，道：“果然不是。那姓石的小畜生若有大粽子一成的厚道老实，也不会……唉！”

过不多时，忽听得洞外树丛刷的一声响，石破天急奔回来，脸色惨白，惊惶无已，颤声道：“糟糕……这可糟啦。”史婆婆道：“怎么？丁不三见到你了？”

石破天道：“不，不是！雪山派的人到了岛上，危险之极史婆婆和阿绣脸色齐变，两人对瞧了一眼。史婆婆问道：“是谁？”石破天道：“那个白万剑白师傅，率领了十几个师弟。他们……他们定是来找我的，要捉我到甚么凌霄城去处死。”史婆婆向阿绣又瞧了一眼，问石破天道：“他们见到你没有？”石破天道：“幸亏没见到，不过我见到白师傅和丁……丁……不四爷爷在说话。”史婆婆眉头一皱，问道：“丁不四？不是丁不三？”

石破天道，“丁不四。他说：‘长江中没浮尸，定是在岛上。’他们定耍一路慢慢找来，我这……这可……可糟了。”只急得满头大汗。

阿绣安慰他道：“那位白师傅把你也认错了，是不是？你既然不是那个坏人，总说得明白的，那也不用担心。”石破天急道：“说不明白的。”

史婆婆道：“说不明白，那就打啊！天下给人冤枉的，又不止你一人！”石破天道，“那位白师傅是雪山派中的高手，剑法好得不得了，我……我怎打他得过？”史婆婆冷笑道：“雪山派剑法便怎么了？我瞧也是稀松平常！”

石破天摇头道：“不对，不对！这个白师傅的剑术，真是说不出的厉害了得。他手中长剑这么一抖，就能在柱子上或是人身上留下六个剑痕，你信不信？”伸足拉起裤脚，将自己大腿上的六朵剑痕给她们瞧，至于此举十分不雅，他是山乡粗鄙之人，却也不懂。

史婆婆哼的一声，道：“我有甚么不信？”随即气忿忿的道：“雪山派的武功又有甚么了不起？在我史小翠眼中不值一文。白自在这老鬼在凌霄城中自大为王，不知天高地厚，只道他雪山派的剑法天下第一。哼，我金乌派的刀法，偏偏就是他雪山派的克星。大粽子，你知道金乌派是甚么意思？”石破天道：“不……不知道。”

史婆婆道：“金乌就是太阳，太阳一出，雪就怎么啦？”石破天道：“雪就融了。”史婆婆哈哈一笑，道：“对啦！太阳一出，雪就融成了水，金乌派武功是雪山派武功的克星对头，就是这个道理。他们雪山派弟子遇上了我金乌派，只有磕头求饶的份儿。”

雪山派剑法的神妙，石破天是亲眼目睹过的，史婆婆将她金乌派的功夫说得如此厉害，他未免有些将信将疑。他心下既不信服，脸上登时便流露出来。

史婆婆道：“你不信吗？”石破天道：“我在土地庙中给那位白师傅擒

住，见到他们师兄弟过招，心中也记得了一些，我觉得……我觉得雪山派的剑法实在……实在……”史婆婆怒问：“实在怎么样？”石破天道：“实在是好！”史婆婆道：“你只见到人家师兄弟过招，一晚之间又学得到甚么？怎知是好是坏？你演给我瞧瞧。”

石破天道：“我学到的剑法，可没有白师傅那么厉害。”

史婆婆哈哈大笑，阿绣也不禁嫣然。史婆婆道：“白万剑这小子天资聪颖，用功又勤，从小至今练了二十几年剑。你只瞧了一晚，就想有他那么厉害，可不笑歪了人嘴巴？”阿绣道：“奶奶，这位大哥原是说没白师傅那么厉害。”史婆婆向她瞪了一眼，转头向石破天道：“好罢，你快试着演演，让我瞧瞧到底有多‘厉害’！”

石破天知她是在讥讽自己，当下红着脸，抬起地下一根树枝，折去了枝叶，当作长剑，照着呼延万善、闻万夫他们所使的招数，一“剑”刺了出去。

史婆婆“哈”的一声，说道：“第一招便不对！”石破天脸色更红了，垂下手来。史婆婆道：“练下去，练下去，我要瞧瞧你‘厉害’的雪山剑法。”

石破天羞惭无地，正想掷下树枝，一转眼间，只见阿绣神色殷切，目光中流露出鼓励之色，绝无讥讽的意思，当即反手又刺一剑。他使出招数之后，深恐记错，更贻史婆婆之讥，当下心无旁骛，一剑剑的使将下去。

七八招一出，他记着那晚上地庙中石夫人和他拆解的剑招，越使越是纯熟，风声渐响。史婆婆和阿绣本来脸上都带笑意，虽是一个意存讥嘲，一个温文微笑，但均觉石破天的剑招似是而非，破绽百出，委实不成模样，可是越看脸色越变，轻视之心渐去，敬佩之色渐浓。待得石破天将那颠三倒四、七零八落的七十二路雪山剑法使完（其实只使了六十三路，其余九路却记不起了），史婆婆和阿绣又对望了一眼，均想此人于雪山派剑法学得甚不周全，显是未经正式传授，但挟以深厚内力，招数上的威力却实已非同寻常。

石破天见二人不语、讷讷的掷下树枝，道：“真令两位笑掉了牙齿，我人太蠢，隔了十多天，便记不全啦。”

史婆婆道：“你说是在土地庙中看雪山派弟子练剑，这才偷学到的？”石破天红了脸道：“我知偷学人家武功，甚是不该。带我到高山上的那位老伯伯说，不得准许而拿了人家东西，便是小贼。我偷学了雪山派的剑法，只怕也是小贼了。只不过当时觉得这样使剑实在很好，不知不觉中便记了一些。”

史婆婆喜道：“你只一晚功夫，便学到这般模样，那已是绝顶聪明的资质。我那金乌刀法，你也学得会的。这样罢，你就拜我为师好了……”

阿绣插口道：“奶奶，那不好。”史婆婆奇道：“为甚么不好？”阿绣满脸红晕，道：“那……那我岂不是要叫他师叔，平空矮了一辈？”史婆婆脸色一沉，道：“师叔就师叔，又有甚么了不起啦？丁不四寻到这儿，定要再逼我上碧螺岛去，咱二人岂不是又得再投江寻死？只有快快把大粽子教会了武功，才能抵挡，眼下事势紧迫、哪还顾得到甚么辈份大小？大粽子，我史婆婆今日要开宗立派，收你做我金乌派的首徒，你拜不拜师？”石破天性子随和，本来史婆婆要他拜师，他就拜师，但听阿绣说不愿叫他师叔，不由得有些踌躇。史婆婆道：“你快跪下磕头，就成了我金乌派的嫡系传人啦。我是金乌派创派祖师，你是第二代的大弟子。”

阿绣突然想起一事，微微一笑，说道：“奶奶，恭喜你开宗立派。这位大哥，你就拜奶奶为师好啦。我不是金乌派弟子，咱们是两派的，大家不相

统属，不用叫你做师叔。”史婆婆急于要开派收徒，也不去跟阿绣多说，只道：“快跪下，磕八个头。”

石破天见阿绣已无异议，当下欢欢喜喜的向史婆婆跪下，磕了八个头。这八个头磕得咯咯有声，着实不轻。

史婆婆眉花眼笑，甚是喜欢，道：“罢了！乖徒儿，你我既是一家，这情份就不同了。我金乌派今日开宗立派，你可须用心学我的功夫，日后金乌派在江湖上名声如何，全要瞧你的啦。大粽子……”

阿绣抿嘴笑道：“金乌派的祖师奶奶，贵派首徒英雄了得。这个外号儿可不够气派。”

史婆婆道：“不错，你到底叫甚么名字？对着师父，可甚么部不许隐瞒的了。”石破天道：“是！是！我妈叫我狗杂种。长乐帮中的人，却说我是他们的帮主石破天，其实我不是的。只不过……只不过我不知道自己真的姓甚么，叫甚么名字。”

史婆婆“嘿”的一声，道：“甚么狗杂种？胡说八道，你妈妈多半是个疯子。这样罢，你就跟我姓，姓史。咱们金乌派第二代弟子用甚么字排行？嗯，雪山派弟子叫甚么白万剑、封万里、耿万钟的，咱们可强他一万倍。他们是‘万’字辈，咱们就是‘亿’字辈。那个姓白的叫白万剑，我就给你取个名字，叫作史亿刀。”

石破天一生之中从未有过真正的姓名，叫他狗杂种也好、石破天也好、大粽子也好，都不怎么放在心上。史婆婆给他取名史亿刀，他本不知“亿”乃“万万”之义，听了也就随口答应。浑不在意。

史婆婆却是兴高采烈，精神大振，说道：“我这路金乌刀法，五六年前已想得周全，只是使这刀法，须有极强的内力，否则刀法的妙处运使不出来。这次长江中遇到了丁不四这老怪，他定要邀我上他碧螺岛去。非恶斗一场，不能叫他知难而退，当下我便和阿绣同练‘无妄伸咒’，练成之后，我使金乌刀法，她使……她使……那个玉兔剑法，日月轮转，别说丁不四区一

个旁门左道的老妖怪，便是为祸武林的甚么‘赏善罚恶’使者，只怕也要望风远遁。至于雪山派中那些狂妄自大之辈，便是非甘拜下风不可。不料阿绣给我催得急了，一个不小心，内息走入了岔道，我忙加救援，累得两人一齐走火，动弹不得。”她既收石破天为徒，一切直言无忌，将走火的原因和经过都说了出来。

史婆婆又道：“幸好你大生内力浑厚，正是练我金乌刀法的好材料。刀法不同剑法，剑以轻灵翔动为高，刀以厚实狠辣为尚，这根树枝太轻，你再去另找一根粗些的树枝来。”

石破天应了，到树林中去找树枝，只见一株断树之下丢着一柄满是铁锈的柴刀。他俯身拾将起来，见刀柄已然腐朽，刀锋上累累都是缺口，也不知是哪一年遗在那里的，拿着倒也沉沉的有些坠手，心想：“虽是柄锈烂的柴刀，总也胜于树枝。”

于是将腐坏的刀柄拔了出来，另找一段树枝，塞入柄中，兴冲冲的回来。

史婆婆和阿绣见了这柄锈烂柴刀，不禁失笑。阿绣笑道：“奶奶，贵派今日开山大典，用这把宝刀传授开山大弟子的武功，未免……未免有欠冠冕。”

史婆婆道：“甚么有欠冠冕？我金乌派他日望重武林，威震江湖，全是以这柄……这柄宝刀起家。哈哈！”她说到“宝刀”二字，自己也忍俊不禁。

三人同时大笑。

史婆婆笑道：“好啦，你记住了，金乌刀法第一招，叫做‘开门揖盗’。”拿起一根短树枝，缓缓作了个姿势，又道：“我手脚无力，出招不快，你却须使得越快越好。”

石破天提起柴刀，依样使招，甚是迅捷，出刀风声凌厉。

史婆婆点头道：“很好，使熟之后，还得再快些。这招‘开门揖盗’，是用来克制雪山剑法那招‘苍松迎客’的。他们假仁假义的迎客，咱们就直捷了当的迎贼。好像是向对方作揖行礼，其实心中当他盗贼。第二招‘梅雪逢夏’，是克制他‘梅雪争春’那一招。雪山剑法又是梅花五瓣啦，又是雪花六出啦，咱们叫他们梅雪逢夏。一到夏天，他们的梅花、雪花还有甚么威风？”

“梅雪争春”这招剑法甚是繁复，石破天在长乐帮总舵中曾见白万剑使过，剑光点点，大具威势，他在土地庙中就没学会。这招“梅雪逢夏”的刀法，是在霎息之间上三刀、下三刀、左三刀、右三刀，连砍三四一十二刀，不理对方剑招如何千变万化，只是以一股威猛迅狠的劲力，将对方繁复的剑招尽数消解，有如炎炎夏日照到点点雪花上一般。

那第三招叫做“千钧压驼”，用以克制雪山剑法的“明驼西来”；第四招“大海沉沙”克制“风沙莽莽”；第五招“赤日炎炎”克制“月色昏黄”，以光胜暗；第七招“鲍鱼之肆”克制“暗香疏影”，以臭破香。每招刀法都有个稀奇古怪的名称，无不和雪山剑法的招名针锋相对，名称虽怪，刀法却当真十分精奇。

石破天一字不识，这些刀法剑法的招名大部是书上成语，他既不懂，自然也记不住，只是用心记忆出刀的部位和手势。史婆婆口讲手比，缓缓而使，石破天学得不对，立加校正，比之在土地庙中偷学剑法，难易自是大不相同。

史婆婆授了十八招后，已感疲累，当下闭目休息，任由石破天自行练习。过得大半个时辰，史婆婆又传了十八招。到得黄昏时分，已传了七十二招。同时将他已忘了的九招雪山剑法也都教了。金乌刀法以克制雪山剑法为主，自也须得学会雪山剑法。

史婆婆道：“雪山派剑法有七十二招，我金乌派武功处处胜他一筹，却有七十三招。咱们七十三招破他六十二招，最后一招，你瞧仔细了！”说着将那树枝从上而下的直劈下来，又道：“你使这招之时，须得跃起半空，和身直劈！”当下又教他如何纵跃，如何运劲，如何封死对方逃遁退避的空隙。

石破天凝思半晌，依法施为，纵身跃起，从半空中挥刀直劈下来，呼的一声，刀锋离他尚有数尺，地下已是尘沙飞扬，败草落叶被刀风激得团团而舞，果然威力惊人。

石破天一劈之下，收势而立，看史婆婆时，只见她脸色惨白，再转头去瞧阿绣，却见她一对大眼中泪水盈盈，凄然欲泣，显是十分伤心。石破天大奇，嗫嚅道：“我这一招……使得不对吗？”

史婆婆不语，过了片刻，摆摆手道：“对的。”呆了一阵，又道：“此招威力太大，千万不可轻用，以免误伤好人。”石破天道：“是，是！好人是决计伤不得的。”

这一晚他便是在睡梦之间，也是翻来覆去的在心中比划着那七十三招刀法，竟将强敌在外搜索之事搁在一旁。幸好这紫烟岛方圆虽然不大，却是树木丛生，山径甚多，白万剑等一时没找到左近。

次晨天刚黎明，他便起来练这刀法，直练到第七十三招，纵跃半空，一刀劈将下来，这一次威力更强，刀风撞到地上。砰的一声，发出巨响。

只听得阿绣在背后说道：“史……史大哥，你起身好早。”石破天转过身来，见她斜倚在石洞口，一双妙目正凝视着自己，忙道：“你也早，”

阿绣脸上微微一红，道：“我想到那边林中走走，舒舒筋骨，你陪我去，好不好？”石破天道：“好好，你全身经脉刚通，正该多活动活动。”当下两人并肩向林中走去。

走出十余丈，已入树林深处，此时日光尚未照到，林中弥漫着一片薄雾，瞧出来朦朦胧胧地，树上、草上、阿绣身上、脸上，似乎都蒙着一层轻纱。林中万籁俱寂，只两人踏在枯草之上，发出沙沙微声。

突然之间，石破天听得身旁发出几下抽噎声息，一转头，只见阿绣正在哭泣，晶莹的泪珠正从她脸颊上缓缓流下。石破天吃了一惊，忙问：“阿绣姑娘，你……你为甚么哭？”

阿绣不答，走了几步，伸手扶住一枝树干，哭得更加伤心了。

石破天道：“为甚么啊？是婆婆骂你吗？”阿绣摇摇头。石破天又问：“你身子不舒服，是不是？”阿绣又摇了摇头。石破天连猜了七八样原因，阿绣只是摇头。霎时间叫他可没了主意，过去他所遇到的女子如他母亲、侍剑、丁珰、花万紫等，都是性格爽朗之辈，石夫人闵柔虽为人温和，却也是端凝大方，从未见过如阿绣这般娇羞忸怩的姑娘，实不知如何应付才好。阿绣越是哭泣，他越是心慌，只道：“到底为了甚么事？你跟我说好不好？”阿绣抽抽噎噎的道：“都是……都是……你……你不好，你……你……还要问呢！”

石破天大吃一惊，心想：“我甚么事做错了？”他对这位温柔腼腆的阿绣十分敬重，她既说都是他不好，自然一定是他不好了，当下颤声道：“阿……阿绣姑娘，请你跟我说，我是个蠢人，自己做错了事也不知道，当真该死。”

阿绣泪眼盈盈的回过头来，说道：“昨儿晚上我做了个梦，吓人得很，你……你……你对我这么凶！”说到这里，眼泪又似珍珠断线般流将下来。石破天奇道：“我对你很凶？”阿绣道：“是啊，我梦见你使金乌刀法第七十三招，从半空中一刀劈将下来，将我杀了。”石破天一怔，伸拳在自己胸口重重捶了两下，道：“该死，该死！我在梦中吓着了你。”

阿绣破涕为笑，说道：“史大哥，那是我自己做梦，原怪不得你。”石破天见她白玉般的脸颊上兀自留着几滴泪水，但笑靥生春，说不出的娇美动人，不由得痴痴的看得呆了。阿绣面上一红，身子微颤，那几颗泪水便滚了下来，说道：“我做的梦，常常是很准的，因此我害怕将来总有一日，你真的会使这一招将我杀了。”

石破天连连摇头，道：“不会的，不会的，我说甚么也不会杀你，别说我决不会杀你，就是你要杀我，我……我也不还手。”阿绣奇道：“倘若我要杀你，你为甚么不还手？”石破天伸手搔了搔头，傻笑道：“我觉得……我觉得不论你要我做甚么事，我总会依顺你，听你的话。你真要杀我，我倘若不给你杀，你就不快活了，那还是让你杀了的好。”

阿绣怔怔的听着，只觉他这几句话诚挚无比，确是出于肺腑，不由得心中感激，眼眶儿又是红了，道：“你……你为甚么对我这么好？”

石破天道：“只要你快活，我就说不出的喜欢。阿绣姑娘，我……我真想天天这样瞧着你。”他说这几句话时，只是心中这么想，嘴里就说了出来。

阿绣年纪虽比他小着几岁，于人情世故却不知比他多懂了多少，一听之下，就知他是在表示情意，要和自己终身厮守，结成眷属，不禁满脸含羞，连头颈中也红了，慢慢把头低了下去。

良久良久，两人谁也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阿绣仍是低着头，轻声道：“我也知道你是好人，何况那也正巧，在那船中，咱们……咱们共……共一个枕头，我……我宁可死了，也不会去跟别一个人。”她意思是说，冥冥之中，老天似是早有安排。你全身被绑，却偏偏钻进我的被窝之中，同处了一夜，只是这句话究竟羞于出口，说到“咱们共一个枕头”这几句时，已是声若蚊鸣，几不可闻。

石破天还不明白她这番话已是天长地久的盟誓，但也知她言下对自己甚好，忍不住心花怒放，忽道：“倘若这岛上只有你奶奶和我们三个人，那可有多好，咱们就永远住在这里，偏偏又有白万剑师傅啦，丁不四爷爷啦，叫人提心吊胆的老是害怕。”

阿绣抬起头来，道：“丁不四、白师傅他们，我倒不怕。我只怕你将来杀我。”石破天急道：“我宁可先杀自己，也决不会伤了你一根小指头儿。”

阿绣提起左手，瞧着自己的手掌，这时日光从树叶之间照进林中，映得她几根手指透明如玛瑙。石破天情不自禁的抓起她的手掌，放到嘴边去吻了一吻。

阿绣“啊”的一声，将手抽回，内息一岔，四肢突然乏力，倚在树上，喘息不已。

石破天忙道：“阿绣姑娘，你别见怪。我……我……我不是想得罪你。下次我不敢了，真是再也不敢了。”阿绣见他急得额上汗水也流出来了，将左手又放在他粗大的手掌之中，柔声道：“你没得罪我。下次……下次……也不用不敢。”石破天大喜，心中怦怦乱跳，只是将她柔嫩的小手这么轻轻握着，却再也不敢放到嘴边去亲吻了。

阿绣调匀了内息，说道：“我和奶奶虽蒙你打通了经脉，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复功力。”石破天不懂这些走火、运功之事，也不会空言安慰，只道：“只盼丁不四爷爷找不到咱们，那么你奶奶功力一时未复，也不打紧。”

阿绣嫣然道：“怎么还是你奶奶、我奶奶的？她是你金乌派的开山大师祖，你连师父也不叫一声？”石破天道：“是，是。叫惯了就不容易改口。阿绣姑娘……”阿绣道：“你怎么仍是姑娘长，姑娘短的，对我这般生分客气？”石破天道：“是，是。你教教我，我怎么叫你才好？”

阿绣脸蛋儿又是一红，心道：“你该叫我‘绣妹’才是，那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可是终究脸嫩，这句话说不出口，道：“你就叫我‘阿绣’好啦。我叫你甚么？”石破天道，“你爱叫甚么，就叫甚么。”阿绣笑道：“我叫你大粽子，你生不生气？”石破天笑道：“好得很，我怎么会生气？”

阿绣娇声叫道：“大粽子！”石破天应道：“嗯，阿绣。”阿绣也应了一声。两人相视而笑，心中喜乐，不可言喻。

石破天道：“你站着很累，咱们坐下来说话。”当下两人并肩坐在大树之下。阿绣长发垂肩。阳光照在她乌黑的头发上发出点点闪光。她右首的头发拂到了石破天胸前，石破天拿在手里，用手指轻轻梳理。

阿绣道：“大粽子哥哥，倘若我没遇上你，奶奶和我都已在长江中淹死啦，哪里还有此刻的时光？”石破天道：“倘若没你们这艘船刚好经过，我也早在长江中淹死啦。大家永远像此刻这样过日子，岂不快乐？为甚么又要

学武功你打我、我打你的，害得人家伤心难过？我真不懂。”阿绣道：“武功是一定要学的。世界上坏人多得很，你不去打人，别人却会来打你。给人打了还不要紧，给人杀了可活不成啦。大粽子哥哥，我求你一件事，成不成？”

石破天道：“当然成！你吩咐甚么，我就做甚么。”

阿绣道：“我奶奶的金乌刀法，的确是很厉害的，你内力又强，练熟之后，武林中就很少有人是你对手了。不过我很担心一件事，你忠厚老实，江湖上人心险诈，要是你结下的冤家多。那些坏人使鬼计来害你，你一定会吃大亏。因此我求你少结冤家。”

石破天点头道：“你这是为我好，我自然更加要听你的话。”

阿绣脸上泛过一层薄薄的红晕，说道：“以后你别净说必定听我的话。你说的话，我也一定依从。没的叫人笑话于你，说你没了男子汉大丈夫气概。”顿了一顿，又道：“我瞧奶奶教你这门金乌刀法，招招都是凶狠毒辣的杀着，日后和人动手，伤人杀人必多，那时便想不结冤家，也不可得了。”

石破天惕然惊惧，道：“你说得对，不如我不学这套刀法。请你奶奶另教别的。”

阿绣摇头道：“她金乌派的武功，就只这套刀法，别的没有了。再说，不论甚么武功，一定会伤人杀人的。不能伤人杀人，那就不是武功了。只要你和人家动手之时，处处手下留情，记着得饶人处且饶人，那就是了。”石破天道：“‘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句话很好！阿绣，你真聪明，说得出这样好的话。”阿绣微笑道：“我岂有这般聪明，想得出这样的话来？那是有首诗的，叫甚么‘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石破天问道：“甚么有首诗？”他连字也不识，自不知甚么诗词歌赋。

阿绣向他瞧了一眼，目光中露出诧异的神色，也不知他真是不懂，还是随口问问，当下也不答言，沉吟半晌，说道：“要能天下无敌手，那才可以想饶人便饶人。否则便是向人家求饶，往往也不可，大粽……”突然间嫣然一笑，道：“我叫你‘大哥’好不好？那是‘大粽子哥哥’五个字的截头留尾，叫起来简便一点。”也不等石破天示意可否，接着道：“我要你饶人，但武林中人心险诈，你若心地好，不下杀手，说不定对方乘机反施暗算，那可害了你啦。大哥，我曾见人使过一招，倒是奥妙得很，我比划给你瞧瞧。”

她说着从石破天身旁拿起那把烂柴刀，站起身来，缓缓使个架式，跟着横刀向前推出，随即刀锋向左掠去，拖过刀来。又向右斜刺，然后运刀反砍，从自己眉心向下，在身前尺许处直砍而落，石破天见她衣带飘飘，姿式美妙，万料不到这样一个娇怯怯的少女，居然能使这般精奥的刀法，只看得心旷神怡。就没记住她的刀招。

阿绣一收柴刀，退后两步，抱刀而立，说道：“收刀之后，仍须鼓动内劲，护住前后左右，以防敌人突施偷袭。”却见石破天呆呆的瞧着自己出神，显是没听到自己说话，问道：“你怎么啦？我这一招不好，是不是？”

石破天一怔，道：“这个……这个……”阿绣嗔道：“我知道啦，你是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压根儿就没将我这些三脚猫的招式放在眼里。”石破天慌了，忙道：“对不起，我……我瞧着你真好看，就忘了去记刀法。阿绣姑娘，你……你再使一遍。”

阿绣佯怒道：“不使啦！你又叫我‘阿绣姑娘’！”石破天伸指在自己额头上打个爆栗，说道，“该死，老是忘记。阿绣，阿绣！你再使一遍罢。”

阿绣微笑道：“好，再使一遍，我可没气力再使第三遍啦。”当下提起

刀来，又拉开架式，横推左掠，右刺反砍，下斫抱刀，将这一招缓缓使了一遍。

这一次石破天打醒了精神，将她架势、步法、刀式、方位，一一牢记。阿绣再度叮嘱他收刀后鼓劲防敌，他也记在心中，于是接过柴刀，依式使招。

阿绣见他即时学会，心下甚喜，赞道：“大哥，你真是聪明，只须用心，一下于便学会了。这一招刀法叫做‘旁敲侧击’，刀刃到哪里，内力便到哪里。”

石破天道：“这一招果然好得很。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叫敌人防个胜防。”阿绣道：“这招的妙处还是在饶人之用。一动上手比武，自然十分凶险，败了的非死即伤。你比不过人家，自是无话可说，就算比人家厉害，要想不伤对方而自己全身而退，却也是十分不易。这一招‘旁敲侧击’，却能既不伤人，也不致为人所伤。”

石破天见她肩头倚在树上，颇为吃力，道：“你累啦，坐下来再说。”

阿绣曲膝慢慢跪下，坐在自己脚跟上，问道：“你有没有听到我的话？”石破天道：“听到的。这一招叫做旁敲……旁敲甚么的。”这一次他倒不是没用心听，只因“旁敲侧击”四字是个文绉绉的成语，他不明其意，就说不上来。

阿绣道：“哼，你又分心啦，你转过头去，不许瞧着我。”这句话原是跟他说笑，哪知石破天当真转过头去，不再瞧她。

阿绣微微一笑，道：“这叫做‘旁敲侧击’。大哥，武林人士大都甚是好名。一个成名人物给你打伤了，倒也没甚么，但如败在你的手下，他往往比死还要难过。因此比武较量之时，最好给人留有余地。如果你已经胜了，不妨便使这一招，这般的东砍西斫，旁人不免眼花缭乱，你到后来又退后两步，再收回兵刃，就算旁边有人瞧着，也不知准胜谁败。给敌人留了面子，就少结了冤家。要是你再说上一两句场面话，比如说：‘阁下剑法精妙，在下佩服得紧。今日难分胜败，就此罢手，大家交个朋友如何？’这么一来，对方知道你故意容让，却又不伤他面子，多半便会和你做朋友了。”

石破天听得好生佩服，道：“阿绣，你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许多事情？这个法子真是再好也没有了。”阿绣笑道：“我话说完了，你回过头来罢。”

石破天回过头来，只见她脸颊生春，笑嘻嘻的瞧着自己，不由得心中一荡。

阿绣道：“我又懂得甚么了？都是见大人们这么干，又听他们说得多了，才知道该当这样。”

石破天道：“我再练一遍，可别忘记了。”当下跃起身来，提起柴刀，将这招“旁敲侧击”连练了两遍。

阿绣点头道，“好得很，一点也没忘记。”

石破天喜孜孜的坐到她身旁。阿绣忽然叹了口气，说道：“大哥，我教你这招‘旁敲侧击’，可别跟奶奶说。”石破天道：“是啊，我不说。我知道你奶奶会不高兴。”阿绣道：“你怎知奶奶会不高兴？”石破天道：“你不是金乌派的。我这金乌派弟子去学别派武功，她自然不喜欢了。”

阿绣嘻嘻一笑，说道：“金乌派，嘿，金乌派！奶奶倒像是小孩儿一般。”

石破天道：“我说你奶奶确是有点小孩儿脾气。丁不四老爷子请她到碧螺岛去玩，去一趟也就是了，又何必带着你一起投江？最多是碧螺岛不好玩。那也没甚么打紧。我瞧丁不四老爷子对你奶奶倒也是挺好的，你奶奶不断骂

他，他也不生气。倒是你奶奶对他很凶。”

阿绣微笑道，“你在师父背后说她坏话，我去告你，小心她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石破天虽见她这般笑着说，心中却也有些着慌。忙道：“下次我不说了。”

阿绣见他神情惶恐，不禁心中歉然，觉得欺侮他这老实人很是不该，又想到自己引导他学这招“旁敲侧击”，虽说于他无害，终究是颇存私心，便柔声道：“大哥，你答允我以后和人动手，既不随便杀人伤人，又不伤人颜面，我……我实在好生感激。我无可报答，先在这里多谢你了。”随即俯身向他拜了下去。

石破天一惊，忙道：“你怎……怎么拜我？”忙也跪倒，磕头还礼。

忽听得远处一个女子声音怒喝：“呔！不要脸，你又在跟人拜天地了！”正是丁瑯的声音。

石破天一惊非同小可，“啊哟”一声，跃起身来，叫道：“叮叮当当！”果见丁瑯从树林彼端纵身奔来，丁不三跟在她后面。

石破天一见二人，吓得魂飞天外，弯腰将阿绣抱在臂中，拔足便奔。丁不三身法好快，几个起落，已抢到石破天面前，拦住去路。石破天又是一声：“啊哟！”斜刺里逃去。他轻身功夫本就不如丁不三远甚，何况臂中又抱了一人？片刻间又被丁不三迎面拦住。

这时丁瑯也已追到身后，石破天见到她手中柳叶刀闪闪发光，更是心惊。只听得丁瑯怒喝：“把小贱人放下来，让我一刀将他砍了便罢，否则咱俩永世没完没了。”石破天道：“不行，不行！”丁瑯刷的一刀，便向阿绣头上砍去。石破天大惊，双足一登，向旁纵跃。他深恐丁瑯砍死了阿绣，不知不觉间力与神会，劲由意生，一股雄浑的内力起自足底，呼的一声，身子向上跃起，竟高过了树巅。

一跃之劲，竟致如斯，丁不三、丁瑯固然大吃一惊，石破天在半空中也是大叫：“啊哟！”心想这一落下来，跌得筋折腿断倒罢了，阿绣被丁瑯杀死，那可如何是好？眼见双足落向一根松树的树干，心慌意乱的使劲一撑，只盼逃得远些，却听喀喇一声，树干折断，身子向前弹了数丈，身旁风声呼呼，身子飞得极快。

只听怀中的阿绣说道：“落下去时用力轻些。弹得更……”她一言未毕，石破天双足又落向一棵松树，当即依言微微弯膝。收小了劲力一撑，那树干一沉，并未折断，反弹上来，却将他弹得更远更高。丁瑯的喝骂之声仍可听到，却也渐渐远了。

石破天一起一落，觉得甚是有趣。阿绣在他怀中，不住出言指点他运劲使力之法，他本来内力有余，一得轻功的诀窍，在树枝上纵跃自如。便似猿猴松鼠一般，轻巧自在，喜乐无穷，说道：“这法子真好，这么一来，他们便追不上咱们了。”

眼见树林将到尽头，忽听得叱喝之声，又见日光一闪一闪，显是从兵刃上反照出来，有人正在争斗。石破天道：“不好，那边有人，可不能过去了！”左足在树干上一点，轻轻落下，依着阿绣所说的法子，提一口气，足尖向下，手中虽抱着人，却着地极轻。

他躲在一株大松树后，悄悄探头出去张望，不由得吓了一跳，只见林隙的一片大空地中两人斗得正紧，一个是手持长剑的白万剑，另一个却是双手空空的丁不四，十余名雪山派弟子手中各挺长剑，疏疏落落的站在四周凝神

观斗，为白万剑作声援之势，丁不四手中虽无兵刃，但擒、拿、劈、打、点、戳、勾、抓，两只手掌便如是一对厉害兵器一般，遇到白万剑长剑刺削而来，他往往猿身而上，硬打抢攻。

石破天只看得数招，便即全神贯注，浑忘了怀中还抱着一人，他既学过雪山剑法，而丁不四所用的招数，一小半是曾经教过他的，没教过的却也理路相通，有脉络可寻。两大高手比武，斗得紧凑异常，所使武功他又大部分学过，自是瞧得兴高采烈。

但见丁不四招招抢攻，双掌如刀如剑，如枪如戟，似乎逼着白万剑守势多而攻着少，但白万剑打得极是沉着，朴实无华，偶然间锋芒一现，又即收敛，看来丁不四若想取胜，可着实不易。斗得久了。只怕白万剑还会占到上风。

连石破天都看出了这点，丁不四和白万剑自是早就心中有数。原来丁不四自负与白万剑之父威德先生白自在同辈，声称不肯以大压小，只以空手接他的长剑。但一动上手，丁不四立即暗暗叫苦不迭，对方出招之迅，变化之精，内力之厚，法度之谨，在在均是第一流高手风范，即令白自在当年纵横江湖的全盛之时，剑法之精，只怕也不过如是。

丁不四打醒十二分精神，施展小巧腾挪功夫，在他剑光中纵跃来去，有时迫不得已，只好行险侥幸，以两败俱伤的狠着，逼退白万剑凌厉剑招，遇上这等情形，白万剑总是退让一步，不与他硬挤，倒似是智珠在握，心有必胜成算一般。以二人真功夫而论，毕竟还是丁不四高出一筹，但他输在过于托大，不肯用兵刃和对方动手，明明一条金光灿然的九节软鞭围在腰间，既已说过不用，便是杀了他头，也不肯抖将出来。

再拆二十余招，白万剑道：“丁四叔，你用九节鞭罢，只是空手，你打我不过的。”

丁不四怒道：“放屁，我怎会打你不过？你试试这招！”左手划个圈子。右手拳从圈子中直击出去。这一招来得甚怪。白万剑不明拆法，便退了一步，丁不四哈哈大笑，右足在地下一登，身子向左弹出，便似脚底下装了机关，突然飞起，双脚在半空中急速踢出。白万剑又迟一步，挥剑护住面门。

丁不四倏左倏右，忽前忽后，只将石破天看得眼花缭乱。猛听得嗤的一声响，丁不四右腿裤管上中了一剑，虽没伤到皮肉，却将他裤子划了一条长长的破口，白万剑收剑退回，说道：“承让，承让！”

高手比武，这一招原可说胜败已分。但丁不四老羞成怒，喝道：“谁让你了？这一招你一时运气好，算得甚么？”一招“逆水行舟”，向白万剑又攻了过去。白万剑只得挺剑接住。刚才这一剑划破对方裤脚，说是运气好，确也不错，其时白万剑挺剑刺去，丁不四刚好挥足踢出，倒似是将自己裤管送到剑锋上去给他划破一般。但这么一来，丁不四一股凌厉的气焰不免稍煞，出招时就慎重得多，越打越处下风。

雪山派众弟子瞧着十分得意，就有人出声称赞：“你瞧白师哥这一招‘月色黄昏’，使得若有若无，朦朦胧胧，当真是得了雪山剑法的神髓。丁四老爷子手忙脚乱，若不是白师哥剑下留情，他身上已然挂彩了。”

猛听得一声“放屁！”同时从两处响出。一处出自丁不四之口，那是应有之义，毫不希奇，另一处却来自东北角上。

众人目光不约而同的转了过去。这些人中，倒以石破天吓得最为厉害。只见两人并肩站在林边，一是丁不三，另一个是丁瑄。

丁不四叫道：“老三，你走开些！我跟人家过招，你站在这里干甚么？”他虽全神贯注的和白万剑动手，但究竟兄弟之亲，丁不三只说了“放屁”两字，他便知道是兄长到了，何况他兄弟俩自幼到老，相互间说得最多的便是这“放屁”两字。

丁不三笑道：“我要瞧瞧你近来武功长进了些没有。”

丁不四大急，情知眼前情势，自己已无法取胜，这个自幼便跟他争强斗胜、互不相下的兄长偏偏在这时现身，正是不巧之极，他大声叫道：“你在旁边只有搞乱我心神。我既分心和你说话，怎么还有心思跟人家厮打？”

丁不三笑道：“你不用和我说话，专心打架好了。”转头向丁瑛道：“你四爷爷老是自称武功了得，天下无敌，倒似比你亲爷爷还行些一般。现下你睁大了眼，可要瞧仔细了，瞧你四爷爷单凭一双肉掌，要将人家打得撒剑认输，跪地求饶。哈哈，哈哈！”笑声怪作，人人耳鼓中嗡嗡作响，都是十分的不舒服。

丁不四边斗边喝：“老三，你笑甚么鬼？”丁不三笑道：“我笑你啊！”丁不四怒道，“笑我甚么？我有甚么好笑？”丁不三道：“我笑你一生要强好胜，遇到危难之际，总还得靠哥哥来提你一把。”丁不四怒道：“这姓白的是我后辈，若不是瞧在他父母脸上，早就一掌将他毙了。我有甚么危难？谁要你来提一把，你还是去提一把酒壶、提一把尿壶的好！哎哟！好小子，你乘人之危……”

他空手和白万剑对打，本已落于下风，这么分心和丁不三说话，门户中便即现出空隙。白万剑乘势直上，在他左肩上划了一剑，登时鲜血淋漓。

丁不三、丁不四两兄弟自幼吵斗不休，互争雄长，做哥哥的不似哥哥，做兄弟的不似兄弟，但这时丁不三眼见兄弟受伤，却也不禁关心，怒道：“好小子，你胆敢伤我丁老三的兄弟！”身形微矮，突然呼的一声弹将出去，伸手直抓白万剑后心。

白万剑前后受攻，心神不乱，长剑向了不四先刺一剑，将他逼开一步，随即回剑向丁不三斜削过去。

丁不四叫道：“老三退开！谁要你来帮我？”丁不三道：

“谁帮你了？丁老三最恼人打架不公平。我先弄掉他的剑，再在他身上弄些血出来，你们再公公平的打一架。”

雪山派群弟子见师兄受二人夹击，何况这丁不三乃是杀害同门的大仇人，他一上前动手，众人发一声喊，纷纷攻上。

丁不三喝道：“狗崽子，活得不耐烦了，统统给我滚回去！”却见剑光闪闪，几柄长剑同时向他刺来。丁不三一一避过。大声叫道：“再不滚开，老子可要杀人了。”

白万剑知道这些师弟们决不是他的对手，他说要杀人，那是真的杀人，忙叫道：“大家退回去！”雪山群弟子对这位师兄的号令不敢丝毫违拗，当即散开退后。

丁不三向着一名肥肥矮矮、名叫李万山的雪山弟子道：“把你的剑给我！”李万山怒道：“好！给你！”剑起中锋，嗤的一声，向他小腹直刺过去。丁不三左手疾探，从侧抓住了他右腕，轻轻一扭，便将他手中长剑夺过，便如李万山真是乖乖将长剑递给他一般。这一扭之下，李万山右腕已然脱臼。丁不三跟着飞脚将他踢了个筋斗。

其余雪山弟子挺剑欲上相助，丁不三已手持长剑，剑尖刺地，绕着白万

剑和丁不四二人奔了一圈，画了个长约二丈的圆圈，站定身子，向雪山群弟子冷冷说道：“哪一个踏进这圈子一步，便算是踏进鬼门关了。”

白万剑打得虽然镇定，心中却已十分焦急，情知这不三、不四两兄弟杀人不眨眼，此刻二人联手，自己已无论如何讨不了好去，比之当日土地庙中独斗石清夫妇，情势更是凶险得多，丁氏兄弟可不似石清夫妇那么讲究武林道义，只怕雪山派十七弟子，今日要尽数毕命于紫烟岛上，当下剑走险势，要抢着将丁不四先毙于剑底，雪山派十七人生死存亡，全看是否能先行杀了丁不四而定。

但丁不四肋下虽中一剑，伤非要害，尽能支撑得住，白万剑这一躁急求胜，剑招虽狠，“稳、准”二字反而不如先前。丁不四双掌翻飞，在长剑中穿来插去，仍是矫捷狠辣之极，创口中的鲜血却也不住飞溅出来。

丁不三挺剑向前，叫道：“老四，你先退下，把剑伤裹好了，再打不迟。”丁不四大声道：“甚么剑伤？我身上有甚么剑伤？谅这小子的一把烂剑，又怎伤得了我？”丁不三道：“咦！怎么你身上有伤口、又有鲜血？”丁不四道：“我高兴起来，自己在身上搔搔痒，弄了点血出来，有甚么希奇？”

丁不三哈哈大笑，挺剑向白万剑刺去，大声说道：“姓白的，你听仔细了，现下是我跟你单打独斗，丁老四也在跟你单打独斗，可不是咱们两兄弟联手夹攻于你。老四叫我不可出手，我不听他的。我叫老四退下，他也不听我的。我瞧着你不顺眼。要教训教训你。他讨厌你老子，要打你几个耳光。咱们各人打各人的，别让人说丁氏双雄以二打一，传到江湖上可不大好听。”口中罗唆，手下丝毫没有闲着，出招悍辣之极。

白万剑以一敌二，心想：“原来你跟我单打独斗，丁老四也跟我单打独斗，不是两人夹攻。”他生性端严，向来不喜和人做口舌之争，心中又瞧不起丁氏兄弟的无赖；而在这两名高手的夹击之下，也委实不能分心答活，只是全神贯注的严密的防守，寻暇反击，一句话也不说。

斗到分际，丁不三的长剑和他长剑一交，白万剑只觉手臂剧震，对方的内力猛攻而至，急忙运内力外荡，回剑横削，便在此时，右腿上被丁不四左掌作刀，重重的斫了一掌，当即向后退两步，脚步踉跄，险些摔倒。

雪山派一名弟子叫道：“休得伤我师哥！”挺剑来助，左脚刚踏进丁不三所画的圆圈，眼前白光一闪，长剑贯胸而过，已被丁不三一剑刺死。两名雪山弟子又惊又怒，双双进袭。

丁不三大喝一声，跃起半空，长剑从空中劈将下来，同时左掌击落，剑锋落处，将一名雪山派弟子从右肩劈至左腰，以斜切藕势削成两截，左手这掌击在另一名雪山弟子的天灵盖上。那人闷哼一声，委顿在地，头颅扭过来向着背心，颈骨折断，自也不活了。

他顷刻间连杀三人，石破天在树后见着，不由得心惊胆战，脸如土色。

丁不三余威不歇，长剑如疾风骤雨般向白万剑攻去，猛听得喀喀两响，双剑同时折断。两人同时以半截断剑向对方掷出，同时低头矮身，两截断剑同时向两人头顶掠去，相去均是不到半尺。

两人一般行动，一般快速，又是一上般的生死悬于一线。

白万剑右腿受伤，步履不便，再失去了兵刃，登时变成了只有挨打，难以还手的地步。两名雪山弟子明知踏进圈子不免有死无生，但总不能眼睁睁的瞧着师兄被这两个凶人联手害死，当即挺剑冲了进去。

丁不三叫道：“老四，你来打发，我今天已杀了三人。”

丁不四笑道：“哈，你也有求我出手的时候。”竟不转身，左足向后弹出，便似骡马以后腿踢人一般，拍拍两声，分别踢中两人的胸口。两名雪山弟子飞出数丈，摔跌在地，哼也没哼一声。原来两人胸口中腿，当即毙命。

丁氏兄弟凶性大发，足掌齐施，各以狠毒手法向白万剑攻击。白万剑跛着一足，沉着应付，一步步退出圈子，突然一声低哼，右肩又中了丁不四一掌，右臂几乎提不起来。

眼见白万剑命在顷刻，石破天只瞧得热血沸腾，叫道，“你们不能杀白师傅！”随手将阿绣往地下一放，拔出插在腰带中那把烂锈柴刀，大呼：“不能再杀人了！”

阿绣突然被他放落，“啊”的一声叫了出来。石破天百忙中回头，说道：“对不起！”几个起落，已踏入圈中。

丁不四仍是头也不回，反脚踢出。石破天右足一点，轻飘飘的从他头顶跃过，落在他面前，使的正是阿绣适才所教的轻身功夫。丁不四一脚踢空，眼前却多了一人，一怔之下，叫道：“大粽子，原来是你！”

石破天道：“是，是我。爷爷、四爷爷，你们已经……已杀了五人，应该住手啦。”斜眼向丁不三瞧去，心中怦怦乱跳，眼见他杀死的那三名雪山派弟子尸横就地，连自己足上也溅满了鲜血，更是怕得厉害。

丁不三道：“小白痴，那日给你在船上逃得性命，却原来躲在这里。此刻你又出来干甚么？”石破天道：“我来劝两位老爷子少结冤家，既然胜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又何必赶尽杀绝？”

丁不三和丁不四相对哈哈大笑，丁不四道：“老三，这小子不知从哪里听了几句狗屁不通的言语，居然来相劝老爷爷。”

石破天提起柴刀，将地下一柄长剑挑起，向白万剑掷去，说道：“白师傅，你们雪山派的，一定要用剑。”

白万剑转眼便要丧于丁氏兄弟手下，万不料这小冤家石中玉反会出来相助，心下满不是滋味。他掷过来这柄长剑，是被丁不三劈死的那个师弟遗下来的，当下接过了长剑，凝立不动，一剑在手，精神陡振。

丁不三骂道：“这姓白的要捉你去杀了，当日若不是我相救，你还有命么？”石破天点头道：“正是。爷爷，我是很感激你的。所以嘛，我也劝白师傅得饶人处且饶人。”

丁不四生怕石破天说出在小船上打败了自己之事，急于要将他一掌毙了，喝道：“胡说八道些甚么？”呼的一掌向他直击过去，这一次并无史婆婆在旁，再没顾忌，这招“黑云满天”却是从未教过他的。

白万剑不愿石中玉就此被他如此凌厉的一招击毙，挺剑使招“老枝横斜”，从侧刺去。石破天柴刀一落，使出一招“长者折枝”，去砍丁不四的手掌。说也奇怪，这一刀一剑的招数本来相克，但合并使用，居然生出极大威力，霎时之间，将丁不四笼罩在刀剑之下。

丁不三大叫：“小心！”但刀光剑势，凌厉无俦，他虽欲插手相助，可是一双空手实不敢伸入这刀剑织成的光网之中。

丁不四也是大吃一惊，危急中就地一个打滚，逃出圈子之外，挺起身来时，只见对方的一刀一剑之旁飞舞着无数白丝，一摸下颏，一排胡子竟被割去了一截。

丁不四自是又惊又怒，丁不三骇然失色，白万剑大出意外，只有石破天还不知自己适才这一招内力雄浑，刀法精妙，已令当世三大高手大为震动。

丁不三道，“好，咱们也用兵刃了。”从地下拾起一把长剑，叫道：“老四，还逞个屁能？用鞭子！”剑尖一抖，向石破天刺了过去。

石破天究无应变之能，眼见剑到，便即慌乱，不知该使哪一招才好。白万剑使招“明驼西来”从旁相助，这一剑提醒了石破天，当即使出“千钧压驼”，以刀背从空中压将下来，柴刀虽钝，但加上沉重内力，丁不三登感剑招窒滞，幸好丁不四已抖出腰间金龙九节鞭，抢着来救，丁不三乘机闪开。

白万剑使一招“风沙莽莽”，石破天便跟着使“大海沉沙”。一刀一剑配合得天衣无缝，上似有狂风黄沙之重压，下如有怒海洪涛之汹涌。丁不三、丁不四齐声大呼。

石破天内力强劲之极，所学武功也是十分精妙，只是少了习练，更无临敌应变的经历，眼见敌招之来，不知该出哪一招去应付才是。他所学的金乌刀法，除了最后一招之外，每一招都是针对雪山剑法而施，史婆婆传授之时，总也是和每招雪山剑法合并指点。此刻他心中慌乱，无暇细思，但见白万剑使甚么招数，他便跟着使出那一招相应的招数来，是以白万剑使“老枝横斜”，他便使“长者折枝”，白万剑使“明驼西来”，他便使

“千钧压驼”。哪知这金乌刀法虽说是雪山剑法的克星，但正因为相克，一到联手并使之时，竟将双方招数中的空隙尽数弥合，变成了威力无穷的一套武功。

白万剑惊诧之极，数招之下，便知石破天这套刀法和自己的剑招联成一气之后，直是无坚不摧，这小子内力更似有一股有质无形的力道，不断的渐渐扩展。

丁不三、丁不四自然也早就瞧了出来，只是两人不肯认输，还盼石破天这路古怪刀法招数有限，两兄弟打起精神，苦苦撑持，白万剑也怕石破天不过是“程咬金三斧头”，时刻一长，又被丁氏兄弟占了先机，眼下情势，须当速战速决，当即使一招

“暗香疏影”，长剑颤动，剑光若有若无，那是雪山剑法中最精微的一招，往往伤人于不知不觉之间。石破天柴刀横削，也是连连抖动，这一招“鲍鱼之肆”，内力从四面八方涌出。

只听得“啊、啊”两声，丁不四肩头中刀，丁不三臂上中剑。两人倏然转身，跃出圈外，丁不三反手抓住丁瑄，迅速之极的隐入了东边林中。丁不四却在西首山后逸去，只听山背后传来他的大声呼叫：“白万剑，老子瞧在你母亲面上，今日饶你一命，下次可决不轻饶了……”声音渐渐远去。

但见满地是血，衰草上躺着五具尸首，雪山派群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惊又悲，又是满腹疑团。

白万剑侧目瞧着石破天，一时之间痛恨、悲伤、惭愧、庆幸、惶惑、诧异、佩服，百感交集，而感激之意却也着实不少，若不是这小子出手，雪山派十余人自必尽数毕命于紫烟岛上，回想适才丁氏兄弟出手之狠辣，兀自心有余悸。他长长舒了口气，问道：“你这路刀法是谁教你的？”

石破天道：“是史婆婆教的，共有七十三路，比你们的雪山剑法多一路，招招是雪山剑法的克星。”白万剑哼的一声，说道：“招招是雪山剑法的克星？口气未免太大。谁是史婆婆？”石破天道：“史婆婆是我金乌派的开山祖师，她是我师父，我是金乌派的第二代大弟子。”白万剑不禁大怒，冷冷的道：“你不认师门，那也罢了，却又另投甚么金乌派门下。金乌派，金乌派？没听说过，武林中没这个字号。”

石破天还不知他已动怒，继续解释：“我师父说道，金乌就是太阳，太阳一出，雪就融了。因此雪山派弟子遇到我金乌派。只有……只有……”下面本来是“磕头求饶的份儿”，但他只不过不通人情世故，毕竟不是傻子，话到口边，想起这句话不能在雪山派弟子面前说出来，当即住口。

白万剑脸色铁青，厉声道：“我雪山弟子遇上你金乌派的，那便如何？只有甚么？”石破天摇头道：“这句话你听了要不高兴的，我也以为师父这话不对。”白万剑道：“只有大败亏输，望风而逃，是不是？”石破天道：“我师父的话，意思也就差不多。白师傅你别生气，我师父恐怕也是说着玩的，当不得真。”

白万剑右腿、右肩都被丁不四手掌斩中，这时候更觉疼痛难当，然石破天的言语句句辱及本门，却如何忍得，长剑一举，叫道：“好！我来领教领教金乌派的高招，且看如何招招是雪山剑法的克星！”但这一举剑，肩头登时剧痛，脸上变色，长剑险些脱手。

一名雪山弟子包万叶上前两步，挺剑说道：“姓石的小子，你当然不认我这师叔了，我来接你的高招！”

白万剑咬牙忍痛，说道：“包师弟，你……你……”他本要说“你不行”，但学武之人，脸面最是要紧，随即改口道：“我来接他好了！”剑交左手，说道：“姓石的小子，上罢！”石破天摇头道：“你肩头、腿上都受了伤，咱们不用比了，而且，而且，我一定打你不过的。”

白万剑道：“你有胆子侮辱雪山派，却没胆子跟我比剑！”长剑挺出，一招“梅雪争春”，剑光点点，向石破天头顶罩了下来，他虽左手使剑，不如右手灵便，但凌厉之意，丝毫不减。石破天见剑光当头而落，只得举起柴刀，还了一招“梅雪逢夏”，攻瑕抵隙，果然正是这招“梅雪争春”的克星、

白万剑心中一凛，不等这招“梅雪争春”使老，急变“胡马越岭”，石破天依着来一招“汉将当关”，白万剑眼见对方这一招守得严密异常，不但将自己去招全部封住，而且显然还含有厉害后着，当即换成一招“明月羌笛”，石破天跟着变为“赤日金鼓”。白万剑又是一惊，眼见他柴刀直攻而进，正对准了自己这招最软弱之处，忙又变招。

幸好石破天不懂这其间的奥妙，眼见对方变招，跟着便即变化。其实适才已占敌机先，不管白万剑变招也好，不变招也好，乘势直进，立时便可迫他急退三步。此时他腿上不便，这三步难以疾退，不免便要撤剑认输。但说到当真拆招斗剑，石破天可差得远了，他只是眼见白万剑使出甚么剑招，便照式应以金乌刀法中配好了的一招，较之日前与丁不四在舟中斗拳，其依样葫芦之处，实无多大分别。他招数不会稍有变更，自不免错过了这大好机会。

白万剑心中暗叫：“惭愧！”旁观的雪山派弟子中，倒也有半数瞧了出来，也是暗道：“侥幸，侥幸！”

数招一过，白万剑又遇凶险。不管他剑招如何巧妙繁复，石破天以拙应巧，一柄烂柴刀总是占了上风。白万剑越斗越惊。心想：“这小子倒也不是胡吹，他的甚么金乌刀法，果然是我雪山剑法的克星，那个史婆婆莫非是我爹爹的大仇人？她如此处心积虑的创了这套刀法出来，显是要打得我雪山派一败涂地。”

拆到二十余招时，石破天柴刀斫落，劈向白万剑左肩。白万剑本可飞腿踢他手腕，以解此招，但他右脚一提，伤处突然奇痛彻骨，有膝竟尔不由自主的跪倒，急忙右掌按地。石破天这刀砍下，他已无法抗御，眼见便要将他

左臂齐肩斫落。雪山群弟子大声惊呼。不料石破天提起柴刀，说道：“这一下不算。”

白万剑左脚使劲，奋力跃起，心中如闪电般转过了无数念头：“这小子早就可以胜我，何以每一招都使不足？倒似他没好好学过雪山剑法似的，此刻他明明已经胜我了，何以又故意让我？石中玉这小子向来险狠，他只消一刀杀了我，其余众师弟哪一个是他对手？他忽发善心，那是甚么缘故？难道……难道……他当真不是石中玉？”

一转到这个念头，左手长剑轻送，一招“朝天势”向前刺出。雪山诸弟子都是“咦”的一声。这“朝天势”不属雪山剑法七十二招，是每个弟子初入门时锻炼筋骨、打熬气力的十二式基本功夫之一，招式寻常，简便易记。虽于练功大有好处，却不能用以临敌。众人见他突然使出这一招来，都吃了一惊，只道白师哥伤重，已无力使剑。

不料石破天也是一呆，这一招“朝天势”他从未见过，史婆婆也没教过破法，不知如何拆解才是。可是在“气寒西北”的长剑之前，又有谁能呆上一呆？石破天只是这么稍一迟疑，白万剑长剑犹似电闪，中宫直进，剑尖已指住了他心口，喝道：“怎么样？”

石破天道：“你这一招是甚么剑法？我没见过。”

白万剑见他此刻生死系于一线，居然还问及剑法，倒也佩服他的胆气，说道：“你真没学过？”石破天摇了摇头。白万剑道：“我此时取你性命，易如反掌，只是适才我受丁氏兄弟围攻，阁下有解围大德，咱们一命换一命，谁也不亏负谁。从今而后，你可不许再说金乌刀法是雪山剑法克星的话。”

石破天点头道：“我原说打你不过。你叫我不再说，我以后不说了。白师傅，我想明白了，刚才你这一招剑法，好像也可破解。”陡然间胸口一缩，凹入数寸，手中柴刀横掠，拍的一声，刀剑相交，内力到处，白万剑手中长剑断为两截。

白万剑脸色大变，左足一挑，地下的一柄长剑又跃入他手中，刷刷刷三剑，都是本派练功的入门招式，快速无伦，石破天只瞧得眼花缭乱，手忙足乱之际，突然间手腕中剑，柴刀再也抓捏不住，当的一声，掉在地下。便在那时，对方长剑又已指住了他心口。

白万剑手腕轻抖，石破天叫声“哎哟”，低头看时，只见自己胸口已整整齐齐的被刺了六点，鲜血从衣衫中渗将出来，但着剑不深，并不如何疼痛。

雪山群弟子齐声喝采：“好一招‘雪花六出’！”

白万剑道：“相烦阁下回去告知令师，雪山派多有得罪。”他见石破天不会雪山派这几路最粗浅的入门功夫，显非作伪，而神情举止，性情脾气，和石中玉更是大异，又想：“他于我有救命之恩，适才一刀又没斫我肩膀，明着是手下留情。不论是不是石中玉，今日总是不能杀他拿他。这一招‘雪花六出’，只是惩戒他金乌派口出大言，在他身上留个记认。”

他抛下长剑，抱起一名师弟的尸身，既伤同门之谊，又愧自身无能，致令这五个师弟死于丁氏兄弟之手，忍不住热泪长流，其余雪山子弟将另外四具尸身也抱了起来。白万剑恨恨的道：“不三、不四两个老贼别死得太早。”向众师弟道：“咱们走！”一伙人快步走入树林，谁也没再回头望石破天一眼。

石破天已听到两人先前说话，便道：“这里野猪肉甚多，便十个人也吃

不完，两位尽管大吃便了。”那胖子笑道：“如此我们便不客气了。”

十一 药酒

石破天但见地下血迹殷然，歪歪斜斜的躺着几柄断剑，几只乌鸦啊啊啊的叫着从头顶飞过，当下拾起柴刀，叫道：“阿绣，阿绣！”奔到大树之后，阿绣却已不在。

石破天心道：“她先回去了？”忙快步跑回山洞，叫道：“阿绣，阿绣！”非但阿绣不在，连史婆婆也不在了。他惊惶起来。只见地下用焦炭横七竖八的画了几十个图形，他不知是写的字，更不知是甚么意思，猜想史婆婆和阿绣都已走了。

初时只觉好生寂寞，但他从小孤单惯了的，只过得大半个时辰，便已泰然。这时胸口剑伤已然不再流血，心道：“大家都走了，我也走了罢，还是去寻妈妈和阿黄去。”这时不再有人没来由的向他纠缠，心中倒有一阵轻松快慰之感，只是想到史婆婆和阿绣，却又有些恋恋不舍，将柴刀插在腰间，走到江边。

但见波涛汹涌，岸旁更无一艘船只，于是沿岸寻去。那紫烟岛并不甚大，他快步而行，只一个多时辰，已环行小岛一周。不见有船只的踪影，举目向江中望去，连帆影也没见到一片。

他还盼史婆婆和阿绣去而复回，又到山洞中去探视，却哪里再见二人的踪迹？只得又去摘些柿子充饥。到得天黑，便在洞中睡了。

睡到中夜，忽听得江边豁啦一声巨响，似是撕裂了一幅大布一般，纵起身来，循声奔到江边，稀淡星光下只见有一艘大船靠在岸旁，不住的晃动。他生怕是丁不三或是丁不四的坐船。不敢贸然上前，缩身躲在树后，只听得又是豁啦一下巨响，原来是船上张的风帆缠在一起，被强风一吹，撕了开来，但船上竟然无人理会。

眼见那船摇摇晃晃的又要离岛而去，他发足奔近，叫道：“船上有人么？”不闻应声。一个箭步跃上船头，向舱内望去，黑沉沉地甚么也看不见。

走进舱去，脚下一绊，碰到一人，有人躺在舱板之上。石破天忙道：“对不起！”伸手要扶他起来，哪知触手冰冷，竟是一具死尸。他大吃一惊，“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左手挥出，又碰到一人的手臂，冷冰冰的，也早已死了。

他心中怦怦乱跳，摸索着走向后舱，脚下踏到的是死尸，伸手出去碰到的也是死尸。他大声惊叫：“船……船中有人吗？”惊惶过甚，只听得自己声音也全变了。跌跌撞撞的来到后梢，星光下只见甲板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十来人，个个僵伏，显然也都是死尸。

这时江上秋风甚劲，几张破帆在风中猎猎作响，疾风吹过船上的破竹管，其声嘘嘘，似是鬼啸。石破天虽然孤寂惯了，素来大胆，但静夜之中，满船都是死尸，竟无一个活人，耳听得异声杂作，便似死尸部已活转，要扑上来扼他咽喉。他记起侯监集上那僵尸扼得他险些窒息的情景，登时满身寒毛直竖，便欲跃上岸去。但一足踏上船舷，只叫得一声苦，那船离岸已远，正顺着江水飘下。原来这艘大船顺流飘到紫烟岛来，团团转了几个圈子，又顺流沿江飘下。

这一晚他不敢在船舱、后梢停留，跃上船篷，抱住桅杆，坐待天明。

次晨太阳出来，四下里一片明亮，这才恹恹大减，跃下后梢，只见舱里舱外少说也有五六十具尸首，当真是触目惊心，但每具死尸身上均无血迹，也无刀剑创伤，不知因何而死。

绕到船首，只见舱门正中钉着两块闪闪发光的白铜牌子，约有巴掌大小，一块牌上刻有一张笑脸，和蔼慈祥，另一牌上刻的却是一张狰狞的煞神凶脸。两块铜牌各以一根铁钉钉在舱门顶上，显得十分诡异。他向两块铜牌上注视片刻，见牌上人脸似乎活的一般，当下不敢多看，转过脸去，见众尸有的手握兵刃，有的腰插刀剑，显然都是武林中人。再细看时，见每人肩头衣衫上都用白丝线绣着一条生翅膀的小鱼。他猜想船上这一群人都是同伙，只不知如何猝遇强敌，尽数毕命。

那船顺着滔滔江水，向下游漂去，到得晌午，迎面两艘船并排着溯江而上。来船梢公见到那船斜斜淌下，大叫：“扳梢，扳梢！”可是那船无人把舵，江中急涡一旋，转得那船打横冲了过去，砰的一声巨响，撞在两艘来船之上。只听得人声喧哗，夹着许多破口秽骂。石破天心下惊惶，寻思：“撞坏了来船，他们势必和我为难，追究起来，定要怪我害死了船上这许多人，那便如何是好？”情急之下，忙缩入舱中，揭开舱板，躲入舱底。

这时三艘船已纠缠在一起，过不多时，便听得有人跃上船来，惊呼之声，响成一片。有人尖声大叫：“是飞鱼帮的人！怎……怎么都死了。”又有人叫道：“连帮主……帮主成大洋也死在这里。”突然间船头有人叫道：“是……是赏善……罚恶令……令……令……”这人声音并不甚响，但语声颤抖，充满着恐惧之意。他一言未毕，船中人声登歇；霎时间一片寂静，石破天在舱底虽见不到各人神色，但众人惊惧已达极点，却是可想而知。

过了良久，才有人道：“算来原该是赏善罚恶令复出的时候了，料想是赏善罚恶两使出巡，这飞鱼帮嘛，过往劣迹太多……唉！”长长叹了口气，不再往下说。另一人问道：“胡大哥，听说这赏善罚恶令，乃是召人前往……前往侠客岛，到了岛上再加处分，并不是当场杀害的。”先说话的那人道：“若是乖乖的听命前去，原是如此。然而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早死迟死，也没甚么分别。成大洋成帮主定是不肯奉令，率众抗拒，以致……以致落得这个下场。”一个嗓音尖细的人道：“那两位赏善罚恶使者，当真如此神通广大，武林中准也抵敌不过？”那胡大哥反问：“你说呢？”那人默然，过了一会，低低的道：“赏善罚恶使者重入江湖，各帮各派都是难逃大劫。唉！”

石破天突然想到：“这船上的死尸都是甚么飞鱼帮的，又有一个帮主。啊哟不好，这两个甚么赏善罚恶使者，会不会去找我们长乐帮？”

他想到此事，不由得心急如焚，寻思：“该当尽快赶回总舵。告知贝先生他们，也好先有防备。”他给人误认为长乐帮石帮主，引来了不少麻烦，且数度危及性命，但长乐帮中上下人等个个对他恭谨有礼，虽有个展飞起心杀害，却也显然是认错了人，这时听到“各帮各派都是难逃大劫”，对帮中各人的安危不由得大为关切，更加凝神倾听舱中各人谈论。

只听得一人说道：“胡大哥，你说此事会不会牵连到咱们。那两个使者，会不会找上咱们铁叉会？”那胡大哥道：“赏善罚恶二使既已出巡，江湖上任何帮会门派都难逍遥……这个逍遥事外，且看大伙儿的运气如何了。”

他沉吟半晌，又道：“这样罢，你悄悄传下号令，派人即刻去禀报总舵主知晓。两艘船上的兄弟们，都集到这儿来。这船上的东西，甚么都不要动，咱们驶到红柳港外的小渔村中去。善恶二使既已来过此船，将飞鱼帮中的首脑人物都诛了，第二次决计不会再来。”

那人喜道：“对，对，胡大哥此计大妙。善恶二使再见到此船，定然以为这是飞鱼帮的死尸船，说甚么也不会上来。我便去传令。”

过不多时，又有许多人涌上船来。石破天伏在舱底，听着各人低声纷纷议论，语音中都是充满了惶恐之情，便如大祸临头一般。

有人道：“咱们铁叉会又没得罪侠客岛，赏善罚恶二使未必便找到咱们头上来。”

另有一人道，“难道飞鱼帮就胆敢得罪侠客岛了？我看江湖上的这十年一劫，恐怕这一次……这一次……”

又有人道：“老李，要是总舵主奉令而去，那便如何？”那老李哼了一声，道：“自然是有去无回。过去三十年中奉令而去侠客岛的那些帮主、总舵主、掌门人，又有哪一个回来过了？总舵主向来待大伙儿不薄，咱们难道贪生怕死，让他老人家孤身去涉险送命？”又有人道：“是啊，那也只有避上一避。咱们幸亏发觉得早，看来阴差阳错，老天爷保佑，教咱们铁叉会得以逃过了这一劫。红柳港外那小渔村何等隐蔽，大伙儿去躲在哪里，善恶二使耳目再灵，也难发见。”那胡大哥道：“当年总舵主经营这个渔村，正是为了今日之用。这本是个避难的世外……那个世外桃源。”

一个嗓子粗亮的声音突然说道：“咱们铁叉会横行长江边

上，天不怕，地不怕，连皇帝老儿都不买他的帐，可是一听到他妈的侠客岛甚么赏善罚恶使者，大伙儿便吓得夹起尾巴，躲到红柳港渔村中去做缩头乌龟，那算甚么话？就算这次躲过了，日后他妈的有人问起来，大伙儿这张脸往哪里搁去？不如跟他们拚上一拚，他妈的也未必都送了老命。”他说了这番心雄胆壮的话，船舱中却谁也没接口。

过了半晌，那胡大哥道：“不错，咱们吃这一口江湖饭，于的本来就是刀头上舐血的勾当，他妈的，你几时见癞头鼋王老六怕过谁来……”

“啊，啊——”突然那粗嗓子的人长声惨呼。霎时之间。船舱中鸦雀无声。

嗒的一声轻响，石破天忽觉得有水滴落到手背之上，抬手到鼻边一闻，腥气直冲，果然是血。鲜血还是一滴一滴的落下来。他知道众人就在头顶，不敢稍有移动出声，只得任由鲜血不绝的落在身上。

只听那胡大哥厉声道：“你怪我不该杀了癞头鼋吗？”一人颤声道：“没有，没……没有！王老六说话果然卤莽，也难怪胡大哥生气。不过……不过他对本会……这个……这个，倒一向是很忠心的。”胡大哥道：“那么你是不服我的处置了？”那人忙道：“不…不是，不是……”一言未毕，又是一声惨叫，显是又被那姓胡的杀了，但听得血水又是一滴一滴的从船板缝中掉入舱底，幸好这一次那人不在石破天头顶，血水没落在他身上。

那胡大哥连杀两人，随即说道：“不是我心狠手辣，不顾同道义气，实因这件事牵连到本会数百名兄弟的性命，只要漏了半点风声出去，大伙儿人人都和这里飞鱼帮的朋友们一模一样。癞头鼋王老六自逞英雄好汉，大叫大嚷的，他自己性命不要。那好得很啊，却难道要总舵主和大伙儿都陪他一块儿送命？”众人都道：“是，是！”那胡大哥道：“不想死的，就在舱里呆着。小宋，你去把舵，身上盖一块破帆，可别让人瞧见了。”

石破天伏在舱底，耳听得船旁水声汨汨，舱中各人却谁也没再说话，他更加不敢发出半点声息，心中只是想：“那侠客岛是甚么地方？岛上派出来的赏善罚恶使者，为甚么又这样凶狠，将满船人众杀得干干净净？难怪铁叉会这干人要怕得这么厉害。”

过了良久，他朦朦胧胧的大有倦意，只想合眼睡觉，但想睡梦中若是发

出声响，给上面的人发觉了，势必性命难保，只得睁大了眼睛，说甚么也不敢合上。又过一会，忽听得当当唧唧铁链声响，船身不再晃动，料来已抛锚停泊。

只听那胡大哥道：“大家进屋之后，谁也不许出来，静候总舵主驾到。听他老人家的号令。”各人低声答应，放轻了脚步上岸，片刻之间，尽行离船。

石破天又等了半天，料想众人均已进屋，这才揭开舱板，探头向外张望，不见有人，于是蹑手蹑足的从舱底上来，见舱中仍是躺满了死尸，当下捡起一柄单刀，换去了腰里的烂柴刀，伸手到死尸袋里去摸了几块碎银子，以便到前边买饭吃，走到后梢，轻轻跳上岸，弯了腰沿着河滩疾走，直奔出一里有余。方从河滩走到岸上道路。

他想此时未脱险境，离开越远越好，当下发足快跑，幸好这渔村果然隐僻之极，左近十余里内竟无一家人家，始终没遇到一个行人。他心下暗暗庆幸。却不知附近本来有些零碎农户，都给铁叉会暗中放毒害死了。有人迁居而来，过不多时也必中毒而死。四周乡民只道红柳港厉鬼为患，易染瘟疫，七八年来，人人避道而行，因而成为铁叉会极隐秘的巢穴。

又走数里，离那渔村已远，他实在饿得很了，走入树林之中想找些野味。说也凑巧，行不数步，忽喇声响，长草中钻出一头大野猪，低头向他急冲过来。他身子略侧，右手拔出单刀，顺势一招金乌刀法中的“长者折枝”，刷的一声，将野猪一个大头砍下来。那野猪极是凶猛，头虽落地，仍是向前冲出十余步，这才倒地而死。

他心下甚喜：“以前我没学金乌刀法之时，见了野猪只有逃走，哪敢去杀它？”在山边觅到一块黑色燧石，用刀背打出火星，生了个火。将野猪的四条腿割了下来，到溪边洗去血迹，回到火旁，将单刀在火中烧红，炙去猪腿上的猪毛，将猪腿串在一根树枝之上，便烧烤起来。过不多时，浓香四溢。

正烧炙之间，忽听得十余丈外有人说道：“好香，好香，当真令人食指大动矣！”另一人道：“那边有人烧烤野味，不妨过去情商，让些来吃吃，有何不可？”先前那人道：“正是！”两个人说着缓步走来。

但见一人身材魁梧，圆脸大耳，穿一袭古铜色绸袍，笑嘻嘻地和蔼可亲，另一个身形也是甚高，但十分瘦削，身穿天蓝色长衫，身阔还不及先前那人一半，留一撇鼠尾须，脸色却颇为阴沉。那胖子哈哈一笑，说道：“小兄弟，你这个……”

石破天已听到二人先前说话，便道：“我这里野猪肉甚多，便十个人也吃不完，两位尽管大吃便了。”

那胖子笑道：“如此我们便不客气了。”两人便即围坐在火堆之旁，火光下见石破天服饰华贵，但衣衫污秽，满是绉纹，更溅满了血迹，两人脸上闪过一丝讶异的神色，随即四只眼都注视于火堆上的猪腿，不再理他。野猪腿上的油脂大滴大滴的落入火中，混着松柴的清香，虽未入口。已料到滋味佳美。

那瘦子从腰间取下了一个蓝色葫芦，拔开塞子，喝了一口，说道：“好酒！”那胖子也从腰间取下一个朱红色葫芦，摇晃了几下，拔开塞子喝了一口，说道，“好酒！”

石破天跟随谢烟客时常和他一起喝酒，此刻闻到酒香，也想喝个痛快，只见这二人各喝各的，并无邀请自己喝上一两口之意，他生平决不向人求恳索讨，只有干咽馋涎。再过得一会，四条猪腿俱已烤熟，他说道：“熟了，

请吃吧！”

一胖一瘦二人同时伸手，各抢了一条肥大猪腿，送到口边，张嘴正要咬去，石破天笑道：“这两条野猪腿虽大，却都是后腿，滋味不及前腿的美。”那胖子笑道：“你这娃娃良心倒好。”换了一条前腿，吃了起来，那瘦子已在后腿上咬了一口，略一迟疑，便不再换。两人吃了一会，又各喝一口酒，赞道：“好酒！”塞上木塞，将葫芦挂回腰间。

石破天心想：“这二人恁地小气，只喝两口酒便不再喝，难道那酒当真名贵之极吗？”便向那胖子道：“大爷，你这葫芦中的酒，滋味很好吗？我倒也想喝几口。”他这话虽非求人，但讨酒之意已再也明白不过。

那胖子摇头道：“不行，不行，这不是酒，喝不得的，我们吃了你的野猪腿，少停自有礼物相赠。”石破天笑道：“你骗人，你刚才明明说‘好酒’，我又闻到酒香。”转头向瘦子道：“这位大爷，你葫芦中的总是酒罢？”

那瘦子双眼翻白，道：“这是毒药，你有胆子便喝罢。”说着解下葫芦，放在地下。石破天笑道：“若是毒药，怎地又毒不死你？”拿起葫芦拔开塞子，扑鼻便闻到一阵酒香。

那胖子脸色微变，说道：“好端端地，谁来骗你？快放下了！”伸出五指抓他右腕，要夺下他手中葫芦，哪知手指刚碰他手腕，登时感到一股大力一震，将他手指弹了开去。

那胖子吃了一惊，“咦”的一声，道：“原来如此，我们倒失眠了。那你请喝罢！”

石破天端起葫芦，骨嘟嘟的喝了一大口，心想这瘦子爱惜此酒，不敢多喝，便塞上了木塞，说道：“多谢！”霎时之间。一股冰冷的寒气直从丹田中升了上来。这股寒气犹如一条冰线。顷刻间好似全身都要冻僵了，他全身剧震几下，牙关格格相撞，实是寒冷难当，急忙运起内力相抗，那条冰线才渐渐融化。一经消融，登时四肢百骸说不出的舒适受用，非不再感到有丝毫寒冷，反而暖洋洋地飘飘欲仙，大声赞道：“好酒！”忍不住拿起葫芦，拔开木塞，又喝了一口，待得内力将冰线融去，醺醺之意更加浓了，叹道：“当真是我从来没喝过的美酒，可惜这酒太也贵重，否则我真要喝他个干净。”

胖瘦二人脸上都现出十分诧异的神情。那胖子道：“小兄弟若真量大，便将一葫芦酒都喝光了，却也不妨。”石破天喜道：“当真？这位大爷就算舍得，我也不好意思。”那瘦子冷冷的道：“那位大爷红葫芦里的毒酒滋味更好，你要不要试试？”

石破天眼望胖子，大有一试美酒之意。那胖子叹道：“小小年纪，一身内功，如此无端端送命，可惜啊可惜。”一面说，一面解下那朱漆葫芦来，放在地下。

石破天心想：“这两人都爱说笑，若说真是毒酒，怎么他们自己又喝？”拿过那朱红葫芦来，一拔开塞子，扑鼻奇香，两口喝将下去，这一次却是有如一团烈火立时在小腹中烧将起来。他“啊”的一声大叫，跳起身来，催动内力，才把这团烈火扑灭，叫道：“好厉害的酒。”说也奇怪，肚腹中热气一消，全身便是舒畅无比。

那胖子道：“你内力如此强劲，便把这两葫芦酒一齐喝干了，却又如何？”

石破天笑道：“只我一个人喝，可不敢当。咱三人今日相会。结成了朋友，大家喝一口酒，吃一块肉，岂不有趣？大爷，你请。”说着将葫芦递将

过去。

那胖子笑道：“小兄弟既要伸量于我，那只有舍命陪君子了！”接过葫芦喝了一口，将葫芦递给石破天，道：“你再喝罢！”石破天喝了一口，将葫芦递给瘦子，道：“这位大爷请喝！”

那瘦子脸色一变，说道：“我喝我自己的。”拿起蓝漆葫芦来喝了一口，递给石破天。

石破天接过，喝了一大口，只觉喝一口烈酒后再喝一口冰酒，冷热交替，滋味更佳。他见胖瘦二人四目瞪着自己，登时会意，歉然笑道：“对不起，这口喝得太大了。”

那瘦子冷冷的道：“你要逞好汉，越大口越好。”

石破天笑道：“若是喝不尽兴，咱们同到那边市镇去，我这里有银子，买他一大坛来喝个痛快。只是这般的美酒，那多半就买不到了。”说着在红葫芦中喝了一口，将葫芦递给胖子。

那胖子盘膝而坐，暗运功力，这才喝了一口，他见石破天若无其事的又是一大口喝将下去，越来越是惊异。

胖瘦二人面面相觑，脸上都现出大为惊异之色。他二人都是身负绝顶武功的高手，只是二人所练武功，家数截然相反。胖子练的是阳刚一路，瘦子则是阴柔一路。两人葫芦中所盛的，均是辅助内功的药酒。朱红葫芦中是大燥大热的烈性药酒，以“烈火丹”投入烈酒而化成；蓝色葫芦中是大凉大寒的凉性药酒，以“九九丸”混入酒中而成。那烈火丹与九九丸中各含有不少灵丹妙药，九九丸内有九九八十一一种毒草，烈火丹中毒物较少，却有鹤顶红、孔雀胆等剧毒，乃两人累年采集制炼而成。药性奇猛，常人只须舌尖上纸得数滴，便能致命。他二人内功既高，又服有镇毒的药物，才能连饮数口不致中毒。但若胖子误饮寒酒，瘦子误饮烈酒，当场便即毙命。二人眼见石破天如此饮法，仍是行若无事，宁不骇然？

他二人虽见多识广，于天下武学十知七八，却万万想不到石破天身得奇缘，先练纯阴内功，再练纯阳内功，这一阴一阳两门内功本来互相冲克，势须令得他走火而死，不料机缘巧合，反而相生相济，竟使他功力大进，待得他练了从大悲老人处得来的“罗汉伏魔功”，更得了不三的药酒之助，将阴阳两门内功合而为一，体内阴阳交泰，已能抵挡任何大燥大热、或是大凉大寒的毒药。

石破天喝了二人携来的美酒，心下过意不去，又再烧烤野猪肉，将最好的烧肉布给他二人，不住劝二人饮酒。

那二人只道他是要以喝毒酒来比拚内力，不肯当场认输，只得勉为其难，和他一口一口的对饮，偷偷将镇制酒毒的药丸塞入口中。二人目不转睛的注视着石破天，见他确未另服化解药物，如此神功，实是罕见，真不知从何处钻出来这样一位少年英雄？

那胖子见石破天喝了一口酒后，又将朱红葫芦递将过来，伸手接住，说道：“小兄弟内力如此了得，在下好生佩服。请问小兄弟尊姓大名？”石破天皱起眉头，说道：“这件事最教我头痛，人家一见，不是硬指我姓石，便来问我姓名。其实我既不是姓石，又无名无姓，因此哪，你这句话我可真的答不上来了。”那胖子心道，“这小子装傻，不肯吐露姓名。”又问：“然则小兄弟尊师是哪一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门下？”

石破天道：“我师父姓史，是位老婆婆，你见到过她没有？她老人家是

金乌派的开山师祖，我是她的第二代大弟子。”

胖瘦二人均想：“胡说八道，天下门派我们无一不知。哪里有甚么金乌派，甚么史婆婆了？这小子信口搪塞。”

那胖子乘着说这番话，并不喝酒，便将葫芦递了回去，说道：“原来小兄弟是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怪不得如此了得，请喝酒罢。”

石破天见到他没有喝酒，心想：“他说话说得忘记了。”说道：“你还没喝酒呢。”

那胖子脸上微微一红，道：“是吗？”自己想占少喝一口的便宜，却被对方识破机关，心下微感恼怒，又不禁有些惭愧，哪知道石破天却纯是一番好意，生怕他少喝了美酒吃亏。那胖子连着先前喝的两口，一共已喝了八口药酒，早已逾量，再喝下去，纵有药物镇制，也必有大害，当下提葫芦就在口边，仰脖子作个喝酒之势，却闭紧了牙齿，待放下葫芦，药酒又流回葫芦之中。那胖子这番做作，如何逃得过那瘦子的眼去？他当真是依样葫芦，也是这样葫芦就口，酒不入喉。

这样你一口，我一口，每只葫芦中本来都装满了八成药酒，十之七八都倾入了石破天的肚中。他酒量原不甚宏，仗着内力深厚，尽还支持得住，只是毒药虽害他不死，却不免有些酒力不胜，说话渐渐多了起来，甚么阿绣，甚么叮叮当当的，胖瘦二人听了全是不知所云。

那瘦子寻思：“这少年定是练就了奇功，专门对付我二人而来。他不动声色，尽只胡言乱语，当真阴毒之极。待会动手，只怕我二人要命送他手。”

那胖子心道：“今日我二人以二敌一，尚自不胜，此人内力如此了得，实是罕见罕闻。待我加重药力，瞧他是否仍能抵挡？”便向那瘦子使了个眼色。

那瘦子会意，探手入怀，捏开一颗蜡丸，将一枚“九九丸”藏在掌心，待石破天将蓝漆葫芦又递过来时，假装喝了一口，伸手拭去葫芦口的唾沫，轻轻巧巧的将一枚九九丸投入其中，慢慢摇晃，赞道：“好酒啊，好酒！”当瘦子做手脚时，那胖子也已将怀中的一枚“烈火丹”取出，偷偷融入酒中。

石破天只道是遇上了两个慷慨豪爽的朋友，只管自己饮酒吃肉，他阅历既浅，此刻酒意又浓，于二人投药入酒全未察觉。

只听那瘦子道：“小兄弟，葫芦中酒已不多，你酒量好，就一口喝干了罢！”

石破天笑道：“好！你两位这等豪爽，我也不客气了。”拿起葫芦来正要喝酒，忽然想起一事，说道：“在长江船上，我曾听叮叮当当说过，男人和女人若是情投意合，就结为夫妇，男人和男人交情好，就结拜为兄弟。难得两位大爷瞧得起，咱们三人喝干了这两葫芦酒之后，索性便结义为兄弟，以后时时一同喝酒，两位说可好？”胖瘦二人气派俨然，结拜为兄弟云云，石破天平时既不会心生此意，就算想到了，也不敢出口，此刻酒意有九分了，便顺口说了出来。

那胖子听他越说越亲热，自然句句都是反话，料得他顷刻之间便要发难动手，以他如此内力，势必难以抗御，只有以猛烈之极的药物，先行将他内力摧破，虽然此举委实颇不光明正大，但看来这少年用心险恶，那也不得不以辣手对付，生怕他不喝药酒，忙道：“甚好，甚好，那再好也没有了。你先喝干了这葫芦的酒罢。”

石破天向那瘦子道：“这位大爷意下如何？”那瘦子道：“恭敬不如从

命，小兄弟有此美意，咳，咳！我是求之不得。”

石破天酒意上涌，头脑中迷迷糊糊地，仰起头来，将蓝漆葫芦中的酒尽数喝干，入口反不如先前的寒冷难当。

那胖子拍手道：“好酒量，好酒量！我这葫芦里也还剩得一两口酒，小兄弟索性便也干了，咱们这就结拜。”

石破天兴致甚高，接过朱漆葫芦，想也不想，一口气便喝了下去。

两人对望了一眼，均想：“我们制这药酒，每一枚九九丸或烈火丹，都要对六葫芦酒，一葫芦酒得喝上一个月，每日运功，以内力缓缓化去，方能有益无害。这一枚九九丸再加一枚烈火丹，足足开得十二大葫芦药酒，我二人分别须得喝上半年。他将我们的一年之量于顷刻之间饮尽，倘若仍能抵受得住，天下决无此理。”

果然便听石破天大声叫道：“啊哟，不……不好了，肚子痛得厉害。”抱着肚子弯下腰去。胖瘦二人相视一笑。那胖子微笑道：“怎么？肚子痛么？想必野猪肉吃得太多了。”

石破天道：“不是，啊哟，不好了！”大叫一声，突然间高跃丈许。

胖瘦二人同时站起，只道他临死之时要奋力一击，各人凝力待发，均想以他功力，来势定是凌厉无匹，两人须得同时出手抵挡。

不料石破天呼的一掌向一株大树拍了过去，叫道：“哎唷，这……这可痛死我了！”他腹痛如绞，当下运起内力，要将肚中这团害人之物化去，哪知这九九丸和烈火丹的毒性非同小可，这一发作出来，他只痛得立时便欲晕去，登时全身抽搐，手足痉挛。

他奇痛难忍之际，左手一拳又是向那大树击去，击了这一拳后，腹痛略减，当下右手又是一掌拍出。只震得那株大树枝叶乱舞。他击过一拳一掌，腹内疼痛略觉和缓，但顷刻间肚中立时又如万把钢刀同时剜割一般。他口中哇哇大叫，手脚乱舞，自然而然将以前学过、见过的诸般武功施展出来。他学得本未到家，此时腹中如千万把钢刀乱绞，头脑中一片混乱，哪里还去思索甚么招数，只是乱打乱拍，虽然乱七八糟，不成规矩，但挟以深厚内力，威势却是十分厉害。他越打越快，只觉每发出一拳一掌，腹中的疼痛便随内力的行走而带了一些出来。

胖瘦二人只瞧得面面相觑，一步一步的向后退开。他二人知道如石破天这等武学高手，身中剧毒，临死之时散去全身功力，犹如发了疯的猛虎一般，只要给他双手抱住了，那就万难得脱。但听得他拳脚发出虎虎风声，招式又如雪山剑法，又如丁家的拳掌功夫，又挟了些上清观剑法中的零碎招数。但尽是似是而非，生平从所未见，心想此人莫非真的是甚么金乌派门徒。以他二人武功之高，石破天这些招数纵怪，可也没放在眼里，只是他拳腿上发出的劲风，却令二人暗暗称异。

但见他越打越快，劲风居然也是越来越加凌厉，二人不约而同的又是对望了一眼，微微一笑，均想：“这小子内力虽强，武功却是不值一晒，就算九九丸和烈火丹毒不死他，此人也非我二人的敌手。先前看了他内力了得，可将他的武功估得高了。”这么一想，不由得都可惜自己那一壶药酒和那一枚药丸起来，早知如此，他若要动武，一出手便能杀了他，实不须耗费这等珍贵之极的药物。

凝聚阴阳两股相反的猛烈药性，使之互相中和融化，原是石破天所练“罗汉伏魔功”最擅长的本事。倘若他只饮那胖子的热性药酒，或是只饮那瘦子

的寒性药酒，以如此剧毒，他内功虽然了得，终究非送命不可。哪知道胖瘦二人同时下手，两股相反的毒药又同样猛烈，误打误撞，阴阳二毒反而相互克制。胖瘦二人万万想不到谢烟客先前曾以此法加诸这少年身上，意欲伤他性命，而 he 已习得了抵御之法。

石破天使了一阵拳脚，肚中的剧毒药物随着内力渐渐逼到了手掌之上，腹内疼痛也随之而减，直到剧毒尽数逼离肚腹，也就不再疼痛。他踉踉跄跄的走回火堆，笑道：“啊哟，刚才这一阵肚痛，我还怕是肚肠断了，真吓得我要命。”

胖瘦二人心下骇异，均想：“此人内功之怪，实是匪夷所思。”

那胖子道：“现今你肚子还痛不痛？”

石破天道，“不痛了！”伸手去火堆上取了一块烤得已成焦炭的野猪肉，火光下见右掌心有一块铜钱大小的红斑，红斑旁围绕着无数蓝色细点，“咦”的一声，道：“这……这是甚么？”再看左掌心时，也是如此。他自不知已将腹内剧毒逼到掌上，只是不会运使内力，未能将毒质逼出体外，以致尽数凝聚在掌心之中。

胖瘦二人自然明白其中原因，不禁又放了一层心，均想：“原来这小子连内力也还不大会运使，那是更加不足畏了。他若不是天赋异禀，便是无意中服食了甚么仙草灵芝，无怪内力如此强劲。”本来料定他心怀恶念，必要出手加害，哪知他只是以拳掌拍击大树，虽然腹痛大作之时，瞧过来的眼色中也仍无丝毫敌意，二人早已明白只是一场误会，均觉以如此手段对付这傻小子，既感内疚于心，又不免大失武林高手的身分。

只听石破天道：“刚才咱们说要义结金兰，却不知哪一位年纪大些？又不知两位尊姓大名。”

胖瘦二人本来只道石破天服了毒药后立时毙命，是以随口答允和他结拜，万没想到居然毒他不死。这二人素来十分自负，言出必践，自从武功大成之后，更从未说过一句不算数的话。虽然十分不愿和这傻小子结拜，却更不愿食言而肥。

那胖子咳嗽一声，道：“我叫张三，年纪比这位李四兄弟大着点儿。小兄弟，你无名无姓，怎能跟我们结拜？”

石破天道：“我原来的名字不大好听，我师父给我取过一个名儿，叫做史亿刀。你们就叫我这个名字，那也不妨。”

那胖子笑道：“那么咱们三人今日就结拜为兄弟了。”他单膝一跪，朗声说道：“张三和李四、史亿刀结拜为兄弟，此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违此言，他日张三就如同这头野猪一般，给人杀了烤来吃了，哈哈，哈哈！”这“张三”两字当然是他假名。他口口声声只说张三，不提一个“我”字，自是毫无半分诚意。

那瘦子跟着跪下，笑道：“李四和张三、史亿刀二位今日结义为兄弟，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若违此誓，教李四乱刀分尸，万箭穿身。嘿嘿，嘿嘿。”冷笑连声，也是一片虚假。

石破天既不知“张三、李四”人人都可叫得，乃是泛称，又浑没觉察到二人神情中的虚伪，双膝跪地，诚诚恳恳的说道：“我和张三、李四二位哥哥结为兄弟，有好酒好肉，让两位哥哥先吃，有人要杀两位哥哥，我先上去抵挡。我若说过了话不算数，老天爷罚我天天像刚才这样肚痛。”

胖瘦二人听他说得十分至诚，不由得微感内愧。

那胖子站起身来，说道：“三弟，我二人身有要事，咱们这就分手了。”

石破天道：“两位哥哥却要到哪里去？适才大哥言道，咱们结成兄弟之后，有难同当，有福共享。反正我也没事，不如便随两位哥哥同去。”

那胖子张三哈哈一笑，说道：“咱们是去请客，那也没甚么好玩，你不必同去了。”说着扬长便行。

石破天乍结好友，一生之中，从来没一个朋友，今日终于得到两个结义哥哥，实是不胜之喜，见他们即要离去，大感不舍，拔足跟随在后，说道：“那么我陪两位哥哥多走一段路也是好的。这番别过，不知何日再能见两位哥哥的面，再来一同喝酒吃肉。”

那瘦子李四沉着脸，不去睬他。张三却有一句没一句的撩他说笑，说道：“兄弟，你说你师父给你取名为史亿刀。那么在你师父取名之前，你的真名字叫作甚么？咱们已结义金兰，难道还有甚么要瞒着两个哥哥不成？”石破天尴尬一笑，说道：“倒不是瞒着哥哥，只是说来太也难听。我娘叫我狗杂种。”张三哈哈大笑，道：“狗杂种，狗杂种，这名字果然古怪。”张三、李四二人起步似不甚快，但足底已暗暗使开轻功，两旁树木飞快的从身边掠过。

石破天一怔之间，已落后了丈余，急忙飞步追了上去。三人两个在前，一个在后，相距也只三步。张三、李四急欲摆脱这傻小子，但全力展开轻功，石破天仍是紧跟在后。只听石破天赞道：“两位哥哥好功夫，毫不费力的便走得这么快。我拚命奔跑，才勉强跟上。”

说到那行走的姿势，三人功夫的高下确是相差极远。张三、李四潇洒而行，毫无急促之态。石破天却是迈开大步，双臂狂摆，弓身疾冲，直如是逃命一般。但两人听得他虽在狂奔之际说话仍是吐气舒畅，一如平时，不由得也佩服他内力之强。

石破天见二人沿着自己行过的来路，正是向铁叉会众隐匿的那个小渔村，越行越近，大声道：“两位哥哥，前面是险地，可去不得了。咱们改道而行罢，没的送了性命。”

张三、李四同时停步，转过身来。李四问道：“怎说前面是险地？”

石破天也停步，说道：“前面是红柳港外的一个渔村，有许多江湖汉子避在那里，不愿给旁人知道他们的踪迹。他们要是见到咱三人，说不定就会行凶杀人。”李四寒着脸又问：“你怎么知道？”石破天将如何误入死尸船、如何在舱底听到铁叉会诸人商议、如何随船来到渔村之事简略说了。

李四道：“他们躲在渔村之中，只是害怕赏善罚恶二使，这跟咱们并不相干，又怎会来杀咱们三个？”石破天摇手道：“不，不！这些人穷凶极恶，动不动就杀人。他们怕泄漏秘密，连自己人也杀。你瞧，我一身血迹，就是他们杀了两个自己人，鲜血滴在我衣衫上，那时我躲在舱底下，一动也不敢动。”李四道：“你既害怕，别跟着我们就是！”石破天道，“两位哥哥还是别去的为是，这……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张三、李四转过身来，径自前行，心想，“这小子空有一些内力，武功既差，更加胆小如鼠。”哪知只行出数丈，石破天又快步跟了上来。

张三道：“你怕铁叉会杀人，又跟来干甚么？”石破天道：“咱们不是起过誓么？有难同当，有福共享。两位哥哥定要前去，我只有和你们同年同月同日死了。男子汉大丈夫，说过了的话不能不算数。”李四阴森森的道：“嘿嘿，铁叉会的汉子几十柄铁叉一齐刺来，插在你的身上，将你插得好似

一只大刺猬，你不害怕？”

石破天想起在船舱底听到铁叉会中被杀二人的惨呼之声，此刻兀自不寒而栗，眼下这小渔村中少说也有一二百人匿居在内，两位结义哥哥武功再高，三个人定是寡不敌众。

李四见他脸上变色，冷笑道：“咱二人自愿送死，也不希罕多一人陪伴。你乖乖回家去罢。咱们这次若是不死，十年之后，当再相见。”石破天摇头道：“两位哥哥多一个帮手，也是好的。咱们人少打不过人多，危急之时，不妨逃命，那也不一定便死。”李四皱眉道：“打不过便逃，那算甚么英雄好汉？你还是别跟咱们去丢人现眼了。”石破天道：“好，我不逃就是。”

张三、李四无法将他摆脱，相视苦笑，拔步便行，心下均想：“原来这傻小子倒也挺有义气，锐身赴难，远胜于武林中无数成名的英雄豪杰。”

过不多时，三人到了小渔村中。

众人听那人话声中气充沛，都是一惊，一齐回过头来，只见数丈外站着一个汉子，其时东方渐明，瞧他脸容，似乎年纪甚轻。十二两块铜牌

石破天见那艘死尸船已影踪不见，村中静悄悄地竟无一人，走一步，心中便怦的一跳，脸色早已惨白，自言自语：“幸好他们都已躲了起来，瞧不见咱们。”

张三、李四端相地形，走到一座小茅舍前，张三伸手推开板门，径自走到灶边，四面看了一下，略一沉吟，抱起一口盛满了水的大石缸，放在一旁，缸底露出一个大铁环来。李四抓住铁环，往上一提，忽喇一声响，一块铁板应手而起，现出一个大洞。

张三当先跃下，李四跟着跳落。石破天只看得啧啧称奇，料得必是铁叉会中那干凶人的藏身之所，忙劝道：“两位哥哥，这可下去不得……”话未说完，张三、李四早已不见，只得硬起了头皮，也跳了下去。

前面是条通道，石破天跟在二人身后惴惴而行，只走出数步，便听得有人大喝：“哪一个？”劲风起处，两柄明晃晃的铁叉向张三刺来。张三双手挥出，在铁叉杆上一拍，内力震荡之下，那二人翻身倒地而死。

甬道墙上点着牛油巨烛，走出数丈，便即转弯，每个转角处必有两名汉子把守。张三每次只一挥手間，便将手持铁叉的汉子杀死，出手既快且准，干净利落，决不使到第二招。

石破天张大了口合不拢来，心想：“张大哥使的是甚么法术？倘若这竟是武功，那可比丁不三、丁不四爷爷、白师傅他们厉害得多了。”

他心神恍惚之间，只听得人声喧哗，许多人从甬道中迎面冲来。张三、李四仍是这么缓步前进，对面冲来的众人却陡然站定，脸上均现惊恐之色。

张三道：“总舵主在这儿吗？”

一名身材高大的壮汉抱拳道：“在下尤得胜，是小小铁叉会的头脑。两位大驾降临，失迎之至。请到厅上喝一杯酒。啊，还有一位贵客，请三位赏光。”

张三、李四点了点头。石破天见周遭情景诡异之极，在这甬道之中，张三已一口气杀了十二名铁叉会的会众，料想对方决不肯罢休，只想转身逃命，然见张三、李四毫不在乎的迈步而前，势不能独自退出，只得跟随在后，却忍不住全身簌簌发抖。

铁叉会总舵主尤得胜在前恭恭敬敬的领路，甬道旁排满了铁叉会会众，都是手执铁叉，叉头锋锐，闪闪发光。张三、李四和石破天在两排会众之间

经过，只转了个弯，眼前突然大亮，竟是到了一间大厅之中，墙上插着无数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四周也是站满了手持铁叉的会众。石破天偶尔和这些人恶毒凶狠的目光相触，急忙转头，不敢再看。

尤得胜肃请张三、李四上座。张李二人也不推让，径自坐了。张三笑指身旁的座位，道：“小兄弟，你就坐在这里罢。”石破天就座后，尤得胜在主位相陪。

片刻间几名身穿青袍、不带兵刃的会众捧上杯筷酒菜。张三、李四左手各是一抖，袍袖中同时飞出一物，拍的一声，并排落在尤得胜面前，却是两块铜牌，平平整整的嵌入桌子，恰与桌面相齐，便似是细工镶嵌一般。每块牌上均刻有一张人脸，一笑一怒，与飞鱼帮死尸船舱门上所钉两块铜牌一模一样。

尤得胜脸色立变，站起身来，呛啾啾之声大响，四周百余名汉子一齐抖动铁叉，叉上铁环发出震耳之声，各人踏上了一步。

石破天叫声：“啊哟！”忙即站起，便欲奔逃，暗想：“在这地底下的厅堂之中，可不易脱身。”斜眼瞧张三、李四时，只见一个仍是笑嘻嘻地，另一个阴阳怪气，也是丝毫不动声色，石破天无可奈何，只得又再坐下。

尤得胜惨然道：“既是如此，那还有甚么话可说。”张三笑道：“尤总舵主，你是山西‘伏虎门’的惟一传人，双短叉的功夫，当世只有你一人会使。我们是来邀请你到侠客岛去喝碗腊八粥，别无他意，不用多疑。”尤得胜迟疑了片刻，伸手在桌上一拍，两块铜牌跳了起来，他伸手接住，放入怀中，说道：“姓尤的腊八准到。”张三右手大拇指一竖，说道，“多谢尤总舵主，令我哥儿俩不致空手而回。”

人丛中忽有一人大声说道：“尤总舵主虽是咱们头脑，但铁叉会众兄弟义同生死，可不能让总舵主独自为众兄弟送命。”石破天一听声音，便认出他是在船舱中连杀二人的那个胡大哥，知道此人凶悍异常，不由得心下又是怦怦乱跳。

尤得胜苦笑道：“徒然多送性命，又有何益？我意已决，胡兄弟不必多言。”提起酒壶，去给张三斟酒，但右手忍不住发抖，在桌面上溅了不少酒水。

张三笑道：“素闻尤总舵主英雄了得，杀人不眨眼，怎么今天有点害怕了吗？”端起酒杯放到嘴边，突然间乒乓一声，酒杯摔在地下，跌得粉碎，跟着身子歪斜，侧在椅上。石破天惊道：“大哥，怎么了？”侧头问李四道：“二哥，他……他……”一言未毕，见李四慢慢向桌底溜了下去。石破天更是惊惶，一时手足无措。

尤得胜初时还道张三、李四故意做作，但见张三脸上血红，呼吸喘急，李四却是两眼翻白，脸上隐隐现出紫黑之色，显是身中剧毒之象。他心下大喜，却不敢便有所行动，假意道：“两位怎么了？”只见李四在桌底缩成一团，不住抽搐。

石破天惊惶无已，忙将李四扶起，问道：“二哥，你……你……身子不舒服么？”他哪知适才张三、李四和他斗酒，饮的是剧毒药酒，每个都饮了八九口之多，以他二人功力，若是连饮三口，急运内力与抗，尚无大碍，这八九口不停的喝下肚去，却是大大的逾量，当时勉强支持，又自喜近来功力大进，喝了这许多毒酒，居然并没觉得腹痛。但二人都服了解药，这解药旨在使酒中毒质暂不发作，留待以内力将药酒融吸化解，增强内力，惟有镇毒

之功，却无解毒之效，否则如此珍贵难得的药酒，若服解药便消去药性，岂不可惜？待得二人一阵急行，酒中剧毒竟在这时突然同时发作出来，实是大出二人意料之外。

其时张三、李四腹中剧痛，全身麻木。两人知道情势危急，忙引丹田真气，裹住肚中毒酒，盼望缓缓的任其一点一滴的化去，否则剧毒陡发，只怕心脏便会立时停跳。但迟不迟，早不早，偏在这时毒发，当真是命悬他人之手，就算抵挡得住肚中毒酒，却也难逃铁叉会的毒手。两人均想：“我二人纵横天下，今日却死在这里。”

铁叉会的尤总舵主、那姓胡的及一干会众见张三、李四二人突然间歪在椅上，满头大汗，脸上肌肉抽搐，神情十分痛苦，都是大为惊诧。各人震于二人的威名，虽见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一时却也不敢有何异动。

石破天只问：“大哥、二哥，你们是喝醉了，还是忽然生起病来？”张三、李四均不置答，就这么半卧半坐，急运内力与腹中毒质相抵，过不多时，头顶部冒出了丝丝白气。

尤得胜见到二人头顶冒出白气，已明就里，低声道：“胡兄弟，这二人不是走火入魔，便是恶疾突发，正在急运内力，大伙儿快上啊！”那姓胡的大喜，却不敢逼近动手，提起一柄铁叉，一运劲，呼的一声向张三掷去。张三无力招架，只是略略斜身，噗的一声，铁叉插入他肩头，鲜血四溅。石破天大惊，叫道：“你……你干么？竟敢伤我大哥？”

铁叉会会众见他年轻，又是慌慌张张的手足无措，谁也没将他放在心上。待见胡大哥一叉刺中张三，对方别说招架，连闪避也是有所不能，无不精神大振，呼呼呼一阵声响，三柄铁叉同时向石破天飞掷而至。

石破天左臂横格，震开两柄铁叉，右手伸出去接住第三柄铁叉，闪身挡在张三、李四二人身前，混乱之中，又有五柄铁叉掷将过来。石破天举起手中铁叉手忙脚乱的一一击飞，两柄铁叉回震出去，击破了一名会众的脑袋，刺入了另一名会众的肚腹之中。

尤得胜见地方狭窄，铁叉施展不开，这么混战，反多伤自己兄弟，叫道：“大家且住，让我先收拾了这小贼再说。”一弯腰，双手向裹腿中一摸，再行站直时，手中各已多了一柄明晃晃的短柄小钢叉。

铁叉会会众纷纷退后，靠墙而立，齐声呼叫：“瞧总舵主收拾这贼小子。”地下密室之中，声音传不出去，听来十分郁闷。

尤得胜身子一弓，迅速异常的欺到了石破天身侧，两把小钢叉一上一下，分向他脸颊和腰眼中插去。石破天万没料到对方攻势之来，竟会如此快法，“啊”的一声呼叫，向前冲出一步，但腰间和右臂已同时中刃，当的一声，手中抓着的铁叉落在地下。尤得胜见他武功不高，已放了一大半心，连声呛喝，跟着又如旋风般扑将过来。

石破天右臂受伤甚轻，腰间被刺这一下却着实疼痛，眼见他又是恶狠狠的冲将上来，当下斜身闪开，反掌向他背心击去，使的是丁不四所教的一招。尤得胜最擅长的是小巧腾挪，近身肉搏，见石破天出招时姿式难看，但举手投足之际风声隐隐，内力厉害，心下也是颇为忌惮，当下施展平生所学，两柄小钢叉招招向石破天要害刺去。

张三和李四一面运气裹住腹中毒质，一面瞧着石破天和尤总舵主相斗，知道今日二人生死，全系于石破天能否获胜而定。眼见他错过了无数良机，既感可惜，又是焦急，却又不敢过于分神旁鹜，以致岔了内息。

又斗一阵，石破天右腿又被小钢叉扫中，“啊哟”一声，右掌急拍。尤得胜突然闻到一股浓冽的甜香，脑中一晕，顿时昏倒。石破天一呆，向后跃开。

那姓胡的抢将上去，只见尤得胜脸上全是紫黑之色，显是中了剧毒，一探他的鼻息，已然毙命。他惊怒交集，嘶声叫道：

“贼小……小子，你使毒害人，咱们跟他拚了！大伙儿上啊，总舵主给贼小子害死了。”铁叉会会众呐喊涌上，纷举铁叉向石破天乱刺乱戳。

石破天挡在张三、李四二人身前，不敢闪避，只怕自己稍一移身，两位义兄便命丧于十余柄铁叉之下，情急之际，抢过一柄铁叉，奋力折断，使开金乌刀法，横扫挡架。他雄浑之极的内力运到了叉上，当者披靡，霎时间十余柄铁叉都给他震飞脱手。一人站得最近，铁叉脱手，随即和身扑上，双手成爪，向石破天脸上抓去。石破天见他势头来得凶悍，左手横掠出去，拍的一声，打在他的十根手指之上，只听得喀喀数声，腕骨连指折断，那人跟着委顿在地，一动也不动了。

混战之中，谁也无暇留意那人死活，七八人逼近石破天进攻，有的使叉，有的空手。石破天一步也不敢后退，只见有人扑近，便伸掌拍去，他一掌击出，也不知是甚么缘故，对方定然立即摔倒，其效如神。

这么一连击倒了六人，好几人大叫：“这小子毒掌厉害，大伙儿小心些。”又有人叫道：“王三哥也给这小子毒掌击死了，小……小……心……”这人话未说完，咕咚一声，摔倒在地，一根铁叉重重击在自己脸上。这人并没给石破天手掌击中，居然也中毒而死。

铁叉会会众神色惶怖，啼步退后，但听得呛啾啾、砰膨、喀喇、啊啊之声不绝，一个个摔倒，有的转身欲逃，但跑不了两步，也即滚倒。

转眼之间，大厅中百余名壮汉横七竖八的摔满了一地，只剩下四个功力最高之人，伸手掩住口鼻，夺路外闯，但只奔到厅门口，四人便挤成一团，同时倒毙。

石破天见了这等情景，只吓得目瞪口呆，比之那日在紫烟岛上误闯死尸船更是惊恐十倍。在死尸船中所见的飞鱼帮帮众都已毙命，而此刻一干铁叉会会众却是一个个在自己眼前死去，不知是中邪着魔，还是被恶鬼所迷。

他想起那些人说自己毒掌厉害，提起手掌来看时，只见双掌之中都有一团殷红如血的红云，红云之旁又有无数青蓝色的条纹，颜色鲜艳之极。在和张三李四结拜之前，双掌掌心中已有红斑和蓝点，但其时甚为细小，不知在甚么时候竟已变成这般模样。再看了一阵，忍不住感到恶心，只觉得两只手掌心变得如同毒蛇之腹、蜈蚣之背，鼻中又隐隐闻到一些似香非香、又带腥臭的浓冽气息。

他转头去看张三、李四时，只见二人神色平和，头顶白气愈浓，张三的肩头上兀自钉着那柄铁叉。他想：“得给大哥拔出铁叉。”抓住叉柄轻轻一拔，铁叉应手而起，一股鲜血从张三肩头创口中喷出。石破天忙即按住，撕下一角衣襟，替他裹住了创口。

只听得张三深深吸了口气，低声道：“你……听……我……说……照……我……的……话……做……”一个字一个字说来，声音既低，语调又极缓慢。他所中之毒本与李四不相上下，但肩头创口中放了许多血出来，令他所受毒质的侵袭为之一缓。

石破天忙点头道：“是，是，清大哥吩咐。”张三说：“你……左……手……按……我……背……心……灵……台……穴……”接着吸一口气，说一句话，费了好半天功夫，才教会石破天如何运用内力，助他摧逼出体内所中的毒药，待得说完，已然满头大汗，脸色更是红得犹似要滴出血来。石破天不敢怠慢，当即依他嘱咐，解开他的上衣，左手按住他灵台穴，右手按住他膻中穴，左手以内息送入，右手运气外吸，果然过不多时，便有一股炙热之气，细如游丝，从右掌心中钻了进去。

正自一掌送气、一掌吸气的全力运用之际，忽听得脚步声响，十余人奔了进来，手中都持铁叉。这些人奉命在外把守，过了良久，不听得有何声息，当下进来探视，万料不到同伙首领和兄弟尽数尸横就地，惊骇之下，却见石破天和张三、李四坐在地上，显然也是受了重伤，各人发一声喊，挺叉向三人刺来。石破天正待起身抵御，不料这十余人奔到离他身前丈余之处，突然身子摇晃，一个个软瘫下来，一声不出，就此死去。

石破天吓得一颗心几乎要从胸中跳将出来，颤声道：“大……大哥，这屋里有恶鬼。咱们还是快走……”张三摇了摇头，这时他体内毒质已去了一小半，腹痛已不如先前剧烈，说道：“你就……用这法子……给……给二哥……也……这么……搞……搞……”

石破天道：“是，是。”依着张三所授之法，替李四吸毒，这时进入他手掌的却是一丝丝的凉气了。约莫过了一顿饭时分，李四体内毒质减轻，要他再替张三吸毒。

如此周而复始，石破天替每人部吸了三次。二人体内虽然余毒未净，但已全然无碍。他二人本就要以这些毒药助长本身功力，只须慢慢加以融炼便是。

两人环顾四周的死尸，想起适才情景之险，忍不住心有余悸，心想石破

天适才为二人解毒，手掌中又吸了不少毒质进去，只怕有碍，须得设法为他解毒，却见他脸上虽大有惧色，但举止如常，全无中毒之象，均想这小子不知服食过甚么灵芝仙草，这般厉害的剧毒竟也奈何他不得，既为他庆幸，又暗暗感激。他二人自然知道，铁叉会会众所以遇到他的掌风立即毙命，是因他体内的剧毒散发出来之故，到得后来，厅内氤氲氲氲，毒雾弥漫，吸人口鼻，便即致命。但此事不易解释，他既不问，也就不提。

张三道：“二弟、三弟，咱们走罢！”当先走了出去，李四和石破天跟随在后。

三人走出地道，只见外面空地上站着数十人，手持铁叉，正在探头探脑的张望。

众人见三人出来，发一声喊，都围了上来。有人喝问：“总舵主呢？怎么还不出来？”张三笑道：“总舵主在里面！”当先那人又问：“怎么你们先出来了？”

张三笑道：“这可连我也不明白了，你们自己进去瞧瞧罢。”双手探出，一手抓住一人胸口便向地道中掷了进去。余人大声惊呼，纷挺铁叉向他刺去。张三不闪不避，双手一探，便抓住两人，向后掷出。

石破天站在一旁，但见张三随手抓出，手到擒来，不论对方如何抵御躲闪，总是难以逃脱他的一抓一掷。他越看越是惊讶，心想原来大哥武功如此了得，以往所见到的高手，实没有一个比他得上。

李四双手负在背后，并不上前相助。张三掷出十余人后，兜向各人背后，专抓离得最远之人，逐步将众人逼到地道口前。有人大叫：“逃啊！”抢先向地道中奔入，余人也都跟了进去。石破天叫道：“里面危险，别进去！”却又有谁来听他的话？

他心下充满了无数疑团：何以铁叉会会众一个个突然倒毙？大哥、二哥何以突然中毒肚痛？大哥又为甚么将这许多人赶入地道？一时也不知该先问哪一件事，只叫了声：“大哥，二哥！”便听张三道：“噢！那边是谁来了？”

石破天回头一看，不见人影，问道：“甚么人来了？”却不听得张三回答，再回过头来时，不由得吃了一惊，张三、李四二人已然不见，便如隐身遁去一般。石破天惊叫：“大哥，二哥！你们到哪里去了？”连叫几声，竟无一人答应。

他六神无主，忙到四下房舍中去找寻。渔村中都是土屋茅舍，他连闯了七八家人家，都是一个人影也无。

其时红日初升，遍地都是阳光，一个大村庄之中，空荡荡地只剩下他一人。

他想起地道中、大厅上各人惨死的情状，不由得打个寒噤，大叫一声，发足便奔。直奔出十余里地，这才放缓脚步，再提起手掌看时，掌心的红云蓝纹已隐没了一小半，不似初见时的恶心，心下稍慰。他自不知手掌不使内力，剧毒顺着经脉逐渐回归体内。嗣后每日行功练气，剧毒便缓缓消减，功力也随之而增，直至七七四十九日之后，毒性才尽数化去。

他信步而行，走了半天，又到了长江边上，当下沿着江边大路，向下游行去。

中午时分在一处小镇上买些面条吃了，又向东行。他无牵无挂，任意漫游，走到傍晚，前面树林中露出一角黄墙，行到近处，见是一所寺观，屋宇宏伟，门前铺着一条宽阔平整的青石板路，山门中走出两个身负长剑的黄冠

道人来。

两名道人见到石破天，便即快步走近。一名中年道人问道：“干甚么的？”他见石破天衣衫污秽，年纪既轻，笨头笨脑的东张西望，言语中便不客气。

石破天也不以为忤，笑道：“我随便走走，不干甚么。这是和尚庙吗？我有银子，跟你们买些甚么吃的，行不行？”那道人怒道：“混小子胡说八道，你瞧我是不是和尚？我们又不是开饭店的，卖甚么吃的给你？快走，快走！再到上清观来胡闹，小心打断了你的腿。”另一个年轻道人手按剑柄，脸上恶狠狠地，更作出便要拔剑杀人的模样。

石破天道：“我肚子饿了，问你们买些吃的，又不是来打架。好端端地，我又何必再打死你们？”说着便转身走开。那年轻道人怒道：“你说甚么？”拔步赶上前来。

石破天这话实是出于真心，他在铁叉会大厅上手一扬便杀一人，心下老大后悔，实不愿再跟人动手，见那年轻道人要上来打架，生怕莫名其妙的又杀了他，当即发足便奔，逃入树林。只听得两个道人哈哈大笑，那中年道人道：“是个浑小子，只一吓，挟了尾巴就逃。”

他见两个道士不再追来，眼见天色已晚，想找些野果之类充饥，林中却都是些松树、杉树、柏树之属，不生野果。他奔上一个小山坡，四下瞪望，只见那道士庙依山而建，前后左右一共数十间屋宇，后进屋子的烟囱中不断升起白烟，显然是在煮菜烧饭。除了这座道士庙外，极目四望，左近更无其他屋舍。

他见到炊烟，肚中更是咕咕乱响，心想：“这些道人好凶，一开口便要打架，我且到后边瞧瞧，若有甚么吃的，拿了便走。只须放下银子，便不是小贼。”当即从林中绕到道观之后，看准了炊烟的所在，挨墙而行，见一扇后门半开半掩，闪身便走了进去。

这时天色已然全黑，进去是个天井，但听得人声嘈杂，锅铲在铁锅中敲得当当直响，菜肴在熟油中发出吱吱声音，阵阵香气飘到天井之中，正是厨房的所在。石破天咽了口唾沫，当下从走廊悄悄掩到厨房门口，躲在一条黑沉沉的雨道之中，寻思：“且看这些饭菜煮好了送到哪里去？倘若饭堂中一时无人，我买了一碗肉便走，就不会打架杀人了。”

果然过不多时，便有三人从厨房中出来。三个都是小道士，当先一人提着一盏灯笼，后面两人各端一只托盘，盘中热香四溢，显是放满了菜肴。石破天大咽馋涎，放轻脚步，悄悄跟在后面。三名小道士穿过雨道，又经过一处走廊，来到一座厅堂之中，在桌上放下菜肴，两名小道士转身走出，余下一人留下来端正坐椅，摆齐杯筷，一共设了三席。

石破天躲在长窗之外。探眼向厅堂中目不转睛的凝望。好不容易等到这小道士转到后堂，他快步抢进堂中，抓起碗中一块红烧牛肉便往口中塞去，双手又去撕一只清蒸鸡的鸡腿。

第一口牛肉刚吞入肚，便听得长窗外有人道：“师弟、师妹这边请。”脚步声响起，有好几人走到厅前。

石破天暗叫：“不好！”将那只清蒸肥鸡抓在手中，百忙中还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上，便要向后堂闯去，却听得脚步声响起，后堂也有人来。四下一瞥，见厅堂中空荡荡地无处可躲，不由得暗暗叫苦：“又要打架不成？”

耳听得那几人已走到长窗之前，他想起铁叉会地道中诸人的死状，虽说或许暗中有妖魔鬼怪作祟，一干会众未必是自己打死的，究竟心中凜凜，不

敢再试，情急之下，瞥眼见横梁上悬着一块大匾，当下无暇多想，纵身跃上横梁，钻入了匾后。他平身而卧，恰可容身。这时相去当真只一瞬之间，他刚在匾后藏好，长窗便即推开，好几人走了进来。

只听得一人说道：“自己师兄弟，师哥却恁地客气，设下这等丰盛的酒馔。”

石破天听这口音甚熟，从木匾与横梁之间的隙缝中向下窥视，只见十几人陪着男女二人相偕入座，这二人便是玄素庄的石庄主夫妇。他对这二人一直甚是感激，尤其石夫人闵柔当年既有赠银之意，日前又曾教他剑法，一见之下，心中便感到一阵温暖。

一个白须白发的老道说道：“师弟、师妹远道而来，愚兄喜之不尽，一杯水酒，如何说得上丰盛二字？”突然见到桌上汁水淋漓，一只大碗中只剩下一些残汤，碗中的主肴不知是蒸鸡还是蹄子，却已不翼而飞，碗旁还放着一锭银子，更是不知所云。

那老道眉头一皱，心想小道士们如何这等疏忽，没人看守，给猫子来偷了食去，只是远客在座，也不便为这些小事斥责下属。这时又有小道士端着菜来，各人见了那碗残汤，神色都感尴尬，忙收拾了去，谁也不提。那老道肃请石清夫妇坐了首席，自己打横相陪，袍袖轻拂，罩在银锭之上，待得袍袖移开，桌上的银锭已然不见。中间这一席上又坐了另外三名中年道人，其余十二名道人则分坐了另外两席。

酒过三巡，那老道唱然道：“八年不见，师弟、师妹丰采尤胜昔日，愚兄却是老朽不堪了。”石清道：“师哥头发白了些，精神却仍十分健旺。”

那老道道：“甚么白了些？我是忧心如捣，一夜头白。师弟、师妹若于三天之前到来，我的胡子、头发也不过是半黑半白而已。”石清道：“师哥所挂怀的，是为了赏善罚恶二使么？”那老道叹了口气，说道：“除了此事，天下恐怕也没有第二件事，能令上清观天虚道人数日之间老了二十岁。”

石清道：“我和师妹二人在巢湖边上听到讯息，赏善罚恶二使复出，武林中面临大劫，是以昼夜赶来，欲和掌门师哥及诸位师兄弟商个善策。我上清观近十年来在武林中名头越来越响，树大招风，善恶二使说不定会光顾到咱们头上。小弟夫妇意欲在观中逗留一两月，他们若真欺上门来，小弟夫妇虽然不济，也得为师门舍命效力。”

天虚轻轻一声叹息，从怀中摸出两块铜牌，拍拍两声，放在桌上。

石破天正在他们头顶，瞧得清楚，两块牌上一张笑脸，一张怒脸，正和他已见过两次的铜牌一模一样，不禁心中打了个突：“这老道士也有这两块牌子？”

石清“咦”了一声，道：“原来善恶二使已过来了，小弟夫妇马不停蹄的赶来，毕竟还是晚了一步。是哪一天的事？师哥你……你如何应付？”

天虚心神不定，一时未答，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中年道人说道：“那是三天前的事。掌门师哥大仁大义，一力担当，已答应上侠客岛去喝腊八粥。”

石清见到两块铜牌，又见观中诸人无恙，原已猜到了九成，当下霍地站起，向天虚深深一揖，说道，“师哥一肩挑起重担。保全上清观全观平安，小弟既感且愧，这里先行申谢。但小弟有个不情之请，师哥莫怪。”天虚道人微笑还礼，说道：“天下事物，此刻于愚兄皆如浮云。贤弟但有所命，无不遵依。”石清道：“如此说来，师哥是答允了？”天虚道：“自然答允了。但不知贤弟有何吩咐？”石清道：“小弟厚颜大胆，要请师哥将这上清观一

派的掌门人，让给小弟夫妇共同执掌。”

他此言一出，厅上群道尽皆耸然动容。天虚沉吟未答，石清又道，“小弟夫妇执掌本门之后，这碗腊八粥，便由我们二人上侠客岛去尝一尝。”

天虚哈哈大笑，但笑声之中却充满了苦涩之意，眼中泪光莹然，说道：“贤弟美意，愚兄心领了。但愚兄忝为上清观一派之长已有十余年，武林中众所周知。今日面临危难，就此畏避退缩，天虚这张老脸今后往那里搁去？”他说到这里，伸手抓住了石清的右掌，说道：“贤弟，你我年纪相差甚远，你又是俗家，以往少在一块。但你我向来交厚，何况你武功人品，确为本门的第一等人物，愚兄素所钦佩。若不是为了这腊八之约，你要做本派掌门，愚兄自是欣然奉让。今日情势大异，愚兄却万万不能应命了，哈哈，哈哈！”笑得甚是苍凉。

石破天心想那侠客岛上的“腊八粥”不知是甚么东西，在铁叉会中曾听大哥说起过，现今这天虚道人一提到腊八粥的约会，神色便是大异，难道是甚么致命的剧毒不成？

只听天虚又道：“贤弟，愚兄一夜头白，决不是贪生怕死。我行年已六十二岁，今年再死，也算得是寿终。只是我反覆思量，如何方能除去这场武林中每十年便出现一次的大劫？如何方能维持本派威名于不堕？那才是真正的难事。过去三十年之中，侠客岛已约过三次腊八之宴。各门各派、各帮各会中应约赴会的英雄豪杰，没一个得能回来。愚兄一死，毫不足惜，这善后之事，咱们却须想个妥法才是。”

石清也是哈哈一笑，端起面前的酒杯，一口喝干，说道：“师哥，小弟夫妇不自量力，要请师哥让位，并非去代师哥送上两条性命，却是要去探个明白。说不定老天爷保佑，竟能查悉其中真相。虽不敢说能力武林中除去这个大害，但只要将其中秘奥漏了出来，天下武人群策群力，难道当真便敌不过侠客岛这一千人？”

天虚缓缓摇头，说道：“不是我长他人志气，小觑了贤弟。像少林寺妙谛方丈、武当派愚茶道长、青城派清空道人这等的高手，也是一去不返。唉，贤弟武功虽高，终究……终究尚非妙谛方丈、愚茶道长这些前辈高人之可比。”

石清道：“这一节小弟倒也有自知之明。但事功之成，一半靠本事，一半靠运气。要诛灭大害固是有所不能，设法查探一些隐秘，想来也不见得全然无望。”

天虚仍是摇头，道：“上清观的掌门，百年来总是由道流执掌。愚兄死后，已定下由冲虚师弟接任。此后贤弟伉俪尽力匡助，令本派不致衰败湮没，愚兄已是感激不尽了。”

石清说之再三，天虚终是不允。各人停杯不饮，也忘了吃菜。石破天将一块块鸡肉轻轻撕下，塞入口中，生怕咀嚼出声，就此囫囵入肚，但一双眼睛仍是从隙缝中向下凝神窥看。

只见石夫人闵柔听着丈夫和天虚道人分说，并不插嘴，却缓缓伸出手去，拿起了两块铜牌，看了一会，顺手便往怀中揣去。天虚叫道：“师妹，请放下！”闵柔微微一笑，说道：“我代师哥收着，也是一样。”天虚道人见呼声阻她不得，伸手便夺。恰在此时，石清伸出筷去向一碗红烧鳝段挟菜，右臂正好阻住了天虚的手掌。坐在石夫人下首的冲虚手臂一缩，伸手去抓铜牌，说道：“还是由我收着罢！”

石夫人左手抬起，四根手指像弹琵琶一般往他手腕上拂去。冲虚左手也即出指，点向石夫人右腕。石夫人右腕轻扬，左手中指弹出，一股劲风射向冲虚胸口。

冲虚已受天虚道人之命接任上清观观主，也即是他们这一派道俗众弟子的掌门。他知石清夫妇急难赴义，原是一番好意，但这两块铜牌关及全观道侣的性命，天虚道人既已接下，若再落入旁人之手，全观道侣俱有性命之忧，是以不顾一切的来和石夫人争夺，眼见对方手指点到，当即挥掌挡开。

两人身不离座，霎时间交手了七八招，两人一师所授，所使俱是本门擒拿手法，虽无伤害对方之意，但出手明快俐落，在尺许方圆的范围之中全力以搏。两人当年同窗学艺时曾一起切磋武功，分手二十余年来，其间虽曾数度相晤，一直未见对方出手。此刻突然交手，心下于对方的精湛武功都是暗暗喝采。围坐在三张饭桌旁的其余：一十六人，也都目不转睛的瞧着二人较艺。这些人都是本门高手，均知石清夫妇近十多年来江湖上闯下了极响亮的名头，眼见她和冲虚不动声色的抢夺铜牌，将本门武功的妙诣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不赞叹。

起初十余招中，二人势均力敌，但石夫人右手抓着两块铜牌，右手只能使拳，无法勾、拿、弹、抓，本门的擒拿法绝技便打了个大大折扣。又拆得数招，冲虚左手运力将石夫人左臂压落，右手五指已碰上了铜牌。石夫人心知这一下非给他抓到不可，两人若是各运内力抢夺，一来观之不雅，二来自己究是女流，内力恐不及冲虚师哥浑厚，当下松手任由两块铜牌落下，那自是交给了丈夫。

石清伸手正要去拿，突然两股劲风扑面而来，正是天虚道人向他双掌推出。这两股劲风虽无霸道之气，但蓄势甚厚，若不抵挡，必受重伤，那时纵然将铜牌取在手中，也必跌落，只得伸掌一抵。就这么缓得一缓，坐在天虚下首的照虚道人已伸手将铜牌取过。

铜牌一入照虚之手，石清夫妇和天虚、冲虚四人同时哈哈一笑，一齐罢手。冲虚和照虚躬身行礼，说道：“师弟、师妹，得罪莫怪。”

石清夫妇忙也站起还礼。石清说道：“两位师哥何出此言，却是小弟夫妇鲁莽了，掌门师兄内功如此深厚，胜于小弟十倍，此行虽然凶险，若求全身而退，也未始无望。”适才和天虚对了一掌，石清已知这位掌门师兄的内功实比自己深厚得多。

天虚苦笑道：“但愿得如师弟金口，请，请！”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石破天见闵柔夺牌不成，他不知这两块铜牌有何重大干系，只是念着石夫人对自己的好处，寻恩：“这道士把铜牌抢了去，待会我去抢了过来，送给石夫人。”

只见石清站起身来，说道：“但愿师哥此行，平安而归。小弟的犬子为人所掳，急于要去搭救，这番难以多和众位师兄师弟叙旧。这就告辞。”

群道心中都是一凛。天虚问道：“听说贤弟的令郎是在雪山派门下学艺，以贤夫妇的威名，雪山派的声势，如何竟有大胆妄为之徒将令郎劫持而去？”

石清叹了口气，道：“此事说来话长，大半皆由小弟无德，失于管教，犬子胡作非为，须怪不得旁人。”他是非分明，虽然玄素庄偌大的家宅被白万剑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仍知祸由己起，对雪山派并不怨恨。

冲虚道人朗声说道：“师弟、师妹，对头掳你们爱子，便是瞧不起上清观了。不管他是多大的来头，愚兄纵然不济，也要助你一臂之力。”顿了一

顿，又道：“你爱子落于人手，却赶着来赴师门之难，足见师兄弟间情义深重。难道我们这些牛鼻子老道，便是毫无心肝之人吗？”他想对头不怕石清夫妇，不怕人多势众的雪山派师徒，定是十分厉害的人物，哪想得到擒去石清之子的竟然便是雪山派人士。

石清既不愿自扬家丑，更不愿上清观于大难临头之际，又去另树强敌，和雪山派结怨成仇，说道：“各位师兄盛情厚意，小弟夫妇感激不尽。这件事现下尚未查访明白，待有头绪之后，倘若小弟夫妇人孤势单，自会回观求救，请师兄们援手。”冲虚道：“这就是了。贤弟贤妹那时也不须亲至，只教送个讯来，上清观自当全观尽出。”

石清夫妇拱手道谢，心下却黯自神伤：“雪山派纵将我儿千刀万剐的处死，我夫妇也只有认命，决不能来向上清观讨一名救兵。”当下两人辞了出去，天虚、冲虚等都送将出去。

石破天见众人走远，当即从匾后跃出，翻身上屋，跳到墙外，寻思：“石庄主、石夫人说他们的儿子给人掳了去，却不知是谁下的手。那铜牌只是个玩意儿，抢不抢到无关紧要，看来他们师兄妹之间情谊甚好，抢铜牌多半是闹着玩的。石夫人待我甚好，我要助她找寻儿子。我先去问她，她儿子多大年纪，怎生模样，是给谁掳了去。”跃到一株树上，眼见东北方十余盏灯笼排成两列，上清观群道正送石清夫妇出观。

石破天心思想：“石庄主夫妇胯下坐骑奔行甚快，我还是尽速赶上前去的为是。”看明了石清夫妇的去路，跃下树来，从山坡旁追将上去。

还没奔过上清观的观门，只听得有人喝道：“是谁？站住了！”他躲在匾中之时，屏气凝息，没发出半点声息，厅堂中众人均未知觉，这一发足奔跑，上清观群道武功了得，立时便察知来了外人，初时不动声色，待石清夫妇上马行远，当即分头兜截过来。

黑暗之中，石破天猛觉剑气森森，两名道人挺剑挡在面前，剑刃反映星月微光，朦朦胧胧中瞧出左首一人正是照虚。他心中一喜，问道：“是照虚道人吗？”照虚一怔，说道：“正是，阁下是谁？”石破天右手伸出，说道：“请你把铜牌给我。”

照虚大怒，喝道，“给你这个。”挺剑便向他腿上刺去。上清观戒律精严，不得滥杀无辜，这时未明对方来历，虽然石破天出口便要铜牌，犯了大忌，但照虚这一剑仍是并非刺向要害。石破天斜身避开，右手去抓他肩头。照虚见他身手敏捷，长剑圈转，指向他的右肩。石破天忙低头从剑下钻过，生怕他剑锋削到自己脑袋，右手自然而然的向上托去。照虚只觉一股腥气刺鼻，头脑一阵眩晕，登时翻身倒地。

石破天一怔之际，第二名道人的长剑已从后心刺到。他知自己掌上大有古怪，一出手便即杀人，再也不敢出掌还击，急忙向前纵出，嗤的一声响，长袍后背已被剑尖划破了一道口子。那道人见照虚被敌人不知用甚么邪法迷倒，急于救人，长剑刷刷刷的疾向石破天刺来。

石破天斜身逃开，百忙中拾起照虚抛下的长剑，眼见对方剑法凌厉，当下以剑作刀，使动金乌刀法，当的一声，将来剑架开。他手上内力奇劲，这道人手中长剑把捏不住，脱手飞出。但他上清观武功不单以剑法取胜，擒拿手法也是武林中的一绝，这道人兵刃脱手，竟丝毫不惧，揉身而上，直扑进石破天的怀中，双手成爪，抓向他胸口和小腹的要穴。他手中无剑而敌人有剑，就利于近身肉搏，要令敌人的兵刃施展不出。

石破天叫道：“使不得！”左手一掠，将那道人推开，这时他内力发动，剧毒涌至掌心，一推之下，那道人应手倒地，缩成了一团。石破天连连顿足，叹道：“唉！我实是不想害你！”耳听得四下里都是呼啸之声，群道渐渐逼近，忙到照虚身上一摸，那两块铜牌尚在怀中。他伸手取过，放入袋里，拔步向石清夫妇的去路急追。

他一口气直追出十余里，始终没听见马蹄之声，寻思：“这两匹马跑得如此之快，难道再也追他们不上？又莫非我走错了方向，石庄主和石夫人不是顺着这条大道走？”又奔行数里，猛听得一声马嘶，向声音来处望去，只见一株柳树下系着两匹马，一黑一白，正是石清夫妇的坐骑。

石破天大喜，从袋中取出铜牌，拿在手里，正待张口叫唤，忽听得石清的声音在远处说道：“柔妹，这小贼鬼鬼祟祟的跟着咱们，不怀好意，便将他打发了罢。”石破天吃了一惊，“他们不喜欢我跟来？”虽听到石清话声，但不见二人，生怕石夫人向自己动手，若是被迫还招，一个不小心又害死了她，那便如何是好？忙缩身伏入长草，只等闵柔赶来，将铜牌掷了给她，转身便逃。

忽听得呼的一声，一条人影疾从左侧大槐树后飞出，手挺长剑，剑尖指着草丛，喝道：“朋友，你跟着我们干甚么？快给我出来。”正是闵柔。石破天一个“我”字刚到口边，忽听得草丛中嗤嗤嗤三声连响，有人向闵柔发射暗器。闵柔长剑颤处，刚将暗器拍落，草丛中便跃出一条青衣汉子，挥单刀向闵柔砍去。这一下大出石破天意料之外，万万想不到这草丛中居然伏得有人。但见这汉子身手捷矫，单刀舞得呼呼风响。闵柔随手招架，并不还击。

石清也从槐树后走了出来，长剑悬在腰间，负手旁观，看了几招，说道：“喂，老兄，你是泰山卢十八的门下，是不是？”那人喝道：“是便怎样？”手中单刀丝毫不缓。石清笑道：“卢十八跟我们虽无交情，也没梁子，你跟了我们夫妇六七里路，是何用意？”那汉子道：“没空跟你说……”原来闵柔虽是轻描淡写的出招，却已迫得他手忙脚乱。

石清笑道：“卢十八的刀法比我们高明，你却还没学到师父本事的三成，这就撒刀住手了罢！”石清此言一出，闵柔长剑应声刺中他手腕，飘身转到他背后，倒转剑柄撞出，已封住了他穴道。当的一声响，那汉子手中单刀落地，他后心大穴被封，动弹不得了。

石清微笑道：“朋友，你贵姓？”那汉子甚是倔强，恶狠狠的道：“你要杀便杀，多问作甚？”石清笑道：“朋友不说，那也不要紧。你加盟了哪一家帮会，你师父只怕还不知道罢？”那汉子脸上露出诧异之色，似乎是说：“你怎知道？”石清又道：“在下和尊师卢十八师傅素来没有嫌隙，他就是真要派人跟踪我夫妇，嘿嘿，不瞒老兄说，尊师总算还瞧得起我们，决不会派你老兄。”言下之意，显然是说你武功差得太远，着实不配，你师父不会不知。那汉子一张脸涨成了紫酱色，幸好黑夜之中，旁人也看不到。

石清伸手在他肩头拍了两下，说道：“在下夫妇光明磊落，事事不怕人知，你要知我二人行踪，不妨明白奉告。我们适才从上清观来，探访了观主天虚道长。你回去问你师父，便知石清、闵柔少年时在上清观学艺，天虚道长是我们师哥。现下我们要赴雪山，到凌霄城去拜访雪山派掌门人威德先生。朋友倘若没别的要问，这就请罢！”

那汉子只觉四肢麻痹已失，显是石清随手这么两拍，已解了他的穴道，心下好生佩服，便拱了拱手，说道：“石庄主仁义待人，名不虚传，晚辈冒

犯了。”石清道：“好说！”那汉子也不敢拾起在地下的单刀，向石夫人一抱拳，说道：“石夫人，得罪了！”转身便走。石夫人衿衽还礼。

那汉子走出数步，石清忽然问道：“朋友，贵帮石帮主可有下落了吗？”那汉子身子一震，转身道：“你……你……都……都知道了？”石清轻叹一声，说道：“我不知道。没有讯息，是不是？”那汉子摇了摇头，说道：“没有讯息。”石清道：“我们夫妇，也正想找他。”三个人相对半晌，那汉子才转身又行。

待那汉子走远，闵柔道：“师哥，他是长乐帮的？”石破天听到“长乐帮”三字，心中又是一震。石清道：“他刚才转身走开，扬起袍襟，我依稀见到袍角上绣有一朵黄花，黑暗中看不清楚，随口一问，居然不错。他……他跟踪我们，原来是为了……为了玉儿，早知如此，也不用难为他了。”闵柔道：“他们……他们帮中对玉儿倒很忠心。”石清道：“玉儿为白万剑擒去，长乐帮定然四出派人，全力兜截。他们人多势大，耳目众多，想不到仍是音讯全无。”闵柔凄然道：“你怎知仍是……仍是音讯全无？”

石清挽着妻子的手，拉着她并肩坐在柳树之下，温言道：“他们若是已得知了玉儿的讯息，便不会这般派人到处跟踪江湖人物。这个卢十八的弟子无缘无故的钉着咱们，除了打探他们帮主下落，不会更有别情。”

石清夫妇所坐之处，和石破天藏身的草丛，相距不过两丈。石清说话虽轻，石破天却是听得清清楚楚。本来以石清夫妇的武功修为，石破天从远处奔来之时便当发觉，只是当时二人全神留意着一直跟踪在后的那使刀汉子，石破天又是内功极高，脚步着地极轻，是以二人打发了那汉子之后，没想到草丛中竟然另行有人。石破天听着二人的言语，甚么长乐帮主，甚么被白万剑擒去，说的似乎便是自己，但“玉儿”甚么的，却又不是自己了。他本来对自己的身世存着满腹疑团，这时躲在草中，倘若出人不意的突然现身，未免十分尴尬，索性便躲着想听个明白。

四野虫声唧唧，清风动树，石清夫妇却不再说话。石破天生怕自己踪迹给二人发见，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过了良久，才听得石夫人叹了口气，跟着轻轻啜泣。

只听石清缓缓说道：“你我二人行侠江湖，生平没做过亏心之事。这几年来为了要保玉儿平安，更是竭力多行善举，倘若老天爷真要我二人无后，那也是人力不可胜天。何况像中玉这样的不肖孩儿，无子胜于有子。咱们算是没生这个孩儿，也就是了。”

闵柔低声道：“玉儿虽然从小顽皮淘气，他……他还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总是为了坚儿惨死人手，咱们对玉儿特别宠爱了些，才成今日之累，可是……可是我也始终不怨。那日在那小庙之中，我瞧他也决不是坏到了透顶，倘若不是我失手刺了他一剑，也不会……也不会……”说到这里，语音呜咽，自伤自艾，痛不自胜。

石清道：“我一直劝你不必为此自己难受，就算那日咱们将他救了出来，也难保不再给他们抢去，这件事也真奇怪，雪山派这些人怎么突然间个个不知去向，中原武林之中再也没半点讯息。明日咱们就动程往凌霄城去，到了那边，好歹也有个水落石出。”闵柔道：“咱们若不找几个得力帮手，怎能到凌霄城这龙潭虎穴之中，将玉儿救出来？”石清叹道：“救人之事，谈何容易？倘若不在中途截劫，玉儿一到凌霄城，那是羊入虎口，再难生还了。”

闵柔不语，取帕拭泪，过了一会，说道：“我看此事也不会全是玉儿的

过错。你看玉儿的雪山剑法如此生疏，雪山派定是没好好传他武功，玉儿又是个心高气傲、要强好胜之人，定是和不少人结下了怨。这些年中，可将他折磨得苦了。”说着声音又有些呜咽。

石清道：“都是我打算错了，对你实是好生抱憾。当日我一力主张送你赴雪山派学艺，你虽不说甚么，我知你心中却是万分的舍不得。想不到风火神龙封万里如此响当当的男儿，跟咱夫妇又是这般交情，竟会亏待玉儿。”

闵柔道：“这事又怎怪得你？你送玉儿上凌霄城，一番心思全是为了我，你虽不言，我岂有不知？要报坚儿之仇，我独力难成，到得要紧关头，你又不便如何出手，再加对头于本门武功知之甚稔，定有破解之法。倘若玉儿学成了雪山剑法，我娘儿两个联手，便可制敌死命，哪知道……哪知道……唉！”

石破天听着二人说话，倒有一大半难以索解，只想：“石夫人这般想念她孩儿。听来好像她儿于是给雪山派擒去啦，我不如便跟他们同上凌霄城去，助他们救人。她不是说想找几个帮手么？”正寻思间，忽听得远处蹄声隐隐，有十余匹马疾驰而来。

石清夫妇跟着也听到了，两人不再谈论儿子，默然而坐。

过不多时，马蹄声渐近，有人叫道：“在这里了！”跟着有人叫道：“石师弟、闵师妹，我们有几句话说。”

石清、闵柔听得是冲虚的呼声，略感诧异，双双纵出。石清问道：“冲虚师哥，观中有甚么事么？”只见天虚、冲虚以及其他十余个师兄弟都骑在马上，其中两个道人怀中又都抱着一人。其时天色未明，看不清那二人是谁。

冲虚气急败坏的大声说道：“石……石师弟、闵师妹，你们在观中抢不到那赏善罚恶两块铜牌，怎地另使诡计，又抢了去？要抢铜牌，那也罢了，怎地竟下毒手打死了照虚、通虚两个师弟，那……那……实在太不成话了！”

石清和闵柔听他这么说，都大吃一惊。石清道：“照虚、通虚两位师哥遭了人家毒手，这……这……这是从何说起？两位师哥给……给人打死了？”他关切两位师兄的安危，一时之间，也不及为自己分辩洗刷。

冲虚怒气冲冲的说道：“也不知你去勾结了甚么下三滥的匪类，竟敢使用最为人所不齿的剧毒。两个师弟虽然尚未断气，这时恐怕也差不多了。”石清道：“我瞧瞧。”说着走近身去，要去瞧瞧照虚、通虚二人。刷刷几声，几名道人拔出剑来，挡住了石清的去路。天虚叹道：“让路！石师弟岂是那样的人。”那几名道人哼的一声，撤剑让道。

石清从怀中取出火折打亮了，照向照虚、通虚脸上，只见二道脸上一片紫黑，确是中了剧毒，一探二人鼻息，呼吸微弱，性命已在顷刻之间。上清观的武功原有过人之长。照虚、通虚二道内力深厚，又均非直中石破天的毒掌，只是闻到他掌上逼出来的毒气，因而晕眩栽倒，但饶是如此，显然也是挨不了一时三刻。石清回头问道：“师妹，你瞧这是哪一派入下的毒手？”这一回头，只见七八名师兄弟各挺长剑，已将夫妇二人围在该心。

闵柔对群道的敌意只作视而不见，接过石清手中火折，挨近去瞧二人脸色，微微闻到二道口鼻中呼出来的毒气，便觉头晕，不由得退了一步，沉吟道：“江湖上没见过这般毒药。请问冲虚师哥，这两位师哥是怎生中的毒？是误服了毒药呢？还是中了敌人喂毒暗器？身上可有伤痕？”

冲虚怒道：“我怎知道？我们正是来问你呢？你这婆娘鬼鬼祟祟的不是好人，多半是适才吃饭之时，你争铜牌不得，便在酒中下了毒药。否则为什么旁人中不中毒，偏偏铜牌在照虚师弟身上，他就中了毒，而……而……怀中

的铜牌，又给你们盗了去？”

闵柔只气得脸容失色，但她天性温柔，自幼对诸位师兄谦和有礼，不愿和他们作口舌之争，眼眶中泪水却已滚来滚去，险些便要夺眶而出。石清知道这中间必有重大误会，自己夫妇二人在上清观中抢夺铜牌未得，照虚便身中剧毒而失了铜牌，自己夫妇确是身处重大嫌疑之地。他伸出左手握住妻子右掌，意示安慰，一时也徬徨无计。闵柔道：“我……我……”只说得两个“我”字，已哭了出来，别瞧她是剑术通神、威震江湖的女杰，在受到这般重大委屈之时，却也和寻常女子一般的柔弱。

冲虚怒冲冲的道：“你再哭多几声，能把我两个师弟哭活来吗，猫哭耗子……”

一句话没说完，忽听身后有人大声道：“你们怎地不分青红皂白，胡乱冤枉好人？”

众人听那人话声中气充沛，都是一惊，一齐回过头来，只见数丈外站着一个衣衫不整的汉子，其时东方渐明，瞧他脸容，似乎年纪甚轻。

石清、闵柔见到那少年，都是喜出望外。闵柔更是“啊”的一声叫了出来，道：“你……你……”总算她江湖阅历甚富。那“玉儿”两字才没叫出口来。

这少年正是石破天，他躲在草丛之中，听到群道责问石清夫妇，心想自己苦是出头，不免要和群道动手，自己一双毒掌。杀人必多，实在十分的不愿。但听冲虚越说越凶，石夫人更给他骂得哭了起来，再也忍耐不住，当即挺身而出。

冲虚大声喝道：“你是甚么人？怎知我们是冤枉人了？”石破天道：“石庄主和石夫人没拿你们的铜牌，你们硬说他们拿了，那不是冤枉人么？”冲虚挺剑踏上一步，道：“你这小孩子又知道甚么了，却在这里胡说八道！”

石破天道：“我自然知道。”他本想实说是自己拿了，但想只要一说出口，对方定要抢夺，自己倘若不还，势必动手，那么又要杀人，是以忍住不说。

冲虚心中一动：“说不定这少年得悉其中情由。”便问：“那么是谁拿的？”

石破天道：“总而言之，决不是石庄主、石夫人拿的。你们得罪了他们，又惹得石夫人哭了，大是不该，快快向石夫人赔礼罢。”

闵柔陡然间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牵肚挂肠的孩儿安然无恙，已是不胜之喜，这时听得他叫冲虚向自己赔礼，全是维护母亲之意。她生了两个儿子，花了无数心血，流了无数眼泪，直到此刻，才听到儿子说一句回护母亲的言语，登时情怀大慰，只觉过去二十年来为他而受的诸般辛劳、伤心、焦虑、屈辱，那是全都不枉了。

石清见妻子喜动颜色，眼泪却涔涔而下，明白她的心意，一直捏着她手掌的手又紧了一紧，心中也想：“玉儿虽有种种不肖，对母亲倒是极有孝心。”

冲虚听他出言顶撞，心下大怒，高声道：“你是谁？凭甚么来叫我向石夫人赔礼？”

闵柔心中一欢喜，对冲虚的冤责已丝毫不以为意，生怕儿子和他冲突起来，伤了师门的和气，忙道：“冲虚师哥是一时误会，大家自己人，说明白了就是，又赔甚么礼了。”转头向石破天柔声道：“这里的都是师伯、师叔，你磕头行礼罢。”

石破天对闵柔本就大有好感，这时见她脸色温和，泪眼盈盈的瞧着自己，充满了爱怜之情，一生之中，实是从未有谁对自己如此的真心怜爱，不由得热血上涌，但觉不论她叫自己去做甚么都是万死不辞，磕几个头又算得甚么？当下不加思索，双膝跪地，向冲虚磕头，说道：“石夫人叫我向你们磕头，我就磕了！”

天虚、冲虚等都是一呆，眼见石破天对闵柔如此顺服，心想石清有两个儿子，一个给仇家杀了，一个给人掳去，这少年多半是他夫妇的弟子。

冲虚脾气虽然暴躁，究竟是玄门练气有道之士，见石破天行此大礼，胸中怒气登平，当即翻身下马，伸手扶起，道：“不须如此客气！”哪知石破天心想石夫人叫自己磕头，总须磕完才行，冲虚伸手来扶，却不即行起身。冲虚一扶之下，只觉对方的身子端凝如山，竟是纹风不动，不禁又是怒气上冲：“你当我长辈，却自恃内功了得，在我面前显本事来了！”当下吸一口气，将内力运到双臂之上，用力向上一抬，要将他掀一个筋斗。

石清夫妇眼见冲虚的姿式，他们同门学艺，练的是一般功夫，如何不知他臂上已使上了真力？石清哼的一声，微感气恼，但想他是师兄，也只好让儿子吃一点亏了。闵柔却叫道：“师哥手下留情！”

却听得呼的一声，冲虚的身子腾空而起，向后飞出，正好重重的撞上了他自己的坐骑。冲虚脚下踉跄，连使“千斤坠”功夫，这才定住，那匹马给他这么一撞，却长嘶一声，前腿跪倒。原来石破天内力充沛，冲虚大力掀他，没能掀动，自己反而险些摔一个大筋斗。

这一下人人都瞧得清楚，自是都大吃一惊。石清夫妇在扬州城外土地庙中曾和石破天交剑，知他内力浑厚，但决计想不到他内力修为竟已到了这等地步，单借反击之力，便将上清观中一位一等高的高手如此凭空摔出。

冲虚站定身子，左手在腰间一搭，已拔出长剑，气极反笑，说道：“好，好，好！”连说了三个“好”，才调匀了气息，说道：“师弟、师妹调教出来的弟子果然是不同凡响，我这可要领教领教。”说着长剑一挺，指向石破天胸口。

石破天退了一步，连连摇手，道：“不，不，我不和你打架。”

天虚瞧出石破天的武功修为非同小可，心想冲虚师弟和他相斗，以师伯的身分，胜了没甚么光彩，若是不胜，更成了大大的笑柄，眼见石破天退让，正中下怀，便道：“都是自己人，又较量甚么？便要切磋武艺，也不忙在这一时三刻。”

石破天道：“是啊，你们是石庄主、石夫人的师兄，我一出手又打死了你们，就大大不好了。”他全然不通人情世故，只怕自己毒掌出手，又杀死了对方，随口便说了出来。

上清观群道素以武功自负，哪想到他实是一番好意，一听之下，无不勃然大怒。十多名道人中，倒有七八个胡子气得不住颤动。石清也喝：“你说甚么？不得胡言乱语。”

冲虚遵从掌门师兄的嘱咐，已然收剑退开，听石破天这句凌辱藐视之言，哪里还再忍耐得住？大踏步上前，喝道：“好，我倒想瞧瞧你如何将我们部打死了，出招罢！”石破天不住摇手，道：“我不和你动手。”冲虚愈益恼怒，道：“哼，你连和我动手也不屑！”刷的一剑，刺向他的肩头。他见石破天手中并无兵刃，这一剑剑尖所指之处并非要害，他是上清观中的剑术高手，临敌的经历虽比不上石清夫妇，出招之快却丝毫不逊。

石破天一闪身没能避开，只听得噗的一声轻响，肩头已然中剑，立时鲜血冒出。闵柔惊叫：“哎哟！”冲虚喝道：“快取剑出来！”

石破天寻思：“你是石夫人的师兄，适才我已误杀了她两个师兄，若再杀你，一来对不起石夫人，二来我也成为大坏人了。”当冲虚一剑刺来之时，他若出掌劈击，便能挡开，但他怕极了自己掌上的剧毒，双手负在背后，用力互握，说甚么也不肯出手。

上清观群道见了他这般模样，都道他有心藐视，即连修养再好的道人都都大为生气。有人便道：“冲虚师兄，这小子狂妄得紧，不妨教训教训他！”

冲虚道：“你真是不屑和我动手？”刷刷又是两剑。他出招实在太快，石破天对剑法又无多大造诣，身子虽然急闪，仍是没能避开，左臂右胸又中了一剑。幸好冲虚剑下留情，只是逼他出手，并非意欲取他性命，这两剑一刺中他皮肉，立时缩回，所伤甚轻。

闵柔见爱子连中三处剑伤，心疼无比，眼见冲虚又是一剑刺出，当的一声，立时挥剑架开，只听得当当当当，便如爆豆般接连响了一十三下，瞬息间已拆了一十三招。冲虚连攻一十三剑，闵柔挡了一十三剑，两人都是本派好手，这“上清快剑”施展出来，直如星丸跳掷，火光飞溅，迅捷绝伦。这一十三剑一过，群道和石清都忍不住大叫一声：“好！”

场上这些人，除了石破天外，个个是上清观一派的剑术好手，眼见冲虚这一十三剑攻得凌厉剽悍，锋锐之极，而闵柔连挡一十三剑，却也是绵绵密密，严谨稳实，两人在弹指之间一攻一守，都施展了本门剑术的巅峰之作，自是人人瞧得心旷神怡。

天虚知道再斗下去，两人也不易分出胜败，问道：“闵师妹，你是护定这少年了？”

闵柔不答，眼望丈夫，要他拿一个主意。

石清道：“这孩子目无尊长，大胆妄为，原该好好教训才是。他连中冲虚师兄三剑，幸蒙师兄剑下留情，这才没送了他的小命。这孩子功夫粗浅，怎配和冲虚师兄过招？孩子，快向众位师伯磕头赔罪。”

冲虚大声道：“他明明瞧不起人，不屑动手。否则怎么说一出手便将我们都打死了？”

石破天摊开手掌，见掌心中隐隐又现红云蓝线，叹了口气，说道：“我这一双手老是会闯祸，动不动便打死人。”

上清观群道又是人人变色。石清听他兀自狂气逼人，讨那嘴头上的便宜，心下也不禁生气，喝道：“你这小子当真不知天高地厚，适才冲虚师伯手下留情，才没将你杀死，你难道不知么？”石破天道，“我……我……我也不想杀死他，因此也是手下留情。”石清大怒，登时便想抢上去挥拳便打。他身形稍动，闵柔立知其意，当即拉住了他左臂，这一拉虽然使力不大，石清却也不动了。

冲虚适才向石破天连刺三剑，见他闪避之际，显然全未明白本门剑法的精要所在，而内力却又如此强劲，以武功而论，颇不像是石清夫妇的弟子，心下已然起疑，而当石破天举掌察看之时，又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腥臭，更是疑窦丛生，喝问：“小子，你是谁的徒弟，却学得这般贫嘴滑舌？”

石破天道，“我……我……我是金乌派的开山大弟子。”

冲虚一怔，心想：“甚么金乌派，银乌派？武林中可没这个门派，这小子多半又在胡说八道。”便冷笑道：“我还道阁下是石师弟的高足呢。原来

不是自己人，那便无碍了。”向站在身旁的两名师弟使个眼色。

两名道人会意，倒转长剑，各使一招“朝拜金顶”，一个对着石清，一个对着闵柔。这“朝拜金顶”是上清剑法中礼敬对方的招数，通常是和尊长或是武林名宿动手时所用，这一招剑尖向地，左手剑诀搭在剑柄之上，纯是守势，看似行礼，却已将身前五尺之地守御得十分严密，敌未动，己不动，敌如抢攻，立遇反击。

石清夫妇如何不明两道的用意，那是监视住了自己，若再出剑回护儿子，这二道手中的长剑立时便弹起应战，但只要自己不出招，这二道却永远不会有敌对的举动，那是不伤同门义气之意。闵柔向身前的师兄灵虚瞧了一眼，心想：“当年在上清观学艺之时，灵虚师兄笨手笨脚，剑术远不如我，但瞧他这一招‘朝拜金顶’似拙实稳，已非吴下阿蒙，真要动手，只怕非三四十招间能将他打败。”

她心念略转之间，只见冲虚手中长剑连续抖动，已将石破天圈住，听他喝道：“你再不还手，我将你这金乌派的恶徒立毙于当场。”他叫明“金乌派”，显是要石清夫妇事后无法为此翻脸。石破天当机立断，知道儿子再不还手，冲虚真的会将他刺得重伤，但若还手相斗，冲虚既知自己夫妇有回护之意，下手决不会过分，只是点到为止，杀杀他的狂气，于少年人反有好处，当即叫道：“孩子，师伯要点拨你功夫，于你大有好处。师伯决不会伤你，不用害怕，快取兵刃招架罢！”

石破天只见前后左右都是冲虚长剑的剑光，脸上寒气森森，不由得大是害怕，适才被他接连刺中三剑，躲闪不得，知道这道人剑法十分厉害，听石清命他取兵刃还手，心头一喜：“是了，我用兵刃招架，手上的毒药便不会害死了他。”瞥眼见到地下一柄单刀，正是那个卢十八的弟子所遗，忙叫道：“好，好！我还手就是，你……你可别用剑刺我。等我抬起地下这柄刀再说。你如乘机在我背上刺上一剑，那可不成，你不许赖皮。”

冲虚见他说得气急败坏，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呸”的一声，退开了两步，跟着噗的一响，将长剑插在地上，说道：“你当我冲虚是甚么人，难道还会偷袭你这小子？”双手插在腰间，等他拾刀，心想：“这小子原来使刀，那么绝非石师弟夫妇的弟子了。只不知石师弟如何又叫他称我师伯？”

石破天俯身正要去拾单刀，突然心念一动：“待会打得凶了，说不定我一个不小心，左手又随手出掌打他，岂不是又要打死人，还是把左手绑在身上，那就太平无事。”当下又站直身子，向冲虚道：“对不起，请你等一等。”随即解开腰带，左手垂在身旁，右手用腰带将左臂缚在身上，各人眼睁睁的瞧着，均不知他古里古怪的玩甚么花样。石破天收紧腰带，牢牢打了个结，这才俯身抓起单刀，说道：“好了，咱们比罢，那就不会打死你了。”

这一下冲虚险些给他气得当场晕去，眼见他缚住了左手和自己比武，对自己的藐视实已达于极点。上清观群道固是齐声喝骂。石清和闵柔也都斥道：“孩子无礼，快解开腰带！”

石破天微一迟疑，冲虚刷的一剑已疾刺而至。石破天来不及遵照闵柔吩咐，只得举刀挡格。冲虚知他内力强劲，不让他单刀和自己长剑相交，立即变招，刷刷刷刷六七剑，只刺得石破天手忙脚乱，别说招架，连对方剑势来路也瞧不清楚。他心中暗叫：“我命休矣！”提起单刀乱劈乱砍，全然不成章法，将所学的七十三路金乌刀法，尽数抛到了天上的金乌玉兔之间。幸好冲虚领略过他厉害的内力，虽见他刀法中破绽百出，但当他挥刀砍来之时，

却也不得不回剑以避，生怕长剑给他砸飞，那就颜面扫地了。

石破天乱劈了一阵，见冲虚反而退后，定一定神，那七十三招金乌刀法渐渐来到脑中。只是冲虚虽然退后，出招仍是极快，石破天想以史婆婆所授刀法拆解，说甚么也办不到。何况金乌刀法专为克制雪山派剑法而创，遇上了全然不同的上清剑法，全然格格不入。他心下慌乱，只得兴之所至，随手挥舞。

使了一会，忽然想起，那日在紫烟岛上最后给白万剑杀得大败，只因自己不识对方的剑法，此刻这道士的剑法自己更加不识，既然不识，索性就不看，于是挥刀自己使自己的，将那七十三路金乌刀法颠三倒四的乱使，浑厚的内力激荡之下，自然而然的构成了一个守御圈子，冲虚再也攻不进去。

群道和石清夫妇都是暗暗讶异，冲虚更是又惊又怒，又加上几分胆怯。他于武林中各大门派的刀法大致均了然于胸，眼见石破天的刀法既稚拙，又杂乱，大违武学的根本道理，本当一击即溃，偏偏自己连遇险着，实在是不通情理之至。

又拆得十余招，冲虚焦躁起来，呼的一剑，进中宫抢攻，恰在此时，石破天挥刀回转，两人出手均快，当的一声，刀剑相交。冲虚早有预防，将长剑抓得甚紧，但石破天内力实在太强，众人惊呼声中，冲虚见手中长剑已弯成一把曲尺，剑上鲜血淋漓，却原来虎口已被震裂。他心中一凉，暗想一世英名付于流水，还练甚么剑？做甚么上清观一派掌门？急怒之下，挥手将弯剑向石破天掷出，随即双手成爪，和身扑去。石破天一刀将弯剑砸飞，不知此后该当如何，心中迟疑，胸口门户大开。冲虚双手已抓住了他前心的两处要穴。

冲虚这一招势同拚命，上清观一派的擒拿法原也是武学一绝，哪知他双手刚碰到石破天的穴道，便被他的内力回弹，反冲出去，身子仰后便倒。这一次他使的力道更强，反弹之力也就愈大，眼见站立不住，若是一屁股坐倒，这个丑可就丢得大了。

天虚道人飞身上前，伸掌在他左肩向旁推出，卸去了反弹的劲力。冲虚纵身跃起，这才站定，脸上已没半点血色。

天虚拔出长剑，说道：“果然是英雄出在少年，佩服，佩服！待贫道来领教几招，只怕年老力衰，也不是阁下的对手了。”说着挺剑缓缓刺出。石破天举刀一格，突觉刀锋所触，有如凭虚，刀上的劲力竟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禁叫道：“咦，奇怪！”

原来天虚知他内力厉害，这一剑使的是个“卸”字诀，却已震得右臂酸麻，胸口隐隐生疼。他暗吃一惊，生怕已受内伤，待第二剑刺出，石破天又举单刀挡架时，便不敢再卸他内劲，立时斜剑击刺。

天虚虽以年逾六旬，身手之矫捷却不减少年，出招更是稳健狠辣。石破天却仍是不与他拆招，对他剑招视而不见，便如是闭上了眼睛自己练刀，不管对方剑招是虚中套实也好，实中带虚也好，刺向胸口也罢，削来肩头也罢，自己只管“梅雪逢夏”、“鲍鱼之肆”、“汉将当关”、“千钧压驼”。这场比试，的的确确是文不对题，天虚所出的题目再难，石破天也只是自己练自己的。两人这一搭上手，顷刻间也斗了二十余招，刀风剑气不住向外伸展，旁观众人所围的圈子也是愈来愈大。灵虚等二人本来监视着石清夫妇，防他们出手相助石破天，但见天虚和石破天斗得激烈，四只眼睛不由自主的都转到相斗的二人身上。

石破天惧怕之心既去，金乌刀法渐渐使得似模似样，显得招数实也颇为精妙，内力更随之增长。天虚初时尽还抵敌得住，但每拆一招，对方的劲力便强了一分，真似无穷无尽、永无枯竭一般。他只觉双腿渐酸，手臂渐痛，多拆一招，便多一分艰难。

这时石清夫妇都已瞧出再斗下去，天虚必吃大亏，但若出声喝止儿子，摆明了要他全然相让，实是大削天虚的脸面，真不知如何才好，不由得甚是焦急。

石破天斗得兴起，刀刀进逼，蓦地里只见天虚右膝一软，险些跪倒，强自撑住，脸色却已大变。石破天心念一动，记起阿绣在紫烟岛上说过的话来，“你和人家动手之时，要处处手下留情，记着得饶人处且饶人，那就是了。”一想到她那款款叮嘱的言语，眼前便出现她温雅腴腆的容颜，立时横刀推出。

天虚见他这一刀推来，劲风逼得自己呼吸为艰，急忙退了两步，这两步脚下蹒跚，身子摇晃，暗暗叫苦：“他再逼前两步，我要再退也没力气了。”却见他向左虚掠一刀，拖过刀来，又向右空刺，然后回刀在自己脸前砍落，只激得地下尘土飞扬。

天虚气喘吁吁，正惊异间，只见他单刀回收，退后两步，竖刀而立，又听他说道：“阁下剑法精妙，在下佩服得紧，今日难分胜败，就此罢手，大家交个朋友如何？”天虚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怔怔而立，说不出话来。

石清微微一笑，如释重负。闵柔更是乐得眉花眼笑。他夫妇见儿子武功高强，那倒还罢了，最喜欢的是他在胜定之后反能退让，正合他夫妇处处为人留有余地的性情。闵柔笑喝：“傻孩子瞎说八道，甚么‘阁下’、‘在下’的，怎不称师伯、小侄？”这一句笑喝，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慈母情怀，欣慰不可言喻。

天虚吁了口气，摇摇头，叹道：“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老了，不中用啦。”

闵柔笑道：“孩子，你得罪了师伯，快上前谢过。”石破天应道：“是！”抛下单刀，解开绑往左臂的腰带，恭恭敬敬的上前躬身行礼。闵柔甚是得意，柔声道：“掌门师哥，这是你师弟、师妹的顽皮孩子，从小少了家教，得罪莫怪。”

天虚微微一惊，说道：“原来是令郎，怪不得，怪不得！师弟先前说令郎为人掳去，原来那是假的。”石清道：“小弟岂敢欺骗师兄？小儿原是为入掳去，不知如何脱险，匆忙间还没问过他呢。”天虚点头道：“这就是了，以他本事，脱身原亦不难。只是贤郎的武功既非师弟、师妹亲传，刀法中也未多少雪山派的招数，内力却又如此强劲，实令人莫测高深。最后这一招，更是少见。”

石破天道：“是啊，这招是阿绣教我的，她说人家打不过你，你要处处手下留情，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一招叫‘旁敲侧击’，既让了对方，又不致为对方所伤。”他毫无机心，滔滔说来。天虚脸上登时红一阵，白一阵，羞愧得无地自容。

石清喝道：“住嘴，瞎说甚么？”石破天道：“是，我不说啦。要是我早想到将这两只掌心有毒的手绑了起来，只用单刀和人动手，也不会……也不会……”说到这里，心想若是自承打死了照虚、通虚，定要大起纠纷，当即住口。

但天虚等都已心中一凛，纷纷喝问：“你手掌上有毒？”“这两位道长

是你害死的？”“那两块铜牌是不是你偷去的？”群道手中长剑本已入鞘，当下刷刷声响，又都拔将出来。

石破天叹了口气，道：“我本来不想害死他们，不料我手掌只是这么一扬，他们就倒在地上不动了。”

冲虚怒极，向着石清大声道：“石师弟，这事怎么办，你拿一句话来罢！”

石清心中乱极，一转头，但见妻子泪眼盈盈，神情惶恐，当下硬着心肠说道，“师门义气为重。这小畜生到处闯祸，我夫妇也回护他不得，但凭掌门师哥处治便是。”

冲虚道：“很好！”长剑一挺，便欲上前夹攻。

闵柔道：“且慢！”冲虚冷眼相睨，说道：“师妹更有甚么话说？”闵柔颤声道：“照虚、通虚两位师哥此刻未死，说不定……说不定……也……尚可有救。”冲虚仰天嘿嘿一声冷笑，说道：“两个师弟中了这等剧毒，哪里还有生望？师妹这句话，可不是消遣人么？”

闵柔也知无望，向石破天道：“孩儿，你手掌上到底是甚么毒药？可有解药没有？”一面问，一面走到他身边，道：“我瞧瞧你衣袋中可有解药。”假装伸手去搜他衣袋，却在他耳边低声道：“快逃，快逃！爹爹、妈妈可救你不得！”

石破天大吃一惊，叫道：“爹爹，妈妈？谁是爹爹、妈妈？”适才天虚满口“令郎”甚么，“贤郎”如何，石破天却不知道“令郎、贤郎”就是“儿子”，石清夫妇称他为“孩儿”，他也只道是对少年人的通称，万万料不到他夫妇竟是将自己错认为他们的儿子。

便在这时，只觉背心上微有所感，却是石清将剑尖抵住了他后心，说道：“师妹，咱们不能为这畜生坏了师门义气。他不能逃！”语音中充满了苦涩之意。

闵柔颤声道：“孩儿，这两位师伯中了剧毒，你当真……当真无药可救么？”

灵虚站在她身旁，见她神情大变，心想女娘们甚么事都做得出，既怕她动手阻挡，更怕她横剑自尽，伸五指搭上她的手腕，便将她手中长剑夺了下来。这时闵柔全副心神都贯注在石破天身上，于身周事物全不理睬，灵虚道人轻轻松松的便将她长剑夺过。

石破天见他欺侮闵柔，叫道：“你干甚么？”右手探出，要去夺还闵柔的长剑。灵虚挥剑横削，剑锋将及他的手掌，石破天手掌一沉，反手勾他手腕；那是丁瑛所教十八擒拿手的一招

“九连环”，式中套式，共有九变。这招擒拿手虽然精妙，但怎奈何得了灵虚这样的上清观高手。他喝一声：“好！”回剑以挡，突然间身子摇晃，咕咯摔倒。原来石破天掌上剧毒已因使用擒拿手而散发出来，灵虚喝了一声“好”，随着自然要吸一口气，当即中毒。

群道大骇之下，不由自主的都退了几步。人人脸色大变。如见鬼魅。

石破天知道这个祸闯得更加大了，眼见群道虽然退开，各人仍是手持长剑，四周团团围住，若要冲出，非多伤人命不可，瞥眼只见灵虚双手抱住小腹，不住揉擦，显是肚痛难当。上清观群道内力修为深厚，不似铁叉会会众那么一遇他掌上剧毒便即毙命，尚有几个时辰好挨。石破天猛地想起张三、李四两个义兄在地下大厅中毒之后，也是这般剧烈肚痛的情状，后来张三教他救治的方法，将二人身上的剧毒解了，当即将灵虚扶起坐好。

四周群道剑光闪闪，作势要往他身上刺去。他急于救人，一时也无暇理会，左手按住灵虚后心灵台穴，右手按住他胸口膻中穴，依照张三所授的法门，左手送气，右手吸气。果然不到一盏茶时分，灵虚便长长吁了口气，骂道：“他妈的，他这贼小子！”

众人一听之下，登时欢声雷动。灵虚破口大骂，未免和他玄门清修的出家人风度不符，但只这一句话，人人都知他的性命是捡回来了。

闵柔喜极流泪，道：“孩子，照虚、通虚两位师伯中毒在先，快替他们救治。”

早有两名道人将气息奄奄的照虚、通虚抱了过来，放在石破天身前。他依法施为。这两道中毒时刻较长，每个人都花了一炷香功夫，体内毒性方得吸出。照虚醒转后大骂：“你奶奶个熊！”通虚则骂：“狗娘养的王八蛋，胆敢使毒害你道爷。”

石清夫妇喜之不尽，这三个师兄的骂人言语虽然都牵累到自己，却也不以为意，只是暗暗好笑：“三位师哥枉自修为多年，平时一脸正气，似是有道高士，情急之时，出言却也这般粗俗。”

闵柔又道：“孩子，照虚师伯的铜牌倘若是你取的，你还了师伯，娘不要啦！”

石破天心下骇然，道：“娘？娘？”取出怀中铜牌，茫然交还给照虚，自言自语的道：“你……你是我娘？”

天虚道人叹了口气，向石清、闵柔道：“师弟、师妹，就此别过。”他知道此后更无相见之日，连“后会有期”也不说，率领群道，告辞而去。

石破天激动之下，扑上前去搂住了她的双臂，叫道：“妈妈！妈妈！你真是我的妈妈。”闵柔回手也抱住了他，叫道：“我的苦命孩儿！”

十三 舐犊之情

石破天一直怔怔的瞧着闵柔，满腹都是疑团。闵柔双目含泪，微笑道：“傻孩子，你……你不认得爹爹、妈妈了吗？”张开双臂，一把将他搂在怀里。石破天自识人事以来，从未有人如此怜惜过他，心中也是激情充溢，不知说甚么好，隔了半晌，才道：“他……石庄主是我爹爹吗？我可不知道。不过……不过……你不是我妈妈，我正在找我妈妈。”

闵柔听他不认自己，心头一酸，险些又要掉下泪来，说道：

“可怜的孩子，这也难怪得你……隔了这许多年，你连爹爹、妈妈也不认得了。你离开玄素庄时，头顶只到妈心口，现今可长得比你爹爹还高了。你相貌模样，果然也变了不少。那晚在土地庙中，若不是你爹娘先已得知你给白万剑擒了去，乍见之下，说甚么也不会认得你。”

石破天越听越奇，但自己的母亲脸孔黄肿，又比闵柔矮小得多，怎么会认错？嗫嚅道：“石夫人，你认错了人，我……我……我不是你们的儿子！”

闵柔转头向着石清，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颤声道：“师哥，你瞧这孩子……”

石清一听石破天不认父母，便自盘算：“这孩子甚工心计，他不认父母，定有深意。莫非他在凌霄城中闯下了大祸，在长乐帮中为非作歹，声名狼藉，没面目和父母相认？还是怕我们责罚？怕牵累了父母？”便问：“那么你是不是长乐帮的石帮主？”

石破天道：“大家都说我是石帮主，其实我不是的，大家可都把我认错了。”石清道：“那你叫甚么名字？”石破天脸色迷惘，道：“我不知道。我娘便叫我‘狗杂种’。”

石清夫妇对望一眼，见石破天说得诚挚，实不似是故意欺瞒，石清向妻子使个眼色，两人走出了十余步。石清低声道：“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玉儿？咱们只打听到玉儿做了长乐帮帮主，但一帮之主，哪能如此痴痴呆呆？”闵柔哽咽道：“玉儿离开爹娘身边，已有十多年，孩子年纪一大，身材相貌千变万化，可是……可是……我认定他是我的儿子。”石清沉吟道：“你心中毫无怀疑？”闵柔道：“怀疑是有的，但不知怎么，我相信他……他是我们的孩儿。甚么道理，我却说不上来。”

石清突然想到一事，说道：“啊，有了，师妹，当日那小贱人动手害你那天……”

这是他夫妇俩的毕生恨事，两人时刻不忘，却是谁也不愿提到，石清只说了个头，便不再往下说。闵柔立时醒悟，道：“不错，我跟他说去。”走到一块大石之旁，坐了下来，向石破天招招手，道：“孩子，你过来，我有话说。”

石破天走到她的跟前，闵柔手指大石，要他坐在身侧，说道：“孩子，那年你刚满周岁不久，有个女贼来害你妈妈。你爹爹不在家，你妈刚生你弟弟还没满月，没力气跟那女贼对打。那女贼恶得很，不但要杀你妈妈，还要杀你，杀你弟弟。”

石破天惊道：“杀死了我没有？”随即失笑，说道：“我真糊涂，当然没杀死我了。”

闵柔却没笑，继续道：“妈妈左手抱着你，右手使剑拚命支持，那女贼武功很是了得，正在危急的关头，你爹爹恰好赶回来了。那女贼发出三枚金

钱标，两枚给妈砸飞了，第三枚却打在你的小屁股上，妈妈又急又疲，晕了过去。那女贼见到你爹爹，也就逃走，不料她心也真狠，逃走之时却顺手将你弟弟抱了去。你爹爹忙着救我，又怕她暗中伏下帮手，乘机害我，不敢远追，再想那女贼……那女贼也不会真的害他儿子，不过将婴儿抱去，吓他一下。哪知道到得第三天上，那女贼竟将你弟弟的尸首送了回来，心窝中插了两柄短剑。一柄是黑剑，一柄白剑，剑上还刻着你爹爹、妈妈的名字……”说到此处，已是泪如雨下。

石破天听得也是义愤填膺，怒道，“这女贼当真可恶，小小孩子懂得甚么，却也下毒手将他害死。否则我有一个弟弟，岂不是好？石夫人，这件事我妈从来没跟我说过。”

闵柔垂泪道：“孩子，难道你真将你亲生的娘忘记了？我……我就是你娘啊。”

石破天凝视她的脸，缓缓摇头，说道：“不是的。你认错了人。”

闵柔道：“那日这女贼用金钱镖在你左股上打了一镖，你年纪虽然长大，这镖痕决不会褪去，你解下小衣来瞧瞧罢。”

石破天道：“我……我……”想起自己肩头有丁瑯所咬的牙印，腿上有雪山派“廖师叔”所刺的六朵雪花剑印，都是自己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的，一旦解衣检视，却清清楚楚的留在肌肤之上，此中情由，实是百思不得其解。石夫人说自己屁股上有金钱镖的伤痕，只怕真的有这镖印也未可知。他伸手隔衣摸自己左臀，似乎摸不到甚么伤痕，只是有过两次先例在，不免大有惊弓之意，脸上神色不定。

闵柔微笑道：“我是你亲生的娘，不知给你换过多少尿布尿片，还怕甚么丑？好罢，你给你爹爹瞧瞧。”说着转过身子，走开几步。石清道：“孩子，你解下裤子来自己瞧瞧。”

石破天伸手又隔衣摸了一下，觉得确是没有伤疤，这才解开裤带，褪下裤子，回头瞧了一下，只见左臀之上果有一条七八分的伤痕。只是淡淡的极不明显。一时之间，他心中惊骇无限，只觉天地都在旋转，似乎自己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可是自己却又一点也不知道，极度害怕之际，忍不住放声大哭。

闵柔急忙转身。石清向她点了点头，意思说：“他确是玉儿。”

闵柔又是欢喜，又是难过，抢到他身边，将他搂在怀里，流泪道：“玉儿，玉儿，不用害怕，便有天大的事，也有爹爹妈妈给你作主。”

石破天哭道：“从前的事，我甚么都记不起来了。我不知道你是我妈妈，不知道他是我爹爹，不知道我屁股上有这么一条伤疤。我不知道，甚么都不知道……”

石清道：“你这深厚的内力，是哪里学来的？”石破天摇头道：“我不知道。”石清又问：“你这毒掌功夫，是这几天中学到的，又是谁教你的？”石破天骇道：“没人教我……我怎么啦？甚么都糊涂了。难道我真的便是石破天？石帮主？石……石……我姓石，是你们的儿子？”他吓得脸无人色，双手抓着裤头，只是防裤子掉下去，却忘了系上裤带。

石清夫妇眼见他吓成这个模样，闵柔自是充满了怜惜之情。不住轻抚他的头顶，柔声道：“玉儿，别怕，别怕！”石清也将这几年的恼恨之心抛在一边，寻思：“我曾见有人脑袋上受了重击，或是身染大病之后，将前事忘得干干净净，听说叫做甚么‘离魂症’，极难治愈复原。难道……难道玉儿

也是患了这项病症？”他心中的盘算一时不敢对妻子提起，不料闵柔却也是在这般思量。夫妻俩你瞧着我，我瞧着你，不约而同的冲口而出：“离魂症！”

石清知道患上了这种病症的人，若加催逼，反致加深他的疾患，只有引逗诱导，慢慢助他回复记心，当下和颜悦色的道：“今日咱们骨肉重逢，实是不胜之喜，孩子，你肚子想必饿了，咱们到前面去买些酒饭吃。”

石破天却仍是魂不守舍，问道：“我……我到底是谁？”

闵柔伸手去替他裤腰折好，系上了裤带，柔声道：“孩儿，你有没有重重摔过一交，撞痛了脑袋？有没有和人动手，头上给人打伤了？”石破天摇头道：“没有，没有！”闵柔又问：“那么这些年中，有没有生过重病？发过高烧？”

石破天道：“有啊！早几个月前，我全身发烧，好似在一口大火炉中烧炙一般，后来又全身发冷，那天……那天，在荒山中晕了过去，从此就甚么都不知道了。”

石清和闵柔探明了他的病源，心头一喜，同时舒了口气。闵柔缓缓的道：“孩儿，你不用害怕，你发烧发得厉害，把从前的事都忘记啦，慢慢的就会记起来。”

石破天将信将疑，问道：“那么你真是我娘，石……石庄主是我爹爹？”闵柔道：“是啊，孩儿，你爹爹和我到处找你，天可怜见，让我们一家三口，骨肉团圆。你……你怎不叫爹爹？”石破天深信闵柔决不会骗他，自己本来又无父亲，略一迟疑，便向石清叫道：“爹爹！”石清微笑答应，道：“你叫妈妈。”

要他叫闵柔作娘，那可难得多了，他记得清清楚楚，自己的妈相貌和闵柔完全不同，数年前妈妈一去不返之时，她头发已经灰白，绝非闵柔这般一头乌丝，他妈妈性情暴戾，动不动张口便骂，伸手便打，哪有闵柔这么温文慈祥？但见闵柔满脸企盼之色，等了一会，不听他叫出声来，眼眶已自红了，不由得心中不忍，低声叫道：“妈妈！”

闵柔大喜，伸臂将他搂在怀里，叫道，“好孩儿，乖儿子！”珠泪滚滚而下。

石清的眼睛也有些湿润，心想：凭这孩子在这凌霄城和长乐帮中的作为，实是死有余辜，怎说得上是“好孩儿，乖儿子”？只是念着他身上有病，一时也不便发作，又想“浪子回头金不换”，日后好好教训，说不定有悔改之机，又想从小便让他远离父母，自己有疏教诲，未始不是没有过失，只是玄素双剑一世英名，却生下这样的儿子来贻羞江湖。霎时间思如潮涌，又是欢喜，又是懊恨。

闵柔见到丈夫脸色，便明白他的心事，生怕他追问儿子的过失，说道：“清哥，玉儿，我饿得很，咱们快些去找些东西来吃。”一声唿哨，黑白双驹奔了过来。闵柔微笑道：“孩儿，你跟妈一起骑这白马。”石清见妻子十余年来极少有今日这般欢喜，微微一笑，纵身上了黑马。石破天和闵柔共乘白马，沿大路向前驰去。

石破天满腹疑团：“她真是我妈妈？那么从小养大我的妈妈，难道不是我妈妈？”

三人二骑，行了数里，见道旁有所小庙。闵柔道：“咱们到庙里去拜拜菩萨。”下马走进庙门。石清和石破天也跟着进庙。石清素知妻子向来不信神佛，却见她走进佛殿，在一尊如来佛像之前不住磕头。他回头向石破天瞧

了一眼，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要，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双膝一曲，也磕下头去。

石破天站在一旁，只听得闵柔低声祝告：“如来佛保佑，但愿我儿疾病早愈，他小时无知，干下的罪孽，都由为娘的一身抵挡，一切责罚，都由为娘的来承受。千刀万剐，甘受不辞，只求我儿今后重新做人，一生无灾无难，平安喜乐。”

闵柔的祝祷声音极低，只是口唇微动，但石破天内力既强，目明耳聪，自然而然的大胜常人，闵柔这些祝告之辞，每一个字都听入了耳里，胸中登时热血上涌，心想，“她若不是亲生我的妈妈，怎会对我如此好法？我一直不肯叫她‘妈妈’，当真是糊涂透顶了。”激动之下，扑上前去搂住了她的双臂，叫道：“妈妈！妈妈！你真是我的妈妈。”

他先前的称呼出于勉强，闵柔如何听不出来？这时才听到他出自内心的叫唤，回手也抱住了他，叫道：“我的苦命孩儿！”

石破天想起在荒山中和自己共处十多年的那个妈妈，虽然待自己不好，但母子俩相依为命了这许多年，总是割舍不下，忍不住又问：“那么我从前那个妈妈呢？难道……难道她是骗我的么？”闵柔轻抚他的头发，道：“从前那个妈妈怎样的，你说给娘听。”石破天道：“她……她头发有些白了，比你矮了半个头。她不会武功，常常自己生气，有时候向我干瞪眼，常常打我骂我。”闵柔道：“她说是你妈妈，也叫你‘孩儿’？”石破天道：“不，她叫我‘狗杂种’！”

石清和闵柔心中都是一动：“这女人叫玉儿‘狗杂种’，自是心中恨极了咱夫妇，莫非……莫非是那个女人？”闵柔忙道：“那女子瓜子脸儿，皮肤很白，相貌很美，笑起来脸上有个酒窝儿，是不是？”石破天摇摇头道：“不是，我那个妈妈脸蛋胖胖的，有些黄，有些黑，整天板起了脸，很少笑的，酒窝儿是甚么？”

闵柔吁了口气，说道，“原来不是她。孩儿，那晚在土地庙中，妈的剑尖不小心刺中了你，伤得怎样？”石破天道：“伤势很轻，过了几天就好了。”闵柔又问：“你又怎样逃脱白万剑的手？咱们孩儿当真了不起，连‘气寒西北’也拿他不住。”最后这两句话是向石清说的，言下颇为得意。石清和白万剑在土地庙中酣斗千余招，对他剑法之精，心下好生钦佩，听妻子这么说，内心也自赞同，只道：“别太夸奖孩子，小心宠坏了他。”

石破天道：“不是我自己逃走的，是丁不三爷爷和叮叮当当救我的。”石清夫妇听到了不三名字，都是一凛，忙问究竟。这件事说来话长，石破天当下源源本本将丁不三和丁珰怎么相救，了不三怎么要杀他，丁珰又怎么教他擒拿手、怎么将他抛出船去等情说了。

闵柔反问前事，石破天只得又述说如何和丁珰拜天地，如何在长乐帮总舵中为白万剑所擒，反过来再说怎么在长江中遇到史婆婆和阿绣，怎么和丁不四比武，史婆婆怎么在紫烟岛上收他为金乌派的大弟子，怎么见到飞鱼帮的死尸船，怎么和张三李四结拜，直说到大闹铁叉会、误入上清观为止。他当时遇到这些江湖奇士之时，一直便迷迷糊糊，不明其中原因，此时说来，自不免颠三倒四，但石清、闵柔逐项盘问，终于明白了十之八九。夫妇俩越来越是讶异，心头也是越来越是沉重。

石清问到他怎会来到长乐帮。石破天便述说如何在摩天崖上练捉麻雀的

功夫，又回述当年如何在烧饼铺外蒙闵柔赠银，如何见到谢烟客抢他夫妇的黑白双剑，如何被谢烟客带上高山。夫妇俩万万料想不到，当年侯监集上所见那个污秽小丐竟然便是自己儿子，闵柔回想当年这小巧的沦落之状，又是一阵心酸。

石清寻思：“按时日推算，咱们在侯监集相遇之时，正是这孩子从凌霄城中逃出不久。耿万钟他们怎会不认得？”想到此处，细细又看石中玉的面貌，当年侯监集上所见小丐形貌如何，记忆中已是甚为模糊，只记得他其时衣衫褴褛，满脸泥污，又想：“他自凌霄城中逃出来之后，一路乞食，面目污秽，说不定又故意涂上些泥污，以致耿万钟他们对面不识。我夫妇和他分别多年，小孩儿变得好快，自是更加认不出了。”问道：“那日在烧饼铺外你见到耿万钟叔叔他们，心里怕不怕？”

闵柔本不愿丈夫即提雪山派之事，但既已提到，也已阻止不来，只是秀眉微蹙，生恐石清严辞盘诘爱儿，却听石破天道：“耿万钟，他们当真是我师叔吗？那时我不知他们要捉我，我自然不怕。”石清道：“那时你不知他们要捉你？你……你不知耿万钟是你师叔？”石破天摇头道：“不知！”

闵柔见丈夫脸上掠过一层暗云，知他甚为恼怒，只是强自克制，便道：“孩儿，人孰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从前的事既已做下来，只有设法补过，爹爹妈妈爱你胜于性命，你不须隐瞒，将各种情由都对爹妈说好了。封师父待你怎样？”石破天问道：“封师父，那个封师父？”他记得在那土地庙中曾听父母和白万剑提过封万里的名字，便道：“是风火神龙封万里么？我听你们说起过，但我没见过他。”石清夫妇对瞧了一眼，石清又问：“白爷爷呢？他老人家脾气非常暴躁，是不是？”石破天摇头道：“我不识得甚么白爷爷，从来没见过。”石清、闵柔跟着问起凌霄城雪山派中的事物，石破天竟是全然不知。

闵柔道：“师哥，这病是从那时起的。”石清点了点头，默不作声。二人已了然于胸：“他从凌霄城中逃出来，若不是在雪山下撞伤了头脑，便是害怕过度，吓得将旧事忘了个干干净净。他说在摩天崖和长乐帮中发冷发热，真正的病根却在几年前便种下了。”

闵柔再问他年幼时的事情，石破天说来说去，只是在荒山如何打猎捕雀，如何带了阿黄漫游，再也问不出甚么所以然来，似乎从他出生到十几岁之间，便只一片空白。

石清道：“玉儿，有一件事很是要紧，和你生死有重大干系。雪山派的武功，你到底学了多少？”石破天一呆，说道：“我便是在土地庙中，见到他们练剑，心中记了一些。他们很生气么？是不是因此要杀我？爹爹，那个白师父硬说我是雪山派弟子，不知是甚么道理。但我腿上却当真又有雪山剑法留下疤痕，唉！”

石清向妻子道：“师妹，我再试试他的剑法。”拔出长剑，道：“你所学到的雪山剑法和爹爹过招，不可隐瞒。”

闵柔将自己长剑交在石破天手中，向他微微一笑，意示激励。石清缓缓挺剑刺去，石破天举剑一挡，使的是雪山剑法中一招“朔风忽起”，剑招似是而非，破绽百出。

石清眉头微皱，不与他长剑相交，随即变招，说道：“你只管还招好了！”石破天道：“是！”斜劈一剑，却是以剑作刀，更似金乌刀法，显然不是剑法。石清长剑疾刺，渐渐紧迫，心想：

“这孩子再机灵，也休想在武功上瞒得过我，一个人面临生死关头之际，决不能以剑法作伪。”当下每一招都刺向他的要害。石破天心下微慌，自然而然的又和冲虚、天虚相斗时那般，以剑作刀，自管自的使动金乌刀法。石清出剑如风，越使越快。

石破天知道这是跟爹爹试招，使动金乌刀法时剑上全无内力狠劲，单有招数，自是威力全失。倘若石清的对手不是自己儿子，真要制他死命，在第十一招时已可一剑贯胸而入，到第二十三招时更可横剑将他脑袋削去半边。在第二十八招上，石破天更是门户洞开，前胸、小腹、左肩、右腿，四处同时露出破绽。石清向妻子望了一眼，摇了摇头，长剑中宫直进，指向石破天小腹。

石破天手忙脚乱之下，挥刀乱挡，当的一声响，石清手中长剑立时震飞，胸口塞闷，气也透不过来，登时向后连退四五步，险些站立不定。石破天惊呼：“爹爹！你……你怎么？”抛下长剑，抢上前去搀扶。石清脑中一阵晕眩，急忙闭气，挥手命他不可走近。原来石破天和人动手过招，体内剧毒自然而然受内力之逼而散发出来。幸好石清事前得知内情，凝气不吸，才未中毒昏倒，但受到毒气侵袭，也已头昏脑胀。

闵柔关心丈夫，忙上前扶住，转头向石破天道：“爹爹试你武功，怎地出手如此没轻没重？”石破天甚是惶恐，道：“爹爹，是……是我不好！你……你没受伤么？”

石清见他关切之情甚是真切，大是喜慰，微微一笑，调匀了一下气息，道：“没甚么，师妹，你不须怪玉儿，他确是没学到雪山派的剑法，倘若他真的能发能收，自然不会对我无礼。这孩子内力真强，武林中能及上他的可还没几个。”

闵柔知道丈夫素来对一般武学之士少所许可，听得他如此称赞爱儿，不由得满脸春风，道：“但他武功太也生疏，便请做爹爹的调教一番。”石清笑道，“你在那土地庙中早就教过他了，看来教诲顽皮儿子，严父不如慈母。”闵柔嫣然一笑，道：“爷儿两个想都饿啦，咱们吃饭去罢。”

三人到了一处镇甸吃饭。闵柔欢喜之余，竟破例多吃了一碗。

饭后来到了荒僻的山坳之中。石清便将剑法的精义所在说给儿子听。石破天数月来亲炙高手，于武学之道已领悟了不少，此刻经石清这人行家一加指点，登时豁然贯通。史婆婆虽收他为徒，但相处时日无多，教得七十三招金乌刀法后便即分手，没来得及如石清这般详加指点。何况史婆婆似乎只是志在克制雪山派剑法，别无所求，教刀之时，说来说去，总是不离如何打败雪山剑法。并不似石清那样，所教的是兵刃拳脚中的武学道理。

石清夫妇轮流和他过招，见到他招数中的破绽之处，随时指点，比之当日闵柔在土地庙中默不作声的教招，自是简明快捷得多。石破天遇有疑难，立即询问。石清夫妇听他所问，竟连武学中最粗浅的道理也全然不懂，细加解释之后，于雪山派如此小气藏私，亏待爱儿，均是忍不住十分恼怒。

石破天内力悠长，自午迄晚，专心致志的学剑，竟丝毫不见疲累，练了半天，面不红，气不喘。石清夫妇轮流给他喂招，各人反而都累出了一身大汗。如此教了七八日，石破天进步神速，对父母所授上清观一派的剑法，已领会的着实不少。

这六七天中，石清夫妇每当饮食或是休息之际，总是引逗他述说往事，盼能助他恢复记忆。但石破天只对对在长乐帮总舵大病醒转之后的事迹记得清

清楚楚，虽是小事细节，亦能叙述明白，一说到幼时在玄素庄的往事，在凌霄城中学艺的经过，便瞠目不知所对。

这日午后，三人吃过饭后，又来到每日练剑的柳树之下，坐着闲谈。闵柔拾起一根小树枝，在地下写了“黑白分明”四字，问道：“玉儿，你记得这四个字吗？”

石破天摇头道：“我不识字。”石清夫妇都是一惊，当这孩子离家之时，闵柔已教他识字逾千，《三字经》、唐诗等都已朗朗上口。怎会此刻说出“我不识字”这句话来？

那“黑白分明”四字，写于玄素庄大厅正中的大匾之上，出于一位武林名宿之手，既合黑白双剑的身分，又誉他夫妇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当年石破天四岁之时，闵柔将他抱在怀里，指点大匾，教了他这四个字，石破天当时便认得了，石清夫妻俩都赞他聪明。此刻她写此四字，盼他能由此而记起往事，哪知他竟连四岁时便已识得的字也都忘了，当下又用树枝在地下划了个“一”字，笑问：“这个字你还记得么？”石破天道：“我甚么字都不识，没人教过我。”闵柔心下凄楚，泪水已在眼眶中滚来滚去。

石清道：“玉儿，你到那边歇歇去。”石破天答应了，却提起长剑，自去练习剑招。

石清劝妻子道：“师妹，玉儿染疾不轻，非朝夕之间所能痊可。”他顿了一顿，又道：“再说，就算他把前事全忘了，也未始不是美事。这孩子从前轻浮跳脱，此刻虽然有点……有点神不守舍，却是稳重厚实得多。他是大大的长进了。”

闵柔一想丈夫之言不错，登时转悲为喜，心想：“不识字有甚么打紧？最多我再重头教起，也就是了。”想起当年调儿教子之乐，不由得心下柔情荡漾，虽然此刻孩儿已然长大，但在她心中，儿子还是一般的天真幼稚，越是糊涂不懂事，反而更加可喜可爱。

石清忽道：“有一件事我好生不解，这孩子的离魂病，显是在离开凌霄城之时就得下了的，后来一场热病，只不过令他疾患加深而已。可是……可是……”

闵柔听丈夫言语之中似含深忧，不禁担心，问道：“你想到了甚么？”

石清道：“玉儿论文才是一字不识，论武功也是毫不高明，徒然内力深厚而已，说到阅历资望、计谋手腕，更是不足一晒。长乐帮是近年来江湖上崛起的一个大帮，八九年闯下了好大的万儿，怎能……”闵柔点头道：“是啊，怎能奉他这样一个孩子做帮主？”

石清沉吟道：“那日咱们在徐州听鲁东三雄说起，长乐帮始创帮主名叫司徒横，也不是怎么了不起的脚色，倒是做他副手的那‘着手成春’贝海石甚是了得。不知怎样，帮主换作了一个少年石破天。鲁东三雄说道长乐帮这少年帮主贪花好色，行事诡诈，武功颇为高强。本来谁也不知他的来历，后来却给雪山派的女弟子花万紫认了出来，竟然是该派的弃徒石中玉，说雪山派正在上门去和他理论。此刻看来，甚么‘行事诡诈、武功高强’，这八个字评语，实在安不到他身上呢。”

闵柔双眉紧锁，道：“当时咱们想玉儿年纪虽轻，心计却是厉害，倘若武功真强，做个甚么帮主也非奇事，是以当时毫不怀疑，只是计议如何相救，免遭雪山派的毒手。可是他这个模样……”凝思片刻，突然提高嗓子说道：“师哥，其中定有重大阴谋。你想‘着手成春’贝大夫是何等精明能干的脚

色……”说到这里，心中害怕起来，话声也颤抖了。

石清双手负在背后，在柳树下踱步转圈，嘴里不住叨念：“叫他做帮主，为了甚么？为了甚么？”他转到第五个圈子时，心下已自雪亮，种种事情，全合符节，只是这件事实在太过可怕，却不敢说出口来。他转到第七个圈子上，向闵柔瞥了一眼，只见她目光也正向自己射来。两人四目交投，目光中都露出惊怖之极的神色。夫妇俩怔怔的对望片刻，突然同声说道：“赏善罚恶！”

两人这四字说得甚响，石破天在远处也听到了，走近身来，问道：“爹，妈，那‘赏善罚恶’到底是甚么名堂？我听铁叉会的人提到过，上清观的道长们也说起过几次。”

石清不即答他的问话，反问道：“张三、李四二人和你结拜之时，知不知道你是长乐帮的帮主？”石破天道，“他们没提，多半不知。”石清又道：“他们和你赌喝毒酒之时，情状如何？你再详细说给我听。”石破天奇道：“那是毒酒么？怎么我却没中毒？”当下将如何遇见张三、李四，如何吃肉喝酒等情，从头详述了一遍。

石清待他说完后，沉吟半晌，才道：“玉儿，有一件事须得跟你说明白，好在此刻尚可挽回，你也不用惊慌。”顿了一顿，续道：“三十年之前，武林中许多大门派、大帮会的首脑，忽然先后接到请柬，邀他们于十二月初八那日，到南海的侠客岛去喝腊八粥。”

石破天点头道：“是了，大家一听得‘到侠客岛去喝腊八粥’就非常害怕，不知是甚么道理？腊八粥有毒么？”

石清道：“那就谁也不知了。这些大门派、大帮会的首脑接到铜牌请柬……”石破天插嘴问道：“铜牌请柬？就是那两块铜牌么？”石清道：“不错，就是你曾从照虚师伯身上拿来的那两块铜牌。一块牌上刻着一张笑脸，那是‘赏善’之意；另一块牌上有发怒的面容，那是‘罚恶’。投送铜牌的是一胖一瘦两个少年。”

石破天道：“少年？”他已猜到那是张三、李四，但说少年，却又不是。

石清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他二人那时尚是少年。各门派帮会的首脑接到铜牌请柬。便问请客的主人是谁，那两个使者说道嘉宾到得侠客岛上，自然知晓；又道，倘若接到请柬之人依约前往，自是无事，否则他这一门派或是帮会不免大祸临头，当时便问：‘到底去是不去？’最先接到铜牌请柬的，是川西青城派掌门人旭山道长。他长笑之下，将两块铜牌抓在手中，运用内力，将两块铜牌熔成了两团废铜。这原是震烁当时的独步内功，原盼这两个狂妄少年知难而退。岂知他刚捏毁铜牌，这两个少年突然四掌齐出，击在他前胸，登时将这位川西武林的领袖生生击死！”

石破天“啊”的一声，说道：“下手如此狠毒！”

石清道：“青城派群道自然群起而攻，当时这两少年的武功，还未到后来这般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下抢过两柄长剑，杀了三名道人，便即逃走。青城派是何等声势，旭山道长又是何等名望，竟给两个无名少年上门杀死，全身而退，这件事半月之内便已轰传武林。二十天后，渝州西蜀镖局的刁老镖头正在大张筵席，庆祝六十大寿，到贺的宾客甚众，这两个少年不速而至，递上铜牌。一众贺客本就正在谈论此事，一见之下，动了公愤，大家上前围攻，不料竟给这两个少年从容逸去。三天之后，西蜀镖局自刁老镖头以下，镖师、趟子手，三十余人个个死于非命，只余下老弱妇孺不杀。镖局大门上，

赫然便钉着两块铜牌。”

石破天叹口气，道：“我最先看到两块铜牌，是在飞鱼帮死尸船的舱门上，想不到……想不到这竟是阎罗王送来的请客帖子。”

石清道：“这件事一传开，大伙儿便想去请少林派掌门人妙谛大师领头对付。哪知到得少林寺，寺中僧人说道方丈大师出外云游未归，言语支吾，说来不尽不实。大伙儿便去武当山，找武当派掌门愚茶道长，不料真武观的道人个个愁眉苦脸，也说掌门人出观去了。众人一琢磨，料想这两位当世武林中顶儿尖儿的高人忽然同时失踪，若不是中了侠客岛使者的毒手，便是躲了起来避祸。当下由五台山善本长老和昆仑派苦柏道长共同出面，邀请武林中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商议对付之策，同时侦骑四出，探查这两个使者的下落。但这两个使者神出鬼没，对方有备之时，到处找不到他二人的人影，但一旦戒备稍疏，便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传递这两块拘魂牌。这二人又善于用毒。善本长老和苦柏道人接到铜牌后立即毁去，当时也没甚么，隔了月余，却先后染上恶疾而死。众人事后思量，才想到善本长老和苦柏道人武功太高，赏善罚恶二使自知单凭武功斗他们不过，更动摇不了五台、昆仑这两个大派，便在铜牌上下了剧毒，善本长老和苦柏道长沾手后剧毒上身，终于毒发身死。”

石破天只听得毛骨悚然，道：“我那张三、李四两位义兄，难道竟是……竟是这等狠毒之人？他们和这许多门派帮会为难，到底是为了甚么？”

石清摇头道：“三十年来，这件大事始终无人索解得透。少林派妙谛方丈、武当派愚茶道长失踪，事隔多年后终于消息先后泄漏，这两位高手果然是给侠客岛强请去的。在少林寺外曾激斗了七日七夜，武当山上却没动手，多半愚茶道长一拔剑便即失手。这一僧一道，武功之高，江湖上罕有匹敌，再加上青城旭山道人，西蜀刁老镖头，五台派善本大师，昆仑派苦柏道人四位先后遭了毒手，其余武林人物自忖武功与这六大高手差得甚远，待得再接到那铜牌请柬，便有人答应去喝腊八粥。这两个使者说道：‘阁下惠允光临侠客岛，实是不胜荣幸，某月某日请在某地相候，届时有人来迎接上船。’这一年中，被他二人明打暗袭、行刺下毒而害死的掌门人、帮会帮主，共有一十四人，此外有三十七人应邀赴宴。可是三十七人一去无踪，三十年来更无半点消息。”

石破天道：“侠客岛在南海甚么地方？何不邀集人手，去救那三十七人出来？”

石清道：“这侠客岛三字，问遍了老于航海的舵工海师，竟没一人听说过，看来多半并无此岛，只是那两个少年信口胡诌。如此一年又一年过去，除了那数十家身受其祸的子弟亲人，大家也就渐渐淡忘了。不料过得十年，这两块铜牌请柬又再出现。

“这时那两名使者武功已然大进，只在十余天之内，便将不肯赴宴的三个门派、两个大帮，上下数百人丁杀得干干净净。江湖上自是群相耸动，于是由峨嵋派的三长老出面，邀集三十余名高手，埋伏在河南红枪会总舵之中，静候这两名凶手到来。哪知这两名使者竟便避开了红枪会，甚至不踏进河南省境，铜牌却仍是到处分送。只要接到铜牌的首脑答应赴会，他这门派帮便太平无事，否则不论如何防备周密，总是先后遭了毒手。

“那一年黑龙帮的沙帮主也接到了铜牌，他当时一口答应，暗中却将上船的时间地点通知了红枪会。那三十余名高手届时赶往，不知如何走漏了风

声，到时候竟然无人迎接。

“众人守候数日，却一个接一个的中毒而死。余人害怕起来，登时一哄而散，还没回到家中，道上便已听得讯息，不是全家遭害，便是全帮已被人诛灭。这一来，谁也不敢抗拒，接到铜牌，便即依命前往。这一年中共有四十八人乘船前赴侠客岛，却也都是一去无踪，从此更无半点音讯。那真是武林中的浩劫，思之可怖可叹！”

石破天欲待不信，但飞鱼帮帮众死尸盈船，铁叉会会众尽数就歼，却是亲眼目睹的，而诛灭铁叉会会众之时，自己无意中还作了张三、李四二人帮凶，想来兀自不寒而栗。

只听石清又道：“又过十年，江西无极门首先接到铜牌请柬，早一年之前，各大门派帮会的首脑已经商议定当，大伙儿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打算，决意到侠客岛上去瞧个究竟，人人齐心合力，好歹也要除去这武林中的公敌。是以这一年中铜牌所到之处，竟未伤到一条人命，共有五十三人接到请柬，便有五十三人赴会。这五十三位英雄好汉有的武功卓绝，有的智谋过人，可是一去之后，却又是无影无踪，从此没了音讯。侠客岛这般的祸江湖，令得武林中的菁英为之一空。普天下武人竟是束手无策，只有十年一度的听任宰割。我上清观深自隐晦，从来不在江湖招摇，你爹爹妈妈武功出自上清观，在外行道，却只用玄素庄的名头。你众位师伯、师叔武功虽高，但极少与人动手，旁人只道上清观中只是一批修真养性、不会武功的道人罢了……”

石破天问道：“那是怕了侠客岛吗？”

石清脸上掠过一丝尴尬之色，略一迟疑，道：“众位师伯师叔都是与世无争，出家清修的道士，原本也不慕这武林的虚名。但若说是怕了侠客岛，那也不错。武林之中，任你是多么人多势众，武艺高强的大派大帮，一提起‘侠客岛’三字，又有谁不眉头深皱？想不到上清观如此韬光养晦，还是难逃这一劫。”说着长叹一声。

石破天又问：“爹爹妈妈要共做上清观的掌门，想去探查侠客岛的虚实。过去那第三批大有本领之人没一个能回来，这件事只怕难办得很罢？”石清道：“难当然是极难，但我们素以扶危解困为己任，何况事情临到自己师门，岂有袖手之理？我和你娘都想，难道老天爷当真这般没眼，任由恶人横行？你爹娘的武功，比之妙谛、愚茶那些高人，当然颇有不及，但自来邪不胜正，也说不定老天爷要假手于你爹娘，将诛灭侠客岛的关键泄露出来。”

他说到这里，与妻子对望了一眼，两人均想：“我们所以甘愿舍命去干这件大事，其实都是为了你，你奸邪淫佚，犯上欺师，实已不容于武林，我夫妻亦已无面目见江湖朋友，我二人上侠客岛去，如所谋不成，自是送了性命，倘能为武林同道立一大功，人人便能见谅，不再追究你的罪愆。”但这番为子拚命的苦心，却也不必对石破天明言。

石破天沉吟半晌，忽道：“张三、李四我那两个义兄，就是侠客岛派出来分送铜牌的使者？”石清道：“确然无疑。”石破天道：“他们既是恶人，为甚么肯和我结拜为兄弟？”石清哑然失笑，道：“当时你呆头呆脑的一番言语，缠得他们无可推托。何况他们发的都是假誓，当不得真的。”石破天奇道：“怎么是假誓？”石清道：“张三、李四本是假名，他们说张三如何如何，我李四怎样怎样，名字都是假的，自然不论说甚么都是假的了。”石破天道：“原来如此！”想起两个义兄竟会相欺，不禁愀然不乐；但想爹

爹所料未必真是如此，说不定他们真的便叫张三、李四呢，说道：“下次见到他们，倒要问个清楚。”

闵柔一直默不作声，这时忙插嘴道：“玉儿，下次再见到这二人可千万要小心了。这二人杀人不眨眼，明斗不胜，就行暗算，偷袭不得，便使毒药，实是凶狠阴毒到了极处。”

石清道：“玉儿，你要记住娘的话。别说你如此忠厚老实，就是比你机灵百倍之人，遇上了这两个使者也是难逃毒手。说到防范，那是防不胜防的，下次一见到他二人，立刻便使杀招，先下手为强，纵使只杀得一人，也是替武林中除去一个大害。造无穷之福。”石破天迟疑道：“我们是拜把子兄弟，他们是我大哥、二哥，那杀不得的。”石清叹了口气，不再说了，心想定要儿子杀害他的结义兄弟，这种话也不大说得出口。

闵柔笑道：“师哥，连你也说玉儿忠厚老实。咱们的孩儿当真是变乖了，是不是？”

石清点了点头，道：“他是变乖了，正因如此，便有人利用他来挡灾解难。玉儿，你可知长乐帮群雄奉你为帮主，到底有何用意？”

石破天原非蠢笨，只是幼时和母亲僻处荒山，少年时又和谢烟客共居于摩天崖，两人均极少和他说话。是以于世务人情一窍不通，此刻听石清一番讲述，登时省悟，失声道：“他们奉我为帮主，莫非……莫非是要我做替死鬼？”

石清叹了口气，道：“本来嘛，真相尚未大明之前，不该以小人之心，度测江湖上的英雄好汉。但若非如此，长乐帮中英才济济，怎能奉你这不通世务的少年为帮主？推想起来，长乐帮近年好生兴旺，帮中首脑算来侠客岛的铜牌请柬又届重现之期，这一次长乐帮定会接到请柬，他们事先便物色好一个和他们无甚渊源之人来做帮主，事到临头之际，便由这个人来挡过这一劫。”

石破天心下茫然，实难相信人心竟如此险恶。但父亲的推想合情合理，却不由得信。

闵柔也道：“孩子，长乐帮在江湖上名声甚坏，虽非无恶不作，但行凶伤人，恃强抢劫之事，着实做了不少，尤其不禁淫戒，更为武林中所不齿。帮中的舵主香主大多不是好人，他们安排了一个圈套给你钻，那是半点也不希奇的。”

石清哼了一声，道：“要找个外人来做帮主，玉儿原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忘了往事，于江湖上的风波险恶又是浑浑噩噩，全然不解。只是他们万万没料想到，这个小帮主竟是玄素庄石清、闵柔的儿子。这个如意算盘，打起来也未必如意得很呢。”说到这里，手按剑柄，遥望东方，那正是长乐帮总舵的所在。

闵柔道：“咱们既识穿了他们的奸谋，那就不用担心，好在玉儿尚未接到铜牌请柬。师哥，眼下该当怎么办？”石清微一沉吟，道：“咱三人自须到长乐帮去，将这件事揭穿了。只是这些人老羞成怒，难免动武，咱三人寡不敌众；再则也得有几位武林中知名之士在旁作个见证，以免他们日后再对玉儿纠缠不清。”闵柔道：“江南松江府银戟杨光杨大哥交游广阔，又是咱们至交，不妨由他出面，广邀同道，同到长乐帮去拜山。”石清喜道：“此计大佳。江南一带武林朋友，总还得买我夫妻这个小小面子。”

他夫妇在武林中人缘极好，二十年来仗义疏财，扶难解困，只有他夫妇

去帮人家的忙，从来不求人做过甚么事，一旦需人相助，自必登高一呼，从者云集。

高三娘子弯腰避开软鞭，只听得众人大声惊呼，跟着便是头顶一紧，身不由主的向上空飞去，原来丁不四软鞭的鞭梢已卷住了她发髻，将她提向半空。

十四 关东四大门派

当下一家三口取道向东南松江府行去。在道上走了三日，这一晚到了龙驹镇。三人在一家客店中借宿。石清夫妇住了间上房，石破天在院子的另一端住了间小房。闵柔爱惜儿子，本想在隔房找间宽大上房给他住宿，但上房都住满了，只索罢了。

当晚石破天在床上盘膝而坐，运转内息，只觉全身真气流动，神清气畅，再在灯下看双掌时，掌心中的红云蓝筋已若有若无，褪得极淡。他不知那两葫芦毒酒大半已化作了内力，还道连日用功，已将毒药驱出了十之八九，心下甚喜，便即就枕。

睡到中夜，忽听得窗上剥啄有声。石破天翻身而起，低问：“是谁？”只听得窗上又是得得得轻击三下，这敲窗之声甚是熟习，他心中怦的一跳，问道：“是叮叮当当么？”窗外丁珰的声音低声道：“自然是我，你盼望是谁？”

石破天听到丁珰说话之声，又是欢喜，又是着慌，一时说不出话来。嗤的一声，窗纸穿破，一只手从窗格中伸了进来，扭住他耳朵重重一拧，听得丁珰说道：“还不开窗？”

石破天吃痛，却生怕惊动了父母，不敢出声，忙轻轻推开窗格。丁珰跳了进来，格的一笑，道：“天哥，你想不想我？”石破天道：“我……我……我……”

丁珰嗔道：“好啊，你不想我？是不是？你只想着那个新和她拜天地的新娘子。”石破天道，“我几时又和人拜天地了？”丁珰笑道，“我亲眼瞧见的，还想赖？好罢，我也不怪你，这原是你风流成性，我反而喜欢。那个小姑娘呢？”

石破天道：“不见啦，我回到山洞去，再也找不到她了。”想到阿绣的娇羞温雅，瞧着自己时那含情脉脉的眼色，此后却再也见不到她，心下惘然若失。

丁珰嘻嘻一笑，道：“菩萨保佑，但愿你永生永世再也找不着她。”

石破天心想：“我定要再找到阿绣，”但这话可不能对丁珰说，只得岔开话题，问道：“你爷爷呢？他老人家好不好？”丁珰伸手到他手臂上一扭，嗔道：“你也不问我好不好？唉唷！死鬼！”原来石破天体内真气发动，将她两根手指猛力向外弹开。

石破天道：“叮叮当当，你好不好？那天我给你抛到江中，幸好掉在一艘船上，才没淹死。”随即想到和阿绣同衾共枕的情景，只想：“阿绣到哪里去了？她为甚么不等我？”这些日来他勤于学武，阿绣的面貌身形只偶而在脑中一现即去，此刻见到丁珰，不知如何，竟念念不忘的想起了阿绣。

丁珰道：“甚么幸好掉在一艘船上？是我故意抛你上去的，难道你不知道？”石破天忸怩道：“我心中自然知道你待我好，只不过……只不过说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丁珰噗哧一笑，说道：“我和你是夫妻，有甚么好不好意思？”

两人并肩坐在床沿，身侧相接。石破天闻到丁珰身上微微的兰馨之气，不禁有些心猿意马，但想：“阿绣要是见到我跟叮叮当当亲热，一定会生气的。”伸出右臂本想去搂丁珰肩头，只轻轻碰了碰，又缩回了手。

丁珰道：“天哥，你老实跟我说，是我好看呢？还是你那个新的老婆好

看？”

石破天叹道：“我哪里有甚么新的老婆？就只你……只你一个老婆。”说着又叹了口气，心想：“要是阿绣肯做我老婆，我那就开心死了。只不知能不能再见到她？又不知她肯不肯做我老婆？”

丁珰伸臂抱住他头颈，在他嘴上亲了一吻，随即伸手在他头顶啣了一下，说道：“只有我一个老婆，嫌太少么？又为甚么叹气？”

石破天只道给她识破了自己心事，窘得满脸通红，给她抱住了，不知如何是好，想要推拒，又舍不得这温柔滋味，想伸臂反抱，却又不敢。

丁珰虽然行事大胆任性，究竟是个黄花闺女，情不自禁的吻了石破天一下，好生羞惭，一缩身便躲入床角，抓过被来裹住了身子。

石破天犹豫半晌，低声唤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丁珰却不理睬。石破天心中只是想着阿绣，突然之间，明白了那日在紫烟岛树林中她瞧着自己的眼色，明白了她叫自己作“大哥”的含意，心中大喜若狂：“阿绣肯做我老婆的，阿绣肯做我老婆的。”随即又想：“却到哪里找她去呢？”叹了口气，坐到椅上，伏案竟自睡了。

丁珰见他不上床来，既感宽慰，又有些失望，心想：“我终于找着他啦！”连日奔波，这时心中甜甜地，只觉娇慵无限，过不多时便即沉沉睡去。

睡到天明，只听得有人轻轻打门，闵柔在门外叫道：“玉儿，起来了吗？”石破天应了声，道：“妈！”站起身来，向丁珰望了一眼，不由得手足无措。闵柔道：“你开门，我有话说！”石破天道：“是！”略一犹豫。便要去拨门。

丁珰大羞，心想自己和石破天深宵同处一室，虽是以礼自持，旁人见了这等情景却焉能相信？何况进来的是婆婆，自必被她大为轻贱，忙从床上跃起，推开窗格，便想纵身逃出，但斜眼见到石破天，心想好不容易才找到石郎，这番分手，不知何日又再会面，连打手势，要他别去开门。

石破天低声道：“是我妈妈，不要紧的。”双手已碰到了门闩。丁珰大急，心想：“是旁人还不要紧，是你妈妈却最是要紧。”再要跃窗而逃，其势已然不及。

她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但想到要和婆婆见面，且是在如此尴尬的情景下给她撞见，不由得全身发热，眼见石破天便要拨门开门，情急之下，左手使出“虎爪手”抓住他背心

“灵台穴”，右手使“玉女拈针”捏住他“悬枢穴”。石破天只觉两处要穴上微微一阵酸麻，丁珰已将他身子抱起，钻入了床底。

闵柔江湖上阅历甚富，只听得儿子轻噫一声，料知己出了事，她护子心切，肩头撞去，门闩早断，踏进门便见窗户大开，房中却已不见了爱子所在。她纵声叫道：“师哥快来！”石清提剑赶到。

闵柔颤声道：“玉儿……玉儿给人劫走啦！”说着向窗口一指。两人更不打话，同时右足一登，双双从窗口穿出，一黑一白，犹如两头大鸟一般，姿势极是美妙。丁珰躲在床底见了，不由得暗暗喝一声采。

以石清夫妇这般江湖上的大行家，原不易如此轻易上当，只是关心则乱，闵柔一见爱子失了踪影，心神便即大乱，心中先入为主，料想不是雪山派、便是长乐帮来掳了去。她破门而入之时，距石破大那声惊噫只顷刻间事，算来定可赶上，是以再没在室中多瞧上一眼。

石破天被丁珰拿住了要穴，他内力浑厚，立时便冲开被闭住的穴道，但

他身子被丁瑯抱着，却也不愿出声呼唤父母，微一迟疑之际，石清夫妇已双双越窗而出。床底下都是灰土，微尘入鼻，石破天连打了三个喷嚏，拉着丁瑯的手腕，从床底下钻了出来，只见她兀自满脸通红，娇羞无限。

石破天道：“那是我爹爹妈妈。”丁瑯道：“我早知道啦！昨日下午我听到你叫他们的。”石破天道：“等我爹爹妈妈回来，你见见他们好不好？”丁瑯将头一侧，道：“我不见。你爹娘瞧不起我爷爷，自然也瞧不起我。”

石破天这几日中和父母在一起，多听了二人谈吐，觉得父母侠义为怀，光明正大，和丁不三的行径确是大不相同，沉吟道：“那怎么办？”

丁瑯心想石清夫妇不久定然复回，便道：“你到我房里去，我跟你讲一件事。”石破天奇道：“你也宿在这客店？”丁瑯笑道：“是啊，我要半夜里来捉老公，怎不宿在这里？”向石破天一招手，穿窗而出，经过院子，一看四下无人，推门走进一间小房。

石破天跟了进去，不见丁不三，大为宽慰，问道：“你爷爷呢？”丁瑯道：“我一个儿溜啦，没跟爷爷在一起。”石破天问道：“为甚么？”丁瑯哼的一声，说道：“我要来找你啊，爷爷不许，我只好独自溜走。”石破天心下感动，说道：“叮叮当当，你待我真好。”丁瑯笑道：“昨儿晚上不好意思说，怎么今天好意思了？”石破天笑道：“你说咱们是夫妻，没甚么不好意思的。”丁瑯脸上又是一红。

只听得院子中人声响动，石清道：“这是房饭钱！”马蹄声响，夫妇俩牵马快步出店。

石破天追出两步，又即停步，回头问丁瑯道：“你可知道松江府在那里？”丁瑯笑道：“松江府偌大地方，怎会不知？”石破天道：“爹爹妈妈要去松江府，找一个叫做银戟杨光的人，待会咱们赶上去便是。”他乍与丁瑯相遇，却也不舍得就此分手。

丁瑯心念一动：“这呆郎不识得路，此去松江府是向东南，我引他往东北走，他和爹妈越离越远，道上便不怕碰面了。”心下得意，不由得笑靥如花，明艳不可方物。石破天目不转睛的瞧着她。

丁瑯笑道：“你没见过么？这般瞧我干么？”石破天道：“叮叮当当，你……你真是好看，比我妈妈还好看。”又想：“她和阿绣相比，不知是谁更好看些？”丁瑯嘻嘻而笑，道：“天哥，你也很好看，比我爷爷还好看。”说着哈哈大笑。

两人说了一会闲话，石破天终是记挂父母，道：“我爹娘找我不见，一定好生记挂，咱们这就追上去罢。”丁瑯道：“好，真是孝顺儿子。”当下算了房饭钱，出店而去。

客店中掌柜和店小二见石破天和石清夫妇同来投店，却和这个单身美貌姑娘在房中相偕而出，无不啧啧称奇，自此一直口沫横飞的谈论了十余日，言词中自然猥亵者有之，香艳者有之，众议纷纭，猜测多端。

石破天和丁瑯出得龙驹镇来，即向东行，走了三里，便到了一处三岔路口。丁瑯想也不想，径向东北方走去。

石破天料想她识得道路，便和她并肩而行，说道：“我爹爹妈妈骑着快马，他们若不在打尖处等我，那是追不上了。”丁瑯抿嘴笑道：“到了松江府杨家，自然遇上。你爹娘这么大的人，还怕不认得路么？”石破天道：“我爹爹妈妈走遍天下，哪有不认得路之理？”

两人一路谈笑。石破天自和父母相聚数日，颇得指点教导，于世务已懂

了许多。丁珰见他呆气大减，芳心窃喜，寻思：“石郎大病一场之后，许多事情都忘记了，但只须提他一次，他便不再忘。”一路上将诸般江湖规矩、人情好恶，说了许多给他听。

眼见日中，两人来到一处小镇打尖。丁珰寻着了一家饭店，走进大堂，只见三张大白木桌旁都坐满了人。两人便在屋角里一张小桌旁坐下。那饭店本不甚大，店小二忙着给三张大桌上的客人张罗饭菜，没空来理会二人。

丁珰见大桌旁坐着十八九人，内有三个女子，年纪均已不轻，姿色也自平庸，一干人身上各带兵刃，说的都是辽东口音，大碗饮酒，大块吃肉，神情甚是豪迈，心想：“这些江湖朋友，不是镖局子的，便是绿林豪客。”看了几眼，也没再理会，心想：“我和天哥这般并肩行路，同桌吃饭，就这么过一辈子，也快活得紧了。”店小二不过来招呼，她也不着恼。

忽听得门口有人说道：“好啊，有酒有肉，爷爷正饿得很了。”

石破天一听声音好熟，只见一个老者大踏步走了进来，却是丁不四。石破天吃了一惊，暗叫：“糟糕！”回过头来，不敢和他相对。丁珰低声道：“是我叔公，你别瞧他，我去打扮打扮。”也不等石破天回答，便向后堂溜了进去。

丁不四见四张桌旁都坐满了人，石破天的桌旁虽有空位，桌上却既无碗筷，更没菜肴，当即向中间白木桌旁的一张长凳上坐落，左肩一挨，将身旁一条大汉挤了开去。

那大汉大怒，用力回挤，心想这一挤之下，非将这糟老头摔出门外不可。哪知刚撞到了丁不四身上，立时便有一股刚猛之极的力道反逼出来，登时无法坐稳，臀部离凳，便要斜身摔跌。丁不四左手一拉，道：“别客气，大家一块儿坐！”那大汉给他这么一拉，才不摔跌，登时紫涨了脸皮，不知如何是好。

丁不四道：“请，请！大家别客气。”端起酒碗，仰脖子便即喝干，提起别人用过的筷子，挟了一大块牛肉，吃得津津有味。

三张桌上的人都不识得他是谁。但均知那大汉武功不弱，可是给他这么一挤之下，险些摔跌，这老儿自是来历非小。丁不四自管饮酒吃肉，摇头晃脑的十分高兴。三桌上的十八九个人却个个停箸不食，眼睁睁的瞧着他。

丁不四道：“你怎么不喝酒？”抢过一名矮瘦老者面前的一碗酒，骨嘟骨嘟的喝了一大半碗，一抹胡子，说道：“这酒有些酸，不好。”

那瘦老者强忍怒气，问道：“尊驾尊姓大名？”丁不四哈哈笑道：“你不知我的姓名，本事也好不到哪里去了。”那老者道：

“我们向在关东营生，少识关内英雄好汉的名号。在下辽东鹤范一飞。”丁不四笑道：“瞧你这么黑不溜秋的，不像白鹤像乌鸦，倒是改称‘辽东鸦’为妙。”

范一飞大怒，拍案而起，大声喝道：“咱们素不相识，我敬你一把白胡子，不来跟你计较，却恁地消遣爷爷！”

另一桌上一名高身材的中年汉子忽道：“这老儿莫非是长乐帮的？”

石破天听到“长乐帮”三字，心中一凛，只见丁珰头戴毡帽，身穿灰布直缀，打扮成个饭店中店小二的模样，回到桌旁。石破天好生奇怪，不知仓卒之间，她从何处寻来这一身衣服。丁珰微微一笑，在他耳边轻声道：“我点倒了店小二，跟他借了衣裳，别让四爷爷认出我来。天哥，我跟你抹抹脸儿。”说着双手在石破天脸上涂抹一遍。她掌心涂满了煤灰，登时将石破天

脸蛋抹得污黑不堪，跟着又在自己脸上抹了一阵。饭店中虽然人众，但人人都正瞧着丁不四，谁也没去留意他两人捣鬼。

丁不四向那高身材的汉子侧目斜视，微微冷笑，道：“你是锦州青龙门门下，是不是？好小子，缠了一条九节软鞭，大模大样的来到中原，当真活得不耐烦了。”

这汉子正是锦州青龙门的掌门人风良，九节软鞭是他家祖传的武功。他听得丁不四报出自己门户来历，倒是微微一喜：“这老儿单凭我腰中一条九节软鞭，便知我的门派。不料我青龙门的名头，在中原倒也着实有人知道。”当下说道：“在下锦州风良，忝掌青龙门的门户。老爷子尊姓？”言语中便颇客气。

丁不四将桌子拍得震天价响，大声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他连说三句“气死我了”，举碗又自喝酒，脸上却是笑嘻嘻地，殊无生气之状，旁人谁也不知这“气死我了”四字意何所指。只听他大声自言自语：“九节鞭矫矢灵动，向称‘兵中之龙’，最是难学难使、难用难精。甚么长枪大戟，双刀单剑，当之无不披靡。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风良心中又是一喜：“这老儿说出九节鞭的道理来，看来对本门功夫倒是个知音。”听他接下去连说三句“气死我了”，便道：“不知老爷子因何生气？”

丁不四对他全不理睬，仰头瞧着屋梁，仍是自言自语：“你爷爷见到人家舞刀弄棍，都不生气，单是见到有人提一根九节鞭，便怒不可遏。你奶奶的，长沙彭氏兄弟使九节鞭，去年爷爷将他两兄弟双双宰了。四川有个姓章的武官使九节鞭，爷爷把他的脑壳子打了个稀巴烂。安徽凤阳有个女子使九节鞭，爷爷不爱杀女人，只是斩去了她的双手，叫她从此不能去碰那兵中之龙。”

众人越听越是骇异，看来这老儿乃是冲着风良而来，听他说话虽是疯疯癫癫，却又不似假话。长沙彭氏兄弟彭镇江、彭锁湖都使九节鞭，去年为人所害，他们在辽东也曾有所闻。

风良面色铁青，手按九节鞭的柄子，说道：“尊驾何以对使九节鞭之人如此痛恨？”

丁不四呵呵大笑，说道：“胡说八道！爷爷怎会痛恨使九节鞭之人？”探手入怀，豁喇一声响，手中已多了一条软鞭。这条软鞭金光闪闪，共分九节，显是黄金打成，鞭首是个龙头，鞭身上镶嵌各色宝石，闪闪发光，灿烂辉煌，一展动间，既威猛，又华丽，端的好看。

众人心中一凛：“原来他自己也使九节鞭。”

丁不四道：“小娃娃武功没学到两三成，居然便胆敢动九节软鞭，跟人家动上手，打到后来，不是爬着，便是躺着，很少有站着走回家的，那岂不让人将使九节鞭之人小觑了？爷爷早就听得关东锦州有你这么一个青龙门，他妈的祖传七八代都使九节鞭。我早就想来把你全家杀得干干净净。只是关东太冷，爷爷懒得千里迢迢的赶来杀人，碰巧你这小子腰缠九节鞭，大摇大摆的来到中原，好极，好极！还不快快自己上吊，更等甚么？”

风良这才明白，原来这老儿自己使九节鞭，便不许别人使同样的兵刃，当真横蛮之至。他尚未答话，却听西首桌上一个响亮的声音说道：“哼！幸好你这老小子不使单刀。”

丁不四向说话之人瞧去，只见他一张西字脸，腮上一部虬髯，将大半脸

都遮没了，脸上直是毛多肉少，便问：“我使单刀便怎样？”那虬髯汉子道：“你爷爷也使单刀，照你老小子这般横法，岂不是要将爷爷杀了？你就算杀得了爷爷，天下使单刀的成千成万，你又怎杀得尽？”说着刷的一声，从腰间拔出单刀，插在桌上。

这口单刀刀身紫金，厚背薄刃，刀柄上挂着一块紫绸，一插到桌上，全桌震动，碗碟撞击作响，良久不绝，足见刀既沉重，这一插之力也是极大。

这汉子是长白山畔快刀掌门人紫金刀吕正平。

只听得豁啦一响，丁不四收回九节鞭，揣入怀中，左手一弯，已将身旁那汉子腰间的单刀拔在手中，说道：“就算爷爷使单刀，却又怎地？啊哟，不对！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单刀是武林中最寻常的兵器，这一十九人中倒有十一人身上带刀，眼见丁不四抢刀手法之快，心头都是一惊，不由自主的人人都是手按刀把。

只听他又道：“爷爷外号叫做‘一日不过四’，这里倒有一十一个贼小子使单刀，再加上这个使九节鞭的，爷爷倒要分三日来杀……”众人听他自称“一日不过四”，便有几人脱口而出：“他……他是丁不四！”

丁不四哈哈大笑，道：“爷爷今儿还没杀过人，还有四个小贼好杀。是哪四个？自己报上名来！要不然，除了这个使九节鞭的小子，别的只要乖乖的向我磕十个响头，叫我三声好爷爷，我也可饶了不杀。”

但听得嘿嘿冷笑，四个人霍然站起，大踏步走出店门，在门外一字排开，除了风良、范一飞、吕正平三人外，第四人是个中年女子。

这女子不持兵刃，一到门外便将两幅罗裙往上一翻，系上腰带，腰间明晃晃地露出两排短刀，每把刀半尺来长，少说也有三十几把，整整齐齐的插在腰间一条绣花鸾带之上。

范一飞左手倒持判官双笔，朗声说道，“在下辽东鹤范一飞，忝居鹤笔门掌门，会同青龙门掌门人风良风兄弟、快刀门掌门人吕正平吕兄弟、万马庄女庄主飞蝗刀高三娘子，和人有约，率领本派门人自关东来到中原。我关东四门和丁老爷子往日无仇、近日无怨，如此一再戏侮，到底为了甚么？”

丁不四对他的话宛若全然不闻，侧头向高三娘子瞧了半晌，说道：“不美，不好看！”他说这五个字时眼光对着高三娘子，连连摇头，似是鉴赏字画，看得大大不合意一般。这神情自是人人都知，他在说高三娘子相貌不佳。

那高三娘子性如烈火，平素自高自大，一来她本人确有惊人艺业，二来她父亲、公公、师父三人在关东武林中都极有权势，三来万马庄良田万顷，马场参场、山林不计其数，是以她虽是个寡妇，在关东却是大大有名，不论白道黑道，官府百姓，人人都让她三分。丁不四如此放肆胡言，实是她生平从未受过的羞辱，何况高三娘子年轻之时，在关东武林中颇有艳名，此时年近四旬，风华亦未老去。关东风俗淳厚，女子大都稳重，旁人当面赞美尚且不可，何况大肆讥弹？她气得脸都白了，叫道：“丁不四，你出来！”

丁不四慢慢踱步出店，道：“就是你们四人？”突然间白光耀眼，五柄飞刀分从上下左右激射而至。这五柄飞刀来得好快，刀身虽短，劈风之声却浑似长剑大刀发出来一般。

丁不四喝道：“人不美，刀美！”右手在怀中一探，抽出九节软鞭，黄光抖动，将四柄飞刀击落，眼见第五柄飞刀射到面门，索性卖弄本领，口一张，咬住了刀头。

风良、范一飞、吕正平一怔之下，各展兵刃，左右攻上。

丁不四斜身闪开吕正平砍来的一刀，飞足踢向范一飞手腕，教他不得不缩回了判官笔，手中黄金软鞭却缠向风良的软鞭。

风良一出店门，便已打点了十二分精神，知道这老儿其实只是冲着自己一人而来，余人都是陪衬，眼见丁不四软鞭卷到，手腕抖处，鞭身挺直，便如一枝长枪般刺向对方胸口。这一招“四夷宾服”本来是长枪的枪法，他以真力贯到软鞭之上，再加上一股巧劲，竟然运鞭如枪。锦州青龙门的鞭法原也着实了得，他知对方实是劲敌，一上来便施展平生绝技。

丁不四吐下飞刀，赞道：“贼小子倒有几下子！”伸出右手，硬去抓他鞭头。风良吃了一惊，急忙收臂回鞭，丁不四的手臂却跟着过来，幸好吕正平恰好挥刀往他臂弯砍去，丁不四才缩回手掌。嗤的一声急响，高三娘子又射出一柄飞刀。

四人这一交上手，丁不四登时收起了嬉皮笑脸，凝神接战，九节软鞭舞成一团黄光，护住了全身，心下暗自嘀咕：“想不到辽东武功半点也不含糊，爷爷倒小觑他们了。这四个家伙若是一个一个上来，爷爷杀来毫不费力，一起涌上来打群架，倒有点扎手。”

这次关东四大门派齐赴中原，四个掌门人事先曾在万马庄切磋了一月有余，研讨四派武功的得失，临敌之时如何互相救援。这番事先操练的功夫果然没白费，一到江南，便是四人并肩御敌。这时吕正平和范一飞贴身近攻，风良的软鞭寻暇抵隙，圈打丁不四中盘，高三娘站在远处，每发出一把飞刀，都教丁不四不得不分心闪避。这四人招数以范一飞最为老辣，吕正平则膂力沉雄，每一刀砍出都有八九十斤的力量。

石破天和丁瑛站在众人身后观战。看到三四十招后，只见吕正平和范一飞同时抢攻，丁不四挥鞭将两人挡开，风良的软鞭正好往他头上扫去。丁不四头一低，嗤的一声，两柄飞刀从他咽喉边掠过，相去不过数寸。丁不四虽然避过，但颊下的白花胡子被飞刀削下了数十根，条条银丝，在他眼前飞舞。

站在饭店门边观战的关东四派门人齐声喝采：“高三娘子好飞刀！”

丁不四暗暗心惊：“这婆娘好生了得，若不再下杀手，只怕丁不四今日要吃大亏！”陡然间一声长啸，九节鞭展了开来，鞭影之中，左手施展擒拿手法，软鞭远打，左手近攻，单是一只左手，竟将吕正平和范一飞二人逼得遮拦多，进击少。

关东四大派的门人喝采之声甫毕，脸上便均现忧色。

石破天却在一旁瞧得眉飞色舞。这些手法丁不四在长江船上都曾传授过他，只是当时他于武学的道理所知太也有限，囫囵吞枣的记在心里，全不知如何运用。这些日子来跟着父母学剑，剑术固是大进，而一法通、万法通，拳脚上的道理也已领会了不少，眼见丁不四一抓一拿，一勾一打，无不巧妙狠辣，只看得又惊又喜。

眼见五人斗到酣处，丁不四突然间左臂一探，手掌已搭向吕正平肩头。吕正平挥刀便削他手臂。石破天大吃一惊，知道这一刀削出，丁不四乘势反掌，必然击中他脸面，以他狠辣的掌力，吕正平性命难保，忍不住脱口呼叫：“要打你脸哪！”

他内力充沛，一声叫出，虽在诸般兵刃呼呼风响之中，各人仍是听得清清楚楚。吕正平武艺了得，听得这一声呼喝，立时省悟，百忙中脱手掷刀，卧地急滚，饶是变招迅速，脸上已着了丁不四的掌风，登时气也喘不过来，脸上如被刀削，甚是疼痛。他滚出数丈后这才跃起，心中怦怦乱跳，知道适

才生死只相去一线，若非有人提醒，这一掌非打实不可。

吕正平滚出战圈，范一飞随即连遇险着。吕正平吸了口气，叫道：“刀来！”他的大弟子立时抛上单刀，吕正平伸手抄住，又攻了上去。却见丁不四的金鞭已和风良的软鞭缠住，一拉之下，竟提起风良身子，向吕正平的刀锋上冲上。吕正平回刀急让。

石破天叫道：“姓范的小心，抓你咽喉！”范一飞一怔，不及细想，判官双笔先护住咽喉再说，果然丁不四五根手指同时抓到，擦的一声，在他咽喉边掠过，抓出了五条血痕，当真只有一瞬之差。

石破天连叫两声，先后救了二人性命。关东群豪无不心存感激，回头瞧他，见他脸上搽了煤黑，显示不愿以真面目示人。

丁不四破口大骂：“你奶奶的，是哪一个狗杂种在多嘴多舌？有本事便出来和爷爷斗上一斗！”石破天伸了伸舌头，向丁珰道：“他……他认出来啦！”丁珰道：“谁叫你多口？不过他说‘哪一个狗杂种’，未必便知是你。”

这时吕正平和范一飞连续急攻数招，高三娘子连发飞刀相助，风良也已解脱了鞭上的纠缠，五人又斗在一起，丁不四急于要知出言和他为难的人是谁，出手越来越快。石破天不忍见关东四豪无辜丧命，又是少年好事，每逢四人遇到危难，总是事先及时叫破。不到一顿饭之间，救了吕正平三次、范一飞四次、风良三次。

丁不四狂怒之下，忽使险着，金鞭高挥，身子跃起，扑向高三娘子，左掌陡然挥落。这招“天马行空”的落手处甚是怪异，石破天急忙叫破，高三娘子才得躲过，但右肩还是被丁不四手指扫中，右臂再也提不起来。她右手乏劲，立时左手拔刀，嗤嗤嗤三声，又是三柄飞刀向丁不四射去。丁不四软鞭斜卷，裹住两柄飞刀，张口咬住了第三柄，随即抖鞭，将两柄飞刀分射风良与吕正平，同时身子纵起，软鞭从半空中掠将下来。

高三娘子弯腰避开软鞭，只听得众人高声惊呼，跟着便是头顶一紧，身不由主的向上空飞去，原来丁不四软鞭的鞭梢已卷住了她发髻，将她提向半空。风良等三人大惊，四个人联手，已被敌人逼得惊险万状，高三娘子倘若遭难，余下三人也绝难幸免，当下三人奋不顾身的向丁不四扑去。

丁不四运一口真气，噗的一声，将口中衔着的那柄飞刀喷向高三娘子肚腹，左手拿、打、勾、掠，瞬间连使杀着，将扑来的三人挡了开去。

高三娘子身在半空，这一刀之厄万难躲过，她双目一闪，脑海中掠过一个念头：“死在我飞刀之下的胡匪马贼，少说也已有七八十人。今日报应不爽，竟还是毕命于自己刀下。”

说来也真巧，丁不四软鞭上甩出的两柄飞刀分别被风良与吕正平砸开，正好激射而过石破天身旁。他眼见情势危急，便出声提醒也已无用，当即右手一抄，捉住了两柄飞刀，甩了出去。他从未练过暗器，接飞刀时毛手毛脚，掷出时也是乱七八糟，只是内力雄浑，飞刀去势劲急，当的一声响，一刀撞开射向高三娘子肚腹的飞刀，另一刀却割断了她的头发。

高三娘子从数丈高处落下，足尖一点，倒纵数丈，已吓得脸无人色。

这一下连丁不四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当即转过身来，喝道：“是那一位朋友在这里碍我的事？有种的便出来斗三百回合，藏头露尾的不是好汉。”双目瞪着石破天，只因他脸上涂满了煤灰，一时没认他出来。他听石破天连番叫破自己杀着，似乎自己每一招、每一式功夫全在对方意料之中，而适才这两柄飞刀将自己发出的飞刀撞开之时，劲道更大得异乎寻常，飞刀竟尔飞

出数丈之外，转眼便无影无踪，他虽心下恼怒，却也知这股内劲远非自己所及，说出话来毕竟干净了些，甚么“爷爷”、“小子”的，居然尽数收起。

石破天当救人之际，甚么都不及细想，双刀一掷，居然奏功，自己也是又惊又喜，只是接刀掷刀之际，飞刀的刀锋将手掌割出了两道口子，鲜血淋漓，一时也还不觉如何疼痛，眼见丁不四如此声势汹汹的向自己说话，早忘了丁珰已将自己脸蛋涂黑，战战兢兢的道：“四爷爷，是……是我……是大粽子！”

丁不四一怔，随即哈哈大笑，笑道：“哈哈！我道是谁，却原来是你大粽子！”心想，“这小子学过我的武功，难怪他能出言点破，那当真半点也不希奇了。”怯意一去，怒气陡生，喝道：“贼小子来多管爷爷的闲事！”呼的一鞭，向他当头击去。

石破天顺着软鞭的劲风，向后纵开，避得虽远，身法却难看之极。

丁不四一击不中，怒气更盛，呼呼呼连环三鞭，招数极尽巧妙，却都给石破天闪跃避开。石破天的内功修为既到此境界，身随心转，无所不可，左右高下，尽皆如意，但在丁不四积威之下，余悸尚在，只是闪避，却不还手。

丁不四暗暗奇怪：“这软鞭功夫我又没教过这小子，他怎么也知道招数？”一条软鞭越使越急，霎时间幻成一团金光闪闪的黄云，将石破天裹在其中。眼看始终奈何他不得。突然想起：“这大粽子在紫烟岛上和白万剑联手，居然将我和老三打得狼狈而逃……不，老三固然败得挺不光彩，我丁老四却是不愿和后辈多所计较，潇潇洒洒的飘然引退，扬长而去。这小子怕了爷爷，不敢追赶，可是这小子总有点古怪……”

旁人见石破天在软鞭的横扫直打之间东闪西避，迭遭奇险，往往间不容发，手心中都为他捏一把冷汗。石破天心中却想：“四爷爷为甚么不真的打我？他在跟我闹着玩，故意将软鞭在我身旁掠过？”他哪知丁不四已施出了十成功夫，却始终差了少些，扫不到他身上。

丁珰素知这位叔祖父的厉害，眼见他大展神威。似乎每一鞭挥出，都能将石破天打得筋折骨断，越看越担心，叫道：“天哥，快还手啊！你不还手，那就糟了！”

众人听得这几句清脆的女子呼声发自一个店小二口中，当真奇事叠生，层出不穷，但眼看丁不四和石破天一个狂挥金鞭，一个乱闪急避，对于店小二的忽发娇声，那也来不及去惊诧了。

石破天却想：“为甚么要糟？是了，那日我缚起左臂和上清观道长们动手，他们十分生气，说我瞧他们不起。我娘说倘若和别人动过招，最忌的就是轻视对手。你打胜了他，倒也罢了，但若言语举止之时稍露轻视之意，对方必当是奇耻大辱，从此结为死仇。我只闪避而不还手，那是轻视四爷爷了。”当即双手齐伸，抓向丁不四胸膛，所用的正是丁珰所授的一十八路擒拿手法。

这是丁家的祖传武功，丁不四如何不识？立即便避开了。可是这一十八路擒拿手在石破天雄浑的内力运使之下，勾、带、锁、拿、戳、击、劈、拗，每一招全是挟着嗤嗤劲风，威猛之极。丁不四大骇，叫道，“见了鬼啦，见了鬼啦！”拆到第十二招上，石破天反手抓去，使出“凤尾手”的第五变招，将金鞭鞭梢抓在手中。丁不四运力回夺，竟然纹丝不动。他大喝一声，奋起平生之力急拉，心想自己不许人家使九节鞭，但若自己的九节鞭却教一个后生小子夺了去，此后还有甚么面目来见人？回夺之时，全身骨节格格作响，将功力发挥到了极致。

石破天心想：“你要拉回兵刃，我放手便是了。”手指松开，只听得砰、喀喇几声大响，丁不四身子向后撞去，将饭店的土墙撞塌了半堵，砖泥跌进店中，桌子板凳、碗碟家生也不知压坏了多少。

跟着听得四声惨呼，一名关东子弟、三名闲人俯身扑倒，背心涌出鲜血。

石破天抢过看时，只见四人背上或中破碗，或中竹筷，丁不四已不知去向。却是他自知不敌，急怒而去，一口恶气无处发泄，随手抓起破碗竹筷，打中了四人。

范一飞等忙将四人扶起，只见每人都被打中了要害，已然气绝，眼见丁不四如此凶横，无不骇然，又想若不是石破天仗义出手，此刻尸横就地的不是这四人，而是四个掌门人了，当即齐向石破天拜倒，说道：“少侠高义，恩德难忘，请问少侠高姓大名。”

石破天已得母亲指点江湖上的仪节，当下也即拜倒还礼，说道：“不敢，不敢！小事微劳，何足挂齿？在下姓石，贱名中玉。”跟着又请教四人的姓名门派。范一飞等说了，又问起丁珰姓名。石破天道：“她叫叮叮当当，是我的……我的……我的……”连说三个“我的”，涨红了脸，却说不下去了。

范一飞等阅历广博，心想一对青年男女化了装结伴同行，自不免有些尴尬的难言之隐，见石破天神色忸怩，当下便不再问。

丁珰道：“咱们走罢！”石破天道：“是，是！”拱手和众人作别。

范一飞等不住道谢，直送出镇外。各人想再请教石破天的师承门派，但见丁珰不住向石破天使眼色，显是不愿旁人多所打扰，只得说道：“石少侠大恩大德，此生难报，日后但有所命，我关东众兄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石破天记起母亲教过他的对答，便道：“大家是武林一脉，义当互助。各位再是这般客气，倒令小可汗颜了。今日结成了朋友，小可实是不胜之喜。”

范一飞等承他救了性命，本已十分感激，见他年纪轻轻，武功高强，偏生又如此谦和，更是钦佩，雅不愿就此和他分手。

丁珰听他谈吐得体，芳心窃喜：“谁说我那石郎是白痴？他武功已超过了四爷爷，连脑子也越来越清楚了。”心中高兴，脸上登时露出笑靥。她虽然脸上煤灰涂得一塌糊涂，但众人留心细看之下，都瞧出是个明艳少女，只是头戴破毡帽，穿着一件胸前油腻如镜的市侩直裰，人人不免暗暗好笑。

高三娘子伸手挽住了她手臂，笑道：“这样一个美貌的店小二，耳上又戴了一副明珠耳环。江南的店小二，毕竟和我们关东的不同。”众人听了，无不哈哈大笑。丁珰也是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心想，“适才一见四爷爷，便慌了手脚，忙着改装，却忘了除下耳环。”

高三娘子见数百名镇上百姓远远站着观看，不敢过来，知道刚才这一场恶战斗得甚凶，丁不四又杀了三名镇人，当地百姓定当自己这干人是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客了，说道：“此地不可久留，咱们也都走罢。”向丁珰道：“小妹子，你这一改装，只怕将里衣也弄脏了，我带的替换衣服甚多，你若不嫌弃，咱们就找家客店，你洗个澡，换上几件。小妹子，像你这样的江南小美人儿，老姊姊可从来没见过，你改了女装之后，这副画儿上美女般的相貌，老姊姊真想瞧瞧，日后回到关东，也好向没见过世面的亲戚朋友们夸夸口。”

高三娘子这般甜嘴蜜舌的称赞，丁珰听在耳中，实是说不出的受用，抿了嘴笑了笑，道：“我不会打扮，妹妹你可别笑话我。”

高三娘子听她这么说，知已允诺，左手一挥，道：“大伙儿走罢！”众人轰然答应，牵过马来，先请石破天和丁珰上马，然后各人纷纷上马，带了

那关东弟子的尸体，疾驰出镇。这一行人论年纪和武功，均以范一飞居首，但此次来到中原，一应使费都由万马庄出资，高三娘子生性豪阔，使钱如流水一般，便成了这行人的首领。

各人所乘的都是辽东健马，顷刻间便驰出数十里。石破天悄悄问丁珰道：“这是去松江府的道路么？”丁珰笑着点点头。其实松江府是在东南，各人却是驰向西北，和石清夫妇越离越远了。

傍晚时分，到得一处大镇，叫做平阳寨，众人径投当地最大的客店。那死了的汉子是快刀门的，吕正平自和群弟子去料理丧事，拜祭后火化了，收了骨灰。

高三娘子却在房中助丁珰改换女装。她见丁珰虽作少妇装束，但体态举止，却显是个黄花闺女，不由暗暗纳罕。

当晚关东群豪在客店中杀猪屠羊，大张筵席，推石破天坐了首席。丁珰不愿述说丁不四和自己的干连，每当高三娘子和范一飞兜圈子探询石破天和她的师承门派之时，总是支吾以应。群豪见他们不肯说，也就不敢多问。

高三娘子见石破天和丁珰神情亲密，丁珰向他凝睇之时，更是含情脉脉，心想：“恩公和这小妹子多半是私奔离家的一对小情人，我们可不能不识趣，阻了他俩的好事。”

范一飞等在关东素来气焰不可一世，这次来到中原，与丁不四一战，险些儿闹了个全军覆没，心中均感老大不是味儿，吕正平死了个得力门人，更是心中郁郁，但在石破天、丁珰面前，只得强打精神，吃了个酒醉饭饱。

筵席散后，高三娘子向范一飞使个眼色，二人分别挽着丁珰和石破天的手臂，送入一间店房。范一飞一笑退开。高三娘子笑道：“恩公，你说咱们这个新娘子美不美？”

石破天红着脸向丁珰瞧了一眼，只见她满脸红晕，眼波欲流，不由得心中怦的一跳。两人同时转开了头，各自退后两步，倚墙而立。

高三娘子格格笑道：“两位今晚洞房花烛，却怕丑么？这般离得远远的，是不是相敬如宾？”左手去关房门，右手一挥，嗤的一声响，一柄飞刀飞出，将一支点得明晃晃的蜡烛斩去了半截。那飞刀余势不衰，破窗而出，房中已是黑漆一团。高三娘子笑道：“恭祝两位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石破天和丁珰脸上发烧，心中情意荡漾。突然之间，石破天又想起了阿绣：“阿绣见到我此刻这副情景，定要生气，只怕她从此不肯做我老婆了。那怎么办？”

忽听得院子中一个男子声音喝道：“是英雄好汉，咱们就明刀明枪的来打上一架，偷偷的放一柄飞刀，算是甚么狗熊？”

丁珰“嚶”的一声，奔到石破天身前，两人四手相握，都忍不住暗暗好笑：“高三娘子这一刀是给咱们灭烛，却叫人误会了。”石破天开口待欲分说，只觉一只温软嫩滑的手掌按上了自己嘴巴。

只听院子中那人继续骂道：“这飞刀险狠毒辣，多半还是关东那不要脸的贱人所使。听说辽东有个甚么万马庄，姓高的寡妇学不好武功，就用这种飞刀暗算人。咱们中原的江湖同道，还真没这么差劲的暗器。”

高三娘子这一刀给人误会了，本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得他骂几句算了，哪知他竟然骂到自己头上来，心想：“不知他是认得我的飞刀呢，还是只不过随口说说？”

只听那人越骂越起劲：“关东地方穷得到了家，胡匪马贼到处都是，他妈的有个叫甚么慢刀门的，刀子使得不快，就专用蒙汗药害人。还有个甚么叫青蛇门的，拿几条毒蛇儿沿门讨饭。又有个姓范的叫甚么‘一飞落水’，使两橛掏粪短棍儿，真叫人笑歪了嘴。”

听这人这般大声叫嚷，关东群豪无不变色，自知此人是冲着这伙人而来。

吕正平手提紫金刀，冲进院子，只见一个矮小的汉子指手划脚的正骂得高兴。吕正平喝道：“朋友，你在这里胡言乱语，是何用意？”那人道：“有甚么用意？老子一见到关东的扁脑壳，心中就生气，就想一个个都砍将下来，挂在梁上。”吕正平道：“很好，扁脑壳在这里，你来砍罢！”身形一晃，已欺到他的身侧，横过紫金刀，一刀挥出，登时将他的腰斩为两截，上半截飞出丈余，满院子都是鲜血。

这时范一飞、风良、高三娘子等都已站在院子中观看，不论这矮小汉子使出如何神奇的武功，甚至将吕正平斩为两截，各人的惊讶都没如此之甚。吕正平更是惊得呆了。这汉子大言炎炎，将关东四大门派的武功说得一钱不值，身上就算没惊人艺业，至少也能和吕正平拆上几招，哪想得到竟是丝毫不会武功。

群豪正在面面相觑之际，忽听得屋顶有人冷冷的道：“好功夫啊好功夫，关东快刀门吕大侠，一刀将一个端茶送饭的店小二斩为两截！”

群豪仰头向声音来处瞧去，只见一人身穿灰袍，双手叉腰，站在屋顶。群豪立时省悟，吕正平所杀的乃是这家客店中的店小二，他定是受了此人银子，到院子中来胡骂一番，岂知竟尔送了性命。

高三娘子右手挥处，嗤嗤声响，三柄飞刀势挟劲风，向他射去。

那人左手抄处，抓住了一柄飞刀的刀柄，跟着向左一跃，避开了余下两柄，长笑说道：“关东四大门派大驾光临，咱们在镇北十二里的松林相会，倘若不愿来，也就罢了！”不等范一飞等回答，一跃落屋，飞奔而去。

高三娘子问道：“去不去？”范一飞道：“不管对方是谁？既来叫了阵，咱们非得赴约不可。”高三娘子道：“不错，总不能教咱们把关东武林的脸丢得干干净净。”

她走到石破天窗下，朗声说道：“石恩公，小妹子，我们跟人家定了约会，须得先行一步，明日在前面镇上再一同喝酒罢。”她顿了一顿，不听石破天回答，又道：“此处闹出了人命，不免有些麻烦，两位也请及早动身是为是，免受无谓牵累。”她并不邀石丁二人同去赴约，心想日间恶战丁不四，石破天救了他四人性命，倘再邀他同去，变成求他保护一般，显得关东四派太也脓包了。

这时客店中发现店小二被杀，已然大呼小叫，乱成一团。有的叫嚷：“强盗杀了人哪，救命，救命！”有的叫道：“快去报官！”有的低声道：“别作声，强盗还没走！”

石破天低声问道：“怎么办？”丁珰叹了口气，道：“反正这里是不能住了，跟在他们后面去瞧瞧热闹罢。”石破天道：“却不知对方是谁，会不会是你四爷爷？”丁珰道：“我也不知。咱二人可别露面，说不定是我爷爷。”石破天“啊”的一声，惊道：

“那可糟糕，我……我还是不去了。”丁珰道：“傻子，倘若是我爷爷，咱们不会溜吗？你现下武功这么强，爷爷也杀不了你啦。我不担心，你倒害

怕起来。”

说话之间，马蹄声响，关东群豪陆续出店。只听高三娘子大声叫道：“这里二百一十两银子，十两是房饭钱，二百两是那店小二的丧葬和安家费用。杀人的是山东响马王大虎，可别连累了旁人。”

石破天低声问道：“怎么出了个山东响马王大虎？”丁珰道：“那是假的，报起官来，有个推搪就是了。”

两人出了店门，只见门前马桩上系着两匹坐骑，料想是关东群豪留给他们的，当即上马，向北而去。

